武俠世界

黃金谷（糊塗公子傳奇故事之二）東方英・著

筆者以生花之筆，寫謎一樣的故事，幻夢一樣的佈局　憑其絕技，縱橫江湖，行俠仗義，濟貧扶危，僅是書中人身世離奇，飄零，其生平事蹟，更爲悲壯雄偉情節曲折，變化莫測，奇謀妙算，防不勝防，亦俠亦艷　讀之猶如身騎駿馬，馳奔草原，心胸爲之一廣



$3.00

1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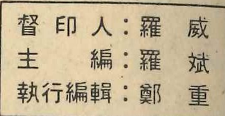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是糊塗公子故事之二「黃金谷」，由東方英執筆，是篇內容情節發展啣接「糊塗公子」，過程離奇詭秘，緊張驚險，佈局變化奇特，有令人意料不到的結局，請先睹爲快。

＊＊　　＊＊　　＊＊

「血魔寶籙」作者是海浪先生，相信讀者對他不會陌生，今期刊登的「血魔寶籙」情節曲折，佈局奇詭，尤其文筆生動，別具一格，內容描述因一本失傳之寶籙而引起黑白兩道覬覦，掀起一場勾心鬥角的爭奪——本文實爲不可多得之佳作，敬希讀者垂注。

＊＊　　＊＊　　＊＊

下期巨型故事是馮嘉的技擊、鬥智、偵探故事：「粉面刺客」，故事中描述一位假冒的康爾夫伯爵購下大量的炸藥，運往澳洲某一礦場，進行一場不可告人的陰謀，而眞正的康爾夫伯爵却失踪了。其內幕如何？司馬洛先生冒着生命危險，深入虎穴，探查究竟……馮嘉先生寫作行文流暢，橋段新奇曲折，屆時請拭目一看。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８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3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臨別殷殷 無限繾綣

黃金谷

糊塗公子故事之二

東方英・文
子成・圖

一舉成名天下知！

糊塗公子喪失了一條手臂，却成了江湖道上少年俠士的典型。

冷清已久的程家堡，頓時門庭若市，慕名來訪，但求一識糊塗公子廬山眞面目的江湖道，差不多把程家堡的大門都要擠破了。

可是，沒有人再見到糊塗公子，因爲他已離開程家堡，不知何處去了。

明月在天，繁星點點，清風徐來，水波不興，這時已有一葉扁舟泛遊於太湖西洞庭山附近。

舟上一男一女，男的一襲青衫，半條手臂，臉上是一片光澈清明；女的貌美如花，笑靨生輝，秀絕人寰。

如一對神仙眷屬，人間仙侶！

扁舟在西洞庭山附近面上飄盪着，他們兩人都沒有把槳，只任那扁舟自由自在的在湖面上徜徉。

他們正是糊塗公子和程玉琪，寵辱皆忘的沉醉於這皓月千里，浮光耀金的湖光山色裏。

忽然，一聲輕微的嘆息之聲，扣動了糊塗公子的心弦，糊塗公子低聲呼喚道：「琪妹，你有什麼煩心之事？」

程玉琪幽幽的掀起一絲淡淡然的笑紋，道：「小妹那有什麼煩惱。」

糊塗公子笑笑道：「那是有什麼感觸了。」

程玉琪揚起秀臉，亮着明澈的雙眸，輕輕一笑，說道：「我們能這樣過一輩子麼？」

糊塗公子微微一愕，道：「你……你是說……」

程玉琪笑出了清脆的聲音，道：「你不要想左了，小妹是說，像這樣物我兩忘，與天地溶於一體的生活……」

糊塗公子喟然一嘆，搖搖頭道：「不能！」

程玉琪說道：「小妹早就知道，你不能！……」

糊塗公子急口道：「琪妹，你聽我說吧！」

程玉琪道：「你不要說，其實，小妹也不能！」

糊塗公子眞被程玉琪東一句，西一句弄糊塗了，訕訕的又叫了一聲，道：「琪妹……。」

程玉琪似乎有心不讓他說話，截口又道：「小妹知道你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

糊塗公子哈哈一笑道：「琪妹，你眞太抬舉我了……」

程玉琪笑了一笑，又道：「因此，小妹和你相處在一起時，總有自愧不如的感覺……」

糊塗公子忙道：「琪妹，你千萬不能這樣想。」

程玉琪道：「你不知道我的感受，你也不用想說服我，你聽小妹說。」

糊塗公子見她語氣如此堅決，定然早有成算，不是三言兩語能夠影響她的決定的，只有苦笑一聲，說道：「小兄洗耳恭聽。」

程玉琪道：「小妹的任督兩脈，已經在昨晚打通了。」

糊塗公子欣然道：「啊！你爲什麼不早說，恭喜！恭喜！」

程玉琪嫣然一笑，伸出玉手，現出手上玉環，道：「這都是這玉指環之功，也是你和大師兄的成全。」

糊塗公子嘻嘻地笑道：「小兄預計，你至少還要半年，才能打通任督兩脈，想不到你只用了一年時光就達到了目的。」

程玉琪道：「現在該小妹履行諾言，找尋這玉環原主人的時候了。」

糊塗公子點頭道：「對，我們這就開始進行。」

程玉琪微微一笑，說道：「不是『我們』！」

「誰？」

程玉琪揚起螓首，道：「我！小妹獨自一人，沒有你的份。」

糊塗公子大聲相爭道：「不，大師兄已經答應過，有我一份。」

程玉琪道：「但小妹沒有答應。」

糊塗公子一楞道：「你！……」

程玉琪笑了一下道：「當時小妹糊裏糊塗什麼都由你作主，現在可想通了。」

糊塗公子臉上升起一道無可奈何的神色，但却沒有接話。

程玉琪望了糊塗公子一眼，接着又道：「你爲了要解除大師兄尋人之苦，早就有心承接大師兄這副担子，同時，你又爲

了成全我，於是用小妹出面，向大師兄討了這玉指環，其實，你是想自己去辦這件事。」

糊塗公子笑笑，說道：「是我們兩個人。」

程玉琪道：「小妹現在是這玉指環的臨時主人，我認爲這是我個人的事，與你無關，所以，小妹要獨自一人完成這項使命。」

糊塗公子憂形於色的大叫一聲，道：「琪妹，你萬萬不可如此。」

程玉琪道：「小妹沒有這份能力？」

糊塗公子訕訕的道：「這……你當然有這份能力。」

程玉琪一笑道：「小妹既然有這份能力，不就結了。」

糊塗公子道：「不……」

程玉琪道：「小妹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辦的事情，要不憑大師兄之能，也不會找不到這玉指環的原主人了。可是小妹決心已下，希望你成全我。」

糊塗公子長嘆一聲道：「你我夫妻，還爭什麼長短。」

程玉琪道：「小妹不是與你爭什麼長短，小妹是求自己的心安，與自己人格的完整。」

糊塗公子怔了一下，意味到程玉琪的話很難不同意，當下肅然道：「好，小兄尊重你的決定。」

程玉琪堅毅的面色，忽然化作了一朵春花，嚶嚀一聲，人已倒在糊塗公子懷裏，感極而泣道：「蘭哥哥，你……你太好了。」

糊塗公子原名胡圖，這名字實在有點不相稱，程玉琪叫慣了他蘭哥哥，既不容易改口，也不願意改了，所以，她一直稱呼他蘭哥哥。

同時，「蘭飛」這兩字，對糊塗公子的意義也非常重大，因爲，他不是用「蘭飛」的身份，五年心願，又那能如此順利完成，而金谷園也不會改變作風，成爲武林中一枝正義雄師。

因此，糊塗公子也正式承受了「蘭飛」兩字以爲自己今後行走江湖的名字。（註：從下文起，糊塗公子的稱謂就改爲胡蘭飛了。）

胡蘭飛輕輕撫慰着程玉琪的秀髮，讓時間停止在溫馨的繾綣裏。

久久之後，胡蘭飛輕柔的喚道：「琪妹，我能要求你一件事麼？」

程玉琪仰起螓首，道：「不要干預我的行動！」

胡蘭飛道：「絕不干預你的行動，小兄只要你把苗子帶在身旁，比你一個人在外行走，要方便得多。」

程玉琪沉思了片刻，點點螓首，道：「小妹領受你的深情，謝謝你。」

胡蘭飛微微一笑道：「我還有幾句話，不知你愛不愛聽？」

程玉琪道：「你的好意，小妹要不接受，那就眞是成了鬥氣了。」

胡蘭飛道：「你可知道這玉指環在大師兄手中有多久了？」

程玉琪精神一振，從胡蘭飛懷脫了出來，明眸凝光的注視着胡蘭飛道：「蘭哥哥，你快說呀！」

「二十年了，足足有二十年了。」

程玉琪深心之內，暗暗掠起一道陰影，頗為氣沮的嘆了一口氣，可是，她立刻又把這口氣嚥了回去，暗自誓道：「我一定要做到。」，接着淡淡的道：「二十年是一串很長的日子。」

胡蘭飛忽然話題一轉，又問道：「你道大師兄那來的這玉指環？」

程玉琪搖了一搖螓首，道：「蘭哥哥，你就直說了吧！」

原來，在二十年前的某一天，忽然有一個八十老翁找上了半白書生黃乃今，將那玉指環交給半白書生黃乃今，只說了一句：「請替老夫將這『天星玉環』還給原主人……」一言未了，就氣絕身亡，死在半白書生眼前。

那老翁死後，一雙眼睛還是睜得大大的，大有言未盡意，死不瞑目之痛。

當時，半白書生黃乃今想「天星玉環」乃是武林中目為七大奇寶之一，代有傳人，應該不難找到它的原主人，為不辜負那白髮老翁的重托，與寬慰他的陰靈起見，當即向那白髮老翁默禱作了承諾。

說也奇怪，那白髮老翁聞禱之下，居然閉上了雙目，而且現出了微笑。

於是，半白書生黃乃今的二十年光陰，就在那金言一諾之下用在找尋這玉指環的原主人身上了。

這是平常人難以相信而不能理解的事，世上竟有這樣的傻人，為了一個不相干的人，一件不相干的事，一個信口的承諾，就把自己的半生投了進去，這是多麼不可思議。

可是，半白書生黃乃今卻就是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人，一諾千金，生死不渝。

程玉琪聽完胡蘭飛的敍述，也是一副理所當然的態度，但微蹙雙娥地道：「查出來龍去脈了沒有？」

胡蘭飛點了一點頭道：「這玉指環最後一任主人，就是三耳先生，三耳先生亡後是誰，就查無着落了。」

程玉琪秀眉一挑道：「你們可是曾將希望寄托在三耳寶藏之內？」

胡蘭飛道：「三耳寶藏之內容小兄原已略知機要，當然，也不無那種寄望。」

程玉琪道：「大師兄可曾查出那白髮老翁的身世來歷？」

胡蘭飛道：「那白髮老翁就是當時極負盛名的四海遊龍施全，一個六親不靠，獨來獨往的奇人。」

程玉琪道：「他不會連半個朋友都沒有吧？」

胡蘭飛說道：「什麼人都有他自己的朋友。」

程玉琪一笑道：「這就是了。」

胡蘭飛取出一張紙片，交給程玉琪，正容地道：「這是大師兄二十年來的血汗成績，他要小兄在適當時機交給你，希望你不要辜負了他的一片誠意。」

程玉琪意志雖然十分堅强，可是，她並不是一個只知有己，極端自負的人。對於大師兄留給她的那紙片，她是又感激又欣然的接受了。

那張紙片記載不多，要言不繁，都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料和綫索。

程玉琪看過一遍之後，又輕輕的偎入胡蘭飛懷中了。

× × ×

金谷園收斂了一向飛揚跋扈的氣焰，江湖上立時顯得一片和諧平靜。

程玉琪帶着苗子翻山涉水，在江湖上行走已經半年多了。

半白書生黃乃今給她留了十三條綫索，她已次第追查了十條綫索，那十條綫索只給了她無盡的疲憊和黯然的沮喪。

現在，她手中只剩下三條綫索了。

落日殘暉，拉長了他們疲憊的影子，他們拖着沉重的步子，正朝着一座山莊走去。

這座山莊並不是他們心目中的目標，只因為這座山莊正出現在他們想休息的地方。

山莊不太大也不太小，普普通通，樸樸實實，男主人王老爹六十多歲，女主人王大媽五十多歲，下面拖着一大羣親生骨肉，男男女女總數是一十八個，他們年紀最大的是三十多歲，最小的也有十六七歲了。

男女主人天性好客，一聽程玉琪請求借宿休息，不但滿口的答應了，而且，像接待貴賓一樣的接待他們，給了他們每人一間清清爽爽的房子，又送茶又遞水的忙個不停。

程玉琪半年來就沒有過過這樣舒服的日子，心理上的疲憊，使她用過晚飯後就關上房門睡了。

苗子就住在程玉琪隣室，他是老江湖，又身負保護程玉琪的重任，他却不能像程玉琪一樣倒頭就睡，有備無患，他不能完全沒有戒心。

「越是安全舒適的地方，越不能沒有防範之心。」這是糊塗公子再三叮囑他的話，他隨時隨地從沒忘記這句話，也從沒疏忽過他的職責。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苗子就是這樣一個人，想當年他身為殺人王時，做夢也想不到他會變成今天這樣的人。

他默運神功，由靜生明，高張着警惕念頭。

忽然，一絲極輕微的步履之聲，到了程玉琪房外，苗子暗暗提了一口眞氣……

可是，接着並未有進一步的動靜，隨之，自己的房門却响起了輕扣之聲。

苗子沉住氣，不作理會。

房外來人却出聲呼道：「潘大叔，潘大叔，請開開房門。」潘大叔是苗子信口自道的假姓。

苗子不能再裝聾作啞了，打開了房門，蓮步走進來一位二十多歲的大姑娘。

這大姑娘是王老爹的兒女之一，苗子見過她，却不知道她的芳名，苗子怔了一怔，道：「姑娘，你是……」

苗子原想問她有什麼事，却口不應心，教人聽了全不知是那回事，只見那姑娘笑靨一開，嬌羞羞的道：「潘大叔，你就不記得了，我叫王九妹呀！」

苗子臊紅着臉道：「你們兄妹太多了，實在不容易弄清。」

王九妹借着說話之便，已自動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一面笑口道：「我們兄妹雖多，其實很好記認……」

根本不讓苗子接口，她一口氣說下去道：「我娘生我們是先開花後結果，然後又是隔胎花，所以，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都是女孩子，大姊頭胎花叫大妞，三姐……。」

苗子忍不住搖手，道：「你說了我也記不清，不敢有勞了，還是姑娘說明你自己來意吧。」

王九妹一怔道：「來意？什麼來意？」好像聽不懂似的。

苗子道：「來意就是你來的目的。」

「什麼叫目的？」還是一副莫明其妙的樣子。

苗子搖了一搖頭，無可奈何地道：「你來找我有什麼事？」

王九妹道：「沒有事。」

苗子道：「九姑娘既然沒有事……那麼……」

這時王九妹倒忽然聰明起來，截口道：「就算有事吧！」

苗子苦笑道：「在下長途跋涉，很想早早休息。」

王九妹嘆了口氣，道：「一年難得見到一二位過路客，想知道一點外面的新奇事兒，潘大叔，你就這樣令人掃興麼？」

直直統統的表示了她的感情，話雖說得不大禮貌，却是有叫人無以再拒絕的力量。

接受了人家如此親切的招待，人家就這點點要求，誰又再能拒絕，當然不能。

苗子「哦！」了一聲，擠出一臉勉强的笑容道：「九姑娘說的是，在下失禮得很，請姑娘不要見氣。」

王九妹笑臉一開，道：「那你願意和我談一談了？」

苗子道：「願意！願意！」

王九妹高興得跳了起來，道：「好，我去弄點吃的東西去，我們要好好的談一談……。」

話聲未了，人已飛也似的跑了出去，苗子就是想說「不」字都來不及。

隔壁程玉琪一點動靜都沒有，苗子只有盡量抓自己的頭皮，也想不出再拒絕王九妹的辦法。

苗子的頭皮抓痛了，辦法還沒有想出來，王九妹已提了一盤酒菜進來。

苗子平生原就喜歡喝二杯，倒在杯中的美酒，那顏色，那香冽的氣味，已先拘出了苗子的口水！

王九妹玉手尖尖，托着一杯美酒送到苗子嘴邊，嬌笑道：「潘大叔，先潤潤喉嚨，小妹再聽你說一說外面的花花世界。」王九妹很自然的自稱「小妹」起來了。

苗子的腦子在酒香衝激之下，似乎完全失去了作用，舔了一舔嘴唇，笑着把那杯美酒一口喝光了。

王九妹敬過苗子一杯酒之後，便左一句，右一句和苗子談了起來。

當然，苗子的酒喝得更多了。

王九妹有意無意之間說道：「天下事，眞是無奇不有，我們這裏就有一種與別處不同的風俗，不知潘大叔知不知道？」

苗子隨口道：「在下倒未曾留心貴鄉的風俗習慣。」

王九妹道：「你想不想知道？」

苗子說道：「看起來是你很想告訴我吧！」

王九妹笑哈哈的道：「我們這裏凡是單身男客，都有接受特別招待的禮數。」

「什麼禮數？」

王九妹道：「接受大姑娘的侍候。」

苗子嚇出一身冷汗道：「你……」

王九妹道：「這是禮貌，你要不接受，你就是看不起我們，侮辱我們。」

苗子張惶地道：「這怎樣可以呢？你們不講究貞節麼？」

王九妹茫然地道：「什麼叫貞節？」

苗子皺着眉頭道：「你們連貞節都不知道？」

王九妹道：「你不說我們怎麼會知道呢。」

苗子撫着自己腦袋，想了半天，道：「貞節就是不能隨便和男人睡覺。」

王九妹一笑道：「你說的是這個，在我們這裏，那要有了頭家，才不能隨便和別人睡覺，小妹現在還是大姑娘，有什麼不可以，這倒奇了！」

苗子楞住了，訥訥地道：「眞是奇怪……奇怪，我……我……」說了半天，竟未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來。

王九妹一本正經地道：「你沒有和女人睡過覺麼？」

苗子當然不會沒有，他只好點了一點頭。

王九妹又道：「她是你的老婆？」

苗子搖頭道：「我沒有老婆。」

王九妹一笑道：「這不就結了。」

苗子吞吞吐吐地道：「那是……那是從前的事……」從前他是殺人王，殺人像切菜一樣，和女人睡覺自是比殺人更容易，可是，現在一切都不同了。

王九妹不可能懂得這番道理，苗子自己也說不出一篇使她懂得的道理。

王九妹笑得倒在苗子懷中道：「你現在不會不是男人了吧！」

苗子羞得一惱，瞪目道：「我怎樣不是男人！」

王九妹輕言細語，嬌聲嗲氣地道：「你要不喜歡我，我可再也沒有臉回見人了，我就那樣醜得叫你惡心麼？」

王九妹總有二十三四歲了，年紀雖稍微大一點，但絕不是醜人，她不但不醜，而且長得該紅的紅，該白的白，該大的大，該小的小，實在是一個非常美的美人兒。

苗子的呼吸突然急促了起來，他該推拒的雙手，此刻反而向內把王九妹抱的緊緊的。

不是他意志不堅，最要命的是腹內的美酒也同時化成了一團烈火，燒得他只想她。

久久之後，王九妹得意之餘，輕輕咬着苗子的耳朵道：「隔壁那位姑娘是你什麼人？」

苗子心腹間那團烈火原已被王九妹的柔情蜜意中和退盡了，這時心中還不知有多少懊惱，多少悔恨，王九妹這一問，等於在他胸口上重重打了他一拳，使他溫馨的美夢一驚而醒，雙手一推，推得王九妹滾落床下，同時翻身坐起來，怒喝一聲，道：「住口……」

喝聲出口，粗暴的聲音把他自己的心弦都震動了，猛然想起這種炸雷似的呼聲

，程玉琪又豈有聽不見之理，當下心中一悸，聲音立時一軟，軟得近乎哀求地道：

「你不要問她好不好？」

王九妹的臉色原巳罩上了一片秋霜，但見苗子的話聲軟了下來，從地上緩緩爬起來，幽幽怨怨的道：「問問又有什麼關係，就算問錯了，你也用不着發這樣大的脾氣呀！」軟蛇一樣的身子，又纏上了苗子。

苗子方嘆得一口氣，王九妹又悄悄的道：「我是關心她呀！要不……哼！」

苗子聽得心頭一震，目光陡地暴射，不能自制的大喝一聲，道：「要不……怎樣？」

王九妹懶懶的道：「我才不敢管別人的閑事哩！」

苗子心中大急，雙手一緊，抓着王九妹道：「她到底怎樣了？」

他巳經大聲大叫了半天，程玉琪居然沒有半點反應，任誰也看得出來，程玉琪定然出了什麼事故，苗子如何能够沉得住氣。

他問過王九妹之後，心念一轉，立時忖道：「廢話！過去一看不就行了。」此念一出，身子一彈，人就下了床，拉着王九妹肩頭一低，衝開了自己房門。

他眞急了，連開房門的舉手之便都顧不得了，更沒想到自己和王九妹還是光着身子，赤條條的身上沒有半根絲。

嘭！的一聲，程玉琪的房門也被苗子衝開了……

這時，王九妹才緩過氣來，大叫道：

「你不看看你自己，衣服都不穿……。」

苗子「啊！」了一聲，那猛衝的身子立時一刹，沒了主意。

程玉琪是什麼人，再天大的事，他也不能光着身子去見程玉琪，苗子能不急得手足無措？

苗子急得把王九妹一扔，道：「快去替我把衣服拿來！」

王九妹「唉喲！」了一聲，揉着自己肩頭道：「死鬼，你跌傷了我哩！」

眞是急驚風，碰上了慢郎中，王九妹不但一點不着急，還故作姿態氣惱他。

苗子恨得頓脚道：「快去把衣服拿過來。」

程玉琪又不是死人，那會聽不到苗子的大吼大叫，她定然是出了事情了。

苗子此念一生，可也就顧不得自己是一絲不掛了，光着身子衝進了程玉琪的房中。

他原以爲程玉琪早巳不在房中了，那知衝入房中後，程玉琪還好好的躺在床上，而且眼睛骨骨碌碌的正望着他！

苗子大叫一聲，又翻身退了出來，大叫道：「快把衣服拿來。」

王九妹應道：「來了！來了！你也得讓我自己先把衣服穿好呀！」

眞不知王九妹是怎樣想的，只顧自己不顧人家，氣得苗子當塲非吐血不可。

其實，王九妹根本沒錯，她是女孩子，女孩子那有不比男孩更害羞的，苗子不能光着身子去見人，她又能光着身子去見人嗎？

王九妹終於穿好了衣服，把苗子的衣服也送來了。

苗子經王九妹這一拖延時間，他的心氣也漸漸平息了下來，穿好衣服，進入程玉琪房內，程玉琪還是那老樣子躺在床上，未見絲毫改變。

苗子直覺的想道：「她定是被人制住了穴道。」身子一前，便伸手要解程玉琪的穴道……

王九妹這時候忽然叫道：「你不要動她。」

苗子回手扣住王九妹腕脈，喝道：「她怎樣了？」

王九妹道：「放開手！」甩了一下，當然甩不開。

苗子堅決的道：「她怎樣了？」

王九妹一閉雙目道：「你不放手，我不說！」

苗子只有放了手，道：「快說，她怎樣了？」

王九妹這才慢吞吞的道：「我也不知道。」

苗子氣得臉色一青，喝道：「你這婊子！……。」

王九妹嫣然一笑道：「先別生氣，有話慢慢的說，你看，你大叫大嚷了半天，可曾得到什麼好處？」

苗子虎虎的道：「你要要什麼花招，小心我一掌劈了你。」

王九妹笑道：「你就眞得忍心劈了我麼？」

苗子道：「老子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還在乎你。」

王九妹「嗟，嗟！」兩聲，伸了一下舌頭，道：「看小妹眞是倒霉到頂了，碰到你這個無情無義的人。」

苗子道：「老子就是無情無義的人，你知道就好。」

王九妹一笑道：「我不相信你眞是無情無義的人，你要眞是無情無義的人，你也就不會爲了這姑娘急得皂白不分了。」

苗子道：「我怎樣皂白不分？」

王九妹道：「你要知道半分好壞，就不該這樣兇霸霸的對我，我對你還不好麼？你這沒良心的……」

苗子那能說得過王九妹，一時竟說不出話來了，只道了一個「你們！」兩字就沒有了下文。

王九妹笑道：「別急，事情總會解決的，咱們慢慢想辦法可好。」

苗子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你們到底安的是什麼心？」

王九妹道：「這就是了，能知道用頭腦就好了。」

嫣然一笑，王九妹接着又道：「最後，佔便宜的，總是你們男人……」

苗子冷笑一聲，道：「有話妳就直說吧。」

王九妹依然帶着笑容道：「我們還是話說從頭吧，她到底是你什麼人？」

苗子道：「問這有關係麼？」

王九妹道：「有很大的關係。」

苗子道：「她是我潘某 的主母。」

王九妹一皺雙眉道：「你的主母！什麼叫主母？」

苗子說道：「主母也就是我主人的妻子。」

王九妹道：「你原來是她的奴隸，那

好極了•」

苗子道：「我不是她的奴隸。」

王九妹道：「是不是奴隸都一樣，反正你怕她就是。」

苗子道：「我不怕她。」

王九妹訝然道：「你敢不怕她。」

苗子道：「我尊敬她。」

王九妹一楞，道：「什麼叫尊敬。」

苗子一怔，道：「這……尊敬就叫尊敬！」苗子讀書不多，當然說不出大道理來，反正尊敬就是尊敬。

王九妹也懶得追問，笑了一笑，道：「好吧，尊敬就是尊敬，你想不想要她好起來。」

苗子說道：「廢話，我當然要她好起來！」

王九妹道：「要她好起來不難！」

苗子道：「那就快說吧，有什麼法子可以使她好起來。」

王九妹道：「法子很簡單，……。」望着苗子只笑，却不把下面的話說完。

苗子道：「什麼法子，快說呀！」

王九妹笑嘻嘻的回答道：「太便宜你了！」

「說呀！」

王九妹酸溜溜的道：「你剛才是怎樣和我好的，你再和她好一好，她就好了。」

苗子伸手一個耳光，打得王九妹跌了出去，大吼道：「你，在胡說些什麼？」

王九妹一點也不發橫，只撫着自己的面孔，悻悻的道：「我告訴了你，你又不相信，那就讓她心火自焚而死好了！」

苗子恍然而悟道：「你們在她身上下了毒！」

王九妹道：「你也一樣，可是我救了你！」

苗子道：「你爲什麼要救我？」

王九妹道：「我喜歡你呀！你現在救不救她，可是你的事了。」

苗子僵住了，他書讀得不多，江湖上的事可知道得不少，程玉琪的遭遇他可明白了，可也沒法了。

王九妹輕笑一聲，說道：「我大哥也很高興帮人家的忙，要不要把我大哥請過來？」

苗子忽然又一把扣住王九妹的腕脈，道：「一定有解藥，快把解藥交出，饒你不死。」

王九妹搖了一搖頭道：「沒有解藥，你要我死，你就下手吧。」

苗子咬牙道：「沒有解藥，老子不相信，快把解藥拿來。」

王九妹緊鎖着眉頭道：「你這人怎樣這樣不講理，我說沒有解藥，難道還是騙你不成。」

苗子道：「我不相信沒有解藥。」

王九妹一笑道：「爲什麼要解藥呢？這種好事情還須解藥，眞是太笑話。」

苗子冷哼一聲，道：「你大約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那就莫怪我下手不留情了。」

王九妹道：「你這樣不講理，我也沒有辦法了。」

苗子道：「我就相信你沒有辦法……。」忽然手起指落，點了王九妹的七處穴道。

王九妹臉上還露着笑容地道：「你眞狠得下心……唉喲！你……你……眞，……唉喲……」話聲未了，她巳發現苗子不是虛聲恐嚇她，他眞下了毒手。

苗子道：「你不把解藥交出來，你就等着死吧。」

王九妹痛得哼聲不止，上氣不接下氣的叫道：「眞！眞的…沒……解藥！唉喲！我受不了啊。」

苗子視若無睹，理也不理王九妹了。他眞鐵起了心腸，非要解藥不可。

驀地，程玉琪叫出聲音道：「潘大哥，解了她的穴道！」

程玉琪不但能够說話了，而且，一挺腰坐了起來。

苗子大喜過望，叫道：「姑娘，你沒事了。」

程玉琪微微一點頭道：「沒有事了，你去解了她的穴道。」

苗子道：「姑娘……她……她可惡極了。」

程玉琪道：「解了她的穴道，我要和她談一談。」

苗子先瞪了王九妹一眼，然後，重重一掌拍在她身上，解了她受制穴道。

王九妹在地上喘息了半天，才畏畏縮縮的站了起來，她可打心底產生了害怕。

程玉琪指着一張椅子道：「九姑娘，請坐下好說話。」

王九妹原本非常會說話，這時她那會說話的本事，忽然使不出來了，只說了「謝謝」兩個字，就不知道該怎樣開口了。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輕嘆一聲，道：「九姑娘，你我素昧平生，更談不上什麼恩怨了，你們爲什麼要害我們呢？」

王九妹道：「誰叫你們自己送上門來哩！」

程玉琪和和氣氣的態度，給了王九妹一份勇氣，口舌之能，又漸漸恢復了。

程玉琪一笑道：「開店的叫黑店，你們這裏叫什麼？」

王九妹道：「我們這裏叫永春山莊，到了我們這裏的人，都永遠青春快樂。」

程玉琪雙娥微蹙，口中輕輕的念着：「永春莊，永春莊……。」腦中不住搜索這永春山莊的來歷。

程玉琪縱覽羣書，胸中有着不少奇聞雜學，可是想了半天，却對永春山莊從無印象。

王九妹見程玉琪不說話，接着又道：「我們這裏從不向外招搖，但是一入山莊之門，便永世是我們莊中之人了。」

苗子聽得火氣一冒，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也不怕大風閃了舌頭。」

王九妹嫣然一笑道：「潘大哥，你呀！別神氣，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苗子大吼一聲，道：「你在放屁。」

王九妹笑了一笑，道：「你心裏一定很不是味，罵我兩句，我也不會和你一般見識。」

苗子氣得眼睛發了黑，口一張，又有更粗的要罵了……這時，程玉琪輕輕的叫了一聲：「潘大哥，不要白生氣了」

苗子忍氣把將要奪口而出的話，嚥回

去了。

程玉琪仍是一片和祥的向王九妹，道：「九姑娘，你把話說明白一點，是你們不准我們走呢？還是我們不願意走？」

王九妹道：「怎樣說都可以，我們當然不願意你們走，你們知道了內情之後，同時也不會想走了。」

程玉琪道：「還有什麼內情？」

王九妹笑了一笑，沒有立時回答程玉琪的話，只朝苗子望了一眼，道：「潘大哥，你把左臂露出來，讓姑娘看一看。」

苗子氣得又潑口大罵，說道：「你找死！」

程玉琪道：「潘大哥，你把左臂露出來。」

苗子訕訕的道：「這……。」

程玉琪道：「不要緊，我們現在是研究事理。」

苗子左臂後側，出現了許多鮮紅色的斑點，一堆一堆，像貓脚印似的。

苗子先自楞住了，道：「這是什麼？我從來沒見過！」

程玉琪嘆了一口氣，道：「這叫桃花斑！」

王九妹一笑，道：「姑娘倒是見多識廣！」

苗子恨恨的道：「這桃花斑是怎樣一回事？」

王九妹道：「這就是說，你我也是一家人了。」

苗子又待反唇相向，程玉琪搖手示意，止住他說道：「你聽說過大痲瘋這種病吧！」

苗子嚇得跳了起來道：「什麼！我得了大痲瘋！」接着便像洩了氣的皮球，喪然的倒在椅子上。

程玉琪轉向王九妹道：「姑娘，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害人呢？」

王九妹沉吟一會，說道：「我們也是自救啊！」

程玉琪一笑，問道：「你們能自救得了麼？」

王九妹道：「能，只要過九次，就可以把自己身上的病毒完全過到別人身上去了。」

程玉琪問道：「你曾見過這樣好的人麼？」

王九妹道：「見過，他們都離開這裏了。」

程玉琪一笑道：「你們上當了，這種病是過不好的，所謂離開這裏，不過是送到另一個地方去吧了。」

王九妹道：「你才騙人哩！你怎會知道？」

苗子道：「我家姑娘是有名的才女，什麼不知道。」

程玉琪道：「這樣看來，你們只怕也不是王老爹的親生子女了。」

王九妹點了一點頭，承認了。

程玉琪道：「你們這裏上上下下，加上王老爹夫婦，只有二十個人，看來也不是什麼大場面，想必另外還有去處，那是什麼地方？」

王九妹搖了一搖頭，說道：「我不知道，我一直就住在這裏，沒有到過別的地方。」

程玉琪道：「你是怎樣來的？」

王九妹道：「還不是上了他們的當留下來的？」

苗子一皺眉頭道：「我們這裏鬧得天翻地覆，為什麼沒有人來帮你的忙？」

王九妹道：「他們這時不會出面的，除非你們眞要出莊去，他們才會出手阻止你們。」

苗子道：「你這樣實話實說，不怕他們為難你？」

王九妹一笑道：「我們以後還要在一起呀，這些事你們遲早都會知道，又何必瞞你們。」

苗子道：「誰會和你們在一起，姑娘，我們走吧。」

程玉琪忽然擺了一擺手道：「我們不能走了。」

苗子冷笑一聲，道：「我就不相信他們也擋得住我們。」

程玉琪道：「可是我們不能走。」

苗子愕然道：「為什麼？」

程玉琪道：「因為大痲瘋是傳染病，離開了這裏，會傷害別的人。」

苗子道：「我要也不找那……」話到口邊，那「女人」兩字，却始終說不出口來。

程玉琪道：「這病傳染的方式很多，只有遠離人羣，才是最好的辦法。」

苗子嘆了一口氣，道：「姑娘，你總可以離開這裏吧？」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道：「我不想離開這裏。」

苗子急口道：「姑娘你……。」

程玉琪截口道：「我自有主張，……九姑娘，你去告訴王老爺他們吧，我們決心留下來了。」

王九妹應聲走出去了。

苗子眞不知程玉琪心中在想些什麼。幾次要開口說話，口還沒有開，先就被她用目光止住了。

最後，苗子不顧程玉琪的意願，以非說不可的決心道：「姑娘，苗子知道逃出這裏之後，也許將來會害很多的人，所以只有認命留在這裏了。但姑娘你，你沒有中到他們暗算，總可以離開這裏了吧，您就不要顧我苗子，請快離開吧。」

程玉琪苦笑一聲，道：「我也許已受了傳染哩！」

苗子大驚道：「姑娘你……」「你」什麼，他實在不能當着程玉琪的面再問下去了。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我是說，我們吃過他們的東西，他們要害人，在飲食之內一樣可以做手脚。」

苗子吁了一口氣，說道：「那你只是多慮之處，你不會有問題的，您還是快走吧！」

程玉琪搖了一搖頭，說道：「我已經打定主意，你不要多說了，倒是你，你千萬不要灰心，也許我們都可以平安離開這裏。」

苗子精神一振，道：「可能麼？」

程玉琪道：「可能性非常大，不過你要緊記一件事，千萬不能再和九妹她們親近。」

苗子臉色一紅，道：「苗子原是一時

之失，如果不是中了暗算，苗子那會不知自愛。」

程玉琪道：「我現在傳給你一種練功法訣，看看能不能抑止你體內病毒？」

苗子大喜道：「多謝姑娘。」

程玉琪剛將練功心法向苗子解說明白，門外已傳來了脚步之聲。

王老爹王大媽都來了，只是這時他們臉上那和藹的笑容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冰樣的冷峭。

他們先沒說話，只打量了程玉琪和苗子一陣，然後，才冷冷問道：「你們打定主意要留了下來？」

苗子道：「是的。」

王老爹冷冷的道：「你們要留下來，一切可都要聽老夫的。」

這原該是苗子他們提條件的，現在，王老爹反而提出條件來了，眞是吃定他們了。

苗子當時就火氣一冒，冷冷地笑了一聲……

程玉琪却只淡淡的一笑，道：「你們這裏還有很多規矩麼？」

王老爹說道：「沒有規矩，那能成方圓。」

程玉琪道：「好，你說說看，我們也再攷慮攷慮。」

王老爹道：「第一，我們這裏不能白供你們吃，白供你們住，你們要自己賺錢養活你們自己。」

程玉琪道：「你們這裏還有生財之道麼？」

王老爹道：「當然有，你，身體強健，可以做工賺錢，說話之際，他指了苗子一下。

程玉琪道：「那麼我呢？我可做不來苦工啊？」

王大媽尖叫一聲，道：「你陪男人睡覺總會吧，你就留在老娘這裏接客。」

苗子一聽這話，氣得眼睛都直了，大喝一聲，道：「老婆子，你敢侮辱我們姑娘，老子宰了你。」

王大媽陰森森的笑道：「小子，你想造反。」

苗子冷眼一掃程玉琪，不見程玉琪有制止他的意向，當下胆氣一壯，哈哈大笑道：「老子就宰了你又怎樣？」他一肚子窩囊氣，抓了這機會，還不一衝而出，話聲方落，右手立掌如刀，一遞而出。

苗子原有殺人王之稱，出手之準之狠，自是不在話下，他已經瞭然程玉琪心意，雖然打算留在這裏，可也要顯顯顏色，不然，可要被人家看得半文不值，所以，他出手就是殺手。

王大媽眞沒想到苗子胆大包天，說打就打，而且，出手之快，來勢之猛，前所未見。

她方待回手相架，苗子的掌式已一閃而到，實實在在的擊在她胸口上，但聽「噗！」的一聲，王大媽已被打得倒跌了出去，張口吐出一口鮮血之後，便動也不動了。

她不能動了，因為此刻她已經沒有氣了。

苗子兇目圓睜，形象可怕之極，大喝一聲，道：「你們要惹惱了老子，老子就豁出去，先殺你們一個鷄犬不留。」

惡人就怕惡人磨，苗子這一發威，王老爹的臉色又變了，變回了原來那和藹可親的笑臉，呵呵的說：「潘大俠，請別生氣，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王大媽死了，他却不當一回事，因為她本來就不是他的老婆。

苗子悻悻的道：「老子現在問你，你準備怎樣安排我們姑娘？」

王老爹順着苗子道：「悉聽尊便！悉聽尊便！」

程玉琪忽然指着苗子道：「王老爹，你可知道他是什麼人？」

王老爹道：「老小子有眼不識泰山，請姑娘指教！」

程玉琪說道：「你聽說過殺人王丁沒有！」

苗子可不願再提殺人王的事，急口叫了一聲：「姑娘……。」

程玉琪道：「丁大哥，告訴他們不要緊。」

王老爹悚然道：「他他……就是殺人王丁！」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你這小廟，只怕養不起這尊大神哩！」

王老爹連聲道：「是！是！是！」

程玉琪道：「去！把你們能作主的人找來！」

王老爹一怔道：「姑娘你怎知道老小兒作不得主？」

程玉琪道：「一定要向你交待麼？」

王老爹一震道：「不！不！不！」

程玉琪一揮手道：「快去，快回！」

王老爹那敢再說半個字，裝着笑臉，轉身跑出去了。

剩下王九妹一人，呆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

程玉琪向王九妹招了一招手，道：「坐下吧！不要怕，這不關你的事。」

王九妹不安的挨着椅子邊，只坐了半邊椅子，眼睛望來望去，心中却是一片雜亂。

程玉琪笑了一下，道：「你來這裏有多少時候了？」

王九妹低着頭，道：「二年多了。」

程玉琪又問道：「你一直就在這裏的麼？」

王九妹猶豫不決地道：「我……我……我……」

程玉琪微現不悅之色，道：「九妹，說實話吧。」

王九妹道：「我……我是從裏面派出來的。」

程玉琪說道：「是派你們出來專門害人。」

王九妹苦着臉道：「我們也是不得已啊！」

程玉琪語氣一緩，含笑道：「我不是說你，我是說你們這樣害人，是為了什麼呢？」

王九妹道：「替裏面增添人手。」

程玉琪秀眉微微一皺，道：「你們這裏一個月能够弄多少人進去。」

王九妹道：「有時七個八個，有時三四十個，沒有一定的數量。」

程玉琪道：「一年下來，有沒有二百

多人？」

王九妹道：「差不多這個數字。」

程玉琪道：「每年增添二百多人，那裏面一定很大了。」

王九妹道：「我們在裏面不能亂走，到底有多大，我們說不上來。」

程玉琪問道：「他們在裏面做什麼工呢？」

王九妹道：「挖礦。」

程玉琪眼睛一亮道：「挖什麼礦？」

王九妹輕輕的道：「金礦。」

苗子情不自禁的大叫一聲，道：「好小子！」

程玉琪道：「那裏面一定吃得很好，住得很好。」

王九妹搖搖頭說道：「不，一點都不好。」

程玉琪道：「你們挖了金子，自己不吃不用幹什麼？」

王九妹道：「聽主事的人說：病重的人不能工作了要吃要喝，做工的人，要請醫生看病，在在都要錢，簡直就不够用，那能吃好的住好的。」

程玉琪道：「那些做工的人還有藥吃麼？」

王九妹道：「當然有藥吃，要不都病倒了誰做工！」

程玉琪道：「天天吃藥，確也眞要花不少的錢。」

王九妹道：「那也不要天天吃藥，每月每人只要吃一次藥，就可以把病情壓住了。」

程玉琪忽然問道：「你們有沒有藥吃呢？」

王九妹點頭道：「有。」

程玉琪道：「什麼藥，可能給我看一看？」

王九妹道：「發藥是一件大事，隨發隨吃，誰也不能帶走……」

程玉琪忽然一揮手，打斷了王九妹語聲，接着外面便有一陣脚步聲傳來。

王老爹領來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漢子，他叫柯乘風，是外事總管。

外事總管柯乘風白白胖胖的，和和氣氣的，顯然是一個很會交朋友的人。

他抱了一抱拳，道：「王老爹有眼無珠，冒犯了丁大俠，罪該萬死，在下特此向丁大俠賠禮贖罪。」

丁一丁冷笑一聲，道：「事已至此，不必假仁假義了，你說，準備怎樣安排老子，和老子的恩人程姑娘？」程姑娘的身份不能說出來，心中一動，稱呼她恩人最好不過，連其他的解釋都不要費唇舌了。

柯乘風躬身道：「丁大俠名震四海，將來借重之處甚多，自是此間至高貴賓，享受極高的禮遇了。」

丁一丁道：「在下的恩人呢？」

柯乘風道：「當然與丁大俠受同一待遇。」

丁一丁點頭道：「這還差不多。」

柯乘風道：「禮當如此不成敬意。」

丁一丁忽然若有所思地輕「啊！」一聲，道：「聽說你們這裏也有醫生，可以醫好這種痲瘋病，此話可是當眞？」

柯乘風道：「我們請了很多名醫替大家醫病，只是，眞正能够醫好的人數並不太多，普通的只能壓制病情暫時不發作出來。」

丁一丁道：「你們醫好過多少人？」

柯乘風道：「到目前爲止，只有三十七人。」

丁一丁雙目一鼓道：「爲什麼別的人醫不好？」

柯乘風道：「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各人的秉賦也有差別，其結果自然有幸與不幸了。」

丁一丁道：「你看我有沒有醫好的希望？」

柯乘風道：「丁大俠，身具異稟，體高質人一等，當然能够醫好。」

丁一丁高興得哈哈一笑道：「你看要多少時間可以醫好？」

柯乘風道：「在下不是醫生，這就說不出來了。」

丁一丁道：「不要緊，你一定看得很多，照你的看法說說。」

柯乘風猶豫再三地道：「大約有三四年，也就差不多了。」

丁一丁雙眉一横道：「三四年！那要這麼多的時間！」

柯乘風道：「這是大病，一般人總在五年以上才見藥效，在下說大俠三四年，那是因爲大俠身質異乎常人之故。」

丁一丁「啊！」聲，道：「原來是這樣的，啊！對了，還有一件事，我先要問明白。」

柯乘風道：「在下知無不言。」

丁一丁道：「我們病好之後，是不是可以隨時離去？」

柯乘風道：「當然可以，尤其是大俠你，不但可以隨時離去，我們還要送大俠一份重重的厚禮，以謝冒犯之罪。」

丁一丁一笑道：「你們倒是很有人情味。」

柯乘風道：「咱們是風雨同舟，有飯大家一起吃。」

丁一丁道：「好，我們就在你們這裏打擾了。」

柯乘風道：「歡迎！歡迎！」

程玉琪問道：「我們什麼時候離開這裏？」

柯乘風回答道：「但候吩咐，隨時都行。」

程玉琪把丁一丁抬出來了，當然要給丁一丁十足的面子，自是先問丁一丁道：「丁大哥，咱們就去，好不好？」

丁一丁轉向柯乘風一揮手道：「我們現在就走。」

柯乘風眞會做事，準備得有馬有轎，任憑乘坐，程玉琪棄轎乘了馬。

最初路上倒也有山有水，有花有樹，可是走約二十多里路之後，山上光禿禿的已經沒有樹木了，再前進二十多里地，連地上的蔓茸都不見了。眼前所見，盡是一片不毛之地，再前行四五里，便石多於土，連泥土都非常稀少。

一股陰森森的愁雲，散佈在惡石之間，也壓在行人的心頭上。

忽然，山石後面轉出來七八個衣不蔽體的奇形怪人，有的爛去了手足，有的爛壞了耳朵和眼睛，他們人還沒有走進，却有一股腥臭氣味撲來，程玉琪被那股腥臭空氣嗆得幾乎昏倒在馬上。

那些人一窩蜂的擁了上來……。

柯乘風也大叫一聲：「大家快走！」

大家打馬飛馳而奔，程玉琪在馬上一面回首望去，只見同行的二個漢子，各自解開一個大布包，取出一團團的黑石頭似的東西，向那些人拋去。

黃金谷主　招賢納士

那些人見了拋去的東西，便不再追趕他們，而爭去而搶奪那些黑東西。

大家跑出相當距離之後，程玉琪首先勒馬停了下來，問道：「那些什麼人？」

柯乘風長嘆了一聲，不勝悲悽的道：「那就是瘋病最厲害的人，他們本來也有人照管他們的食用，可是，他們却不安份，專愛在外面尋事生非。」

程玉琪又問道：「剛才你們拋的是什麼東西？」

一個漢子接口道：「那叫黑石頭。」

程玉琪一楞道：「黑石頭，我剛才看見他們有一個人在吃啦。」

柯乘風笑道：「黑石頭並不是眞石頭，那是一種特製的乾糧，他們最愛吃這種乾糧了。」

程玉琪「啊！」了一聲，沒有再問下去了。

裏面有着太多的問題，足够她思索的了。

柯乘風也一面唸唸地道：「可憐啊！可憐，我們最好不要淪落到這地步。」

同情的口吻，隱隱中却又有警告的威脅的意味。

丁一丁冷笑一聲，道：「老子的病要醫不好，老子便給他來一次血染惡山紅，痛痛快快的殺够本。」

柯乘風笑道：「丁大俠，你絕不會有那一天。」

丁一丁横目道：「怎麼？你可是說我殺人王沒有那份本事，哼，我丁某人要是不想活了的時候，我就不相信有誰眞能擋得住我的『修羅七煞』刀法。」

柯乘風連連搖手道：「丁大俠，你會錯在下的意思了，在下是說，你的病一定可醫好，絕不會落到那悲慘的下場。」

他們兩人各逞機鋒，倒消除了路途上的苦寂不少，不知不覺之間，山石之間又漸漸有了幾棵樹木，樹木雖然不多，却如沙漠綠洲般，使人精神爲之一振。

前面是一座石山，柯乘風道了一聲：「到了。」便先自下了乘騎。

程玉琪與殺人王丁一丁下馬之下，隨着柯乘風轉入石山之內，最後領他們走進一座大山洞。

洞內有些粗製的桌子板櫈，柯乘風請他們在中間上首一張桌子兩傍坐下後，道：「兩位請稍坐片刻，在下這就請本谷主前來與兩位相見。」

柯乘風轉身欲行之際，程玉琪忽又叫住他道：「請問貴谷主上下如何稱呼，請先予惠告，以免失禮。」

柯乘風道：「本谷只有一位谷主，兩位稱他谷主就是。」他不願多說什麼，急急的轉身走了。

全洞也沒有其他的人，就只程玉琪與殺人王丁一丁二人，殺人王丁一丁很想在這時候先和程玉琪商量一下對策，方叫得一聲：「姑娘……。」

程玉琪用眼色止住他道：「丁大哥，我看這裏陳設平易，想來谷主也一定是一個平易近人的人，這樣的谷主，對人一定不會壞，等會見了他，你可不要隨便出口傷人。」

丁一丁心領神會的一笑道：「姑娘，你放心，我丁一丁雖然殺人不貶眼，可也知道在人家屋簷下的處境，只要人家不過份，我當然不會發横，誰不想醫好病，再出去傲笑江湖……。」

「哈哈！哈哈！丁大俠放心，你的病在下一定盡全力替你醫好，包你二年之後就可復出江湖，傲笑羣雄。」

一個年約五十歲左右，身穿破舊長衫的清癯老者，快步走了進來，柯乘風就隨在他身後。

他，當然就是谷主。

程玉琪與丁一丁離座而起，表示了應有的禮貌。

谷主走到近前，又是雙拳一抱道：「失迎！失迎！兩位請坐。」

柯乘風前行一步，道：「他老人家就是我們谷主。」

程玉琪與丁一丁也行了一禮，然後坐下。

谷主也沒有一點架子，隨隨便便向板櫈上一坐，說道：「丁大俠，有你參加我們的行列，眞是太好了，老夫要特別借重你。」

丁一丁道：「在下沒有別的本事，只會殺人，做事情的話，可能要令谷主失望了。」

谷主道：「好說，好說，丁大俠太謙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伸頭向前，帶着希冀之色，道：「目前本谷已經有了十二位護法，正少一位總護法，不知丁大俠可願屈就？」

丁一丁搖搖頭道：「咱不幹什麼護法不護法的，只要谷主把咱的病醫好，就行了。」

程玉琪叫了一聲，道：「丁大哥，這個總護法你該幹。」

丁一丁反問道：「我爲什麼該幹？」

程玉琪道：「你總不能要他們替我們白醫病吧。」

丁一丁道：「什麼不能，這病……」

程玉琪截口道：「這也不能怪他們呀，誰叫你自己不老實。」

谷主哈哈一笑道：「不！不！不！應怪我們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丁大俠。」

程玉琪說道：「丁大哥，你閑得下來麼？」

丁一丁一怔，道：「這……。」

程玉琪笑道：「你閑又閑不慣，谷主看得起你，請你當總護法，這不正好消遣麼？」

丁一丁訕訕的笑着道：「姑娘說得也是。」

谷主接口道：「丁大俠答應屈就總護法了？」

丁一丁道：「程姑娘的話，谷主的美意，在下敢不遵命。」

他故意把程姑娘說在前面，是特別強調程玉琪的份量，當然，他不能把程玉琪的眞正身份道出，只有用這種話襯托。

殺人王丁一丁原就是粗中有細的人，再經糊塗公子的感召，他已不是當年的殺人王了。

谷主目光向程玉琪秀臉之上一落，道：「這位程姑娘……？」

殺人王丁一丁接口道：「程姑娘救過在下一命，是在下的大恩人，說起她的身世，可就更叫人起敬了，你們聽說過鎭西將軍程萬里其人沒有？程姑娘就是他的孫女兒。」

鎭西將軍程萬里軍功赫赫，後來被奸臣所害，解除軍職，削為庶民，這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替程將軍叫屈的當朝大事。

谷主連忙抱拳，連聲道：「失敬！失敬！」

程玉琪笑道：「不敢當！不敢當！谷主，但不知小女子能否替谷主做些什麼事情？」

谷主道：「姑娘貴人，老夫不敢冒瀆，您是敝谷的貴賓，在敝谷好好地養病就是了。」

程玉琪道：「白吃白用，那叫小女子如何敢當。」

谷主忙道：「那裏！那裏！應該！應該！」

接着谷主便站起身道：「老夫事忙，不能多陪兩位了，兩位且先去看看住處，今天老夫再請丁總護法正式就職。」

程玉琪與丁一丁分配了一座山洞，洞分內外兩進，倒也頗為適用。

沒有男女侍童，飲食之事都應自理，雖說麻煩一點，却可以減少過多的顧慮。

第二天，丁一丁出去了一天，回來時已是酩酊大醉，由一位三十歲左右的漢子送回來的。

那漢子長得一表人才，能言善道，他自稱杜重生，是丁一丁屬下的護法之一，他帮程玉琪安置好丁一丁之後，才有禮貌地告辭離去。

丁一丁確然喝了不少酒，可是當杜重生離開之後，他也翻身坐了起來，笑道：「姑娘，一丁還醉不了。」

程玉琪笑說：「我知道你不會醉得這樣糟糕，今天看到了一些什麼？」

丁一丁道：「谷主確然很看重在下，他帶在下到處都看了一下。」

程玉琪道：「有無不尋常的發現？」

丁一丁道：「我到過礦場，到過礦工住宿的地方，也到過女子工作的地方，他們各有專責，有條不紊，處處都很好，在下看不出不對的地方。」

程玉琪雙眉一皺，輕「啊！」了一聲，道：「這眞叫人難以相信了。」

丁一丁道：「事實如此，不相信也不行。」

程玉琪道：「明天你帶我親自去看一看。」

丁一丁道：「好，反正谷主沒有特別交代，我們去看了再說。」

第二天，丁一丁正要帶領程玉琪出去時，杜重生在洞口迎住他們，道：「總護法，谷主有要事與總護法相商，請你去一下。」

殺人王丁一丁雙目一瞪，道：「現在我沒空，我要陪程姑娘外面走走。」

一副桀傲不馴的態度，看得杜重生只有苦笑一聲，說道：「谷主在立等總護法啦！」

殺人王丁一丁冷然道：「他要等，就讓他等吧。」

程玉琪微微一笑，說道：「這不太好吧！」

程玉琪隨便一句話，在殺人王丁一丁身上，顯然有着無與比擬的影响力，殺人王丁一丁語氣一軟道：「有什麼不好？」

程玉琪道：「做人有做人的道理，長幼有序，便是做人道理之一，如今在這裏，谷主便是衆人之長，你雖然身為總護法，却是谷主的屬下，谷主的話，你必需遵從，這才是做人的道理。」

杜重生擊掌道：「聞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姑娘說得對極了。」

殺人王丁一丁暴喝一聲，道：「此地那有你說話的！」

程玉琪帶笑地道：「他為什麼不能說話。」

殺人王丁一丁道：「有本總護法在此，他怎可隨便插嘴。」

程玉琪清脆的一笑道：「他的職務小，在你面前便不能隨便說話，你比谷主之職務小，却可以愛理不理，這算是什麼道理呀！」

殺人王丁一丁先是訕訕的道了一聲：「這……這……」最後却忍不住也笑了起來，道：「程姑娘，你的話怎麼總是叫人答不上話來。」

程玉琪笑哈哈的道：「去吧！谷主的話是不能不聽的！」

殺人王丁一丁猶豫了一下，道：「可是我答應陪你……。」

程玉琪道：「你這不叫說話不算數，因為你是有事呀，何況，有杜護法在此，麻煩杜護法也可以呀！」

杜重生欠身道：「有何差遣，屬下但憑吩咐。」

殺人王丁一丁道：「程姑娘想看看這裏的環境，你能不能担負保護之責？」

杜重生道：「屬才願負全責，保護程姑娘的安全，如有……。」

殺人王丁一丁不耐煩的道：「那來這麼多廢話，人交給你了，我去了。」大着步子，頭也不回的走了。

程玉琪望着殺人王丁一丁那力沉踏實的步伐，笑了一笑，道：「丁大哥人雖然烈性暴躁，却是一個直性的人，只要明白他的個性，倒是極易相處。」

杜重生附和道：「谷主也說，丁總護法乃是性情中人，是可以成為一個換心的朋友。」

程玉琪「啊！」了一聲，道：「谷主這樣說過麼？」

杜重生道：「谷主最是識人，所以一來就請他當總護法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立刻道：「谷主也說到姑娘你……。」

程玉琪與緻冲冲的截口道：「谷主說我什麼？沒有罵我吧？」

杜重生笑道：「谷主可把你看得比丁總護法更重哩！」

程玉琪心切切的道：「谷主怎樣說？快說！」

杜重生道：「谷主說了姑娘不知多少好話，在下也學說不清，不過在下可以告訴姑娘一個秘密，將來姑娘在這裏一定會大紅大紫。」

程玉琪一笑道：「既然是秘密，你怎麼會知道，說職位你只不過是一個護法而已。」

杜重生已微微含笑道：「姑娘將來就會知道在下這小小護法的神通。」

程玉琪是何等聰明人，杜重生這份氣概，這副長像，他一出現，她就立生反應，心裏有數了，現在只隨隨便便拿話一激，他果然透出了自負的語氣。

聰明人對聰明人，話不在多，片言隻字就够了，程玉琪忽然選了一塊山石，坐了下去，話題一轉，道：「杜兄，我們怎樣一個看法，先計劃一下，好不好？」

杜重生雙目生輝的欠身道：「啊！啊！姑娘，你叫在下什麼？」

程玉琪道：「你年齡不會比小妹小吧！」而且自己也謙稱「小妹」起來。

杜重山掩不住臉上的喜色道：「在下虛渡三十春秋了。」

程玉琪道：「小妹今年只有二十二歲，不叫你杜兄，那麼叫你杜老弟可好？」

杜重山忘記了收斂，縱聲哈哈大笑道：「怪道殺人不眨眼的殺人王在姑娘面前只有俯首貼耳，任憑指使，就在下姑娘面前，也不敢不臣服聽命。」

程玉琪明眸微擧，打量了杜重生一眼，輕輕聲道：「你好像看不起我丁大哥似的。」

杜重生道：「在下那敢看不起丁大俠，在下的頸子再粗，也擋不住他大刀一揮，只是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在下不敢妄自菲薄而已。」

程玉琪秀目凝輝，定在杜重生臉上，久久之後，一嘆而收，道：「可惜……」未盡的語言，代替無盡的情懷。

杜重山神氣飛揚的道：「可惜什麼？你道我們就此判定了終生麼？」

杜重生自視奇高，只道程玉琪已經傾倒他的豐神玉貌，一見生情了，得意之心，更是昂揚。

程玉琪暗自一笑，幽幽的道：「惡疾如斯，夫復何言。」

杜重生哈哈笑道：「程姑娘，你是被嚇破胆了。」

程玉琪緩緩擧起螓首，說道：「此話怎講？」

杜重山目光四顧了一下，放低語聲，道：「在下是說這種大痲瘋沒有什麼可怕的。」

程玉琪依然愁眉不展的道：「我知道，體質好的人，也有痊癒的機會，只是小妹一向纖弱，那會有萬一的機會。」

杜重生笑道：「程姑娘，你放心，你不會有事的。」

程玉琪當然放心，自己的事，能不比誰都清楚，她早就仔細檢查過自己，自己根本沒有感受傳染。

程玉琪賭氣地道：「別空口說白話，騙人了吧。」

杜重生道：「我要是沒有騙妳呢？」

程玉琪道：「小妹是實事求是的人，更不是輕諾寡信的人，你騙不騙人是你的事，別想拿話扣人。」

杜重生雙眉一皺，仔細想了一想程玉琪的話，點了一點頭：「程姑娘，你更叫人敬佩了。」

程玉琪的話有深度，杜重生的話也不膚淺，可見他們兩人都是有深度的人。

程玉琪低着頭，久久沒有說話。

杜重生低着聲音道：「程姑娘，在下不是騙你，你不會有問題，因為你沒有被傳染病毒。」

程玉琪又驚又喜，又疑又惑的道：「眞的呀？」

杜重生道：「你也很奇怪，中了迷香，居然一點反應都沒有，所以他們不敢輕易向你下手。」

程玉琪玉面一紅道：「起初我倒有點不自在，只是困難並不太大，靜着不動，也就好了。」

杜重生搖頭笑道：「難以理喩！難以理喩！那種香毒，如非絕世高手，絕難將之逼出體外……嘿！嘿！嘿！程姑娘，不是我小看你，你還沒有那身功力。」

程玉琪反問他道：「那又是什麼原因呢？」

杜重生道：「除非你中香之後，立刻服了解藥，但，那是絕不可能的事，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配製解藥，就是有人想帮你的忙，也無從帮起。」

程玉琪笑道：「事實俱在，那香毒沒有難倒我，那又怎樣說啦？」

杜重生道：「這是一個迷，我們遲早都要找出來。」

程玉琪眨動秀目道：「這是不是你的任務？」

杜重生點一點頭道：「我不忍心瞞你，其實也瞞不過你，我最初的來意確是這樣。」

程玉琪道：「現在呢？」

杜重生道：「我不知該怎樣辦了。」

程玉琪幽幽的一嘆，道：「我也不願意和你為難，你要我怎樣配合你呢？我都願意帮你的忙。」

杜重生暗忖道：「看來她已經的對我生情了，此女聰明絕頂，虛情假意，終將被她看出來了，我也應該給她一片眞心才是。」

再聰明的人，也難有自知之明，杜重生的這樣想法，正是他不知不覺的跌進了程玉琪的情網。

程玉琪有極高的智慧，却沒有喜笑怒罵隨心所欲的本事和經驗，應對之間，心中總有着一份自譴之感，這種種不開朗心理因素，反映出來的外形，在別人眼中，倒成了少女情懷的羞澀得脈脈的含情。

杜重生沉思了片刻，道：「程姑娘，我們實在不應該懷疑你。」

程玉琪道：「我知道，這不是你的想法。其實，我是糊裏糊塗，什麼也不知道，我也很希望明白眞象，不然我也安不下心。」

杜重生道：「你身上可曾帶有什麼祛邪辟毒的奇珍異寶？」

程玉琪拍着身上，說道：「什麼也沒有……」

接着，忽然「啊！」了一聲，舉起左手，揚起天星環道：「莫非是這指環的關係？」

那隻指環其實並不打眼，杜重生望了一眼，笑道：「能麼？」

程玉琪道：「你不要看不起它，其實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天星環』。」

杜重生倒也不是孤陋寡聞的人，先是眼睛一張，伸手抓住程玉琪玉手，射出兩道精光，瞪着那指環看了半天，算是回過了神，可是，他却又留戀的不想放開程玉琪的右手了。

程玉琪心中惱怒，却又無可奈何，忽然眉頭一皺，笑道：「你要看，小妹把它取下來給你仔細看吧。」這才把玉手脫出來，將玉指環取給杜重生。

杜重生笑道：「我已經看清楚了，你收下吧。有了天星指環，你方不受毒害，這就說得通了。」

程玉琪笑道：「小妹是土包子，這天星指環到底有多大用處，我還不大完全明白呢。」

杜重生笑了一笑，道：「我也不大完全清楚，你是怎樣得來的？給你天星指環的人沒有告訴你麼？」

程玉琪道：「你說丁大哥能會知道多少。」

杜重生笑道：「原來是他給你的。」

程玉琪道：「聽丁大哥說，他也是無意中得來的，有一次他遇見二個人爲了這天星指環大打出手，於是他一刀把二個人都殺了，得了這「天星指環」，他一直把『天星指環』留在身邊，也覺不出它的好處，後來，他送給了小妹，小妹正好合用，就把它帶在手上了。」

杜重生聽她說得合情合理，不好意思再追問下去，但他因爲已經查出了「天星環」的事，心中了結了一件大事，輕鬆的道：「程姑娘，你不是要四處走走麼？你想先看什麼地方？」

程玉琪道：「有些什麼地方可看？」

杜重生道：「我們這裏大概可以分四大部份，那就是：醫療部，工礦部，輔助部和休養部。」

程玉琪道：「每一部門，都可以參觀麼？」

杜重生道：「當然都可以，只是醫療部和休養部沒有什麼可看的。」

程玉琪道：「爲什麼？」

杜重生道：「醫療部都是一些怪老頭子，製藥部，看看病，有什麼好看的。」

程玉琪道：「那麼休養部呢？」

杜重生搖頭道：「休養部不去看也吧，看了只有噁心。」

程玉琪一怔道：「只有噁心？」

杜重生道：「其實你來的時候，路上已經看到了一些休養部的病人。」

程玉琪抽了一口氣道：「你是說那些全身糜爛了的人？」

杜重生道：「就是他們的住處，因爲他們身體已經糜爛，病毒傳染性奇大，所以，除了極少數責任所在非接近他們之人外，誰都不敢自找麻煩，你還要去麼？」

程玉琪道：「要去！」

杜重生一楞道：「你眞要去？」

程玉琪話聲一低，笑了一笑，道：「不過，我現在不去！」

杜重生哈哈大笑道：「你可眞會唬人啊！去！我帶你先到礦場去看一看。」

程玉琪道：「遠不遠？」

杜重生道：「你要走不動，我替你去準備一乘山轎，如何？」

程玉琪笑道：「我還不會這樣差勁吧，我的意思是來不來得及回家吃中飯。」

杜重生說道：「你還怕沒有吃飯的地方。」

程玉琪站起身來，一面走一面道：「可是我要替丁大哥準備呀！」

杜重生道：「你倒眞會替別人着想，丁大哥的福氣眞好。」

程玉琪玉面生嗔，鳳目一睜，道：「你說什麼？」

杜重生一笑改口道：「我是說誰和你做朋友，都有福氣……你放心，丁總護法今天中午有得吃，不用你麻煩。」

兩人談談笑笑，指指點點，不知不覺已經轉過一道山角，山角後面是一片斜坡，斜坡一邊，有一片茅草房子，斜坡的另一邊，一列排着三個洞口，每個洞口都有不少漢子進進出出搬運石塊。

程玉琪故作迷糊的笑道：「那些人吃了飯沒有事，專搬石頭做什麼？」

杜重生笑了一笑，道：「你別看不起那些石頭，那些石頭裏面可有黃金啦！」

程玉琪道：「黃金不是挖出來就是一塊一塊的麼？」

杜重生道：「當然也有一塊挖出來就是黃金，但更多的黃金却不是垂手可得，得加一番提煉工夫才是黃澄澄的黃金。」

程玉琪若有所悟的恍然道：「原來如此，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走！我們到洞裏去看一看。」

杜重生道：「洞裏沒什麼可看，除了臭汗沙石揚天之外，就是震耳煩心的敲打聲，倒是煉金子的地方，可以去看看。」

煉金處，外面有一道又高又厚的圍牆，門口有守門的武士，杜重生亮出一面金牌，便領着程玉琪通行無阻。

先是一些人把送進來的石塊一塊一塊的打碎，打碎石塊時，其中間或也有一眼就看得出來的黃金，有現成的黃金，當然是收集在一起，其他沒有天然黃金的碎石，又把它們分成兩堆，有些是全無用處的，有些是可以提出黃金來的。程玉琪看了半天，却分不出兩者之間有什麼不同，她問杜重生，杜重生也分辨不出來。

最後，便把那些認爲可以提煉黃金的碎石，放在一隻大爐子裏去燒，燒後的結果如何，程玉琪當時沒有見到，只從杜重生的口中得知，沉在爐底的，就是黃澄澄的黃金了。

程玉琪倒沒有興趣去注意黃金是怎樣提煉出來的道理，她也不想知道那些道理，她口裏雖然東一句西一句的問着，其實她眞正注意的是另一個問題。

她心中有一個叫自己都無法理喻的念頭，她目光現在的焦點却依據自己心中意念，落在每一個礦工的臉上。

這是一件很難令人相信的事，那些礦工的身體狀況，似乎都很好，不像是身染惡疾的樣子，雖然他們的神情缺乏蓬蓬勃勃的生氣，但也沒有沮喪之色。

程玉琪戴着指環的那隻玉手，左指右指，在人們眼前幌動着，這是她近來養成的壞習慣，故意把天星環顯示出來，讓別人注意，看看能不能因此發現什麼綫索。

當然，這種希望比大海撈針還渺茫。

找尋天星環原主人這事，本來就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她之那種到處顯示天星環的動作，不過是在渺茫之中多安一排綫渺茫的希望而已。

杜重生顯然是一個非常吃得開的人，他們進來之後，雖然沒有負責人出面特別接待他們，但到吃中飯的時候，却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走來向杜重生行禮，道：「杜爺，酒菜已經準備好了。」

用飯的地方，除了杜重生與程玉琪外，更沒有第三人打擾他們，送來的酒菜件件精美，實出意料之外，程玉琪忍不住問道：「這裏怎會有這樣精美的酒菜？」

杜重生笑道：「你也太小看這裏了，有了金子，什麼事做不到。」

程玉琪笑了一笑，沒有再問下去了，眼睛却是四處打量不止。

杜重生道：「你看什麼？有什麼需要，請不要客氣，吩咐好了。」

程玉琪道：「這裏的主人哩？小妹想謝謝他。」

杜重生道：「不用了，他忙，所以沒有來陪你，請不要見怪。」

程玉琪笑道：「吃了他，喝了他，結果還怪罪他，那還有良心麼！」

杜重生也笑道：「你是個好心的姑娘，我替你謝謝他就是。」

程玉琪站起身道：「那我們走吧。」

杜重生道：「休息一下再走吧，這時到輔助部去，太早了一點。」

程王琪搖了一搖頭道：「什麼地方都不去了，我要回去。」

杜重生一怔道：「高高興興的，爲什麼就要回去。」

程玉琪嬌嗔地輕跺蓮足道：「唉喲，要回去就是要回去，那有這麼多理由。」

沒有理由也就是理由。

杜重生搖頭笑道：「姑娘說得是。」

程玉琪隨在杜重生身後走出門口時，那請他們來的那年輕人，還站在門口躬身相送。程玉琪走過他身邊時，那個青年人好大的胆子，居然向她打了一個眼色，將一個小紙團塞到她手中。

程玉琪却向他微微一笑，她這一笑却沒逃過杜重生的眼光，當離開很遠之後，杜重生輕聲道：「你的眼光眞厲害。」

程玉琪莫明所指的一楞，道：「你說什麼？」

杜重生道：「你剛才不是向這礦場的負責人致謝了麼。」

程玉琪這才明白過來，敢情那年輕人就是這礦場的負責人。

程玉琪手中握着他送來的紙團，心中激起一陣波瀾和一連串的疑問號，他有什麼事呢……？

程儘管心潮激盪不已，不但神色不露，而且還故意一瞪秀目，道：「你說，你到底是什麼人，我就不相信一個小小的護法，有這麼大的威風。」

杜重生哈哈大笑道：「這一點你可看錯了，我實實在在只是一個護法。」

程玉琪迷惑地道：「這話很難叫人相信。」

杜重生道：「說穿了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因爲本護法正是主管這礦場的護法之一……。」

程玉琪莞爾一笑道：「我明白了，這叫不怕官，只怕管！」

杜重生送程玉琪回家之後，瀟洒的告辭去了，一點不叫人心煩。他爲了爭取美好的印象，處處表現他的風度。

程玉琪最急於做的事，就是瞭解那紙團的內容！

「姑娘，在下冒昧請求一晤，如蒙賜允，請在尊居門前十丈處用拳大石頭擺一『品』字形。」

如何來見她？什麼時候來見她？却是語焉不詳。

程玉琪不加攷慮的在門外擺了一個「品」字形。當她回到洞中時，那青年已在洞中等着她了。

程玉琪暗暗一皺眉頭，倒抽了一口氣冷氣，忖道：「這人的胆子好大呀！」

那青年人抱了一抱拳，道：「姑娘，請恕在下魯莽。」

程玉琪笑道：「你的胆子眞不小，貴姓？」

那人道：「在下李九如，姑娘請放心，一天中，這時候是最安全的時候。」

程玉琪道：「李兄有何賜教？」

李九如說道：「姑娘敢於接見在下，自亦非凡了，在下就開門見山，眞言請教了。」

程玉琪道：「那麼請吧！」

李九如道：「姑娘手上戴的可是天星玉指環？」

程玉琪興奮的道：「你認識這指環？」再沒有別的事情比她獲得玉指環的消息更高興了。

李九如道：「我見過這種指環。」

程玉琪可不知道另有一枚天星環，疑訝的道：「你在那裏見過這天星環？」

李九如道：「對不起，請姑娘先告訴在下，姑娘這天星環是那裏來的。」

程玉琪一笑道：「你很小心。」

李九如道：「請姑娘原諒。」

程玉琪道：「我這天星環是我丁大哥給我的，也從無意間得到的。」她對李九如一無所知，又在這種環境之下，謹愼是必然的措施。

李九如臉上微現失望之道，輕輕的「啊！」了一聲，一時之間，竟然不知如何發話了。

程玉琪道：「李兄，現在請你回答小妹的話了。」

李九如閃爍其詞地道：「那是在外時見到的，而且是很久的事了。」

程玉琪微微一笑，將天星環取下送到李九如手中道：「你仔細看看，會不會就是這一隻呢？」

李九如看了一下，交還程玉琪道：「在下看不出來，是不是這一枚。」

程玉琪道：「據你所知，天星環有多少枚？」

李九如道：「從前在下只知道普天之下只有一枚，如今姑娘手中又有一枚，應該說共有二枚了。」

程玉琪道：「這枚丁大哥無意中得來，會不會就是李兄你見過的那一枚呢？」

李九如道：「很有可能，所以在下前來向姑娘一問，既然丁總護法是無意中得來，想必也不知道原來所有人是誰了，在下只有敗興而回，就此告辭了。」急急一抱拳，人便舉步向洞外走去。

程玉琪叫了一聲，道：「李兄，請留步。」

李九如充耳不聞，舉步之間更是快速了。

忽然人影一幌，程玉琪又是後發先至，橫身擋住了洞口，含笑道：「李兄，我們的話還沒有談完啦！」

李九如想不到程玉琪的身形如此之快，先是大吃了一驚，接着一咬牙關，猛喝一聲，道：「讓開！」雙掌一翻而去，急襲程玉琪。

程玉琪不避不讓，舉起翠袖輕輕一拂，就把他那全力透出了的掌力引向一旁。

李九如掌力一斜，身子也站不住，隨着掌力向前撲去，一個收勢不住，雙掌便擊在洞壁上，只聽一聲悶聲，落下來一片石粉。

堅硬如鐵的山石，居然被他擊出二隻手印。

程玉琪輕讚一聲，道：「好掌力！」

李九如長嘆一聲，道：「掌力雖好，仍不是姑娘對手，在下……」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心裏有數，絕非程玉琪敵手，他想說，認敗服輸，可又顧慮到說出的話，如白染黑，如果程玉琪拿話一扣，他豈不自縛雙手，成了俎上魚肉，所以，他下面的話卻剎住不說了。

程玉琪伸手肅容，說道：「李兄，請吧！」

李九如憤然轉身，坐回座位上。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李兄甘冒殺身之險而來，不問個明明白白，就此回去，心裏甩得開麼？」

李九如道：「在下技不如人，甩不開又能怎樣。」

程玉琪道：「你縱能暫時逃出此地，你道小妹還會放過你麼？」

李九如瞪道：「你難道眞要逼人走險麼？」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我只想帮你解開你胸中的死結。」

李九如道：「我胸中根本沒有什麼死結。」

程玉琪道：「你不說，小妹替你說二句話如何？」

李九如冷冷「哼！」了一聲，表示了不屑一聽的强烈感情。

程玉琪含笑着道：「據我現在的瞭解，天星環應是有二枚，一枚在小妹手中，另一枚就在你手中。」

好大胆的假設。

李九如猛然跳了起來，道：「我沒有天星環。」

程玉琪道：「如果不在你手中，那一定在別人手中了，但在這裏應是不會錯的了。」

李九如的想法，與程玉琪完全不同，他認爲這是一種詭計，自己完全上了他們的當，冷笑一聲，道：「你們已經得到了這玉環，怎不會知道在誰手中，你們別想在我口中再知道些什麼？呸！做夢。」

程玉琪一笑道：「謝謝你，小妹要知道的已經够了。」

李九如一楞道：「我說了些什麼？」他不是糊塗，只因太激動了，話出如風，一時回味不過來。

程玉琪道：「你說另一枚天星環在另一個人手中。」

李九如愕然道：「你這玉環不是他手中的那一枚？」

程玉琪點了點頭道：「絕不是！」

李九如苦着一張臉，欲哭無淚的嘶聲叫道：「我該死，我該死！」

程玉琪長長吁了一氣道：「李兄，你不要難過，小妹不會出賣你。」

李九如迷惘的道：「你？」

程玉琪道：「老實告訴你，小妹這玉指環絕不是來歷不明。」

李九如道：「來自何人手中？」

程玉琪道：「小妹相信你，實話實說，它是來自半白書生黃乃今之手。」

李九如道：「姑娘把這指環戴在手上，四出顯露，想來必有所圖？」

程玉琪道：「不錯，正想找像你這樣的人。」

李九如道：「然後呢？」

程玉琪道：「這句話，我要暫緩回答你，現在你要先告訴我一件事。」

李九如道：「什麼事？」

程玉琪道：「你那朋友之擁有另外一枚天星環，是如何到手的？」

李九如道：「我……。」

程玉琪像是看透了他心事似的，笑口接道：「不要說不知道。」

李九如不服氣的道：「我就該一定知道？」

程玉琪說道：「你有一千個理由應該知道。」

李九如怔怔的望着程玉琪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程玉琪這種料事如神的智慧，他驚服之下，自不免問出這種話來。

程玉琪神秘的一笑，反問道：「你看呢？」

李九如道：「你太神秘了，令人難測高深。」

程玉琪道：「你回答我的問話之後，我一定不會叫你失望就是。」

李九如沉思了很久，輕輕的嘆息一聲，無可奈何的道：「看來你也不像什麼壞人，我就冒一次險吧。」

程玉琪道：「請。」

李九如道：「我那朋友的天星環乃是歷代祖傳之物……。」

一語未了，程玉琪已現出了興奮之身，截口道：「他姓什麼？」

李九如道：「這個你也要問？」

程玉琪道：「我們能不能成爲朋友，這一問大有關係。」

李九如咬了一咬嘴唇，以破釜沉舟的决心，道：「他姓歐陽！」

程玉琪眉開眼笑的道：「這就是了，他在那裏，我能不能見到他？」

李九如冷笑一聲，道：「我巳經說得不少了，姑娘總不能先問在下吧。」

程玉琪笑道：「你可知小妹就是爲了「找尋歐陽家人，才落到這裏來的麼？」

李九如道：「你找歐陽家做什麼？」

程玉琪道：「將這枚玉環還給他家，因爲這枚玉環原是歐陽家之物。」

李九如道：「你就爲了要將這玉環還給歐陽家，不借親身江湖歷險。」

程玉琪道：「小妹還有過承諾，小妹今生找不到歐陽家的人，後代子孫還要繼續的找哩。」

李九如道：「你這是爲了什麼呢？」

程玉琪道：「千金一諾。」

李九如道：「半白書生要你這樣做的嗎？」

程玉琪點頭道：「是的。」

李九如道：「半白書生是什麼人？」

程玉琪道：「你不知道他是誰？」

李九如道：「我要是知道，就不會問你了。」

程玉琪道：「你也跑過不少日子江湖吧。」

李九如道：「不久，因江湖經驗不足，才落到了這裏，我到這裏算來巳經有五年了。」

程玉琪道：「你可聽說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這五位當代高人。」

李九如道：「聽是聽說過，但瞭解不深。」

程玉琪說道：「半白書生就是其中之一。」

李九如恍然而悟道：「下儒。」

程玉琪道：「現在請告訴我，另外那枚玉環在那裏？可是就在這裏面？」

李九如道：「你怎會認爲他在這裏的呢？」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那他一定在這裏了，我要見見他，請你替我安排一下吧。」

程玉琪這份信心，和過人的判斷能力，使李九如大爲驚服，再加上這一詳談之後，他對程玉琪也有了一部份認識，知道她絕不是這裏的同夥人。

他雖然因爲工作努力，表現突出，爬到了管理人的位置，但對整個的前途來說，依然一片漆黑，毫無希望，難得現在出現了程玉琪，在他胸中點起了希望的火光，他知道這綫曙光的珍貴，生怕脫手溜去，因此顧不得過份小心，當下毅然決然的一點頭道：「好。」

程玉琪面色一正，道：「李兄，你相信小妹，小妹也給你一句話，我們一定會離開這裏。」

李九如道：「在下願憑差遣。」

程玉琪道：「當然少不了你的鼎力相助。」

李九如道：「在下這五年來也結識了不少心氣交投的朋友，他們都可以相助姑娘。」

程玉琪道：「這就更好，不過……」秀目微微一皺，接着道：「大家潛在身上的惡疾，得先找出一個萬全之策才好。」

李九如道：「有些事情。姑娘只怕還不知道。」

程玉琪道：「一些什麼事情，小妹正要深入瞭解，李兄說得越詳細越好。」

李九如道：「在下暗暗注意姑娘，姑娘似乎特別注意那些礦工的身體狀況，在下可是沒有說錯？」

程玉琪暗暗一驚，忖道：「幸好他沒有惡意，否則落到杜重生眼中，可就叫人不能安心了，以後更要特別小心才是。」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謝謝你的示警，你一點沒看錯。」

李九如道：「你可是懷疑他們爲什麼沒有病狀？」

程玉琪道：「他們有些年紀巳經很大了，身體還是那樣健朗，使人不能不覺得奇怪。」

李九如道：「他們經驗豐富，是煉金方面最有價值的人，所以他們有特製的藥物服用。」

「你呢？」

李九如道：「我也有，每月一次，服藥之後，做起事來，倍覺輕鬆愉快……我暗中還試驗過二三個月都不服用他們的藥物，你說結果如何？」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你想考我。」

李九如道：「不敢，姑娘胸中一定有着某一種想法。」

程玉琪暗暗忖道：「這李九如不但有心，而且也非常精明，眞是一個絕好的助手……」構思有頃，道：「應該是除了精神稍差以外，不會有顯著的反應。」

李九如驚服的道：「姑娘說對了，你說這裏面是不是大有文章。」

程玉琪道：「照你的看法呢？」

李九如道：「一定有文章，不過在下愚昧，想不出來吧了。」

程玉琪道：「你手下工人，普通在什麼情形之下才會發病死去？」

李九如說道：「一般有二種情形，一是，不服使用之人，一是不能够再工作的人。」

程玉琪道：「所以大家馴如家犬，努力的工作。」

李九如道：「正是這樣。」

程玉琪道：「這種情形，說明了一點事實，他們巳經能够完全控制痳瘋病毒，能麼？」

李九如搖了一搖頭，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

程玉琪道：「我一來，心中就有一點懷疑……」

李九如道：「懷疑什麼？」

程玉琪一笑道：「現在我還沒有想透，說來徒亂人意，不說也吧！」

忽然，話題一轉道：「你什麼時候可以替我安排好？去見那位歐陽先生。」

李九如道：「她不是先生，是一位姑娘。」

程玉琪「啊！」了一聲，笑道：「我明白了。」

李九如也明白了程玉琪的意思，當時面色一紅道：「我們只是朋友。」

程玉琪道：「心心相印的朋友。」

李九如嘆了一口氣，道：「是我害了她。」

程玉琪道：「她在輔助部？」

李九如點了一點頭，道：「我們很不容易見面，所以……」

程玉琪道：「我自已去找她好了，你給我一件信物，好叫她相信我。」

李九如道：「我沒有什麼信物，我的乳名叫三郎，你提起我的乳名，她就會相信你。」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你停留的時間不少了，可以走了。」

李九如匆匆的走了。

偉大抱負　逃避壓迫

殺人王丁一丁一天一晚沒有回來。

第二天一早，杜重生就來了，見面就笑道：「程姑娘，有個好消息告訴你。」

程玉琪沒好氣的說道：「什麼好消息，我丁大哥昨晚沒有回來哩，他到那裏去了。」

杜重生道：「我帶來的就是他的好消息。」

程玉琪蹙起雙眉道：「別賣關子了，說吧。」

杜重生道：「他明天就要當新郎官了，所以忙着沒有回來。」

程玉琪暗罵了一聲：「糊塗蛋，怎樣這樣沒有機心。」她心中罵着，臉上却也高興的笑了起來，道：「這可好了，小妹也不必再替他操心了。」

杜重生打趣道：「女孩子不找個操心的目標，閑得慣麼？」

程玉琪一揚蠓首，道：「我就是閑得慣。」

杜重生道：「你丁大哥自己有了家，你的生活只怕也不方便了。」

程玉琪瞞了杜重生一眼，道：「不方便又能怎樣？」

杜重生笑道：「在下倒有個主意。」

程玉琪嫣然笑道：「你的鬼主意，我不要聽。」

杜重生笑道：「看來你是誠心和我嘔氣。」

殺人王丁一丁要和別人結婚的消息，當然叫人聽了有點自傷身世，這是自然不過的反應，程玉琪的這種態度，更是自然中的自然。

小小的爭執，更增情趣，杜重生私生大悅。要知，能成爲她嘔氣的對象，已是在她心目中很有份量的人物了。

程玉琪說道：「誠心要和你嘔氣又怎樣！」

杜重生道：「我能怎樣，只有自認倒霉了。」

程玉琪忽然站起來道：「走吧。」

杜重生一怔，道：「去那裏？」

程玉琪道：「你不是來陪我去看輔助部。」

杜重生順着她意思道：「是，是！」

程玉琪道：「是就走呀！你還要等什麼？」

她好像吞了三斤火藥，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充滿了火藥氣味。

倆人在路上走了一程，程玉琪的心情漸漸平息下來，忽然輕輕的道：「你的脾氣倒是很不錯。」

杜重生吁了一口氣，道：「總算暴風雨過去了。」

程玉琪一笑道：「委曲你了。」

杜重生道：「我沒有什麼，只要你心裏舒坦了，就好了。」

程玉琪輕嘆一聲道：「丁大哥能成家立業，本來是一件天下的好事，可是想起我們相依爲命的情誼，心裏總不免有點難過和頓失憑藉之感。」

杜重生說道：「我懂得你的心情，其實……。」

程玉琪一甩頭笑道：「好了，別談他了，我有了我自己的主意。」

杜重生道：「什麼主意，在下可得所聞。」

程玉琪道：「不能……但，有件小小的事情，你得替我辦到。」

杜重生笑道：「你這算是什麼道理，做事有我的份，挨罵也有我的份，就不把我當朋友。」

程玉琪道：「沒有道理，你愛帮不帮，隨你的便。」臉色又變了。

杜重生道：「帮帮帮！誰叫我……」

程玉琪一揚蛾眉道：「你什麼？」

杜重生笑道：「我……我骨頭輕……哈哈，哈哈！」「我喜歡」你這三個字，他見機的嚥回去了。

程玉琪含笑罵道：「貧嘴。」

杜重生道：「你要我帮你什麼忙？」

程玉琪說道：「我覺得我不便再和丁大哥住在一起了，我們本來就沒有親屬關係。」

杜重生道：「你說得也是。」

程玉琪又說道：「我要一處自己的住所。」

杜重生道：「丁總護法另有新房，你現在的住所，就是你自己的了。」

程玉琪說道：「我還要一個陪伴我的人。」

杜重生一笑，道：「是男的？還是女的？」

程玉琪道：「當然是女的，等會我們到了輔助部，挑選一個人回來陪我。」

杜重生微一猶豫道：「這……」

程玉琪眉峯一皺，臉現不愉之色道：「這也有困難？」

杜重生忙道：「沒有困難，沒有困難，我替你辦到就是。」

程玉琪眼角生風的望了杜重生一眼，然後輕輕的道：「謝謝你。」

輔助部有大片房子，外面圍了一牆二三丈高的圍牆，裏面約有二十個多個女人，分別做着各式各樣的事情，大家忙忙碌碌，沒有一個閑散的人。

程玉琪到了輔助部，就像是到了蜜蜂巢，目不暇給。

程玉琪笑道：「他們在忙些什麼？」

杜重生道：「礦塲的人專管挖礦，除了挖礦以外的事，都由這裏支援，包括，做飯，做衣服，修理挖礦工具，和種種零零星星的事情。」

程玉琪伸伸一下舌頭道：「這樣多的事情，她們做得了麼？」

杜重生道：「這裏無法隨意增添人手，大家只有辛苦一點了。」

程玉琪儘量和她們接近，也儘量的顯示她手指上的玉環，希望那位歐陽姑娘能够看到她。

到處看了半天，半點反應都沒有。

杜重生陪着她走來走去，不耐煩的問道：「找到了你要的人沒有？」

程玉琪道：「我不能隨隨便便找一個人，首先我要看得順眼，如果連眼都看不順，將來只有嘔氣，豈不自找麻煩。」

杜重生道：「這麼多人，你就沒有一個看得順眼的麼？」

程玉琪道：「沒有，你是不是有事，你請便吧。」

杜重生道：「我要走了，你就是找到了人，你也帶不走。」

程玉琪道：「我是一個很固執的人，絕不隨便將就。」

杜重生道：「我看出來了，一個最實在的人，將來也是最忠實的伴侶，不知將來誰有這份福氣。」

程玉琪斜眼一笑，道：「你說哩？」

杜重生總是發話挑逗她，她就像是一條小泥鰍，滑不溜手，若即若離，若遠若近，叫人好生難過。

杜重生道：「我只希望，我將來能有那份光榮。」

程玉琪抿嘴微笑着把頭扭開了，沒有答他的話。

可是程玉琪這一扭頭，却有一個人把她的視綫吸住了，就在她身前不遠之處，有一個大姑娘，怔怔的望着她。像是失了神。

那個姑娘長的樣子倒也不惡，皮膚黑黑的，嘴眼的位置都非常均勻，只是，有一點叫人看了誰也必會皺眉頭。

原來，她鼻子下面老是吊着二道鼻涕，一伸一縮的叫人見了便覺惡心。

程玉琪看得出來，她發直的目光，正是盯在她手上的天星環上。

能這樣注意天星環的人，只有她——歐陽姑娘！她，就是歐陽姑娘，程玉琪心中不免懷疑起來。

杜重生也注意到程玉琪的神情，忍不住笑道：「你順眼的人，不會是她吧？」

程玉琪皺着眉頭道：「這大的姑娘，挽着兩條鼻涕，這倒少見得很。」

杜重生道：「她呀，多少年來就是這個樣子，所以誰都不願和她在一起，不過她做事倒是又賣力又勤勞。」

程玉琪仰面望着杜重生道：「你怎樣知道得這樣清楚？」

杜重生笑道：「她的兩條鼻涕的名氣可大得很哩，誰人不知，誰人不吭。」

程玉琪道：「我想和她談一談。」

杜重生說道：「算了吧，你準會後悔的。」

程玉琪笑道：「如果談得滿意，我絕不會後悔。」

她舉步走了過去，杜重生沒有跟過去，正合了程玉琪的心意。

那女子見程玉琪去了過來，突然現出不安之色，欲待掉頭而去之際，程玉琪已經橫身擋住她去路，轉呼一聲，道：「姑娘，可是姓歐陽？」

那姑娘想去已經走不開了，程玉琪口中的「歐陽」二字，顯然給了她某種力量，使她改變了主意停了下來，只是她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程玉琪這時所用蟻語心聲，傳音道：「三郎要你相信我，你如果信得過我，你就點一點頭吧。」

歐陽姑娘驚訝的點了點頭。

程玉琪微微一笑，放大聲音道：「姑娘，你叫什麼名字？」

歐陽姑娘道：「小芬，歐陽小芬。」

程玉琪道：「你現在做什麼事情？」

歐陽小芬道：「我在廚房燒火。」

程玉琪道：「你會不會做飯燒菜？」

歐陽小芬道：「會會會！我什麼都會做。」

「你不是胡吹的吧！」杜重生忍不住，還是走去過來了。

歐陽小芬見杜重生走了過來，惶悚的望着程玉琪，不知如何是好。

程玉琪道：「杜兄，小妹要帶她回去，可以麼？」

杜重生笑道：「當然可以，我眞不明白，這裏乾淨伶俐的人多的是，你怎會看上她？」

程玉琪道：「我想沒有必要再解說一次了吧。」

是的，她已經說過了，只要她看得順眼就行，這就是她的理由。

杜重生笑道：「我知道，那你們談談，我替你辦手續去。」

程玉琪用「謝謝」兩字，送走了杜重生，然後，拉着歐陽小芬走向牆邊一塊石頭上坐下，道：「我要把你帶離這裏，你可願意？」

歐陽小芬道：「去那裏？」

程玉琪說道：「到我的住所，替我作伴。」

歐陽小芬忽然一搖頭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程玉琪道：「現在是客人，將來是什麼人，那就很難說了。」

歐陽小芬眨着眼睛道：「你如何認識三郎的？」

程玉琪一笑道：「你要問的話，一定很多，現在你要問也問不完，我要答也答不清楚，你只要知道你三郎哥哥相信我，就行了。」

歐陽小芬沉思了片刻道：「我也相信你，只是我不能跟你去。」

這次輪到程玉琪吃驚了，微微一怔道：「爲什麼？」

歐陽小芬平平淡淡的道：「這裏少不了我。」

程玉琪雙目凝光，注視着歐陽小芬，道：「你……」

歐陽小芬道：「你要用人，我可以替你另外介紹一個。」

程玉琪本想追問她的理由，話到口邊，忽然，把話嚥了回去，點點了一點頭，道：「好吧！你介紹誰？」

歐陽小芬注目四顧，目光落在一個體形高大的中年婦人身上，向那婦人招了一招手，那婦人快步走了過來，輕輕的叫了一聲：「姑娘，有何吩咐？」

看她那神情態度，顯然對歐陽小芬有着某種程度的尊敬，這是令人難以像想的事。

程玉琪却沒有多想，只微微的笑了一笑。

歐陽小芬道：「這位姑娘要找一個做伴的人，你去帮她幾天吧。」

那婦人毫不考慮的點點頭，說道：「是。」

程玉琪道：「歐陽姑娘，可是我有很多話要和你深談，將來有機會麼？」

歐陽小芬道：「我們以後再說吧！她叫莫大嫂，你可以相信她，我走了。」

歐陽小芬走後不久，杜重生和一個婦人走了過來，這位婦人趙大娘，是這裏的負責人。

杜重生四下打量了一遍，道：「她人呢？」

程玉琪道：「我打發走了，我換一個人可不可以？」

趙大娘道：「你要換她？可是她不大會做細活啊！」

程玉琪道：「不要緊，我主要是找一個伴。」

趙大娘打趣道：「找伴該找一個男人呀！」

程玉琪橫了杜重生一眼，含笑而已！

杜重生道：「我們就把她帶走了。」

趙大娘道：「好，你帶去吧。」

程玉琪問莫大嫂道：「你還有什麼東西要帶的？」

趙大娘道：「她吃在嘴裏，穿在身上，那還有什麼東西，你們走吧！」

杜重生把程玉琪他們送到洞前，笑道：「還有什麼需要在下效勞？」

程玉琪道：「一客不煩二主，你給我們送幾套換洗衣服來吧。」

杜重生「啊！」了一聲，道：「是！是！該打！我早就該想到這些事的……。」笑着轉身走了。

莫大嫂是一個木訥遲鈍的人，說什麼做什麼，不知道辛勞，也不知道抱怨，就像一條忠誠的牛，只知道幹活。

程玉琪相處了四五天，不但無法從莫大嫂身上交換心意簡直談話都談不進去。

殺人王丁一丁一直沒有回來過，程玉琪問了杜重生好幾次，杜重生只笑着說：「他現在是只羡鴛鴦不羡仙，連自己姓氏都忘了，咱們不要打擾他吧，過幾天，他就會回來看你的。」

殺人王丁一丁的行爲大出人意料之外了，程玉琪只有苦笑着一嘆。

一天，半夜過後，莫大嫂忽然叫程玉琪道：「姑娘，有人來看你了。」

聽莫大嫂的語氣，好像是她不認識的人，這會是誰呢？難道是殺人王丁一丁回來了。

莫大嫂叫程玉琪後，就自動退出去了，結果進來的竟是歐陽小芬。

歐陽小芬的來到，與其說是意外，不如說是神秘，神秘到叫你未見到面前，想不到會是她。

程玉琪開始意識到這位歐陽小芬小姐似乎比李九如又高明了一等，不由得程玉琪不重新估計歐陽小芬一番。

歐陽小芬就站在程玉琪床前，事實上程玉琪剛從床上坐起來，雙脚還沒有落地哩！

歐陽小芬笑着按住程玉琪道：「冒昧前來打擾，您就請不要起來了吧。」

她說話之際，右手已暗暗發出一股勁力，壓住程玉琪身子。

程玉琪既不願顯露自己的功力，也不願改變歐陽小芬的主意，笑了一笑道：「那麼小妹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歐陽小芬自己也就在床沿上坐了下來道：「程姑娘，你今年貴庚多少了？」

程玉琪暗忖道：「奇怪？一見面就問年齡，太那個了。」口中却也實實在在的道：「小妹今年虛度二十一歲了。」

歐陽小芬一笑道：「我今年廿五歲，比你大了四歲，請恕我無禮，要叫你一聲妹子了。」

程玉琪暗暗「啊！」了一聲，忖道：「原來，她在處處爭取主動。」微微一笑道：「理當如此，歐陽大姐。」他倒很隨和，先叫了一聲大姐。

歐陽小芬道：「程小妹，我們長話短說，作一次表明好不好？」

程玉琪一笑道：「爽快，小妹這一個贊成。」

歐陽小芬道：「首先請你告訴我，你是誠心找來的呢？還是無心碰來的？」

程玉琪道：「無心。」

歐陽小芬道：「你一個姑娘家怎會碰到這種地方來？」這句話問得有點不大禮貌。

程玉琪不介意的笑了一笑，道：「找你！」

歐陽小芬一怔道：「找我？你早就知道我？」

程玉琪道：「不知道。」

歐陽小芬是一個好强的女孩子，可是，她却無法比過程玉琪的才智，程玉琪只隨隨便便二句話，就把歐陽小芬苦心經營的主動權移轉過來。

歐陽小芬大奇道：「你要找我，你又不知道我，這就叫人越聽越糊塗了。」

程玉琪微微一笑，揚起手上天星玉環道：「你可認識這個？」

歐陽小芬點了一點頭，道：「我也有一隻。」

程玉琪說道：「我爲了找尋這枚天星環的原主人，在江湖上已經找了將近一年了。」

歐陽小芬道：「你認爲我就是這天環的原主人？」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到目前爲止，小妹只能這樣看。」

歐陽小芬道：「目前？」

程玉琪道：「小妹還要查證。」

歐陽小芬道：「然後呢？」

程玉琪道：「物歸原主，小妹也就了却心上一個大願。」

歐陽小芬微微一笑，道：「不用查證了。」

程玉琪聽的「啊！」了一聲，那意思是說，你要我立刻承認你就是得主，沒有那麼如意了吧。

誰知歐陽小芬搶着說出的話，完全不是程玉琪想像中那回事，只見歐陽小芬搖了搖頭，道：「可惜，我不是原主人。」

程玉琪又「啊！」了一聲，她這次的神情態度，與剛才完全不同了，她再也輕鬆不起來，因爲剛到的一綫希望，又成了泡影。

歐陽小芬接着又道：「我，我也是承命找尋天星環原主人，才行走江湖，誤入此地的。」

程玉琪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至少我們同病相憐，志同道合的伙伴了。」

歐陽小芬默默的陪着程玉琪嘆一聲，久久之後，忽然道：「大妹子，我們商量一件事好不好？」

程玉琪臉上現出一道苦澀的笑紋，點一點頭。

歐陽小芬道：「我助你離開這裏，你帮我將這天星環交給原主人，好不好？」說着，同時也取出了深藏懷中的天星環。

程玉琪未置可否，却伸手摸住了歐陽小芬遞過來的天星環，和自己手指上的天星環，仔細地比較起來。

兩枚天星環併在一起，大小色澤，形式花紋，無不完全一樣，如果混在一起之後，就分不出那一個是誰的了。

程玉琪看了一陣，把天星環交還給歐陽小芬，說道：「你眞能够助我離開這裏麼？」

歐陽小芬肯定的道：「能！」

程玉琪一笑道：「那你自己爲什麼不走？」

歐陽小芬道：「你不來，我也許會走，但是，現在我不想走了。」

程玉琪道：「爲什麼？」

歐陽小芬道：「我不能够丟下他們不管。」

程玉琪暗暗肅然起敬，笑了一笑，道：「你管得了大家的事？」

歐陽小芬道：「管不管得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主要的是總要有人去管。」

程玉琪道：「對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付託。」

歐陽小芬大感意外地一怔道：「這種順水人情你都不做。又不增加你格外的負担。」

程玉琪道：「一個人找，那有兩個人分頭去找的好。」

歐陽小芬道：「可是我放不開這裏的事呀。」

程玉琪道：「難道這裏的事就少不了你？」

歐陽小芬道：「的確少不了我。」

程玉琪恍然而悟地道：「你是這裏的頭兒？」

歐陽小芬含笑道：「頭兒談不上，大家的抬愛，還相信我吧了。」

程玉琪道：「你的目的是？」

歐陽小芬道：「帮助大家重見天日，再獲自由。」

程玉琪道：「偉大的抱負。」

歐陽小芬笑了一笑道：「怎麼樣？答應了我的請求吧！」

程玉琪搖一搖頭道：「不！我也不想走。」

歐陽小芬一笑道：「留下來的結菓，也許只有死亡。」

程玉琪說道：「我的看法正好與你相反，我們的結果絕不是死亡，而是重見天日。」

歐陽小芬道：「我聽說你有一個同伴，過去是天下有名的殺人王。」

程玉琪道：「他的殺人手法，還是和從前一樣凌厲。」

歐陽小芬道：「樹大招風，他已經不可恃了。」

程玉琪道：「我相信他的忠誠。」

歐陽小芬道：「可是他泥菩薩過海，自身保不住自己了。」

程玉琪悚然道：「他怎樣了？」

歐陽小芬道：「聽說他被送到無心殿去了。」

程玉琪道：「無心殿是什地方？」

歐陽小芬道：「那是一處很神徑的地方，凡是到過那裏的人，就不會具有心肝，成了他們的死黨。」

程玉琪道：「你去過沒有？」

歐陽小芬道：「我要去過，就不會再和他們作對了。」

程玉琪問道：「那麼李九如去過了沒有？」

歐陽小芬搖了搖頭道：「也沒有。」

程玉琪道：「那他怎會當上礦塲負責人的？」

歐陽小芬道：「他表現忠誠努力，自然無需多此一擧，據我這多年來調查所知，能到無心殿去的人並不多，本身功力沒有相當火候的人，他們也不願在他身上多花心血。」

程玉琪道：「那是說，一登龍門，身價百倍了。」

歐陽小芬冷冷的笑了一聲，道：「身價是百倍了，可也就變得六親不認了，別看你那殺人王情誼非凡，將來出賣你的一定就是他。」語氣說得非常肯定、簡直把他們看得透澈極了。

程玉琪不以爲然地道：「他們就這樣壞嗎？聽說他們爲了大家的醫藥費，非這樣羣策羣力不可。」

歐陽小芬「哼！」了一聲，道：「他們拿出了萬分之一沒有？還不是欺壓大家的血汗，塡飽自己的私囊。」

程玉琪道：「聽說他們支付的醫藥費用大極了。」

歐陽小芬呵呵笑道：「大極了天知道，他們能把我們一月作得的工資，作爲一年的醫藥費，那就誰都要歌功頌德了。」

程玉琪又問道：「現在，你們的報酬是？……」

歐陽小芬道：「什麼也沒有，除了吃飯以外，就是每天無盡無休的工作！工作！一直做到體力耗盡，病發爲止。」

程玉琪嘆息一聲，道：「這太可悲了。小芬姊，你們將來的打算如何，我也參加一份好嗎？」

歐陽小芬道：「我們要趕跑他們，我們要自己救自己，把賺來的錢，眞正的用在病人身上，尤其病發了的人，更要有妥善的照顧。」

程玉琪讚聲道：「好！好！好！偉大的抱負，小妹眞要參加一份了。」

歐陽小芬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只是目前我們還沒有完全反抗的力量。」

程玉琪道：「他們有幾個人，我們這麼多人，怕他們做什麼？團結起來，不就是力量了嗎？」

歐陽小芬道：「我們雖然人多，但也不是人人同心，有些人胆小怕事，有些人苟且偷生，最主要的是我們缺少捨身賣命的勇士，沒有拚鬥的力量。」

程玉琪道：「現在你們有多少能拚鬥的勇士呢？」

歐陽小芬伸出二根手指頭，笑了一笑道：「二個，李大哥和我。」

程玉琪一怔道：「就只你們倆人，你剛才不是說有很多人麼？」

歐陽小芬又是一嘆道：「人數雖多，那都是做工的人，沒有眞正有武功的人，眞正有武功的人，一來就被他們想法子弄走了，你那同伴殺人王不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你們倆人是因爲深藏不露，才沒被他們發現留了下來。」

歐陽小芬道：「說來也是運氣，因爲當時，我正好有病，李大哥爲了我，只有裝孫子，這樣倒瞞住了我們的身份，他們這裏厲害也就厲害在這一點，根本就不用眞正有武功的人，眞正有武功的人，不是被他們收爲心腹死士，就一來就被他們除去了。所以，大家想反抗也反抗不起來，小妹，你的身手不錯吧！你等着看吧！殺人王被收服了後，接着就是你了。」

程玉琪一笑道：「我知道，他們現在就在我身上動腦筋。」

歐陽小芬伸手握着程玉琪的手，道：「聽我的，你帶着我的天星環離開這裏吧，目前，我們雖然沒有反抗的力量，但送你逃出去的力量還是有，你犯不着在這裏浪費時光，同時，你帶走了天星環，我也了了一身負担，可以和他們放手一鬥。」

程玉琪搖了一搖道：「不，要走一同走，要不走大家都不走。」

歐陽小芬惱怒的道：「你怎麼這樣不通情理呢？」

程玉琪一笑道：「你別看不起小妹，要沒有小妹，你永無成功之一日，你信不信？」

歐陽小芬嗤鼻一笑道：「你除了臉蛋兒長得美外，將來只是禍害，遲早還不要倒在杜重生懷裏去。」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臉色忽然一厲，又道：「小妹子，把你的天星環交給我，我替你辦這件事了。」

程玉琪一眨明眸道：「你想殺我！」

歐陽小芬道：「我剛才和你說了不少話，不殺你豈不害了大家，妹子，你可不要怪我心狠啊！」

她眞說得出做得到，話聲未了，右手一掌，直落而下，擊向程玉琪胸口。

程玉琪右手一拉，五指一搓一扣，便扣住了歐陽小芬腕脈，臉上還有帶着笑容道：「小芬姊，有話好說。」

歐陽小芬猛然吸氣一掙，但程玉琪五根指頭就像是五道鐵箍，箍在她腕脈上，任她用盡了吃奶的氣力，也休想掙脫得出來。

程玉琪並沒有截斷她的眞元內力，任她盡力施爲，這才是眞工夫的表現，不因手法靈巧佔了上風，而不給歐陽小芬使勁的機會。

歐陽小芬掙扎了一陣，知道絕無機會，長嘆了一聲，道：「想不到你比我想像中更是厲害。」

程玉琪鬆開五指笑了一笑，道：「你眞糟塌了天星環的神奇妙用了。」

歐陽小芬一怔道：「它有什麼神奇妙用？」

程玉琪道：「天星環對練武的人，有調和龍虎，驅除邪魔之功，練功時把它戴在手上，最易達到天人交合的至境，而用功再速，也無走火入魔之慮。」

歐陽小芬張大眼睛又驚又疑道：「有這大的好處，我却一點都不知道，我平時只是把它好好的藏起，只怕被人謀去。」

程玉琪微笑道：「小芬姊，小妹說句不怕你見氣的話，你目前的功力，在江湖上最多算得上二流，一個杜重生你就招架不住，何況他們的護法有十幾人之多。」

歐陽小芬紅着臉道：「這幾年來，我也暗中訓練了不少人手，可惜他們都不是練武的材料，沒有太高的成就。」

程玉琪道：「所以，我要留下來，你現在還願不願意？」

歐陽小芬嘆了一口氣，道：「你當然是最好的帮手，可是，他們是不會放過你的。」

程玉琪道：「我們可以採用速戰速決的手段。」

歐陽小芬猶豫疑惑的道：「就我們三人，成麼？」

程玉琪道：「小芬姊，你已經下過一番心血，這裏的情形是不是完全都弄清楚了？」

歐陽小芬點頭道：「到處都有我們的人，他們的情形，我瞭如指掌。」

程玉琪道：「在必要的時候，他們能不能暗中相助？」

歐陽小芬謹愼的問道：「你要他們暗中如何相助？」

程玉琪道：「預示虛實，帮我進退有據，就行了。」

歐陽小芬說道：「這一點絕對可以做得到。」

程玉琪道：「小芬姊，你回去準備一下，明天晚上我就採取行動。」

歐陽小芬愕然道：「你明天晚上就要動手？」

程玉琪說道：「明天我只是開始行動，沒有把握的話我絕不會驚動他們，你放心吧。」

歐陽小芬憂心忡忡的道：「我知道你功力很高，可是你到底只有一個人呀！」

程玉琪道：「就是因爲人手不足，所以，我要快速進行，免得殺人王又被他們利用了。」

歐陽小芬道：「據我所知，一個人進入『無心殿』之後，要經過七七四十九天的施法，才會失去本性，如能在四十五天之內把他們救出來，就不要緊了。」

程玉琪又和歐陽小芬細語交談了半天，然後歐陽小芬才高高興興的走了。

有了歐陽小芬提供的內情，程玉琪心裏篤定，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安心的入了夢。

程玉琪不是一個魯莽的人，也不是一個畏首畏尾的人，現在有了足夠的瞭解，她就沒有什麼可顧慮的了。

這一覺睡得又香又甜，好舒服啊！

程玉琪帶着未盡的微笑，睜開了一雙秀目……

眼前人影幌動，但那只是一個背影，他正轉身欲待走出去……

程玉琪暗暗一皺眉頭，舒泰的心境，頓時抹上了一個陰影。

他是杜重生，他這樣早來，不會沒有

原因的……？

杜重生忽然轉身走了回來，程玉琪忙的又把雙目閉上，裝做未醒的樣子。

杜重生這次走了回來，顯然心中興起了某種主意，程玉琪只覺得一股男人氣息迎面壓到……

程玉琪心頭一惡，甩頭一讓，人也翻身坐了起來，喝聲道：「你要幹什麼？」

杜重生沒想到程玉琪這一着，當下楞了一下，然後才訕訕的道：「我……我……只……只是……。」

程玉琪清逸的氣質，使杜重生產生了誠摯的愛慕之心，因此狠不下心來，將錯就錯，蠻幹下去。

程玉琪見杜重心這種神情，料知他顧忌甚多，也就把心頭那股怒氣壓了下去，斜眼一嘆，道：「你……你……就是這樣討厭。」

不是責備，只是微微的怒惱，這種輕嗔薄怒，正是情人眼裏的最大享受，杜重生痴痴的望着程玉琪紅着半張臉，囁嚅地道：「程姑娘，我只是想叫醒你，有要事相告。」

程玉琪淡淡的道：「有什麼要緊的大事，吃，喝，等死而已。」

杜重生道：「眞是有要事，快穿好衣服，我在外面等你。」

這人很懂得女孩子的心理，不待程玉琪逐客，自己識趣的跑出去了。

女孩子換衣服，總有許多不願男孩子入目的顧忌，尤其不到某種程度的男孩子最易引起女孩子反感。

程玉琪換好衣服，走出來，杜重生拉着程玉琪道：「走，有點麻煩了。」拖着程玉琪出洞急行。

程玉琪出洞的時候，向莫大嫂使了一個眼色，有備無患，這是程玉琪唯一能做的了。

出洞不遠，程玉琪輕輕甩開杜重生的手，道：「杜大哥，到底有什麼事，這樣神裏神經的？」

杜重生說道：「你丁大哥有了危險，快去救他，不然就來不及了。」他放開了程玉琪的手，脚下速度不減，仍然快步而行。

程玉琪却反而停身不前，冷笑一聲道：「少唬人，我不吃這一套。」

杜重生回身頓足道：「我的姑奶奶，我說的是眞話！快走吧。」很着急的樣子，把姑奶奶都叫出來了。

程玉琪道：「你分明是在騙人，他就是有什麼危險，我能救得了他麼？」

杜重生道：「你當然救得了他，不然也不會來找你了。」

程玉琪輕「哼！」一聲道：「就有什麼危險，也是你們造成的，你們既然把他置於險地，會誠心要我去救他麼？別把我當成小孩子了。」

杜重生「唉！」聲，道：「你要我怎樣說哩！」

程玉琪道：「把實情說出來，讓我自己判斷。」

杜重生搖了一搖頭道：「你眞沉得住氣。」

程玉琪輕嘆一聲道：「不是我沉得住氣，而是我上當上得太多了。何況，丁一丁對我並沒有重要到不顧自己的地步。」

杜重生無可奈何地道：「事情是這樣的，谷主爲了要加强丁一丁的功力，傳授了他一種絕傳奇功，他愛好心切，操之過急，不愼岔了氣，如果不趕快救治，就要走火入魔了。」

程玉琪攤手一笑，道：「你們可把我看得太高了，我有什麼本事救他。」

杜重生微微一笑道：「你當然能够救他！」

程玉琪現在已是任督兩脈皆通的絕世高手，自己說沒有那種能力，那是藏拙，可是這話出在杜重生口中，程玉琪不由得不暗暗吃了一驚，難道自己的能耐已經被他們看出來了？他們是怎樣看出來的呢？不說別人不知道她的深淺，就殺人王丁一丁也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程玉琪暗暗吃驚，目光也隨之一怔，沒有說什麼了。

杜重生笑了一笑，又道：「你也許沒有那種本事，但你身上有一枚『天星玉環』啊！」

程玉琪暗暗吁了一口氣，明知故問的道：「那『天星環』有用麼？」

杜重生道：「當然有用，否則谷主也不會叫我來請你了。」

程玉琪笑道：「那麼請走吧！」

杜重生領着程玉琪走進一片亂石堆中，然後穿過一條很長的山洞，走出山洞，程玉琪的眼睛也隨之一亮，這裏原來別有天地，眼前一片翠綠青葱，景色如畫。

樹影扶疏中，現出不少紅樓屋角，與前面的惡山苦水比起來，何異天壤之別。

程玉琪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好

美的地方！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杜重生笑笑地道：「沒有谷主的允許，是不能隨便告訴人的，你可知道，這裏是個特殊的地方。」
程玉琪道：「如何特殊法？」
杜重生道：「凡是人生享受得到的，這裏應有盡有，所以，這裏是本谷的絕對秘密，能夠進入這裏的人，才眞是本谷的核心份子。」
程玉琪笑道：「我也能算是核心份子麼？」
杜重生道：「你一進入此地，就是核心份子了。」
程玉琪調皮地道：「如果我不想做這裏核心份子呢？」
杜重生正式道：「我勸你最好不要有這種想法，來了這裏，可由不得你了，否則……。」
程玉琪接口道：「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杜重生一笑道：「你眞聰明。」
程玉琪仰了一個鬼臉，不再說話了。
三轉二轉之間，來到一座樓閣之前，未曾進入樓閣之前，程玉琪已感到有一股壓力，壓向自己，使自己通身不舒服。
程家堡在當今武林之中，已是相當有名量的地方，家中的享用，也有相當的水準，普通富貴人家，眞還遠遠的比不上。
可是，程玉琪只是到這樓閣之前，已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原來，那樓閣之前，有一道台階，你道那台階是什麼做的？敢情，全是光彩奪目的碧玉做的！眞材實料的碧玉台階，一點也不假。
程玉琪不但自己家中富有，平日更愛博覽羣書，見識之廣已是高人一等，就她記憶之中，她就沒聽說過有用眞材實料做成的碧玉台階，就富有四海的皇帝老子住的皇宮，也沒有這樣窮奢極慾的享受。
程玉琪舉脚踏在台階上，又退了下來道：「就這樣踩上去麼？」
杜重生笑道：「你是怕踩塌了這台階麼？」
程玉琪道：「我看，這好像是碧玉做的。」
杜重生道：「不是好像，而是實實在在的碧玉。」
程玉琪不勝其惋惜的道：「這樣踩來踩去，不怕把碧玉踩壞了。」
杜重生哈哈大笑，道：「這算什麼，別小氣了，進去吧。」
進入樓閣，裏面的那些陳設那就不用說了，程玉琪但覺眼花撩亂，滿眼盡是珠光寶氣，把整個大廳完全包沒了。
程玉琪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先定住了心神，四週打量了片刻，忽然搖搖頭道：「可惜，可惜！太可惜了。」
杜重生笑道：「可惜不是你的，是不是？」
程玉琪道：「要是我的，我就把這裏用一把火燒了。」
杜重生一怔，道：「你仔細看看，那是些什麼東西！」
程玉琪一笑道：「我知道，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是價值連城的東西，可是放在這裏，鼻子眼睛擠在一堆，可就不大好看了，你坐在這種大廳裏，會覺得舒服麼？」
杜重生道：「這個……我倒沒有什麼感覺。」
程玉琪嗤笑一聲，道：「我給你用黃金做件衣服，你穿了會不會有感覺。」
杜重生笑道：「那一定很光彩，很打眼。」
程玉琪道：「行走方不方便呢？累不累呢？」
杜重生認眞的想了一下道：「是的，行走一定不方便，穿久了一定很累，怪道沒有人穿黃金的衣服，只有人穿綾羅綢緞的衣服了。」
程玉琪道：「這座大廳，就是這個樣子，給你穿的是一件金衣服，壓得你透不過氣來，你坐在這裏，只有受罪，要它何用，不如一把火燒了的好。」
「哈！哈！哈哈！痛快！痛快！老夫早就覺得這裏不舒服，可是就找不出毛病來，多謝指教！多謝指教！」谷主忽然從珠光寶氣中鑽了出來，他穿着一身珠光寶氣的袍子，雜在珠光寶氣之中，如果他不自己站出來，眞沒留心他早已坐在廳中了呢。
程玉琪何等日力，當然早就看到了他，只是故意當作沒有看到他，借題發揮，損一損他而已。
谷主忍不住說了話，程玉琪這才惶悚的欠身道：「小女子出言無狀，請谷主恕罪。」
谷主笑道：「姑娘說得對，何罪之有，老夫等都是江湖俗人，以後還要姑娘多多指教才是。」
程玉琪當仁不讓的笑道：「如果谷主不以小女子爲忤，小女子倒願替谷主竭盡愚誠。」
谷主點頭道：「好！好！好！一定請姑娘帮忙……。」
話聲一頓，忽然向杜重生問道：「帶程姑娘去看過她的香閨沒有？」
杜重生欠身道：「還沒有，特先來請谷主示下。」
谷主道：「先帶程姑娘去看看她的香閨，讓程姑娘好好休息半天，晚上午夜，你請程姑娘到『無心殿』來就是了。」
程玉琪等杜重生別了谷主，杜重生領着程玉琪在花叢中，轉到一座金碧輝煌的小樓之前笑道：「這就是你的新居了！」
屋內的陳設，不用說，不是金銀就是珠寶，俗氣得一塌糊塗。
除了滿屋的俗氣之外，還有二個小丫頭，供程玉琪使喚。
程玉琪請杜重生小樓上了，照說小樓上乃是程玉琪的私室，不是相當有關係的人，是不容易被請上去的，如今杜重生居然被請了上去，杜重山暗中可高興極了，慶幸從此以後，可以登堂入室了。
小丫頭奉上香茗退下樓下之後，程玉琪忽然移身坐到杜重山身旁，而且伸出一隻玉手，去拉杜重山的手。
杜重生想不到程玉琪的改變這樣快速，好像彼此之間的距離，突然完全沒有了，當下心頭一喜，笑笑叫了一聲：「玉琪……」當然，在這個時候，再叫程姑娘未免太那個了。

就當他玉琪兩字出口之際，程玉琪的話聲忽然一冷，道：「杜重生，你給本姑娘聽着。」
接着，杜重生腕脈一緊，杜重生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慘然叫了一聲，冷冷道：「程姑娘，你這就不大聰明了，不管你打的是什麼主意，你絕對不會有機會的！」
程玉琪手一翻，點了杜重生七處奇經重穴，起身坐在杜重山對面椅子上，歉然一嘆道：「杜大哥，小妹只能說一聲，請您原諒了。」
杜重生道：「程姑娘，請你聽我一聲忠告，千萬不要轉什麼念頭，結果你會害了你自己。」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杜大哥，多謝你的關心，可是我的念頭，在第一天就在我心中產生了，再也改變不了。」
杜重生道：「那眞是不幸得很。」
程玉琪道：「這幾天來，我已經知道了你們很多的事，今天來到這裏，更證實了你們其心可誅，罪大惡極，不過你這個人還不錯，雖是帮兇，却不是首惡，小妹倒想給你一個機會，不知道你願不願意接受。」
杜重生面色一變道：「你要我帮你搗鬼？」
程玉琪道：「我們不搗誰的鬼，只要改變這裏的一切，讓所有病的人眞能獲得合理的照顧，沒有病的人，眞能不生病，而且，充份自己作自己的主，不高興留下來的人，都可以回家去，願意留下來工作的人，都有合理的待遇，和分得應有的紅利。」
杜重生道：「這是辦不到的，你又何苦來呢？」
程玉琪道：「小妹的主意已經打定了，誰也改變不了，杜大哥，小妹現在是需要你的帮忙，但你必需帮忙，你如果不願帮忙，那是表示你不僅是從惡，而且，也執迷不悟，逼得小妹要用非常手段了。」
杜重生冷笑道：「你知道谷主的厲害嗎？」
程玉琪道：「我看得出來，他是一個厲害的人物，不過，小妹並不怕他，我和你商量，只是希望知道得更多一點，在動手的時候，不致玉石不分而已。」
杜重生低下頭，思索起來。
程玉琪笑了一聲，道：「如果成功了，當然少不了你的好處，如果失敗了，小妹也可答應你，絕不連累你就是，你仔細想一想，但，你要不帮小妹的忙，那是絕對不行的。」
杜重生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看來我不說是不行了。」
程玉琪道：「是的，但，我給你一個開價的機會。」
杜重山道：「你能眞的不連累我？」
程玉琪道：「小妹人格担保。」
杜重山道：「好，我答應帮你的忙，請你解了我的穴道。」
程玉琪要解了他的穴道，他萬一口不應心，那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可是，程玉琪毫不猶豫的伸手解了杜重生被制穴道。
這樣一來，杜重山反而一怔，道：「姑娘，就這樣相信我？」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小妹願意冒這個險！」
杜重生半天說不出話來，但，最後他激動的道：「姑娘，謝謝你的信任！姑娘，你還要知道些什麼？在下知無不言，請問吧。」
程玉琪道：「你們這裏除了谷主之外，誰是最厲害的人物？」
杜重生道：「我們這裏除了谷主外，第二號人物就是太虛上人……。」
程玉琪疑訝的道：「太虛上人！一位僧人……」
杜重生搖了一搖頭道：「他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看他的穿着，倒像生意人，但他却是無心殿的殿主和醫務部的首席神醫。」
程玉琪「啊！」了一聲，道：「那他一定是一位心計多端的人物了。」
杜重生點點頭道：「他的心計確實高人一籌，他的武功如何，就不知道了，因爲他向來只動口不動手，他要處置的人都由他身前的和合雙衞動手。」
程玉琪接問道：「和合雙衞的功力如何？」
杜重山道：「在黃金谷他們自是最了不起的了，在下還沒有見過有人能在他們聯手合擊之下討得了好去。」
程玉琪道：「此外你們這裏算得上高手的人有多少？」
杜重生道：「我們這裏有一公二衞，三星，七煞和十三太保……。」
微微一頓，不待程玉琪追問，他又自動的接着道：「一公就是谷主，二衞就是和合雙衞，三星是三位老太太，七煞是七個用刀的刀手，十三太保就是我們十二護法，再加上一位總護法。」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合計起來，共是二十六位高手，不多！不多！」
杜重生道：「這二十六個人是衆所週知的人物，暗中還有不少其他的高手，在下就不知道了。」
程玉琪秀眉一蹙道：「你們還有暗中的人麼？」
杜重生道：「當然有！這裏上下各級人等總數約有五六百人，要暗中沒有各種安排，單憑我們這二十六人，就算能壓得住他們，每人忙也得忙死了，因爲暗中有人，所以，每能防範於未然，從未出過什麼亂子。」
程玉琪道：「暗中的安排你是不知道了。」
杜重生道：「除了谷主本人，別人恐怕都不會知道。」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有一件事，不知你們知不知道，除了你們高高在上的領導班子外，其他的人，沒有一個不想反抗你們。」
杜重生微微笑道：「知道。」
程玉琪吃了一驚道：「你們知道！」
杜重生乾脆的事實答覆程玉琪：「礦區方面以李九如爲首，輔助部以歐陽小芬爲主，這二個人大約姑娘你都知道了。」
程玉琪腦念飛轉，啞然失笑道：「這樣說來，谷主已經非常注意我了。」
杜重生道：「這也就是谷主把姑娘撥

來這洞天福地的眞正原因。」

程玉琪迷惑的道：「谷主既然知道李九如與歐陽小芬暗中的關係，爲什麼任由他們去鬧。」

杜重生道：「這個爲什麼這樣，在下就說不上來了，我們自己很多人的看法也和姑娘差不多，但在谷主認爲他們反正成不了事，讓他們這樣鬧鬧，在某些地方，反而有不少好處，至少個別鬧事的人沒有了。」

程玉琪原是聰明絕頂的人，聽了杜重生的話，再仔細一想，也恍然而悟，點頭道：「好高明的手段，我明白了。」

杜重生道：「姑娘有什麼發現？」

程玉琪道：「我發現谷主實在是一個高明不過的人，專做事半功倍的事……杜大哥，我問你一件事，你們這樣替谷主出力，除了獲得這裏的享受外，還有什麼好處？」

杜重生沒有正面回答程玉琪的問話，却輕輕一撥，掉轉了話題。道：「我們與谷主之間，有過君子協定，帮他十五年之後，就可以離開這裏，而且，每人還可以分到一萬八千兩黃金，後半輩子的生活也較舒服的了。」

程玉琪計算了一下道：「十五年一萬八千兩黃金，那是說你們每一個月的薪水是一百兩黃金了。」

杜重生道：「正算我們每月的薪水是五十兩黃金，因爲我們現在用不着自己開支，一萬八千兩是十五年後的本利和。」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這倒是非常吸引人的待遇。」

杜重生道：「這只是明打正算的數字，直到期滿臨走的時候，谷主還有特別的程儀，也許送一萬兩黃金，也許送兩萬兩黃金，那就看各人平日做事的成績了。」

二三萬兩黃金，不要說從前年頭相當嚇人，就是現在日子裏，也不是一個小數字，程玉琪愕然道：「有這樣大好處！」

杜重生道：「姑娘，谷主對人實在不薄，你如果能改變主意，現在正是時候，在下絕不洩漏隻字就是。」

程玉琪沒有答理杜重生，只自顧自的問道：「這麼多的黃金，你們走的時候帶得了麼？」

杜重生道：「這個姑娘盡可放心，絕對帶得了，我們每一個人，在金陵大通錢莊都立了戶頭，平日的薪水，都按日存在大通錢莊，你看，這就是大通錢莊的存摺，都由我們自己保管……。」說着，從懷中取出一本存摺送給程玉琪過目，一面又接着道：「至於谷主相贈的程儀，也是大通錢莊的票子，十足通用，一分也少不了的。」

原來是程玉琪遊說杜重生帮忙反倒谷主，說來說去，倒成了杜重生遊說程玉琪了。

程玉琪暗運心機，揚了一揚秀眉道：「你們之中，離去的人多不多？」

杜重生道：「年年都有，滿了約就可以離去，每年總有二三個人，譬如說我們的總護法就是去年離去的。」

程玉琪道：「離去的人，有回來的沒有？」

杜重生一笑道：「有了金子，在外面花花世界享福，誰還想回來。」

程玉琪冷笑一聲，道：「也許那些人根本就沒有出去。」

杜重生一怔道：「姑娘的意思……是說……。」

程玉琪道：「恐怕離開這裏就沒有命了。」

杜重生道：「不會吧！」

程玉琪道：「谷主要是這樣大方的人，就不會用惡毒的大痲瘋來控制婦人女子和工人替他賣命了。」

杜重生道：「谷主在大家身上也花了不少錢啊！要沒有谷主，大家的生活更悲慘了。」

程玉琪道：「你也不仔細想一想，這些病可不是自己原來就有的，都是你們想着法子害人家的。」

杜重生苦笑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請不到工人呀！」

程玉琪冷笑一聲，說道：「鬼話，有金子怎麼會請不到工人，不捨得出工錢吧了。」

杜重生搖了一搖頭，道：「我還是不相信，谷主會暗害出谷的人。」

程玉琪可以用高壓手段，威脅杜重生聽命於他，可是很明顯的，杜重生並不是心悅誠服的帮忙她，從這番談話中杜重生的意思已是展露無遺了。

如果眞要依仗杜重生行事，其可靠性實在叫人担心，程玉琪皺起了雙眉，心情甚是沉重。

程玉琪忽然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杜大哥，現在離午夜時分，還有很長很久，你也回去休息一下吧。」

杜重生搖頭道：「我還是不離開這裏的好。」

程玉琪面色微微一變，道：「你……你……。」

杜重生含笑道：「程姑娘，請你不要會錯了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杜重生道：「我剛才答應帮你的忙，爲了避免口是心非的嫌疑，最好還是不離開這裏的好。」

程玉琪惱火地道：「這樣說來，你對我沒有一絲信心。」

杜重生道：「不瞞姑娘你說，我實在看不出你有任何成功的機會。」

程玉琪道：「你這樣沒有信心，那你剛才的承諾儘可撤回好了。」

杜重生道：「相信你是一回事，我承諾的話又是一回事，姑娘如果不聽忠言，硬要一意孤行，在下承諾的話，還是一樣算數，萬一事機失敗，希望姑娘也遵守諾言不要出賣在下。」

程玉琪道：「小妹雖是婦人女子，說出來的話不讓鬚眉，擲地有聲，杜兄儘可放心……但是，你爲什麼這樣對我呢？」

程玉琪當然知道杜重生爲什麼對她這樣好，可是她還是問出了這一句話，這句話就不簡單了。

杜重生嘆息一聲道：「在下明白了一件事……。」

程玉琪望着杜重生，沒有多問不必要的問話。

杜重生換了一口氣，接着道：「不瞞姑娘說，在下一見姑娘，就對姑娘產生了無比的愛意。……」

程玉琪口齒欲動，結果只笑了一笑，還是沒有說任何話。

杜重生望了程玉琪一眼，又道：「可是與姑娘相處稍久之後，在下發現自己實在比不上姑娘……。」

程玉琪一笑，道：「是不是由愛轉恨了呢？」

杜重生搖首道：「不，在下沒有任何理由怨恨姑娘，而是對姑娘產生了無比的敬意，尤其，剛才聽了姑娘的抱負，不論姑娘的成就如何，在下對姑娘的敬佩只有更爲加深。」

程玉琪道：「那你也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了。」

杜重生苦笑一聲，道：「我也拋不開已得的利益，所以，在下雖然敬佩姑娘，却不能不顧一切的追隨姑娘，這就是在下只能暗中相助姑娘之理。」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唉！這就是惡勢力生機永遠不絕的主因。」

杜重生目光一低道：「在下慚愧。」

程玉琪道：「你也許知道得比人多，因此想得多，看很遠，不敢輕舉妄動，在你說來，也沒有什麼不對的。」

杜重生道：「姑娘知人之明，在下感激無已。」

程玉琪道：「有這種正義感，有這種顧忌的人，在黃金谷只怕不在小數吧？」

杜重生道：「姑娘說得是，這種人很多很多，就以一般礦工苦力來說，雖然日夜辛勤一無所得，至少身上所染的大痲瘋，不會發作起來，亦可以多活不少日子，所以反抗的意念並不過份强烈。」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如果我有一半的機會呢？不知你杜大哥可願全力支持我。」

杜重生道：「不要說姑娘有一半的成功機會，就姑娘只有四成成功機會，在下也會追隨姑娘，只可惜，姑娘的機會連半成都沒有。」

程玉琪自己有多大的能耐，只有自己知道，杜重生是不知道的，而且，也無法使杜重生完全相信程玉琪的能力，不過杜重生能這樣坦白的說出自己心意，也是相當大的收穫了。

程玉琪從杜重生談話中，得到了非常寶貴的啓示，默默之間，她已探到了智珠，忽然向杜重生道：「杜大哥，你能不能帮小妹一個忙？」

杜重生道：「什麼事？」

程玉琪道：「替小妹送一封信給歐陽小芬。」

杜重生道：「很重要麼？」

程玉琪道：「關係小妹的成敗。」

杜重生道：「好，我替你辦到。」

程玉琪當即寫了一封信，也沒有用信封封口，就交給了杜重生，杜重生怔了一下，又望了程玉琪一眼，嘆了一口氣，轉身而去。

這封沒有信封的信，在程玉琪來說，是無與比擬的信紙，在杜重生來說，不僅是重逾千斤的担子，而且也有着無與倫比的誘惑力。

誰不想看看信中的內容呢？

杜重生終於忍不住還是偷看了，只見信中寫着：「妹已深入研究，大家所感染的大痲瘋，乃係人爲的假性痲瘋，並不可怕，丑動。」

杜重生大爲震撼，激盪的心潮，久久不能平息，最後，他咬了一咬牙根，還是把那封信暗中送到了歐陽小芬手中。

杜重生回到程玉琪香閨時，程玉琪已經入定休息了。

杜重生知道今晚必有一場大暴風雨發生，確實須要養精蓄銳，遂也不去驚擾程玉琪，自在樓下坐息去了。

「杜大哥，時間到了，我們走吧！」叫醒他的竟是程玉琪，程玉琪竟比他先起來了。

杜重生領着程玉琪走到半路上，忽然停住身形道：「程姑娘，在下請問你一句話。」

程玉琪道：「請說。」

杜重生道：「姑娘說這裏的大痲瘋乃是假性痲瘋，此話可是眞的？」

杜重生問出這種話來，當然已經看過程玉琪的信，程玉琪的用心，原就是想要他看，測驗他的反應，果然，杜重生的反應來了。

程玉琪道：「不錯，這是人爲的假性痲瘋，只能唬人，並不能眞的傷人。」

杜重生道：「你怎麼知道呢？」

程玉琪道：「小妹對醫道也曾下過一番工夫，這種病症的眞假還騙不過我。」

杜重生道：「你有把握？」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我一直沒有說過這種話，就是保持謹愼的態度，現在我已有了絕對的把握。」

杜重生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精神煥發的道：「但願你有絕對的把握。」

這句話意味深長，程玉琪瞧着杜重生笑笑道：「走吧！」

有很多話是不必多說的，心裏知道，就足够了，剛才杜重生的神情，就告訴了程玉琪，他對大痲瘋的威脅一直就沒有解脫，別看他口裏說得輕鬆他的病已經醫好了，可是他有理由一百個不放心，因爲他見得多，不能叫人放心的事例太多了。

「無心殿」是一座石頭大房子，外面看去黑壓壓的像一隻覆碗，除了一扇大門外，好像窗子都沒有。

這是一座又醜又惡的建築物，雜在這風景如畫、紅樓精舍之中，更顯得它的猙獰可怕。

殿內中央吊掛着一盞閃爍不定的七星燈，藍白色的火光，一伸一縮，照得整個大殿鬼氣森森，陰風凜凜。

殺人王丁一丁就盤膝在大殿正中央，大吊燈的下面，他的臉色一片慘色，勉强的在支撑着。

殿內除了谷主之外，另外還有十三個人。

程玉琪對於那些人，早巳從杜重生口中知道了不少，無須多問就知道他們是：太虛上人，和合雙衞，三星三老，七煞七凶。

因爲他們所站列的位置和個人的穿裝打扮，誰是誰，已可一目了然。

程玉琪心目中甚是留心那太虛上人，

因此對他也就多看了兩眼，這人的名號相當唬人，長像可有點叫人見了失望，其貌不揚不說，而且身材又矮又小，眞像傳說中的武大郎，他站在谷主身旁，如果不留心，很可能看不到他的人了。

這裏沒有坐椅，大家都是站立着，當然也沒是茶水。

程玉琪圍着殺人王丁一丁走了一圈，道：「谷主，我丁大哥怎樣了？」

谷主道：「丁總護法用功過切，不愼岔了氣，聽說姑娘身上有一枚『天星玉環』，此環相輔相成之力奇大，尤其對岔氣走火之救助，更有不可思議之神效，所以相借姑娘的玉環一用。」

程玉琪舉起左手，翹着戴環手指道：「玉環就在這裏，但是他怎樣用呢？他戴得上麼？」

當然，誰都看得出來，玉指環太小了，殺人王丁一丁怎麼也戴不上。

谷主笑笑的道：「我們只知道天星玉環的功能，至於如何使用，那就有請姑娘指教了。」

程玉琪一笑道：「谷主太客氣了。」

谷主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老夫是誠心請姑娘帮忙。」

程玉琪冷笑一聲，道：「這人劣根成性，投機倒把，殘酷嗜殺，我救他一次之後，已是後悔不及，這種人谷主還救他做什麼，讓他去算了。」

谷主「哦！」了一聲，道：「你們不是一道的麼？老夫却沒想到姑娘對他印像如此惡劣。」

程玉琪冷笑一聲，道：「我要有本事殺他，早就取他之命了。」

谷主「呵！呵！」地道：「可是天生一人，必有所用，老夫認爲丁某人，倒有些可取之處，不知姑娘可否看老夫薄面，救他一救。」

程玉琪一皺眉頭，說了一聲：「這個……」忽然將玉環取了下來，交由谷主道：「谷主，說眞的，小女子也不知怎樣救他，小女子只能交出玉環，請谷主想法子了。」

谷主接過玉環在手中把玩了片刻，搖了一搖頭，道：「這玉環乃是女用之物，丁老弟確實用不上哩！」

太虛上人原是一副冷眼旁觀的態度，這時忽然向前一步，沙啞的笑道：「谷主，丁大俠的事就交給屬下處理好了。」

谷主將玉環交到太虛上人手中，笑道：「好極了！好極了。」

太虛上人轉向程玉琪先自我介紹道：「老夫，太虛上人，本殿殿主，程姑娘，咱們開門見山的談個交易，好不好？」

程玉琪故作迷糊地道：「談交易，我們有什麼交易可談？」

太虛上人笑迷迷的道：「咱們不談姑娘與丁大俠之間的個人交惡，這個人，我們是要用他。」

程玉琪惑然道：「爲什麼一定要用他呢？」

太虛上人道：「因爲他有姑娘說的那些條件，正是我們需要的人才……不說這個吧！咱們把他當作一件東西，咱們向姑娘出價，姑娘可願出售？」

程玉琪笑道：「賣是可以賣，可是賣了錢又有什麼用途。」

太虛上人道：「只要有錢，用途可多哩！」

程玉琪一臉希冀之色，道：「請說來聽聽。」

太虛上人道：「你可以醫好你身上的惡疾，也可以買回你的自由，除此之外，你還有足够的財富，到外面去享受你美妙的青春。」

程玉琪笑道：「這倒是好買賣。」

太虛上人道：「姑娘可願成交？」

程玉琪道：「我願是願意，我怎樣賺這錢呢？」

太虛上人把天星玉環交回程玉琪道：「這玉環是女人戴用的，男人也用不上，就是用得上，也不會有效……」

程玉琪截口道：「男人用了如何不會有效，這個我就不懂了。」

太虛上人道：「男女陰陽體質不同，接受天星玉環神奇力量的配合亦有所不同，此環之製成女用，不言可喩，是爲母體陰性專用之物。」

程玉琪點頭道：「上人說得有理，這樣說來，這對丁一丁根本就沒有好處。」

太虛上人搖了搖頭，道：「不，話不是這樣說，如果使用得法，一樣有效。」

程玉琪道：「如何使用才得法呢？」

太虛上人道：「這就是少不得姑娘的原因了。」

程玉琪笑一笑，道：「我有這樣重要麼？」

太虛上人笑道：「咱們是以誠相對，希望姑娘不用自以爲奇貨可居，獅子大開口。」

程玉琪笑道：「上人，你是個可信的人，我也不亂要價，給這個數字如何？」伸出一個手指頭比了一比。

接着，馬上又更正道：「什麼來來往往的帳都算盡，我要這個數字。」

太虛上人道：「一萬兩黃金！」

程玉琪道：「上人能出一萬兩黃金，很有氣魄了，只是你們這裏黃金太多了，我如果只要壹萬兩黃金，是不是太對不起自己了。」

程玉琪眞會裝作，現在她眞是一個貪得無厭小財迷。

太虛上人驚叫一聲，道：「哦！你要十萬兩黃金！」

程玉琪道：「不算多吧，十萬兩黃金在你們來說，只不過是九牛之一毛。」

太虛上人道：「你要得太多了。」

程玉琪道：「你說太多了，我却說太少了啦！你們有着黃金又不能享用，積得太多，也還不是只能看一看。」

太虛上人道：「誰說我們不能用，你看，我們這裏的享受，不都是金子買來的麼。」

程玉琪道：「這算是享受麼，上人，別叫人笑掉大牙了，這種享用，連守財奴都算不上，更不要說什麼生活情趣了。」

忽然，話鋒一轉，問太虛上人道：「上人，你今年貴庚多少了？」

太虛上人道：「老夫今年已經六十八了，怎樣？」程玉琪的話問得叫人摸不着頭腦，太虛上人自然要回問她一句。

程玉琪道：「就算你上人能活到一百

歲了，也只有三十二年好活了，這麼多金子，不知你上人如何享用才好？」

太虛上人一怔，道：「這……。」他實在答不上話來。

程玉琪道：「帶到棺材裏去陪葬，還是趁能享用的現在多享用享用！」

程玉琪話中有話，對着太虛上人說，其實在場的人都聽到了，也都同樣的在心頭上有了一個問號「？」。

尤其年紀輕的，更有不同的反應。

程玉琪點到爲止，笑了一笑，又道：「我就和你們不一樣，有了錢就要用，不能用的錢，我是正眼也不瞧它一下。」

谷主臉色微變，輕喝一聲，道：「好了！好了！給你十萬兩金子就是。」

程玉琪幽雅的一欠身，行了一禮，道：「多謝谷主了……哦！是了，還要請教殿主一事。」

太虛上人緩過一口氣來，冷然道：「什麼事？」

程玉琪道：「你們治好痳瘋病的費用，原該要多少？」

太虛上人生硬的答道：「要五萬兩金子。」

程玉琪道：「如果不包括的話，我該有十五萬兩金子了。」

太虛上人「嗯！」了一聲，道：「可以這樣說。」

程玉琪道：「好！我的痳瘋病不要醫治了，請你把那五萬兩金子醫治費，退還給我吧！」

太虛上人眞沒想到程玉琪拐了彎說了半天話，是要加多五萬兩金子，忍不住莞爾一笑道：「程姑娘，你這算盤可就打錯了，你只曉得到金子，可是痳瘋一發，在別的地方，你再多的金子也治不好，那時你就後悔莫及了。」

程玉琪笑哈哈的道：「我絕不會後悔，只要離開這裏，我的痳瘋病就會不藥而癒。」

太虛上人眉頭一皺，望了谷主一眼，程玉琪可不讓他們有轉換話題的機會，自言自語，接着又道：「我知道，這種痳瘋叫假性痳瘋，只要換一個氣候適宜的地方，其毒自解，根本就無需服藥，自會痊癒的。」

「換一個地方」這句話的作用可大得不得了，谷主與太虛上人兩人的臉色都變了，谷主更是大喝一聲，道：「胡說，這些話是誰告訴你的？」

目光一凜，直向杜重生臉上射去。

杜重生嚇得一連退了二步，打着顫語，道：「屬下……屬下……」

程玉琪截口道：「不要怪別人，要怪的是我，因爲我也懂得不少醫道，這些花樣還瞞不過我！」

太虛上人怒容滿面的道：「說！你到底是什麼人？」

程玉琪道：「程玉琪！眞名實姓的程玉琪！」

黃金谷內　喜氣洋溢

糊塗公子名動天下，夫人姓程大家也都知道，可是夫人的閨名，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尤其他們這裏，平日埋着頭作發財夢，就很少關心外面江湖上的動態，也許聽過糊塗公子的大名，但絕沒有把他放在心上，自然也不會注意他的夫人程玉琪。

「程玉琪」！這名字說了等於白說，太虛上人與谷主仍是一片茫然之色。

太虛上人與谷主對望了一眼，他們兩人心意相通，當時就作了一個決定，還是由谷主發話道：「不管你是什麼人，那五萬兩金子還給你就是，快動手帮助丁一丁吧，再遲可就來不及了。」

程玉琪現在只是播種，所以見好就收，笑了一笑，道：「你要我怎樣做呢？」

太虛上人道：「戴上你的天星玉環，運起你丹田內力，以戴玉環的左手，緊貼在丁一丁背心穴上，向他渡過一股力道去，就可以了。」

程玉琪笑道：「就這樣簡單麼！我這十萬兩金子倒是得來太容易了。」

說做就做，當即走到丁一丁背後，伸手貼在丁一丁背心穴上，渡入丁一丁體內去。程玉琪內力一渡入丁一丁體內後，自己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敢情，丁一丁並沒有走火入魔，而是故意裝出來的花樣。

丁一丁來的這一手，當然瞞不過程玉琪渡過去的眞元內力的疏導。

丁一丁居然也知道動用心機，能不把程玉琪樂倒了！

程玉琪暗喜中，施展蟻語神功知會丁一丁道：「丁大哥，製造一個機會，第一個先殺了太虛上人。」

丁一丁默默的接受了程玉琪的指示。

過了半盞熱茶時光，丁一丁吐出了一口長氣，睜開了雙目，望向太虛上人。

太虛上人一臉笑容道：「丁大俠，你現在覺得如何了？」

丁一丁好像口舌不便，說不出話似的向太虛上人一連打了好幾個手式。

太虛上人對他的手式一點也不懂，其實不要說太虛上人不懂，就丁一丁自己也不懂。

莫名其妙的手式，把太虛上人一步一步引向身前，丁一丁忽然雙手抱着自己的頭，現出痛苦不堪的樣子。

太虛上人做夢也想不到丁一丁在計算他，口中說着：「你的頭怎樣了？」一面伸出一隻手向丁一丁頭上摸去。

這時，丁一丁忽然大喝一聲，雙手一翻一出，以雷霆萬鈞之力，向太虛上人胸前擊去。

丁一丁因爲不知道太虛上人的功夫深淺，又志在必得，因此出手之下，便用盡了全身的力道。

丁一丁能以殺人王的兇名稱雄一時，自然不是等閑之輩，全力一擊之威，何等猛烈。

只聽「噗哧！」一聲，太虛上人一條身子已被打得倒飛了出去，撞到牆壁上，落回地上便一動也不動了。

接着，一口鮮血，滲出來了。

丁一丁一招得手，人便虎的跳了起來，雙目精光閃閃，臉上殺氣騰騰，那有半點走火入魔的樣子。

這種變化，快若電光石火，當大家看清楚事實時，太虛上人已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太虛上人的和合雙衞，原是保護太虛

上人的，太虛上人一死，他們竟然慌了手足，不知如何是好。

太快的變化，叫人很難馬上適應，當他們看清事實，能够適應時，時光已經溜走了不少。

這時，和合雙衞才想起該向殺人王丁一丁找場了。

和合雙衞是一雙夫妻，功夫又狠又毒，向來殺人不出三招，早養成了他們目空一切，自以爲天下無敵的不世高手，因此在這個時候，他們還沒忘記擺架子。

他們兩人雖然同時冷笑了一聲，幌身到了丁一丁面前，却沒有馬上動手，而冷冷的道：「你用什麼兵器？」

他們不是大方，而是根本沒有把丁一丁放在眼裏，料想他就是有兵器在手，也難是三合之將。

殺人王丁一丁哈哈一笑道：「刀，你們敢給我刀？」

和合雙衞男衞吩咐一聲，道：「給他一把刀。」

殿中本來只有十三人，但和合雙衞一聲吩咐之下，暗影之中居然現出一人，送了一把刀交給殺人王丁一丁。

殺人王丁一丁一刀在手，氣概立變，神威凜凜，殺人王的兇形惡像，又復活於眼前了。

他實在是恨死了，也悔死了，因此把多少年來的修持之刀，一概丟到腦後而原形畢現了。

這是非常不好的現象，想必他到這裏來後，又受了什麼極大的侮辱。

程玉琪皺了一皺眉，輕喝一聲，道：

「丁大哥！」

殺人王丁一丁悚然一震，殺氣立歛，躬身一禮，道：「夫人有何吩咐。」

這是形於外誠於內的自然表現，這也是他一時的疏漏，才忘記了應有的保留。

大家見了這種情形，不由都是一怔，不由得對程玉琪重新估量起來。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你已經殺過一個人了。」

殺人王丁一丁肅然道：「是！小的知道了。」

知道了什麼？是要他再殺幾個人呢？還是不准他再殺人了？別人聽不出來？程玉琪也沒再說什麼，却緩步向一邊走了過去。

殺人王丁一丁一領手中大刀道：「兩位上吧！」

和合雙衞忽然對望了一眼，不進反退的由男衞發話道：「且慢，我們還有幾句話要交代明白。」

殺人王丁一丁冷笑一聲，道：「放心，老子不會要你們的命。」

和合雙衞女衞道：「我們談話的對象不是你。」

殺人王丁一丁道：「那就快說吧，老子不耐久等。」

和合雙衞不再答理殺人王丁一丁，却轉向谷主，先說話的是女衞，她叫了一聲，道：「谷主，太虛上人已經死了。」

谷主笑了一笑，道：「老夫已經看到了。」

男衞道：「太虛上人一死，將來的情形可要大大的改變了。」

谷主道：「將會有什麼改變，老夫倒是看不出來。」

男衞道：「你眞看不出來？」

「老夫實在看不出來。」谷主還是在裝糊塗。

女衞道：「可要小妹說出來？」

谷主道：「我看你們還是先替太虛上人報了殺身之仇，再說的好。」

男衞忽然道：「咱們爲什麼要替他報仇。」

他們剛才那種氣勢不但一下子不見了，現在又說出這種話來，不但太出人意料之外，而且也使人迷惑不解。

谷主道：「你們有衞護他的責任，他現在不幸死了，你們自然要替他報仇。」

男衞道：「要是我們死了呢？谷主替不替我們報仇？」

谷主道：「那還用說，當然非殺了他們已消心頭之恨不可。」

女衞道：「我們身後留下來的那些金子又如何處理？」

男衞道：「咱們無兒無女，連個繼承人都沒有。」

女衞道：「剛才我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不待谷主問話，男衞接着又道：「常言有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可是我們現在的情形不同，咱們不死還有黃金可得，要是死了的話，便是什麼都沒有了。」

女衞接着又道：「剛才程姑娘的話，還很發人深省，光有黃金，而不去花用，還不和沒有一樣。」

男衞道：「兵凶戰危，所以我們不想打打殺殺的了。」

女衞道：「咱們還想留着這條老命，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

他們一人一句話，谷主根本插不進嘴，這時才說上一句話，道：「你們兩人可是怕了這過氣的殺人王丁一丁？」

男衞道：「不怕。」

谷主道：「既然不怕，殺了他不就得了。」

女衞道：「可是我們不能沒有萬一之應。」

男衞道：「殺了他，我們並沒有什麼好處，萬一殺不死他，反而自己遭了殃，那就太不合算了。」

谷主道：「老夫作主，只要你們殺了他，太虛上人的那份黃金就是你們的。」

女衞笑了一笑道：「我個人自己就有五十萬兩金子，加上老鬼的，我們已超過百萬兩之數，太多了，用不完了，不想要別人的了。」

谷主道：「你們要怎樣？」

男衞道：「我們要散伙。」

谷主哈哈一笑，道：「你們和合雙衞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這種貪生怕死的行爲，不怕江湖人笑話麼？」

女衞和着笑聲，道：「笑罵由他笑罵，好壞我自爲之。」

男衞接着也道：「其實這裏的一套，原就是見不得人的事，我們可以說是迷途知返，有什麼可笑話的。」

女衞接着又道：「太虛上人的金子統統歸谷主你好了，你去替他報仇吧！你的武功，號稱本谷第一，同時也叫我們開開

眼界吧！」

谷主道：「老夫會替太虛上人報仇的，但不是要他的金子。」

和合雙衞同時身形一退，笑道：「請吧！」

谷主氣得面孔變成了豬肝色，可是，又不敢發脾氣，他看得很清楚，目前這種變化，完全是程玉琪剛才那番話挑動的結果。

沒有錢的人，一無所有，死了就死了，有了金子的人，再要他去送死，那就全不是那回事了。

谷主忍着氣，舉目向殿中其他的人望去，目光所及，只見每一個人都避開了他的目光，不敢與他正面相接，顯然，八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有了金子，都不願意再冒生命的危險了。

谷主冷笑一聲，道：「誰能殺了殺人王丁一丁替太虛上人報仇，太虛上人的那一份，就是他的了。」

頓了一頓，接着又補充道：「太虛上人的藏金總數是一千五百萬兩，誰替太虛上人報了仇，誰就獲得那一千五百萬兩金子。」

一千五百萬兩黃金實在是一個嚇死人的數字，也眞相當有誘惑力，當谷主把話說完時，大家確然興奮了一陣，只是，那種興奮的激情並沒有維持多久，一想到動手之下，就有傷亡時，大家便不由得冷了半截。

也許那傷亡的人，就是自己，那時不但得不到別人的金子，自己的金子也成了別人的，這個算盤實在不好打。

輕微的騷動，不久，便完全歸於沉寂了。

谷主心頭一涼，乾笑了兩聲，大喝一聲，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你們就這樣沒有心肝麼？」

大家的頭，垂得更低了。

女衞嘻嘻一笑，道：「一谷，二衞，三星，七煞，十三太保，咱們二衞不出手，你谷主又不出手，誰還有胆子挺身而出啊。」

谷主羞刀難出鞘，悻悻的道：「你們怕殺人王，老夫可不怕殺人王，你們看老夫的。」

女衞笑笑道：「殺人王倒沒有什麼可怕的，倒是程姑娘那一關不好闖。」

谷主一怔道：「此話怎講？」

女衞道：「你問程姑娘吧。」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前輩太抬舉晚輩了。」

程玉琪不是一個嗜殺的人，心理攻勢既然已經生効，她也就更謙虛了。

女衞道：「姑娘可是來自程家堡？」

程玉琪道：「晚輩正是程家堡的程玉琪。」

女衞道：「那你是左金右銀銀劍飛霜程老爺子的孫小姐了。」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晚輩排行第五。」

女衞道：「五姑娘。」

程玉琪道：「不敢當。」

女衞轉向谷主道：「小妹如果沒有記錯，程五姑娘從小有神童之稱，憑程老爺子的家傳武功，你谷主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啊。」

谷主道：「你爲什麼不早說。」

女衞道：「小妹也是剛才靈機一動，想起了程家堡，而且愚夫早年受過程老爺子活命之恩，所以也不敢冒犯程姑娘。」

谷主冷笑一聲，道：「說得倒好聽，還不是有了金子貪生怕死。」

男衞道：「就算有了金子貪生怕死吧，這又有什麼不對，總比貪得無厭永不知足的好。」

谷主長嘆一聲道：「太虛上人待你們不薄，要死而有知見了你們現在這副無情無義的嘴臉，非氣得谷血不可。」

女衞嗤笑一聲道：「什麼待人不薄，什麼有情有義，還不是互相利用，狼狽爲好。」

男衞大喝一聲道：「廢話少說，咱們是絕不再爲你所用了，你要替太虛上人報仇，你就自己動手吧。」

谷主道：「老夫本就沒有把你放在眼裏，自會想法替太虛上人報仇。」

說話之際，目光轉向了三星身上，接着笑臉一開道：「三位有沒有勇氣，接受太虛上人的全部遺金？」

三星三姥原是五星五姥，號稱金姥，木姥，水姥，火姥，土姥，在某一次不幸事件中，損失了水姥和土姥，現在的三星三姥是金姥，木姥和火姥。

老姊妹三個悄悄的商量了一陣，金姥說話了：「我們先談一件別的事情，好不好？」

谷主道：「什麼事？」

金姥道：「剛才程姑娘說，這裏的大痲瘋，並不是眞的大痲瘋，此話可是當眞麼。」

谷主一笑道：「你這句話要早問就好了。」

金姥雙眉揚道：「現在問有什麼不對啊？」

谷主道：「因爲我也不知道。」

金姥訝然道：「你怎會不知道？」

此事不但金姥不相信，只怕誰也不會相信。

谷主道：「老夫不懂醫理，這些事都由太虛上人一手掌握，是眞是假，只有他心裏有數。」

金姥笑了一笑，道：「谷主既然不知道，那就算了。」

谷主道：「那就出手罷。」

金姥一笑道：「對不起，你什麼都不知道，我們還動什麼手？」

谷主尷尬的道：「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金姥道：「因爲你已失去了控制我們的能力，我們爲什麼還替你拚命。」

木姥接着道：「程姑娘，你從話中不難聽出來，表面上說，我們的大痲瘋已是醫好了，其實我們還是放心不下，不知程姑娘能否帮我們消清餘毒。」

程玉琪道：「晚輩盡力而爲就是！」

木姥道：「你能盡力而爲就行了，總比一問三不知的好，好！我們老姊妹，也跟你程姑娘走了。」

金姥向着谷主笑了一笑，道：「谷主，你現在是想向程姑娘出手的機會都沒有了。」

火姥冷笑一聲，道：「七煞們，你們是要死？還是要活？」

七煞七人身份地位比不上雙衞三星，自然個人的功力也比不上雙衞三星，不過他們人多勢衆，也很有份量。

七煞老大莫非，應聲道：「在下只請教程姑娘一句話。」

程玉琪含笑道：「前輩有什麼話，請直說無妨。」

莫老大道：「請問程姑娘，我們私人的金子，是不是還爲我們自己所有？」

程玉琪點頭道：「這本來是你們辛辛苦苦得來的，自然，還是歸你們自己所有的。」

莫老大大聲道：「好，我們也跟你程姑娘走。」

程玉琪接着又道：「不過有一件事，晚輩要特別聲明，那就是公帳上的金子和太虛上人的金子不能再分給各位，應爲那些勞苦的人所有。」

金姥應聲道：「姑娘說是，我們絕無異議，只是這谷主呢？該怎樣處置他？」

程玉琪道：「人人都有放下屠刀的權利，谷主也不例外，谷主，現在歸你自己決定了。」

谷主眼看衆叛親離，現在自己反而落得人單勢孤，不由愕然道：「老夫，老夫能說什麼呢？」

程玉琪道：「盡你的能力，幫助我們好好處理善後。」

谷主張皇失措的道：「我……我……我……。」

程玉琪目光一凝，道：「谷主，你要再推三阻四，就未免不太自重了。」

金姥冷笑一聲，道：「程姑娘，不要再對他客氣叫他谷主了，早年他在江湖上是有名的百步蛇……」

程玉琪腦中一動，接口道：「百步蛇司馬川，……你就是司馬川？」

百步蛇司馬川訕訕的道：「是！是，老夫就是司馬川，姑娘如何知道老夫。」

程玉琪神情一冷，道：「你打定主意了沒有？」

百步蛇司馬川看出程玉琪心中甚是不樂，連忙道：「老夫唯姑娘之命是聽。」

程玉琪道：「把你暗中設置的人手交出來。」

百步蛇司馬川臉色變得蒼白，吞吞吐吐地道：「老……老……夫交……交不出來。」

火姥火爆般的發脾氣了，一衝而出，吼聲道：「事到如今你還放刁，你看我老婆子整不整給你。」胸脯一挺，就向百步蛇司馬川面前走去。

要在過去，火姥的脾氣當然發不出來，也更不敢向百步蛇司馬川出手，可是現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不敢回手的是司馬川了。

百步蛇司馬川搖手道：「大妹子，我不是不交出來，我眞在也不知道。」

火姥伸手就打了他一記耳光，喝道：「胡說，你不是谷主麼，怎會不知道？」左手一揚，第二記耳光又要出手了。

程玉琪揚聲止住火姥道：「老前輩，不要打他了，看來他這谷主只是一個傀儡，幕後別有主持人……」

百步蛇司馬川連連點頭道：「是！是！是！是！姑娘說得是！老夫只是一個傀儡。」

火姥大喝一聲，道：「快說出來，誰是主使人？」

百步蛇司馬川指着地上的太虛上人道：「他才是眞的谷主，老夫完全聽他的命令行事。」

女衞大叫一聲，道：「胡說，你明明是諉過於人。」

百步蛇司馬川道：「你們常在他身邊，難道看不出來，他說的話，老夫幾時說過半個『不』字。」

女衞一怔道：「這……倒是事實。」

百步蛇司馬川道：「其實他一身功力，更不在你倆之下，平時只是深藏不露而已。」

男衞一愕，道：「有這等事，他是誰啊？」

百步蛇司馬川道：「說來大家應該有過耳聞，他就是惡郎中宇文玄。」

程玉琪點頭道：「我知道這個人，想不到他居然沒有死，躲到這黃金谷來了，原來是他，怪不得有這樣多的花樣。」

百步蛇司馬川吁了一口氣，道：「姑娘知道他的爲人，老夫就放心了。」

金姥冷笑一聲，道：「司馬川，你也不是個好相與的人，你的話只怕也不可盡信。」

百步蛇司馬川雙手一攤道：「各位又那一個是好相與的人，人在矮簷下，怎能不低頭，老夫還不是也受制於宇文玄，不得不任他支使。」

男衞道：「不見得，你剛才不是還在口口聲聲要替宇文玄報仇麼？」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前輩有什麼用心，最好也說明一下，以釋羣疑。」

百步蛇司馬川望了一眼程玉琪，程玉琪的表情雖然很自然，但隱隱之中，顯出了堅毅的內涵，百步蛇司馬川重重的嘆了一口氣，道：「老夫，……老夫……」

金姥氣得「哼！」了一聲，道：「你太虧心了，不敢說了，是不是？」

百步蛇司馬川道：「老夫……老夫怎樣說啦？……」

金姥道：「你總不能死也不說吧！」

百步蛇司馬川道：「老夫，老夫是爲了大家應得的金子着想。」

女衞急口問道：「我們的金子怎樣了啊？」

百步蛇司馬川道：「這樣一來，大家的金子都泡湯了。」

殺人王丁一丁大吼一聲，道：「司馬川，你這該死的東西，事到如今，你還在要嘴皮子，挑撥離間……」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讓他說吧！」

七煞老大莫非悻悻的道：「我們的金子不是存在大通錢莊麼？他敢吞沒我們的金子。」

百步蛇司馬川道：「大通錢莊的存摺是假的，你們那能領到金子？」

七煞老大莫非道：「不是有很多人出山去了麼？」

百步蛇司馬川道：「他們出不去，都見閻王去了。」

七煞老大莫非大喝一聲，道：「該死

的東西，兄弟們，我們和這老鬼拚了。」

七煞老大莫非當先出手，話聲中已撲向百步蛇司馬川，程玉琪蓮步輕移，雙臂一張，橫身擋住了七煞老大莫非，道：「莫前輩，殺了他沒有用。」

百步蛇司馬川訕訕道：「我們能夠公分的黃金，只有尚未運出山去的那些黃金了。」

七煞老大莫非但覺得程玉琪身前佈有一道無形的橫壁，自己根本就走不過去，當下心中一驚，默然退了回去。

程玉琪轉身面向着百步蛇司馬川，道：「前輩，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但你要知道，一個上體天心的人，雖然殺機不旺，可是絕不會姑息養奸，晚輩現在再給你一次機會，希望你能好好把握。」

程玉琪的目光還是那樣明澈，也沒有逼人的稜芒，但望着百步蛇司馬川時，百步蛇司馬川竟不敢與她對視，而低頭望着自己的脚尖，半天沒有說話。

程玉琪先皺了一皺眉頭，然後又嘆了一口氣，道：「你要把我看做沒有收拾你的能力，那就打錯了主意。」說着緩步走向牆邊，伸手向牆上捺去。

牆壁是整塊石頭做成的，堅硬如鐵，程玉琪的纖纖玉手，在牆壁上一捺一收，只是那麼輕描淡寫的一下，石牆上已經落下一堆石粉，石粉落後，牆上便現出了一隻一寸多深的手印。

一捺一寸多深的手印，這份深厚的功力，大家不要說難望其項背，就看也從來沒有看見過。

這些人雖然不是武林中的拔尖人物，見識之廣，卻不輸於任何一流高手。

和合雙衛首先驚叫一聲，異口同聲地道：「姑娘，你的脾氣太好了，就憑你個人之力，也不難掃盪金谷，何必這樣苦口婆心，與虎謀皮。」

程玉琪靄然微微一笑，道：「用兵之道，在不戰而屈人之兵，晚輩無意絕人生路。」

百步蛇司馬川長嘆一聲，道：「老夫要再藏奸，就不是人了，快，請隨老夫來，不然就趕不及了。」身形疾射而起，飛也似的向殿外飛去。

和合雙衛大喝一聲，道：「司馬川，你少來這一套。」兩人猛向百步蛇司馬川撲去。

程玉琪輕呼一聲，道：「兩位不要出手。」她後發先至，輕飄飄的已越過了和合雙衛，緊隨在百步蛇司馬川身後。

程玉琪一面緊隨在司馬川身後，一面出聲吩咐杜重生道：「杜大哥，請你和七煞前輩趕到前面，衞護歐陽小芬他們，說不定他們這時已經發動了。」

武林之中，力量就是眞理，她只隨便顯露了一下身手，七煞七人沒有任何稍有猶豫，便隨着杜重生離開了大家。

話分兩頭，卻說百步蛇司馬川領着程玉琪等人來到一座石洞之前，停下身形向程玉琪道：「姑娘，這洞府就是本谷的醫廬，也是本谷的眞正指揮機關……」

男衞大叫一聲，道：「裏面都是些糟老頭子，別在矇騙程姑娘了。」

百步蛇司馬川冷笑一聲，道：「不知道就少說話！」

程玉琪也向和合雙衛了一搖手，把和合雙衛那股火氣壓了下去，道：「剛才那太虛上人可是假的。」

誰也想不到的事，程玉琪卻用言語表達出來了。

百步蛇司馬川驚愕的道：「姑娘怎樣知道了。」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想當然耳！眞的太虛上人絕不會那樣無能。」

女衞頓脚道：「該死，我們跟他這樣久，就一點沒有看出來。」

百步蛇司馬川冷笑一聲，道：「你們要是看得出來，就不會只配做人家的跟班了？」

女衞氣得杏眼圓睜，大吼一聲，道：「你敢侮辱老娘……。」

男衞苦笑一聲，攔住女衞道：「老伴，咱們原本是瞎子，不能怪人家，不要鬥了，以免誤了姑娘大事。」

程玉琪道：「洞內有沒有秘道？」

百步蛇司馬川道：「沒有。」

程玉琪望着和合雙衞與三星三姥道：「請你們五位守住洞口，司馬前輩，丁大哥．我們三人進去。」蓮步輕移，走在最前面。

百步蛇司馬川呼聲道：「姑娘，還是老夫走在最前面的好。」

程玉琪點了一下點頭，讓百步蛇司馬川走在前面。

全洞共有七道門戶，每一門戶有四個人看守。

通過這七道門戶，是一間大廳，廳中擺設着一張大圓桌，圓桌四週坐了七個老人。

百步蛇司馬川臉色一變，叫了一聲道：「不好，他已早一步離開了。」

殺人王丁一丁手中刀光一閃，颼！的一聲，刀鋒已架到了百步蛇司馬川脖子上，冷笑一聲，道：「司馬川，你的花樣已經要夠了，我們夫人好說話，我丁某人可不好說話。」

百步蛇司馬川望着程玉琪道：「姑娘，請相信老夫的誠意。」

程玉琪叫丁一丁收了刀，道：「司馬前輩，不，晚輩到底叫你什麼才對呢？」

百步蛇司馬川一怔，道：「姑娘，你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

程玉琪面色一正道：「座上七人可是江湖聞名已久的巫山七惡？」

百步蛇司馬川一震道：「姑娘知道他們？」

巫山七惡圍坐圓桌四週，形同木偶，眼皮都不眨動一下，眞沉得住氣。

程玉琪道：「你到底如何稱呼？」

百步蛇司馬川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姑娘，你太聰明了，你要不進洞來，那就更聰明了。」

接着，又笑了一笑道：「老夫是百步蛇司馬川，也是惡郎中宇文玄。」

程玉琪點頭道：「這就是了。」

百步蛇司馬川一欠身，道：「姑娘請坐！」

一張大圓桌，擺了九張椅子，但只坐了七個人，還有二個空位子。

程玉琪搖了一搖螓首道：「不必坐了，請說出你的心意吧。」

百步蛇司馬川訕訕的笑道：「大家都是武林中人，姑娘又何不念在武林一脈，給我們留一條生路呢？」

程玉琪道：「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晚輩從不絕人之路。」

百步蛇司馬川笑道：「姑娘眞是聰明人，我們好好的談一談，姑娘，請坐！」

程玉琪道：「站着說也是一樣，有話請說。」

百步蛇司馬川道：「咱們有一個轉機，可以從頭做起，只要姑娘點頭，老夫願意讓賢，請姑娘坐第一把交椅。」

程玉琪道：「你捨得麼？」

百步蛇司馬川道：「這裏的黃金已經挖得差不多了，老夫出資金，姑娘展長才，前途大有可爲。」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前輩的雄心倒是不小。」

百步蛇司馬川道：「草生一春，人生一世，大丈夫當如是也。」

程玉琪輕嘆一聲道：「可惜晚輩不是大丈夫。」

百步蛇司馬川道：「姑娘，你太自謙了。」

程玉琪忽然問道：「你到底是誰？」

百步蛇司馬川道：「司馬川。」

程玉琪道：「惡郎中宇文玄又那裏去了。」

百步蛇司馬川道：「死了。」

程玉琪說道：「他是眞的惡郎中宇文玄。」

百步蛇司馬川道：「因爲他的武功早被老夫廢了。」

程玉琪笑道：「惡郎中還是沒有前輩高明。」

百步蛇司馬川笑道：「他惡是惡到了極點，只是心機不够靈活，姑娘，我們要是好好合作的話，拉帮立派，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程玉琪道：「可惜，晚輩不想揚名立萬，更無意獨霸江湖。」

百步蛇司馬川嘆惜一聲，道：「那眞是可惜，可惜了姑娘這份才智。」

程玉琪道：「前輩，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百步蛇司馬川道：「老夫實在很愛惜你。」

程玉琪道：「晚輩的想法正好和你相反。」

百步蛇司馬川道：「容不得老夫。」

程玉琪道：「前輩倒很有自知之明，你這種人要還讓你繼續爲惡下去，那是沒有天理了。」

百步蛇司馬川笑道：「時機稍縱即逝·程姑娘，你聰明到了極點，只可惜經驗太差了，把大好的機會放過了。」

程玉琪笑了一笑道：「那就馬上看看吧！不過，現在，我現在還不想馬上要你的命，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百步蛇司馬川道：「你以爲老夫會告訴你麼？」

程玉琪道：「你的黃金存在什麼地方？」不管他願不願意說出來·她還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問了。

百步蛇司馬川哈哈大笑道：「剛說你沒有經驗，你果然又問出這種話來了。」

程玉琪自顧自地道：「你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人，誰相信你，誰就倒霉，你將心比己，你也絕不會相信任何人 所以，我想你積存的黃金，絕不會付託任何人經手，因此，不難想像，你的存金之處，絕不會遠到鞭長莫及的地方，也許不會遠出二十里之外。」

她的話說得很慢，生怕百步蛇司馬川聽不清似的，她的秀目却非常專注的照着百步蛇司馬川的臉色變化。

百步蛇司馬川雖然經驗豐富，但程玉琪的話，就像尖銳的針刺一樣，一針一針刺在他的心頭肉上。因此，他的驚悸情緒，完全表現在臉上了。

程玉琪笑了一笑，又道：「我們來一次尋寶遊戲如何？」

百步蛇司馬川再也笑不起來了，陰森森的道：「禍從口出，老夫再也留不得你了。」

話聲一落，身形急閃，已經轉到了圓桌的另一面，接着猛喝一聲，道：「給我宰了這可惡的丫頭。」

巫山七惡在百步蛇司馬川一喝之下，都猛然跳了起來，把程玉琪圍在中央。

程玉琪一副淡然的樣子望着那七人笑了笑道：「各位還好吧？」

那七個人沒有答話，答話的是百步蛇司馬川：「他們當然好得很，尤其最高興殺人。」

程玉琪「哦！」了一聲，道：「眞的麼！我看就未必，你雖然在他們身上動了手脚，可惜你火候不够，他們潛在的反抗意識，隨時都可以爆發出來。」

百步蛇司馬川恨恨的道：「你這鬼丫頭，好像什麼都知道。」

程玉琪道：「我知道得倒不多，只因爲你學的東西並未學全，只是個半吊子，所以才處處給人以反制之機。」

百步蛇司馬川不自覺的又罵了一聲，道：「該死的宇文玄。」

程玉琪道：「你也不能怪宇文玄，因爲他自己也是半吊子。」

百步蛇司馬川顯然被程玉琪說得首尾兩端，顧慮重重，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程玉琪觀察入微，把握時機，含笑道：「你信不信？我能叫他們噬主反撲。」

百步蛇司馬川道：「別唬人了。」

程玉琪道：「天下之大，雖然無奇不有，但奇巧之術，能橫行天下者幾希，你道這是什麼原因？」

百步蛇司馬川不自覺的隨着程玉琪的引導，道：「爲什麼？」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百步蛇司馬川從惡郎中宇文玄身上學了這套惑人之術，雖然尚稱得手，但也不是盡善盡美，他總以爲惡郎中宇文玄藏私，留了一手，耿耿於心。連個相談的人都沒有，這時聽了程玉琪的話，自然忍不住要追問下去了。

程玉琪道：「性本善之敵也！」

百步蛇司馬川道：「這與人性有什麼關係？」

程玉琪道：「人性如水，順出則達，逆之則溢，你這種惑性之術，乃逆性行事，抑之極，壓之重，其反擊之力亦必日益加大，一旦爆發，勢必爲山洪之倒捲，威

莫能擋，這就是你的弱點，也就是他們的缺點……嘻！嘻！你信不信？」

程玉琪的話說來頭頭是道，百步蛇司馬川雖然不盡完全明白，但却大爲驚悸，暗暗叫苦不已。

他可知道巫山七惡這時的情形，已爲弦上出箭，一發即不可收捨，如果眞爲程玉琪所說，她眞能使他們反撲自己，那自己再有一百條命也無法幸免。

百步蛇司馬川咬了一咬牙關，色厲內荏的道：「老夫不信！」

程玉琪道：「那我們就來試一試吧！說眞的，我也沒有絕對的把握。」

與人對敵，那有示弱的道理，程玉琪把沒有把握的話都說出來了，是眞的沒有把握呢？還是借刀殺人之計？

這種牛角尖，別人也許不會鑽，但百步蛇司馬川却非鑽不可，因爲他是百步蛇司馬川，一生之中都以計算別人爲能事，自然也怕別人計算他，有慮無患，總不會錯的。

事實上，程玉琪說得全是內行話，這就更叫人失去自信心。

百步蛇司馬川目光亂轉，顯得他的心已是亂如麻了。

程玉琪暗暗吁了一口長氣，從丹田之間，發生一聲清嘯，喝聲道：「快給我坐下！」

程玉琪任督皆通，功力過人，這聲清喝，雖非「獅子吼」却與「獅子吼」有異曲同工之妙，震聾啓明之功。

但見那巫山七惡齊皆震，應命向地上坐了下去。

百步蛇司馬川臉色大愛，嚇得話都說不清楚了！「你……你……。」

程玉琪笑道：「這又是你給我的機會，你要不鬆弛對他們的控制力，我雖然明白其中這理，還是無機可乘。」

百步蛇司馬川頓脚道：「你眞氣死我了……。」

猛然，但覺頸項一涼，殺人王丁一丁也乘虛而入，把刀鋒架在百步蛇司馬川頸子上，冷冷的道：「你早就該死了。」

百步蛇司馬川氣極而罵道：「你們這樣處處計算於人，算是什麼正大人物。」

程玉琪笑道：「這叫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在用之於邪惡之徒身上，仍不失其爲正大光明。」

撫了一撫手，又道：「丁大哥，注意室中暗道暗門，不讓他逃出去就行了。」

殺人王丁一丁大刀一收，目光如炬的守着百步蛇司馬川。

百步蛇司馬川幾乎要昏倒過去，這丫頭眞鬼，甚至這石室之內有暗道暗門都算出來了。

程玉琪道：「好！咱們鬥智已了，該武鬥了，你出手吧！」

百步蛇司馬川自己心裏有數，從剛才程玉琪顯示的功力看，自己那能是她的對手，何況，一旁還有一位虎視眈眈的殺人王丁一丁。在人數上他是絕對的劣勢！

智窮力竭！百步蛇司馬川整個的崩潰了。他萎頓地坐在地上，道：「老夫認敗服輸，任憑姑娘發落。」雙腿發軟，已經支持不住身子了。

程玉琪道：「交出你的全部黃金！」

百步蛇司馬川道：「老夫可不可以留下五六萬兩，作爲日後生活之需？」

程玉琪正色道：「不可以。」

百步蛇司馬川道：「那我以後怎樣生活呢？」

程玉琪道：「我會替你安排！你不交出黃金也可以，我也不會殺你，把你交給大家，看你的運氣了。」

百步蛇司馬川急口道：「老夫願意聽姑娘發落，交出黃金。」

「甚實你不說，我也找得到，要說就現在說吧。」

百步蛇當然不是隨便放棄的人，可是事到如今，程玉琪實在比他高明得多，不放棄都不行，所以只要認命，放棄算了。

當然，他仍抱着一綫希望，希望程玉琪因爲他的合作，而給他一些好處。

這也就是人性的一型態，有辦法時張口大得想吞象，一旦希望幻滅時那怕僅是一粒米，也樂於獲得。

百步蛇司馬川算是被程玉琪看透了，他搖了搖頭表示他的無可奈何，便道：「這室內便有一條便道，可達藏金之處。」

程玉琪道：「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百步蛇司馬川道：「入口暗門，在老夫臥室之內。」

出了石廳，轉入另一間石室，就是百步蛇司馬川的石室，一條長達三里多的暗道走完之後，果然見到無數的黃金一小堆一小堆的堆放在地上。

程玉琪打量了四週一眼道：「這裏一定有一道暗門通向外面，這些黃金就是從這暗門搬進來的，而且，是你自己一人動手搬的，是不是？」

，暗門開在半山之中，門下是一道懸岩，岩下有條小路，小路旁邊有一小塊平地。

程玉琪笑了一聲，又道：「你命人把黃金送到那小平地，詭言自有外面的人前來接運，到了晚上，你就獨自一個人把黃金吊上來了，是不是？」

百步蛇司馬川苦笑道：「姑娘都說對了。」

程玉琪道：「現在你猜猜你自己的命運，將是一個怎樣的結果？」

百步蛇司馬川臉色大變道：「請姑娘饒命！」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我不會要你的命。」

百步蛇司馬川道：「姑娘就此放老夫離去？」

程玉琪道：「你猜對了，只是你是一個詭計多端，不甘寂寞的人，就此放你出去，我實在担心會不會又害了別人。」

百步蛇司馬川忙道：「姑娘放心，老夫此去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再也不敢為非作歹了。」

程玉琪臉色一正道：「你不是一個心口如一的人，我不能相信你，所以，我要廢了你九成武功……。」

百步蛇司馬川大叫一聲，截口求道：「姑娘……。」

程玉琪說做就做，疾出一指，點了百步蛇司馬川氣海穴，肅然道：「數起你的罪行，就是把你碎屍萬段也不為過，我今天留你一命，是給你一個贖罪的機會。」

百步蛇司馬川喪氣地道：「我……我武功被廢，還有什麼能力贖罪呢？」

程玉琪道：「解鈴人還是繫鈴人，你要谷內被害的人一個一個替我恢復健康，送出谷外去，同時大家也不會虧待你，我現在就替他們作主，你每醫好一個人，給你十兩金子，你能醫多少，就給你多了。你想一想，願不願幹？」

百步蛇司馬川道：「一般的人，都好醫，有三二個月就可出山了，只是那些被打入休養部的人，因為中毒太深，恐怕很難望好。」

程玉琪道：「休養部病人，你醫好一人，給你一百兩黃金，你願不願意盡心盡力的去做？」

百步蛇司馬川長嘆一聲，道：「姑娘廢了老夫成功，老夫還能有什麼出頭之日，但憑姑娘吩咐就是。」

程玉琪帶着百步蛇司馬川回到工地，這時工地的人已停止了騷動。

程玉琪叫過李九如與歐陽小芬，把他和百步蛇司馬川的約定告訴了他們，然後道：「九如兄，這裏善後大事，就請你主持了，小妹就些告辭了。」

歐陽小芬一把抓住程玉琪道：「大妹子，你現在不能去。」

程玉琪道：「為什麼？」

歐陽小芬道：「財帛動人心，萬一再出個什麼亂子，我們可應付不了。」

程玉琪想了一想，點頭道：「好！我留下來陪你們三個月，有三個月的時光，大多數的人，都可以回家了。」

大家一聽程玉琪可以留下來，立時掀起了一片歡呼之聲…………。（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鐵頭陀
混沌書生

武陵異僧，佚其名，因其猛力過人，皆以鐵頭僧呼之，僧日日募化道中，所擊之木魚，大如斗，重約數百斤，無人能舉之者，市民皆懼之，每至一家，必得錢而去，有巧敏者，年方九歲之小童也，喜投石，一日見僧於途，投一石以戲之，中其帽，僧佯作不知狀，擊木魚如故，又投一石，帽將落，僧怒曰，若落吾帽，必不汝赦，敏固戲之，蓋究不知伊為何人也，投三石而帽果落，僧起欲擊敏，敏遁，僧追之，字行捷如飛，敏方知是僧之有道也，遁益急，而緊追在後，敏亦曾受名人傳授飛行術，且童子身輕，故僧不能及，途既窮，敏即轉入一豆腐店，店主年已老，兩鬢白如霜雪，見敏之匆遽也，怪而詢之，敏告以故，翁曰，無妨速入可耳，未幾僧至，問之於翁，翁曰，是乃老夫之豚犬也，請赦免，僧不可，且曰，不立出汝子者，先致汝死命，翁向之微笑，僧怒甚，以手作勢欲劈翁，翁急，還手攔之曰，去休，僧即仆出丈外，觸石而亡，翁喚巧敏出，語之曰，汝何肝胆之大也，此僧乃黑沙手，非余紅沙手者，將喪命矣，試觀吾胸前之血印一條，即僧作劈勢時所致，危哉余身，幾變成二片也，汝以後宜謹慎之，不可再事嬉戲，巧敏默然，感謝而退。

血魔寶籙

詭幻奇異俠情故事／海浪·文 鐵翅·圖



羣策羣力

這是一個陰森森的洞穴，漫長曲折，而入口處却是個毫不為人注意的叢草封閉，更且不仔細查察，是無論如何難以發現的山洞，不過，唯一能令人看出些端倪的是，長草有些異常，時時會倒塌了一大片，或者，有些人為的風味，但是，無論如何：是極難極難的，有人會來到這樣個幽谷來…甚至於注意到這些…從而發現了這個無人起眼的，並不有趣的洞穴。

逐走老魔

但是，洞穴中有着人，現在，只有一個人，這個人又高又大，可憐的是，瘦骨嶙峋，神態疲乏的，在嗆啷聲中，緩緩走動，那兒像個人，如果沒有金鐵曳地之聲，簡直把他當作，行尸走肉，甚或一個幽靈。

遠處有「鐸！鐸！鐸！」的聲响，空谷傳音，越來越响，越來越近，半晌，一道暈黃的燈光，射入這個地方，立可看到這個高大、瘦削的人物眞面目，長馬面，稀疏疏的眉毛，一對無神的眼睛，鼻子歪的，嘴吧也因此而變了相，一臉的疤痕，一頭的亂髮，雙手為一副黝黑的手環銬了，有極長的鐵鍊拖了地，一條破褲子，七穿八孔，看看這瘦骨柴似的脚，可憐，在踝骨部為人打穿，穿了條極長的鐵鍊，看來，他這個人是受了極大極大的折磨了。

「老賊婆，你來了！」聲音似梟鳴。

「老漢，今日又是月半了！」一聲萬分輕俏的女子聲，在黃光後傳出，燈光搖曳中，黃光是固定了，放在洞壁角，鐸鐸聲中，在那手足被扣的瘦子前，出現了一個身材萬分尚條的女子，在燈光映掩下，而孔也算清秀、美麗，又何況她的語聲是如此的好聽…不過，左手挾持一條枴杖，看看清，原來是個燈檠。

「老漢，我帶了你最喜歡喝的頭髓，最喜歡吃的牛腦…哈…引得你唾涎下流了吧。」

「老賊婆，其實我最喜歡喝的是，你的血，我最喜歡吃的是，你的心…」

「唉，老漢，那麼久了，你還是沒消了氣。」

「除非，我咽喉三寸氣斷，嘿嘿，那時，我是無氣了，可也非消氣而是沒氣也已。老賊婆，你大可令我沒氣，哈！折磨了這多年，你還嫌不够，你未免太狠、太陰了吧！」

「老漢！我可捨不得你……」這句話說得又柔又媚，充滿情義，不料，那老漢却是咬牙切齒，而鐵鍊亂抖，為什麼？不明白，可是，那女子還在繼續說：「老漢，嗯，你也捨不得我吧，啊！」湯說湯向那老漢倚偎上去。

老漢在抖，面色越來越痛苦，而額頭一顆顆豆大汗珠在沁出，口中，荷荷連响，就在此時，女子是滿面喜色地環抱那瘦長老人，突然，一聲凄厲的聲响，由遠處傳來，這聲音非金、非石，也不高亢，也不洪亮，但是，極漫長的，在洞壁四週震動，老漢是突然一聲哀號，嗆啷聲中，老漢是坐下來了，女子却是冷冷一笑，定一定神，面向來路道：「你到來得不慢。」

「遲得一步，只怕向閻羅報到……」語聲中。一條人影搖搖晃晃的走入洞中。

本來，此地是萬分的陰凄、落寞，嘿！此人之出現，竟然令此地倍增蒼凉之感！至於那個身為銬鐐所困之老人，面色更為蒼白，濃眉下的眼神，發射出莫名其妙的兇光，看着來人道：「你就算將我折磨千次萬趟，我不會服，我也不會說……」

「眞的！哈……郝無畏，我看未必……不過，俏神魔！我以為，你我之交情，算完了，你我的聯盟，也毀了，當然，郝無畏是會感到高興些，至少，你我果然為其估中，自己窩裏反，來個大攪亂，可是，俏神魔，是你破壞了你我之間的交情……你看！」啪的一聲，一個圓球形的東西，擲在那女子的面前。

那女子已看清了，面前是顆人頭，她格格嬌笑聲中：「多謝你啦，楊神簫，總算你代我解去了個包袱，殺得好，殺得好！不過，還有幾個呢？」

「沒半個活得了！」

「眞好身手！」

「可是，你就想不到，現在該輪到誰啦？」

「我！」女子是萬分鎭靜地吐出一個字。

「不錯，俏神魔，是你意圖不良，你竟然挑唆八怪，對我圍攻，然後，你以爲，八怪即使不能殺死我，至少，可以阻延我不少時間，而你利用這個空檔，前來誘使郝無畏，希望如你所願！嘿嘿……俏神魔，可惜，你忘了，姓楊的這多年來，無時不在提防中，雖然，你的玄天攝靈笑，爲魔教中第一誘人失陷的迷神法門，不過，你忘了我是個何等樣人，即使我與你有肌膚之親，哈……你想不到我是個生具陰陽兩性的怪物……我不會喪失元靈，我不會削弱功力……也因此，當將你奸計一弄明，我立即殺了八怪，我來了，我是要讓你死得明白。」

「也就是說，你一定會殺死我！」

「我不會爲你攝靈笑所誘！」

「我難道只憑此一技，縱橫江湖？」

「哈……」一聲長笑中，楊神簫是左手一抬，轟然一聲響，一道火光，形如毒龍般，向俏神魔當胸噴到，俏神魔是格格一笑，依然是這般嬌媚，身形如風，一個大盤旋，飛身已讓過了，這股怪火，而砰訇連聲中，怪火已將山壁岩石，炸碎了不少，於此可見這怪火猛烈之一斑？

俏神魔看來是個女流之輩，然而這身手之快疾沉狠，實是一等一的好手！楊神簫不是等閑之輩也當可斷言，就因爲如此，可以想像得到的是，楊神簫如果不是抱有不勝之念，決不敢輕舉妄動，不過，第一招出手，立即爲俏神魔騰身避過，莫非楊神簫估計有誤，抑或是別有陰謀？

俏神魔是一閃避過這猛烈火燄，人在半空，却是不敢怠慢，半空中一個鷂鷹展翅，人就莫名其妙的，又向上空飛上三尺，一聲極輕俏的笑聲中，一遙烏金光芒，向楊神簫方圓三尺週圍投下，楊神簫自從一招打空，他可是穩的很，毫無擧動，當俏神魔又再上升之時，兩手突的環拱在袍袖之中，但等烏金光芒起處，雙手倐的一張，一陣勁風響處，俏神魔所打出之烏金光芒，立爲勁風所激，而向四外飛射，叮叮之聲不絕，山洞四壁，却已嵌上了不少金星，分明是俏神魔之暗器，已爲楊神簫一招，擊打入石壁，而成了這一副面目。

「功力大有進展……」那個被困的老漢在一壁說話，語聲未畢，楊神肅與俏神魔又已打在一起，這就可看出，這一男一女的武功，實在是奇詭無比，陰森邪門之至的殺着，至於那個被困的漢子又如何，他是喃喃自語：「可惜，這一招『魂飛魄散』如果前進三寸，騷狐狸得完，唉！爲什麼這一着『平地風波起』遲了一分，學藝不精，至今，依然是犯了這個毛病，可憐，可憐！唉，更不行，這樣的環形圈有什麼用？中五之勁運用不得其法，嘿！這十年來，看來非但沒進，反而有了顯著的退步，可惜，唉，可憐……」

這個漢子一路在嘮叨這一對出手人的不足之處，這可就令俏神魔與楊神簫有說不出的難堪……想不到自己兩個，耗盡心血，費盡心機，將個當今虎頭圍在這縉雲山腹之中，總以爲可以得到極大的成功，那想到現在，老郝是不甘死，又不想說出他藏於心中的秘笈，而且，在受盡了十年來的折磨與誘惑，他依然是他，而自己反而爲其批中，自己人在曠日持久之下，發生了私忌猜度，一對同伴，變成了對頭，近幾年來，你防我，我疑你，最後，各走極端，俏神魔勾結了邙山八怪，而楊神簫則暗中修煉異器，在雙方的無可避免衝突下，破了臉……出了手……可惜，這老漢却說，雙方俱無進展，這豈不是個極大的諷刺……

但是，事情尙未完啊！如果，甘心情願，不問不聞，抖手一走，或者可以脫離糾纏，落得個清靜，不過，多年來提心吊胆，費盡心機，結果如此下塲，想想也實難甘心，何況，你是不再問聞，對頭又如何……本來，楊神簫認爲自己所修煉的飛星火，既然將邙山八怪，毀了個乾乾凈凈，那麼，一定可以對付俏神魔，現在，事實已可證明，自己是太估低了對手，俏神魔非但攝靈笑厲害，這身手步法，也是不可輕視……手中還有另一件獨門暗器，却也不敢有所洩露……

俏神魔又如何？她是因爲多少有些內愧之感，所以，對楊神簫有些束手束脚，自己勾結邙山八怪，單獨前來，憑攝靈笑誘使老魔入彀，實在是有違盟約，在她滿以爲，八怪之阻碍楊神簫，自己只求有一隙之時間，立可成功，不想楊神簫是果然厲害，前後脚已趕上前來……分明，八怪已爲這一遙怪火毀了！死了就死了，反正是八怪爲自己的面目，嘿嘿，既然不能助其臂力，不死在對頭手中，勢必也會死在自己手中，祇不過，太膿包，而反而陷自己於昧艮無義之尷尬境地中，出手，是有所顧忌……走，唉……看來難走了，打！誠如老魔所言，自己功力是有退無進……自己陷於個進退兩難的僵局中……

楊神簫三招出手，依稀看出，俏神魔有着畏縮的表示，他是冷冷一笑，心中突的有所決定。

一聲冰冷澈骨的長嘯，楊神簫似飛般圍住俏神魔亂走亂跑……而雙掌却是陰陽交換的，向俏神魔環身亂打，俏神魔看出是楊神簫仗以成名的戮魂掌，她是格格一聲嬌笑，身法如風吹柔楊，又如春雨飄拂的，在楊神簫的戮魂掌中，竄來、飛去，可是，這手中已暗暗扣了十三枚陰靈鈎，只等時機一到，她得將個楊神簫一損了。

楊神簫是全神貫注在俏神魔的身法步位上，戮魂掌已全力施展，他心中又何嘗希望憑此掌法來解決俏神魔，他只是在引其入阱……雖然，他是鬚髮戟張，雙目圓睜，看來宛如拚命，不過，他是縱跳如飛的，阻住俏神魔的雙手出招，依稀，他已防到俏神魔會在暗器上出主意。

果然，廿來招後，俏神魔是一聲巧笑，身形一晃，人已飛到了東北角，手一抖，喝一聲：「大家完……」一片碧光星影，向西南激射而出，楊神簫突然心中明白，俏神魔在無可奈何之情況下，來個大家一齊完，這暗器是射向被扣的老魔頭，楊神簫身法似風，一聲長嘯，一片錚錚聲中，楊神簫已擋在老魔面前，代其擊飛了俏神魔發出的暗器，可是，耳邊却響起了老魔的怪笑聲：「中計啦！」

楊神簫尙未明白老魔言中之意時，背後「風門」、「肺兪」兩穴微微一痲，楊神簫心中一凜，中了暗算！一股冷風，就如活的一般，向下直鑽，肺兪穴乃是足陽明之重穴，而風門爲督脈之要穴，這一下暗算，就令楊神簫下半身癱了，還有，內臟受了牽制，又何況，這一股寒氣在環身游竄，楊神簫是不能竄跳，慢慢的，倚靠山壁坐了下來。

「哈……楊神簫，饒你奸似鬼，還是吃了老娘的洗脚水，怎樣？滋味不太好受吧！哈……老漢，你看如何？你大可認輸了，嗯，以前的話，還是照舊，你把太玄血魔籙交出來，我依然尊你爲長老，由我重振鐵圍山，嗯，怎樣？」

「老賊婆，你休想。」

「爲什麼？」

「我得代你積些德！」

「哈……」一陣長笑，笑得如此嬌媚，又是如此歡暢，慢慢的，只見她走啊走的，走到了老魔的面前，她又是媚態可人的，向老魔道：「老漢，你難道一定要找死，嗯，眞的是要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哼……」老漢在喘息，並且，聽得出，是痛苦。又是急促的：「賊……婆……那……也好！死了……大家會沒有……魔教，算是……由我手中……毀了……」

俏神魔的手，本來已向老漢的頸項環去，聽了老漢的說話，她突的面色微變，一聲怒嘯，而雙手十指似爪，只一插，就此插入了老漢的肩井穴，紅光迸現處，老漢是慘然一聲長笑道：「好……你作踐……作踐……」俏神魔却是冷冷地對老漢道：「我叫你身受天魔戮魄大刑……」語聲未畢，而雙手一抖，嗆啷啷一陣响，老漢已如個死人那樣爲其擲向半空，又是一聲嗆、叭之聲，可憐的老漢是被摔跌在地……連聲也未出，只剩下抖氣的份……

俏神魔的面容，突的變得凌厲、陰狠，莫名其妙的兩道長眉，竟然會雙雙倒掛……形成個八字，而目光如豆……不過却吐出了綠虹，冷笑聲中，又再步向老漢

「老漢！滋味不好受吧！」

老漢是只喘氣，不出聲，俏神魔右手一下，嘶的一聲，老漢本來蔽體不足的破衣，爲其撕去了一大幅，如今中門大開，袒露出疲骨嶙峋的胸部，又是一聲嗤！分明俏神魔預備施展剝皮手，將老漢的前胸皮剝下……可是，俏神魔是一聲歡笑，身形動，在滿手鮮血中，她是在細細瞧看，是血魔籙，是血魔籙，哈……老漢，你眞行，原來，你是將經文刺在人身上，怪不得你不除衫，怪不得你怕我與你好合。」

俏神魔是萬分的興奮，在數說，在叫嘯！山洞中，傳來了四响……不料，轟的一聲，俏神魔背心一熱，猛然一個大翻身，好，砰訇聲中，這一股怪火，看來已被避過，但是，她却忘了，這是楊神簫苦心孤詣的獨門暗器：「鬼火龍」，火性猛烈，更且是稍沾即上，俏神魔第一次是爲其憑仗無比輕功「御風舞」，而不令鬼火上身，這一次，却是發覺較遲，而身發熱才轉身，分明已爲鬼火沾上身，餘火是避過過了，主力是上了身，就在她飛身半空時，轟啦啦的一聲响，俏神魔只覺得一陣劇熱，一個迷忽，身子在半空中擲下，心中明白，吃了大虧，還想運氣護身，對不住，氣血已散，而左湧身，已爲鬼火炸去。

一陣尖厲難聽的俏神魔聽，笑聲傳來得出是楊神簫，想不到自己一個疏忽，一心只在老魔的血魔籙上，忘了去看看清楊神簫的傷勢，自也爲天心珠一中人身，立即發生妙用，對頭的全身功力，首先爲天心珠所蘊藏之陰煞之氣所毀，而這股陰煞之氣，在對頭的身中，循環不已，走一轉，削弱對頭一分功力，直到將對頭的功力削盡削絕，那時對頭也得心脈震斷而死。

但是，楊神簫依然出手，莫非他有尅制之方，對！如沒有尅制之方，他那敢再出手，再運氣，難道他在找死，難道……

「同歸於盡，唉，同歸於盡！」老漢在嘆氣，在嘶叫，俏神魔轟的一震，心中突的明白，不錯，是同歸於盡的手法，想不到自己十年來，處心積慮的，謀奪魔經，楊神簫何嘗不是，今日，自己憑仗陰謀、機智，還有，一個偶然的因素，哈！爲其發現了，血魔籙原來就在老漢的身上，一個忘形，好，楊神簫那肯讓自己那麼順利地取得秘籙，還有，唉，自己，爲什麼早不與老魔交合，如果早日成其好事，血魔籙早已在其手中。

不過，也難，爲了你猜我忌，楊神簫是絕不肯有機會讓自己單獨來引誘老魔頭的，爲了對付楊神簫，已毀了邙山八怪，然後，哼，今日，落得個如此下塲……

「騷狐，如何之意了？哈……」

「楊神簫，如何之意了！嗯……」

「老神翁！」

「楊神簫，看來，你死到臨頭，良心發現了。」

「或者，如此，唉，老神翁，突然，我……看到了，太岳山，積翠莊。」

「唉，你提這些幹什麼？」

「我……眞……太昧艮……你救我性命……你授我武藝……可是，我……却乘……火……打刦……聽了這……騷狐……的話……將你……扣在此地……老神翁……我……曾將……玉面……華陀的……醫……經奪來……我發現……能……令你……經絡……再續……」

「唉，就算經絡再續，哈……也不過是……同歸於盡……哈……同歸於盡……賊婆子……你聽……明白了沒有……」

「我……我……」笑然一聲慘叫，然後是寂靜，很久，很久，還是沒聲沒息。

「死了……」是楊神簫的說話：「想不到，騷狐狸，死在我前……老神翁，唉……我……悔之晚矣……奇怪……」

「有什麼奇怪……」

「人，非得到了死神向你招手時，這才會想到……後悔這兩個字……」

「或者，當你一無所得時，而閻王又來召你駕，這才看清了，自己其實是個傻瓜……哈……」

「老神翁，你可……後悔？」

「我已後悔過幾千幾百次，現在，反而覺得無可後悔了，哈……」

「你原諒我……你……肯原諒我。」

「我那裏原諒，我簡直可憐你，還有她……」

「哈……多謝你……老神翁……」

「謝……哈……有什麼好謝的，我其

實在這十餘年來，我巳問過我自己幾千次，幾萬次，我爲什麼活下來，我早就該死……但是，我依然活……爲什麼？你不明白，哈……神簫，你爲什麼不問，你，呃！」一陣急促的爬行聲，嗆唧聲中，老漢巳爬行到楊神簫身邊，借一點微弱的燈光，他看見楊神簫斜倚山壁，口角含笑，手中，却捏着一本薄薄的小册，老漢不禁一陣難過，「死了……唉，神簫，你爭我奪，又是爲了什麼，你一心一意，取我血魔籙……唉……反而，你代我取得了這一本……一本，什麼撈什子！」老漢取下了楊神簫手中的那本薄册子，看了看封面，華陀遺書，還有一行小字，後學邢三疏註。

老漢是長長嘆了口氣道：「即使我可以經脈骨絡再續，眞氣依然未復，唉，我又怎能毀了這鐵鍊，還有，又怎能出得這山窟，還不是依然故我，唉，雖然，有你們帶來的糧食……人，或者一時半刻不會死，可惜，活得了幾時，又何況，誠如小曲所唱：『逃得過這一身，走不過那一朝！』人，誰又能保得個長生不老？」

老漢仰臥在地，而眼淚巳自然而然的，流了下來。

廿餘年前，這個不可一世的，飛天神魔，可以說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憑其一身好功夫，神出鬼沒的，毀了武當三劍，擊敗崑崙雙秀。

單身匹馬，連敗太湖帮，搗毀白虎門，再遠上天山，大小十三戰，將個威鎮武林卅年的天山派，打了個灰頭黑面，然後，折回中原，開山立派……這是魔教第七代祖師的宏願，要重振鐵圍山，憑仗自己智機武功，再加上有不少帮派的歸附，鐵圍山宮可以指日而成。

唉，那想到，自己手下，那個九天玄女狄心慧，竟然是天山長老的女兒，她竟然會引起自己的注意，竟然會挑動自己的情愛。

誰又想得到，一個名門正派的子弟，竟然學會玄陰教下的九幽攝靈，玄牝吸精的邪道妖術，原想不到的是，狄心慧是處心積慮的，四出樹敵，四出勾結，更厲害的一着是，她竟然誘得楊神簫也背叛了自己，鐵圍山是建不成了，自己可讓他倆困在了這山腹中。

自己自命爲奇男子，好，爲了狄心慧，變成了個臭男子，更想不到，身受如此苦難，嗨，却讓自己保全了血魔籙……好吧，由得他們你爭我奪，一個是希望成爲武林煞星，將天下的武林各派之主者，殺一個乾乾淨淨，而另一個却希望爲武林主者……最後，能控制所有門派。

不過，你虞我詐，兩個人共同合謀，兩個人却各自有個目標，這就變成了你不服我，我也不甘心認低，更何況，楊神簫是個陰陽人，好，個性之不同，形成了雙方形如水火，哈，老魔頭是看準了這一點，又想到，若要天下太平，除非賊來打賊，而我是料準了，終有一天，你兩個自相殘殺。

今天，果然自相殘殺了，也果然殺了個你死我也亡，但是，自己又如何，估準了，料中了，可惜，忘了代自己打算，而自己，還不是與他們倆一樣，誰又免得了這一朝，苦痛地，打開了那本華陀遺書，跳入眼簾的是前言，是邢三的敍言。

「……不爲良相爲良醫，醫者父母心……惜乎人之賢與不肖有別，設有奸惡兇殘之徒，殺之猶恐不早，有疚而不促之早死，尚可醫乎……余曰：『天下事，一理也，善用之則爲善。』所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爲善爲惡，存乎一心……老魔是心中一跳。」「存乎一心」這四個字，令他陷於沉思。

燈光漸漸地，漸漸地生熄了，是該熄了，時間也不短了，這山洞……也越來越恐怖，一個活人，陪了二具屍身，這就算是老魔素來殺人不眨眼，可也有着那種陰森森之氣，淒厲之味。

有哽咽聲傳來，還有悉悉索索的聲音，分明有人向這裏爬來，奇怪，那會有人爬入這個山洞的？難道，眞的是無巧不成書。

半晌，這悉索聲是止了，哭泣聲是越來越響，漸漸的，變成了傷心大哭，聽得出是個女孩子：「福哥哥，你……你會死的，你會活活的……讓人打死的……」

老魔頭是萬分奇怪，那會來的是個女孩子……哭什麼福哥，讓人活活打死……

「福哥……你死了，我，我又如何……我也會死……其實，讓我死嘛！」

「你不怕死？」

「啊……」可憐，這突如其來的話聲，就令個小孩子，嚇得閉過氣去。

「奇怪，你說不怕死，可那會一嚇就死，唉……」老魔頭是拉了鐵鍊，總算是夠長，來到了這個孩子身前，尚幸他久居黑暗，因此，他是看得清楚明白，是個衣衫褴褸的十一二歲的小姑娘，生得不算體面，但是，一搭上手，就知這小孩子是骨格不凡，不過，當老魔將孩子抱近身時，不禁鬚髮戟張，暗暗叫了聲：「那有這樣對付孩子的！」

原來，這孩子全身沒一處好肉，鞭痕縱橫，並且，有幾處是分明才長新肉，又遭打擊，分明，這孩子是在鞭子下活過來的！

老魔頭是一抱，孩子在一抖、一抖的，是自己的抱動，觸痛了這鞭傷，老魔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妖邪，却也會讓這孩子的傷，鬧了個心傷淚下，本來，憑自己功力，救一個孩子，不費吹灰之力，現在，他不禁廢然一聲長嘆，那來的眞氣，那來的內功，有傷藥也可代她敷治，不過，唉，那來什麼傷藥……

半晌，孩子是一聲慘叫：「別打，別……」孩子醒了，當她發現了自己爲人抱住，她突的哭叫道：「這是，陰間，這是……地府……你……是鬼……鬼大爺。」

「嗯。」

「噓——」嘆了一口長氣，「好了，鬼大爺，你，不會難爲我吧，我聽七嬸說：閻王爺最公道，我，從來沒吃過頓飽飯，我受盡了人間折磨，我：捱打、受苦，我爹：給老爺：剝了皮，我娘：給活活打死，鬼大爺，我：們沒罪，沒作孽，就算發生作了孽，今生：也該還清了吧！」

「孩子，」在嗚咽啦，「你……說什麼？」

「鬼大爺。』

「我不是鬼。」

「你不是鬼，呃……你……啊……」孩子在掙扎，可是遍體鱗傷啊，你一掙動，那會不痛澈心肺。

「孩子，你乖乖的躺下，」老魔是心神激動，「我不是鬼，我是人。」

「可是，我看不見你。」

「還是瞧不見的好，唉，孩子。」

「人說，陰間，黑的……這兒……」

「是人間，不過，可憐，也眞黑得像陰間，孩子，你怕不怕？」

「不，呃，我眞想死啊。」

「爲什麼？」

「死了、可以不受罪了，死了，可以見我爹，娘。」

「孩子，該活下去……」

「活下去有什麼好……」

「可以瞧瞧那些個惡人的下場，哈，孩子！你叫什麼名字，呃，讓我來猜，叫小狗，不是，嗯，小豬，啊，那麼叫小丫頭！」

「對，我是叫小丫頭。」

「放屁。」

「啊……你……駡我？你……爲什麼那麼惡。」

「孩子，你別怕，老頭子不是駡你，也不是對你惡，是那些畜生，那些打你的，害死你爹娘的畜生，他們，是人不是？人，可以沒名沒姓，小丫頭，我是去引你高興，打個哈哈，說個笑話，孩子，你受了那麼多的苦難，我還好意思駡你，唬唬你？不，我只是希望你，別哭，別哭啊，孩子，你。」

孩子巳爬來了，抱住了老魔，事實俱在，她是看不見四週的情形，更看不清老人的面目，她敢來抱老魔，試問，一個一直在他人鞭子下過活的孩子，今日，聽到了這樣的說話，她那會不感動，她又那會不當這個老人是親人。

「老爺爺，」孩子只哭了一聲，昏過去了，老魔是淚如雨下，一個縱橫江湖，殺人不眨眼的飛天神魔，他會哭得那麼傷心，這可是件不可思議之事，不，這是人性之常，老魔不是個沒心沒肝的人，其實，他是個眞正的性情中人，他也是個敢作敢爲的人，一直來，他們本是在江湖上奔走，在江湖上掀起駭人聽聞的風波，他根本想不到人世間有這許多的不幸、不平之事，在這兒，他看到了弱小無依者的血淚，他那會不心痛，老實說，打擊一個弱小者，是他所認爲最可惡、最可卑鄙的事。

現在，孩子暈了，他又束手無策，突然，他忍不住了，他看過華陀遺書，他也看過邢三所補註的療骨篇，他想試習，他想憑仗邢三的發明，來診治自己穿骨、裂踝之傷，可是，他看了看這鐵鍊，不禁廢然一聲長嘆，這些束縛不去，自己又怎能遵法療傷，打通八脈，再續斷骨。

「老爺……爺……孩子又醒了，不過，老魔是在這一段時間，他明白了不少是非……也可以說，他是突然的「悟」，他變得更活潑，也更聰明。

「老爺……你在那裏？」

「我在你面前。」

「哈！老爺……你……爲什麼對我這般好。」

「因爲你是好人，所以，爺爺喜歡你啊。」

「爺……我……我有姓、有名，是爹生前替我提的，我告訴你，好不好？」

「好，當然好！」

「我姓王，我叫難兒，爹說，咱們一世得多難！」

「嗯，難兒，好，爺爺也告訴你，我姓郝，我叫無畏，就是說，你爺爺是無所畏懼，呃，唉，可惜，你爺爺却和你一樣，遭了難，呃，難兒，你，怕不怕我。」

「爺……你，就如我親爺爺，那會怕你？」

「你爺爺生得可是難看，像個鬼，好在，現在是四外黑暗，你看不見我，如果，天亮了，你一見我，你担保會嚇死，因此，難兒，天亮了，你別看我。」

「不，不，爺爺……天亮了，我也會走了。」

「到那裏去？」

「我想過了，我始終走不過個死，我又何必讓福哥受苦受難。」

「呃——難兒，你講……」突然，他面色大變，難兒不聽見老魔的說話，她想開口，老魔是看得十分清楚，噓了一聲，示意她不可出聲，果然，遠處傳來了悉悉索索的聲音，漸漸的，又傳來了喘氣聲，還有低低的叫人聲：「小丫頭，丫頭，妹子！」

老魔不禁大爲奇怪，再看看來路，嗨……一個小人影子在掙扎着，爬着過來。

「福哥，是你……」難兒是驚喜交集地叫着。

「你，沒事……你……」本來站起來的孩子，咕咚一聲，跌翻在地：難兒是循聲走去，比較上她是巳熟悉了這山洞，因此，很快的走近那小子身邊，半拖半扶的，將個小子算是拖到了老魔面前。

「爺爺，他：就是福哥了……呃，你看不見他：他也看不見你：不過，爺爺，他是個好人，他救了我。」

「丫頭妹子……」

「叫他難兒！」是老魔的語聲。

「福哥，別怕，是爺爺……」

「你那裏來的爺爺！呃，不理這些，吃，吃這個！」

老魔是看清了，孩子手中有個糢糢，分明是他帶來，特等帶來餵難兒的。

「你那來的糢糢，呃，福哥！」

「我拚命拿來的，你瞧，呃，太黑了，你瞧不見，哼，我還帶了把斧頭，我……砍了那個賊羔了一斧。」

「你說什麼，你砍了誰？」

「朱老九，哼，我算是拚了命，我把你塞進了這個山洞，我不放心，我怕你餓，我偷了三個……不想，這個老九可眞陰，他早在張我，讓他去老猴子面前說了，讓他又打了我，還非迫死我不可，好，我就手抓到了把斧頭，一下，哼，他連聲也未出，倒了，我……我走來了。」

「那……你……該怎辦？」

「怎麼怎辦？就這麼辦……」

「不成啊，老猴子非得搜山，非得抓住你我……」

「哼……至多也不過是個死。」

四下靜寂：對，小丫頭難兒想到了死，她又不怕了，福子是根本拚了死而來，

好，難兒是拿了一個糢糢，遞給了老魔，一個給福哥，一個自己吃，笑了笑道：「爺爺，你也不怕死，是嗎？」

「哈……」老魔可讓這個女孩子引得大笑起來，突然，他拿到了福哥的斧頭，他冷冷的對福哥道：「你叫阿福！」

「我叫福子。」

「好，你這把斧頭不壞，你有沒有氣力？」

「我，如果我沒氣力，我早就讓他們欺壓你死。」

「好，你來砍，砍這個鍊子。」

「啊……鍊子，你……」

「爺爺，你，比我們還苦，你……讓什麼人鎖在這個黑洞中？」

「別說這些，來，砍，用力……斷了這裏，還得砍山壁上的鐵環。」

叮噹聲起……孩子是不顧一切的，在砍……砍這個困人的鐵鏈……

很久很久之後，天色已亮了，洞中有光，可是，老魔却看見這一對小兒女，一個在東，一個在西的睡着了，斧頭已捲了口，鐵鍊已斷了，可憐他在受難啊，爲什麼？得將這個困人的斷鐵鍊抽出來，抽出來？十餘年了，鐵鍊與骨……簡直連成了一體，那能抽得出？老魔是在咬牙，在流汗……先搖動……大力搖動，將鐵鍊搖鬆……鮮血直流，鑽骨透心的痛啊……痛得老魔簡直昏了過去。

孩子們醒了，首先看到老魔的面容時，全是嚇得難以出聲，不過，難兒却是定了神，面色莊重地，走到了老魔面前：「爺爺，早！」

老魔想不到孩子對他如此，他心神一顫動，手一抖，啊！一聲慘叫，鮮血迸現中，一條細鐵鍊已爲其抖了出來……好個老魔，左手一按湧泉穴，雖然功力未復，但是，這血是爲其止住了……

「孩子，你……倆早！」

「爺爺，很痛？」

「不，爺爺心中很痛快……只要我！能扯斷了鐵鍊，那麼，有一個月的休息，我們就可走出這個山洞……」

「啊，爺爺這是什麼？」

「死人！」

「死人……死在這裏？爲什麼？」

「福子！記住，壞人，一定會得到報應，記住！以後，你們可不能做壞事啊！因爲，一做壞事，就變壞人，你明白了沒有？」

「爺爺，我永不會做壞人！」難兒扶住了老魔，誠懇地說，老魔突然心中一酸，眼中流了淚來：「爺爺，你哭了！你別哭，爺爺，你痛了，嗯……」

「難道你不痛？」

「我已忘了……」

「忘了！」

「我不想記住這些，爺爺！你說你很難看？不，難兒說你眞好看，眞……爺爺，從來沒一個人，像你這樣慈祥，這樣好的……」

「好……孩子，讓我再去了這肩穴的斷鍊……呃，福子，難兒，那面，有米，有鹹魚……呃，向前走，折一個彎，再走，有山水……嗯……去覓火，煮飯！別出洞，在這兒，你我也可過活……哈……」

孩子走了，眞的找到了這些東西，還有火石，鎌刀，難兒對煮飯等事，顯得萬分熟手，當其弄妥了飯，可就找不到自己的碗筷，折了些山柴，勉强可用，山澗水湧有些不知名的花，葉！好，揀了兩塊大葉，算是碗，然後，引動福子一齊出來，一看老魔，可憐他是躺在血泊中，面色蒼白，昏死在地……

尙幸斷鍊全已扯出，難兒是萬分難過地，扶起了老魔，柔聲叫，叫，叫……

「孩子……你……你！」

「爺爺，別說話，你吃不吃飯，難兒餵你，好不好？」

老魔點了點頭，難兒示意福子，將老魔抬到了近山水的在，然後，洗乾淨了滿身血跡，突然，難兒看到了身上的刺紋，她凄然的說了一聲：「爺爺，你比我們受更大的苦啊，你，身上的傷痕，如此多，如此細，又是如此密……你痛不痛，還痛不痛……」

老魔是突的明白，孩子不識字，唉，是天意？是我命不該絕，他怔怔的看着這一對誠樸的孩子，看他們流淚，看他們七手八脚的盛飯，慢慢的，在餵自己，難兒是如此的細心，鹹魚的魚骨，在她靈巧的小手剔弄下，去了個乾乾淨淨，老魔的心中是萬分激動。

漸漸地，老魔越來越精神，越來越有興趣的，與福子、難兒說東講西，慢慢地，他在教他倆武功，教他們練氣，練走，練跑，練睡覺……

孩子倆是根本不清楚，在睡覺，坐地，跑路，奔走，跳躍是在練武功，只是覺得有趣，而難兒更是希望引得老人高興，因此，老魔的說話，她是全心全力的做，做得十分用功，她所希望的是，博老人的一笑，但是，她那裏知道，因爲她的用功，老魔所輕易不教的飛魔血影功，已在她身上打下了基礎。

現在，這奔跑、跳躍之術，現在，已移出山洞，老魔已開始了傳授他的獨門神功，「血河星沙」步法，他這個跑步，是頭上頂了三塊石頭，每只脚緊上了一塊圓石，走步時，還得雙肩不動，腰肢搖擺，可是萬分吃力的步法，但是，老人却是一點也不放鬆，逼着這一對孩子，走，走，走！

本來是遊戲，現在，可是苦不堪言，福子是忍不住，而老魔有所嘮叨，甚至想不「玩」了，不料，當福子一捧頭上石頭時，老魔是抖手一把，福子的臉上立即出現了五個手指印，打得福子滿天星斗，福子到底是個男孩子，他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練功夫，又何況；他是根本不想學功夫，始終以爲是玩！不玩也不至於該吃耳光，好！這就令福子光了火，他跳脚，他大哭，他大鬧，而難兒可就爲了難，因爲，她也不明白，爲什麼，近來老人變得如此不近情理，萬分的暴躁！

老魔是突的有所警覺，當他看見難兒的小眼睛中滿含眼淚時，他長長的嘆了口氣，他回身走入了山洞，現在山洞中是一無所有，屍身已爲他們埋了，爐灶等物在後洞，前洞是連斷鍊也找不出半截……老人坐下了，雙手捧住面龐，在呆呆出神。

很久，很久，他聽到難兒的笑語聲：

「爺爺，你沒發火吧，嗯，福哥也知道不對了，你去看，看嘛，他還在走，還在走吶！」難兒一邊說，一邊抓住老魔的左手膀，希望拖他出洞，突然，洞外傳來福子的驚叫聲……

老魔心中一凜，身形疾動，難兒當然也聽到了，現在，可以看出，這遊戲的功效，難兒走路，十分迅速的，搶出洞門口，在向外四週一望，不見了老魔的踪形，而在東角，那個斜坡上，有二個男子，一個女子扣住了福子在問話，難兒根本忘了自己是個什麼人，哼！看見同伴被人扣住，她是毫不畏難的，搶入圍中，嗨嗨，這三個乃是在江湖上的好手，可是，難兒爲了心急與福子會合，不免對阻住自己的人物，有所推動，不料，她這一推一彈，好，一聲怒叱，難兒的眼前一花，一股勁風已向其手臂斬下。

難兒那想得到，人家會當她對頭辦，一股勁風到，她是本能的一縮手，就自然而然的，向左一側身，好，對方如此凌厲的「石火曳光」，就此爲其讓得乾乾淨淨，並且，難兒更趁此一側，已來到了福子的面前，只見福子爲一大漢扣住雙手，她不禁面色一變道：「福哥，什麼事啊？」

福子他何嘗明白出了什麼事，自己聽了難兒的話，拖了兩塊石頭，頂了三塊石頭，走上斜坡，那想到，眼前一花，就見到了三個人，問自己聽不懂的話，自己不理他們，首先是爲人揮去了頭上的石塊，然後是雙手被扣。

「師妹，小心！」是那個出手打難兒的壯漢在說話，但是，那個女子却是微笑了笑道：「師兄，你別心急，或者，是我們師父的手下……」一回頭對難兒道：「這位小師妹，你姓什麼？」

「我與你面不相識，你們爲什麼抓住我福哥……」

「抓住你福哥，是問個訊啊！」

「問什麼訊？」

「你的師父是誰？」

「師父，我們那來什麼師父。」

「那麼，你們在練的是什麼功？」

「練功，這位姊姊，你們弄錯了，我們在玩，爺爺要我們比賽，誰先上了坡，又不落下石頭……」

可是，後面又來一陣勁風，難兒是本能的一側，一讓，輕巧巧的，又將來招讓過，她還不明白，自己已越來越令人懷疑是對頭了。

但是，難兒連避兩招之後，她並不發現不對，只是希望解開福子的困難，因此，她還是對那扣住福子的壯漢道：「這位大哥，放手！請你放手……」

她那裏知道，你越是若無其事，他們三人就把你當作了有意的輕視，並且，非逼得你顯出眞面目來，那個扣住福子的壯漢，他是一聲獰笑！「小姑娘，別再裝佯啦！如果你再不說出眞實來歷，哼哼……我可得不客氣了……」

「你，你說什麼……」邊說邊已撲上福子。

「你還裝佯！」語聲中，此人手中一用勁，就聽得福子一聲慘叫，面色大變，而冷汗直淌……難兒不由大爲焦急。想問清福子的痛苦詳情，可是，那壯漢是一招出手，可憐的福子，他莫名其妙的，讓那個壯漢一掌擊出老遠。一跤摔翻在地，難兒是一聲驚叫，上前護住了福子，不料，三個人已圈住了這一對小兒女……

福子已昏死了過去！右手手掌是舉不起來，不明，腕骨爲壯漢不知用什麼手法，揑碎了，而背部受傷更重，可就不明白，福子與三人有什麼大仇怨，難兒只會哭，實在不清楚，憑什麼，莫名其妙的會讓福子受這大的苦。

「娃娃，你可以講了吧，你的師父是誰？如果再倔强不言，哼哼，連你也一併的，毀了——」

「師兄，你已看出端倪。」是那女的在詢問。

「這小子有一股勁，十分奇怪，如果不是我的手勁强過他，我也會受其外鑠之力，而傷了自己，師妹，這分明是師父提說過的『九天』勁。」

「你以爲是老魔頭？老魔頭已毀了手足，他那能授給這兩個小孩。」

「你忘了師父曾經說過，這股勁炁，只憑言傳，也可修煉而成。」

「別忘了，師父可能也會……或者，師父已得到了秘籙！這兩個孩子是她之傳授。」

「也可能是楊神黼。」

「啊！你……師兄，難道你不怕楊神黼。」

「有這一對孩子在手，怕他些什麼？師妹，最多毀了這兩個娃子，然後，來個反戈相向，你可明白，是師父所授，你我可說，關心師父，特來尋訪，是楊神黼，那麼，何不轉拜在其門下，本來，楊神黼是有意收買你我三人的啊。」

這三個人在嘰嘰咕咕的計較，難兒與福子那會明白，自己已陷入於絕境之中，她目前只是顧住福子的傷，她却根本不在乎這壯漢的說話，說什麼把她也毀了，可是，當她看到三人嘰咕完畢之後，一個瘦長的漢子，對她滋牙一笑，笑得是又陰又怪時，她不禁打了個寒噤，這，又算幹什麼？

「娃娃，快，快講，快講出你師父的來歷。」

「我！我！唉！爺……爺……」難兒是無可奈何的，大叫爺爺，這可是逼得她想起了老人：難兒是只有這個辦法，讓老人出面與這三個陌生人解釋：不料，她才叫得三聲，眼前一花，一股勁風已向其當頭壓到，難兒是出乎本能的將頭一轉，嚾……這就令瘦長漢子大吃一驚。

須知；瘦長漢子已聽得師兄的提示，這二個孩子可能已習得了九天勁，因此，這一招出手，看來是平平無奇的一招「廻風柳」，其實，他已用上了本門神功太玄炁，封住了四週，這一招別說打個孩子，就算是江湖上名手，要拆解也非易事。因爲，太玄勁籠罩住對手的週圍方丈之地，除非你能以勁卸勁，或者，以勁崩勁，否則，根本無可能讓得了這一招。

可是，難兒是隨隨便便的一轉，好！這股太玄炁算是發了個空，而難兒是只覺得有股勁風，在鼻尖前削過。微微感到有些痛外，其他一無所知，她那想得到，自己的爺爺，暗中已傳授了她一門極高深的

武功，不過，他不言明，而難兒等不明而已。

不過，現在，却是壞了，難兒是接連幾下，輕飄飄，隨隨便便的拆了幾招，越來越令三個江湖旁門好手看出不對之處，到如今，再也不能客氣，三人又不是正人君子，更不會講什麼過節、道兒。只求有利，不求失着，明明是個小姑娘，三個人也當了生老虎來打。好！難兒就可眞正的受難了。

三人六掌，一齊出手，就算難兒因爲專心一致的，跟了爺爺遊戲，到底時日淺，並且不明就裏，更少江湖閱歷！可憐一下二下，尙可應付，三人同來攻擊，請問；一個小姑娘那能抵擋得了，又何況這三個人，又是吃準了難兒是個高手：一瞬間，連中六下重招，打得難兒血淚不分，而伏地不起。

「你講是不講？」

可憐，她是連出聲的氣力也沒有，請教她又能講些什麼？

不過，遠處傳來了一聲咳嗽，難兒突的一撐身，叫了聲爺爺！氣一阻，支持不住，只能合仆臥地，一只大手已按住了難兒的「肺兪」穴，難兒突感一股熱氣，像只小老虎的，在其身中走動，走到那裏，那裏傷痛全消，漸漸的，發現有幾個地方，稍有阻碍，而苦痛立現，幾個轉折，通了。而傷痛也消失了，難兒漸漸的，清醒了，而耳中却聽得爺爺沉痛的說話聲，不過，有幾句，她可是不懂。

「你們三個大人，並且，看來還是會家，怎會對個小孩子用這種重手……」

「老頭子，你是誰？」

「我在問你們，你們憑什麼，如此作賤孩子？」

「老頭子，難道你不服氣？」

「打了我的孩子，我怎會服氣。」

「喔，是你的孩子，哈……好！看來是你教他們武功的，你起來。」

「起來幹什麼？」

「讓我看個清楚明白。」突然，有個聲音在驚叫。

「師兄你看，這肩井……」

「啊，你！你是老神魔。」是那個女子在叫。

「哈……這就好，眞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功夫！」那個瘦長漢子接了下句，聽得出，他們是萬分的興奮，好像掘到了寶藏那樣。

「老神魔，楊神簫呢？」是那個女子在問。

「我不認得……」

「俏神魔呢？」

「我更加不清楚！」

「你別與我們推搪，其實，我們也不見得要如何難爲你，事實俱在，老神魔，你的琵琶骨毀了，還有足踝也穿了，武功，哈哈，算是毀了，你活着又有何生趣：又何況。你以前的冤家對頭，却也不少，就算你失踪了十幾年，但是，只要你稍有風聲外傳，老神魔！我看你也難以保得太平，對嗎？哈哈，所以，老神魔，你還是與我們講個清楚明白，可能，我們三個，可以助你圖個安樂晚年你看如何？」

「你們還沒有講出，憑什麼打了我的孩子？」

「這是小事，老神魔，我們與你談的是大事，是你以後的事，是你……」

「住口！」突然，老神魔噴出二個字，這兩個字當得上石破天驚的評語，而難兒幾乎嚇得心也跳出了腔，又是一聲長嘆：「幾乎嚇壞了我的孩子。」老神魔的語聲又轉了柔和，然後，他是冷冷的說道：「你不是對我說過，我活着又有何生趣？對啊，我活得該膩了，因此，又何必要勞煩三位，代我安排什麼安樂晚年？」

「我們可以代你打發對頭……」

「你們何嘗不是我對頭……」

「不，老神魔，我們……」

「你們以爲我會聽你們放屁，你打了我孩子，你又一再詢問楊神簫、俏神魔，哼！分明你們是他們的手下，可是，你們却一些也不關心你們的師長之情況，却看中了我，還要危言聳聽的，你們試問之眞正企圖何在？無非爲了我的血魔秘籙。」

「對，我們就是希望得習太玄血魔寶籙。」

「憑你三個也配……」

「老神魔，你說什麼？我們不配，哼，哼，我們好說，你不聽，對不起，我們難道不會將你扣住，哈哈，鐵鍊斷了，可以再續，老神魔，你該明白，雖說我們年輕，可是，手段却算得老……」

「你們預備如何？」

「楊神簫與俏神魔如何招待你，我們也會。」

「不怕楊神簫來找你？可知道這叛師逆上，神魔門的刑罰難受……」

「他們對你何嘗不是背叛了，你又能如何？你如何執法？啊！哈哈……」

「哈哈！」老神魔也笑了，他笑的是：「神魔門」！自己擇徒不嚴，現在竟然是你叛我背，視殺師弒父爲常事。他那得不笑，不過，這笑聲中，充滿着苦澀之味而已！

「你們是何人門下？」

「俏神魔啊。」

「好，俏神魔！想不到，該由我來代你清理門戶。」

「你說什麼？」那個女子聽出有些不對了！

「我說清理門戶……」邊說，他已立起身來，還是一身破衣，還是又高又瘦的身形，兩道綠光，由眼中激射而出，由於鼻、口歪斜，這張馬面也是萬分難看，而現在竟然面帶不豫之色，好，看來越形恐怖。

少女一見這個模樣，首先是吃了一驚，沉聲對師兄弟們說道：「小心。」

「哈哈，師妹，你忘了他四肢已廢，實在是個廢人而已。怕什麼？」一回頭，對老神魔萬分輕視的說了一句：「看你殘廢，大爺讓你三招。」

「不必，只求你講個姓名來歷。」

「哈哈，好！老神魔，看來俺師父已毀了。」

「聰明。」

「好，大爺說的可是眞正來歷。」

「如此說來，你師父只知道你的假來歷。」

「你也不笨，哈，大爺乃天山長老，惲玉波之子，惲奇！你該明白了吧！」

「那一位呢？」

「他叫邢林熹，是崑崙後起之秀，至於我師妹，是不空師太的侄女，費素音，哈哈……」

「全是我的老對頭的後代。」

「對。」

「看來，說什麼爲我圖個安樂晚年，壓根兒是騙人！」

「却也不然，至少，學習太玄血魔寶籙時，有你的安逸。」

「那不是安逸，那是束脩，哈哈，惲小子，其實，我該叫你一聲混小子，憑你也配來與我叫陣！」語聲中，只見一條黑影，其疾似飛，向惲奇撲到，到了這個時候，惲奇不禁大吃一驚，身法疾勁，手一探，一道白光閃處，一招「玉帶圍腰」，連消帶打的，一阻老人的來勢。

邢林熹也已看出情形不對，見老大的白虹環已出手，立即借勢出手，夾擊老人，五行輪一招「平地花開」，直擊中部，而費素音毫不考慮的，長劍出手，佔住斜角，劍訣一引，「十萬橫磨」推向老魔後邊。

老人只一動，三人出招如電，並且，各佔一角，分化爲一個三才圈，立即將老人困住，老人是細細的看了看四圍，然後，打定主意，如何破敵。

十餘年未與外人交手，又何況重創新癒，今日第一次與江湖人仕對招，老了，就胆小了，再說；他處心積慮的，還想重振鐵圍山，因此，他必須看看，這三個聽來是名家之後的小輩，功力究屬如何？所以，他是不慌不忙，即使已出手，還得詳細看看清楚，目下江湖之武技，有何特出之新異變化。

三個人困住了老神魔，由於估計錯誤，以爲老魔是個廢人，經已錯了，就得加倍小心來困住老魔，否則，三人全知，魔宮中人的慘刑酷罰，會令三人受個夠，因此，三人之出手發招，身法步位，全是刻意加工，希望能毀了老魔而脫出大厄。

好，三人的三才圈是越來越緊，三人的呼應也越來越純，三才本就是法天象地，加以人意的來復變化術語，源出易經，而別具陰陽妙用，法天：以日月星爲三才，而日爲陽，月爲陰，星則是人，法地：以山、河、林，法人：則精、氣、神，再一變爲九宮，復一化爲奇門八卦，如果，三人的功力，眞的到了第一流境界，三才即是九宮，而三人可化一洛書之數，不過，老魔是個不世出之奇才，十餘年的折辱、苦難，再加上十餘年的强壓火性的歷練，令他有超乎異常的悟化，本身功力本高，一融一洽，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界，本來，這三才圈可能會給與他不少麻煩，現在，他是三招一過，已是洞悉其中之理，又看出了三人出手功力有參差，他可以說是勝券在握！

但是，他在圈中，依然團團亂轉，閃避多，而還招少。可不料這三個混小子，却以爲老魔已爲三才圈所困；惲奇更是得意地在大叫大嚷：「師弟、師妹，想不到三才陣果非是尅制老魔的妙着，看來，神魔門算是毀了……」

「不見得……」是少女在接口，看來，黃素音是比較心細，並且，她已有所警覺，就是，老魔的出手令人震憾；事實俱在，三才圈的出手，全有呼應，照例；老魔被困圈中，己方壓力增加，對頭就該呆澀，圈子越小，對頭越被箍緊，但是，現在，三才圈已到了三花聚頂，五雷正心的重要時機，而老魔在圈中，依然行動如飛，閃避得宜。分明其中有詐；因之，她不得不提醒惲奇，切不可狂……

但是，惲奇功力爲三人員之首，可惜，他的觀察、分析却不如費素音，即使素音已有不可輕敵的啓示，惲奇那裏放在心上，白虹環一抖，一道長虹，似王紳倒掛般，由上而下，直擊中門，而費素音之長劍，爲求配合這三才陣式，一招蘇秦背劍，由下而上，在兩道長虹，陰陽相交未到了時，邢林熹一個玉帶圍腰，等如天地分剖般，向老魔攔腰劃出……這三招宛如一氣呵成，而第二下，眞正的殺手，已將引出……

老魔是突的一聲哼：三人面前。見紅光一點；邢林熹不禁一喜，分明五行輪已擊中了老魔，果然，老魔一個翻身，仰跌在地，就在此時，一聲哭叫，一條人影，其疾似箭般，撲入圈中——

三才圈本已開始向上會聚，預備施展殺着：「三花聚頂」，故此這下盤是有空虛，這人影子撲入，三人不禁一呆，惲奇出手極快，一招用老，喝一聲着—而老魔却是爲個小女孩在身上，是難兒，在大哭叫中：「別傷我爺……」但是，惲奇實在是個量小心狠的人，反嫌難見阻手碍脚，一環直擊，向難兒的背心砍到；一道血光現處，難兒只叫得一聲，而惲奇却突覺眉心一涼，眼前依稀見到一條人影晃動，又聽得夙夙連響，邢林熹慘叫聲中，人似彈丸般摔出，只剩下費素音長劍展開星河神訣，幻出點點銀星，護在邢之身邊，希望能阻住老魔的出手！

惲奇一長身，一抖環！不好，一陣顫抖，眞氣全失，並且，運氣太促，而一顫抖之下，他是全身似墮冰窖，一個支持不住，人已仆翻在地……

「師兄！你怎樣了……」

「走，快走……」

你想叫她走，可是，那裏走得了！老魔是手抱了難兒，面色越來越恐怖，繞住了費素音團團亂轉，本來，費素音尙可憑伏星河劍法，守位門戶，可是，現在，她的星河訣已爲老魔看透，好個飛天神龍，不愧爲廿餘年前的江湖大煞星，他身法如風，而出手如電，並且，過出手之快，身法之詭，實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費素音就算會力揮劍出擊，可惜，越來，越爲老魔的掌風所壓，所引，所帶，所圈！尙未對得十招，長劍已爲老魔所扣……

「你是個最有心機的人，可惜，又難以逃脫懲罰……」老魔語聲中，費素音是慘然一聲長號，人已僵臥在地！而面色萬分痛苦的，看住着老魔……

費素音這一聲長嚎，算是將難兒震醒了！「爺爺，爺……」眼睛尙未睜開，第一句就是叫爺爺……老魔不禁老淚縱橫，再看一看傷痕，不算輕，在背後拉了三寸來長一條血痕，你老魔的點穴神功，算是

令其止了血！

「爺爺！爺…！你沒事，你沒事…」

「孩子，你眞傻，爺爺那會有事…」

「我…怕，我怕—他們殺了你！那幾個壞人會殺了你！」

「不！孩子，你痛不痛……乖孩子……乖孩子…」

「爺爺……」福子也已在爬！爬！爬！爬到了兩人面前。

「福子哥！你沒事了？」

「我—痛……」

「哈！爺爺看看，嗯！好厲害的重手法！唉，孩子何罪！你們！你們到底憑仗什麼？」邊說，老魔是將福子的背心大穴封住，並且，代其接駁了斷骨…至於手腕骨，更是不費大力，……但是，孩子們却是受苦不小啊！

三個人有三個不同的身受，惲奇是寒得可憐，而邢林熹是週身如被重刑，酸痛難言！至於費素音，只是胸口有如壓了塊重鐵，三個人全知身落人手，三個人全是面無人色！三個人誰也無法行動……

「你們憑仗什麼？」如此作踐我的孩子…」

「老魔！你也別問了……」是費素音的語聲！

「嗯！我不問你，我問的是他…還有他！」

「哼！老魔，常言道：『邪正不能並立』！」

「哈！這話不錯，但是，你是個女子，你說該看清了，這是一對孩子，請問，他倆邪在那裏？而你們…」說到這裏，老魔的神色是萬分莊重：「是正派人了？不—依我看，你們比邪派還要邪，你們投入邪魔門下！……」

「我們是臥底！我們……」

「應該的？技不如人，向人學招，這不算沒面，而自命臥底，請問，換一個位，你們又會如何？你們正派人，不是有句話，說什麼『一日爲師，終生爲父。』昧良愿怨，而來臥底，你們就不怕有違正教中的倫理？」

三個人可全沒話答了！

「還有，你們却是意在我老頭子的東西啊！你們好不要臉啊！至於打傷孩子，我老頭子可是十分明白你們的心意；你們希望依此要挾，甚或，希望這孩子的師門是你們心中想望的，你們是爲習魔宮中技藝，不惜損人利己，正邪不能並立，哼哼，不見得，分明是存心刻毒，而爲人陰險的表證而已……」

這一番話，可以說是說到了三人的心底，即使費素音比較好！或者不至於有這樣的陰狠殘毒，不過，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也已或多或少的沾染了惲奇，邢林熹的習氣，又何況：在俏神魔手下多年，這魔宮中人的行事，手法，見也見慣了，做也不算是生手！老魔的說話，令三人個個難以分辯……

「孩子！你們可明白了！」

「明白什麼？」

「人，有好人，有壞人，有看來是好人，也有看來是壞人…可惜，不論如何，人，總該有個活命之道，保身己方，剛才我問他們，爲什麼要打傷你們！你們與他們無仇無怨！並且，面不相識……可是，爲了自己，他們可以把人不當人，孩子！如果你們沒有活命、保身之道，試問，以後，你們會受多少的欺凌與折辱，甚或送命……」

「我們可以在此過一輩子！」

「唉！福子，在此地，也有人，像他們那樣的，來找你們麻煩……如果沒有爺爺，你的小命是死定了……咦！難兒！你爲什麼不開口？頭痛……」

「不，爺爺，以前，你不是叫我玩們……是在教我們保身之道！對不對…」

「哈…你怎會想到這個……」

「爺…，如果，我不聽爺爺話，不玩…那麼！我是與福子哥一樣，挨了打！挨了很重很重的打…」

「嗯！難兒！你痛不痛…」

「不痛，爺！你教我功夫吧…」

「哈…好，難兒！以後，爺爺會教你…還有福子…不過，唉，看起來，福子不及你…」

「爲什麼？」

老魔是不再出聲了！因爲，他已發覺失言，事實俱在，在孩子面前，是不該有所比較，可是，事實俱在，難兒的悟性極高……

三個傷者，爲老魔扣押在山腹，可憐三個正邪門中，全有一定造詣的小輩英俠，從今開始。被捏碎琵琶骨，踝骨穿了鐵鍊，作了老魔的囚犯……

孩子們已懂得，這是壞人，對壞人應該是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從此後，天未明，福子是已在斜坡上練習魔宮中的獨特武功……飛龍血影功，難兒是發現了福子在拚命多學，多練，有時候，他可以廢寢忘餐的練，漸漸的，老魔已看出了，福子的功力根基，打得極深，極穩，至於難兒，是越來越可看到，她是悟性高，而記憶强……

本來，走上斜坡，三塊石頭不准有所抖動，更別說抖落！現在，更難了！非但是走，還須要跑，跳，並且，老人口中喝號，跑，必須跑，跳，不須跳，稍有失措。老魔的教訓來了，現在，不比以前，現在是他們求功。因之，稍有不對，福子得吃耳括子！

試問：如此的擺佈，兩個孩子又如何能受得了，更可憐的是，老人的出手十分重，這幾日裏，福子面上挨打，身上挨摔，可就鬧了個遍體鱗傷，難兒是比較聽慧，苦是少吃了，却也不好受！

福子是練功練到深後，老魔是不聞不問，天未明，却必需起身，福子近來是苦不堪言，但是，他咬牙挺下去。爲什麼？因爲老魔有一次，當飛魔血影功中的大週天，七星環行步法，開始傳授時，老魔是說得清楚明白，這功夫的重要，以及難學，並且，他主張福子不必學，爲什麼？老魔已清清楚楚的說明，他認爲福子的秉賦，根基不足，言下之意，他是有着輕視之色……

福子不言不語，也不回答；是或否。不過，他却是依期到，依樣練……難兒是吃足了苦頭，她那知，這是飛天神魔門中的唯一煉烝的大法，她咬牙苦受…帶着筋疲力盡的步伐，却必須環打卅六方…難兒

有不少次，大口鮮血吐出…老魔却視若無睹…福子却更吃了苦…他必須加多一項功夫，就是卆推石樁…稍有不是，老魔會將他，連人帶石樁擊翻……

「福哥…你…恨不恨爺爺……」

「不恨…」

「眞的？」

「眞！難道你恨爺爺了…」

「我當然不恨，因爲，爺爺有很多次，在偷偷的帮我，帮我運血過宮！帮我引氣入竅！而你，爺爺可太嚴了，我眞不明白，這又是爲什麼？」

「他要我好…再說；爺爺說我天賦弱！現在，我相信是對的，否則，我也不會引起爺爺的不滿，其實，難兒，我看得出，爺爺是太喜歡你我…」

「唉！我也知道爺爺喜歡你我，不過，福哥…我認爲爺爺有些偏心了—」

福子是低下頭來不出聲，用手在地上劃…劃…劃的有弧形，有直綫，有曲綫，也有點……難兒突的叫道：「福哥！你那來這强的指力…」一句話將個福子震醒了，他是在想如何走，如何跑，如何符合練功之身形步法，他是毫不在意在劃…不料，這兒是山地，福子的指劃成綫，分明他全身勁力已練到了無所不在的境地…當他看到了自己的成績，他突的幽幽地說道：「爺爺沒偏心……」

難兒是莫名其妙，不過，依稀她也有所明白，爺爹所教的，會有深意……

是第二個四十九日，老魔是得代兩個孩子散功了，因爲，練功而不散，那麼，勢必會積瘀於身，魔宮中人的所以不成名則已，一成名常有不可思議的奇功怪藝，震驚江湖者，就因爲他們練功、散功之道，與一般武林門戶不同，練功固然難，散功更不易，因爲要求散其功而聚其氣，不是一般江湖門派所能辦得到！

當然，功是力之面，力乃功之實，去其面而留其實，等於抽其骨而棄其皮肉…一個不巧，走火入魔也有份！不過，大天魔神功，就是在一點一滴的積聚，而修積而成，福子、難兒的一散功，這七日中，就形爲廢人……

不可放鬆，可又不得煉功，淸晨，他們還得上山坡，迎接朝陽，吐故納新……

不料，今晨，當兩個孩子，按照天魔籙中的頂心相合，雙手掌心相抵的姿勢—形如叠羅漢——互相沉默修習吐納時，福子突的感到腰部爲人點了一點，一個眞氣斜岔，發覺不妙，想出聲…可是，難兒先一個抖戰，好！福子是本來倒翻在上，不得不一個失重，人已直摔落地…

兩個孩子實在想不到，這個時候，竟然來了對頭！兩人尚未看淸四週，只覺得各人的頸後一緊，身子一懸，耳邊一陣風響，人，分明已爲來人所扣，而帶下了山坡…兩人全是無法出得了聲…只得由人擺佈…漸漸的，幾個曲折，看來，人已來到了一個幽谷中……

兩人覺得身子一鬆，人已摔在山地，總算看淸了，挾他倆走的是個中年文士，滿面笑容，看着福子與難兒道：「你們不認得我吧！哈…那不要緊，來！先解開了你們的啞穴，然後，再談其他……」語聲中，此人雙手微動，而嗤嗤兩响，兩小穴道已爲一股勁風衝開了。

「這是玄指風，哈……」

福子與難兒，根本尙未在江湖走動，因此，兩人那會聽得懂玄指風，還是大傷風的，怔怔的看着那個中年文士道：「你是誰？」

「什麼？你師父沒提說過？」

「提說什麼？」

「玄指風！」

「玄指風我不懂，重傷風我患過。」

「小子，別胡言亂語，這位是關中七俠中的陰陽指荊太浩，荊老前輩。」眼前又看見了個少婦，一身玄色短靠，一領玄色披風，生得極美，而背上有只人手，看看清，原來是付兵刃。

「那你又是誰？」

「太沒規矩，」少婦是冷冷一笑，聽得出，她是有些責怪之意了。

「芮姑娘，別那麼嚴謹，哼！得問訊呢，嚇了兩個孩子，摸不到底，對你我可不太方便……」

姓芮的少婦本來面現慍色，一聽此言，她是算平了平氣，然後皮笑肉不笑的，望了兩小一眼。

「好，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半晌沒有回答。

「爲什麼不開口？」

「怕你說我們沒規矩。」

嘿，這可算是碆心的一拳，打得芮姑娘是透心的痛……她是江湖有名的冷面鐵心，無音殺手，右手已向背後抓去，尙幸，荊太浩是深悉這位姑娘的個性，就怕她一個無音手，將對要緊人物殺了，以後，可就得有麻煩，身形一動，已阻在芮盈的面前：「別生氣，對老魔頭，可不是對付這兩個小孩子。」

總算又將個芮盈阻住了，好吧，再來問個清楚，好！你們可就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了，爲什麼？荊太浩已漏了風啊，對付老魔頭，嗨嗨嗨，這不是巳對福子、難兒送了個訊，他們來對付的，就是他倆的爺爺……

荊太浩連問十句，福子回了他十個不知道，這就令荊太浩也忍不住氣了：「孩子，你們分明用魔教中的坐功，去吐納日精，我可不是來對付你們，我是來救你們的！」

「救我們？」

「就是，你們陷溺未深，你們尙可渡化，但是，我們行俠仗義輩，可不能任令魔徒橫行。」

「不聽你說話和氣，我眞想臭罵你一頓。」

「你說什麼？」

「我們不須你來救我們，我們更不希望你們來麻煩我們，擾亂我們，魔徒橫行，你可是說得比唱還好聽啊，我爺爺幾時橫行，是你們找上來，是你把我兄妹抓了來，你還好意思說魔徒橫門，而你們，又算是直行了？」

荊太浩想不到讓個孩子教訓了一頓，聽起來，這孩子的說話不錯啊，是我們上得山來，抓孩子是希望掏問個詳情，以便方便救人，可是，自己的苦心，孩子不領情，這就引起了誤會啦，可惜，這個時候，可又不是個解釋誤會的時候，孩子們更

不是解釋的對象啊!

既然如此,又該如何?

「將孩子作人質……」遠處傳來一聲陰惻惻的語聲,這語聲,說得從容,但是,人却已在語聲中出現,也是那様的從容,分明,此人的武功驚人……當看到來人,乃是個六旬左右的老尼時,不禁令人有了陣寒意。

「師父!」芮盈首先向老尼拜到。

「罷了,荊道友,其實你也不必如此顧忌,只要探的了老魔頭的藏身之所,就不必再顧慮其他,殺進洞去,找到老魔,解決此事,算了……」

老尼可是說得十分輕描淡寫,好像老魔巳經困在他手中一樣。

「忌畏大師,萬事總得掏個淸楚明白,以免誤傷無辜,引起其他麻煩。」

「哈,荊道友,是天山派的傳音密旨所示,指明在縉雲山後,九幽谷中,老尼巳踏勘過九幽谷,巳發現此地是爲老魔的藏身處。」

「可是,不知確實地址。」

「你在那裏抓住了這兩個小孩的,老魔巢穴,定在附近,其實也不必多事嚕嗦,盈兒,押這兩個孩子走。」

兩個孩子全不肯走,芮盈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江湖英雌,並且,對這兩個孩子巳無好感,所以,喝問了兩次,孩子還是倔強不走,她可就不客氣了,左手一指,向福子、難兒的「神藏」穴點去。

荊太浩是飛身一阻,對芮盈道:「芮姑娘,不可對小孩子使用毒手。」

「荊師叔,常言有道:『邪正不能並立』。」

「你是正派麼?我看不見得,你比我們邪派更可怕。」

「你說什麼?」

「我且問你,我是邪派麼?我做了什麼邪事?啊?」

嗨嗨,這可好,難兒的問話,可將芮盈,就算忌畏師太也問倒了,事實不錯啊,兩個小孩子,現在,是週身散功,失勁之時,憑什麼斷定兩個孩子爲邪派人物,練功當邪派,但是,前輩啊,任何一派武功,全有其獨特之坐功法則,這也不是罪證,最重要的是,得有實據,試問二個孩子,作些個什麼邪門事來的!

「孩子,你們不算邪派,但是,老尼怕你們陷溺日深,好!孩子,你們只須引領我等到你居身之所……」

「幹什麼?」

「殺了魔頭,倒翻魔府,救……」

「且住,且住,這是你們正派人的作爲?哈,不是比邪派人更爲邪惡。」

「你說什麼?」

「看來,你們正派人慣於引狼入室,謀殺師長來的。」

「小子,好可惡!」語聲未畢,難兒只覺眼前人影一晃,而「太乙」穴一麻,這就可看出這老尼的出手,快得驚人,至於難兒是咕咚一聲,向後仰倒,一陣劇痛,由全身散開。難兒那想得到,這是岷山派的獨特仙人指法,別說是個孩子,就算是江湖前輩也難以抵受這撕心裂脈的點穴手法,老尼是用上了陰狠毒辣的折磨、摧殘的手法。

難兒又如何,她是面色鐵靑,牙齒咬緊,大眼睛中,有兩顆眼淚在流動,可是,她死也不讓它流下來,混身戰抖,可憐!這是比非刑更厲害十千萬倍的苦刑啊!難兒寧可痛死,她是哼也不哼一聲。

福子想撲上去問個淸楚明白,可是,他却爲芮盈所扣住:「好好地陪我們走,我師父可以饒了這個女娃子。」

「我不……要……她……饒……」

好,這句話連福子也算釘住了,福子是會引領三人入洞,不,至少會令三人見老魔郝無畏,因爲,他已看出了,這件事,非得打一架才能收場,何必跟他們多泡麻菇,可是,難兒受制,身受酷刑,他想對她說的原由,那想到,難兒發了牛勁,好!兩個人就算是落人掌握中,聽人來擺弄了。

福子是認了命……

「小子,你也在地上叫苦連天!」

「姑娘,你說錯了,至多,你將我擺佈得在地下,至於苦嘛,不見得會叫,更接不上連天兩個字……」

豁出了,這出言就也不必畏畏縮縮,能的快意,就順意的說……反正,端正了個身子,讓你們作踐,凌辱……

「好小子,」芮盈一指巳出,莫名其妙的,中指一陣劇痛,眼前依稀看得人影動……眼前却又是一陣黑,可憐的芮盈,他是連個來人尚未看淸,喀喀二聲……手指爲人,不知什麼一來折斷了,十指連心,又何況,仙人指全憑手指。這是練功之主物,如此爲人折斷,可以看出來人眼光之狠、之準,而劇痛攻心,那得不昏暈了過去。

「想不到你們自名名門大派正教人士,竟然對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孩子,用上這重的手法!」是老魔來了,可是,他的說話,雖說充滿憤懣之意,說話依然緩慢、從容的,不過,聽得出有着幾分寒意。

「對付邪魔外道,就得不容情,你是廿餘年前,橫行,江湖上的飛天神魔。」

「你是莫名其妙岷山白衣庵主的弟子,蕭一員女士了。」

老尼不禁大吃一驚,自己俗家姓名,久巳不用,這老魔那會知曉……

「唉,你算是代師報仇而來的,嗯,其實,你可知,你那師伯,也是爲我一招破天手,逼得出嚇了氣,你老子蕭承坤,却是讓老頭子逹摔七跤,令他羞憤難擋,然後,抹了頸子,不過……我可不是找他們,是他們來找我,可以說是自找死路,不像這兩個孩子,是你們找上他,老尼,我可是明白,你們絕不敢三二個人,來找我老頭子,你們有埋伏,你們有計劃,好,叫他們統統滾出來,你們喜歡一齊上,好,老頭子一個人,來會會你們,不過,有件事你們可得記住,不准扣押人質。」

「哈!如果扣押人質又如何?算是卑鄙無恥了?老魔頭,我們依多勝少,又算得了光明正大了?不,誅殺魔徒,誰與你講什麼卑鄙、光明……弟兄們,上……」

四週果然全有人形出現,這個出言發令者,乃是個中等身村,一部黑髯,飄拂胸前的中年人,手中却是一對鐵牌,至於陸續現身的,有僧有道,有男有女,連上忌畏,荊太浩,竟有十三人之多。

老魔頭哈了一聲長笑,然後,俯身與難兒、福子耳語了一陣,其實,當老魔現身,毀了芮盈之仙人指,立即環點難兒的大穴,解除了這慘無人道的點穴法,現在可就不明白,他在幹些什麼?

然後,他是一長身,對衆人道:「人越多,對你們越不利,唉!想當年,我那背叛師門的,如果只有一人,哼,老頭子早巳毀了,也不勞煩爾等自來找我麻煩,就因爲有兩個,好,你虞我詐,你謀我奪,最後,鬧了個同歸於盡,留下我一個孤老頭子,現今有十幾個,我怕爲了一部血魔籙,會打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呢,哈哈……」長笑聲中,老神魔身法巳動,好身法,各人只見眼前勁風現,勁力臨,各出兵刄,武功相阻相格,不料,就在一瞬眼時,老魔巳施展了威震江湖卅年的「血河星沙」幻魔飛天身法,連向十三人進招。

每人一招,一點即過,可是,誰也發現到,老魔的出手是狠、勁、厲、迅,看看是一招,其實,十三個武林好手,誰也覺得了,自己單打獨鬥,甚或是三個四個服侍他一個,包保落敗,老魔之所以謂老魔,果然厲害,果然驚人。

但是,本來是十四人,預備一個內外七星陣法,來困死老魔頭的,可惜,芮盈巳傷,死活不知,十三個人,只能照事先計劃,有人傷,內七星不變,以備長期纏鬥,困死老魔,外圍則作呼應。

老魔是發現這內七星的七個好手,有一套連身駢體的陰狠功夫在,看來,七人是陰陽怪氣,無精打彩,其實,這是七人連成一股柔勁,軟軟的,陰狠地將老魔與了個密不通風,老魔如果想崩圍而退,那麼,勢必會受傷,即使不傷,也得眞氣有所失調,好,外七星的遊星,立即再化爲「搖光」位,六——甚至是三人,也可以擋住老魔,內七星立可再圍而上,老魔是非受重傷不可。

但是,老魔却是別有打算,當他被困在內七星陣時,巳看淸四週之情況,今日,他算是碰到了畢生未有的重險,他死無所謂,可惜,血魔籙尙無傳人,至於兩小,尙未定性,還得有所訓練,考察……今日,他不能死,他必須衝出這個重圍,他希望自己的估計不誤,可以突出奇兵,脫身而去。

十三個人,越來越有信心,因爲,老魔巳越來越呆澀,而活動的圈子,也越來越小。

分明,這內外七星的相互牽應威力,將個老魔困實了,今日,可以毀了這個老魔,也可毀了這個江湖人提起頭痛的鐵魔門。

那邊傳來了二聲小兒女的叫聲。

而老魔突的一聲長嘯,七人只見一條瘦長身影,其疾似箭的,向「紫微」位激射,本來「玉衡」「璇璣」兩位夾輔而上,由「開陽」、「搖光」位出擊。

但是,這一次,老魔是衝向紫微,橫打「天權」,而背後搖光,一個大旋風,人巳盪出外圍,外七星只六人,巳連成一綫,變成龍尾三星,不料,就在此時,一雙小人影子閃入,六人一綫,突然有二人莫名其妙的爲人摔出,看一看淸,乃是福兒與難子。

就在這石火電光,一瞬之間,老魔巳連闖兩圍,一招大天魔霹靂九羅掌,一股極强的勁風,將外七星另四人阻了一阻,然後,一聲長嘯中,但見一大兩小,飛下山坡,嘯聲隱現中,人,巳走了個不知去向——

現在,祇剩下十幾個正派大豪,在相互呆視,誰也明白一個事實是,走了個魔頭,武林中,算是來了個極大的禍胎,不過,不知道何時、何地會發作。

——全文完——

玄機妙算

惠孟說勝康王

機智子・文

惠孟晉見宋康王,康王劈頭就喝道:「寡人所喜歡聽的,是那些勇猛鬥狠的戰策,可不喜歡什麼仁義道德的空論,你是要敎些什麼點子給寡人知道呢?」惠孟回答:「臣下有一個比您想知道的還要神妙的東西,就算是天下最勇猛的人,也別想刺進身;天下最鬥狠的人,也別想擊倒您呢,陛下難道沒有興趣聽聽?」康王一聽,心想這還是前所未聞的厲害東西,不能不聽啊!於是改變臉色,笑嘻嘻地說:「有興趣,有興趣,這正是寡人所最喜歡聽的呀!」惠孟見時機成熟,開始進入正題:「說起來呀!其實這個刺不進身,擊不倒的護身法還不算高明呢!因爲這一刺一擊必竟還是有辱您的尊嚴,更高明的應該是叫那些愛鬥好狠的武夫,根本不敢近您身。這還不夠好,因爲縱使外表不敢,心裏頭的敵意却消不掉;而我的這個法寶,就是叫那些人打從心眼裏就沒敵意,這樣人人沒敵意,天下平安祥和,百業大發,所以地底下的人,不論男男女女,沒有不喜歡這個法寶的,難道唯獨您不喜歡?」宋王一聽,樂不可支,心想:天底下竟有如此妙方,趕忙道:「那有不喜歡的道理,快快說來,讓寡人聽聽!」惠孟說:「這個法寶不是別的,就是孔先生、墨先生二家的學說啊!這話怎麼說?您沒瞧見,孔先生、墨先生二人沒有寸土之地,但却可以君臨天下,沒有一官半職,却名噪一時;普天下的人,沒有不引領長盼這兩個能使天下獲得大利的學說,能早日實現,如今您是天下尊主,如果能以孔、墨二家學說,作爲治國藍本,那麼四海之內承平的展望是指日可待了。像這種不動一兵一戈,不傷一草一木即能使天下樂利的東西,不是最妙的法寶嗎?」宋王聽畢,才知惠孟是一轉三折地把自己引入甕中,不過說的也確實有理,所以等惠孟離去後,宋王跟左右的人說:「惠孟的口才眞不簡單!連我都分辯不出他要說的是什麼呢!」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至尊堡風雲（上）

余破浪·文
子成·

三眼毒熊　喪身斧下

（一）

海濤拍岸，大雨滂沱。

雨從雲至，浪隨風起，茫茫大海視野模糊，到處都是一片白茫茫，灰濛濛的。

靳老頭不喜歡這種天氣，每逢下大雨的時候，他總是躺在自己的老窩裏，遙看着遠處的大海發愁。

他並不是個漁夫，但他擁有的一艘漁船，却是整個東牌角最大、最穩固的。

東牌角是一個漁港。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這漁港居住的人，最少有九成以上都是漁民。

但靳老頭不是。

他是個被官府懸賞緝拿的老海盜！

× × ×

靳老頭不喜歡下雨的天氣，是因爲他的老伴，是在一場大雨中被人一箭射穿咽喉的。

靳老頭三十一歲成親，妻子是保定鐵翼鏢局總鏢頭劉展翅的獨生女兒。

劉展翅雖然不贊成這一門親事，但最後她的女兒還是嫁給了這個海盜。

他們婚後的生活很愉快。

然而，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難免陣中亡，這十四個字却是一點也沒有錯的。

靳夫人雖然武功高强，但在一場海上遭遇戰中，她正與敵人展開激烈的廝殺，冷不提防一支利箭破空飛至，貫穿過她的咽喉。

就是這麼一箭，靳老頭變成鰥夫。

靳老頭雖然把放箭者碎屍萬段，但靳夫人的性命却是無可挽回。

那時候，大雨滂沱。今天天氣也和昔日同樣惡劣，就像是靳老頭此刻心境……

（二）

雖然雨下得那麼大，葉一帖還是帶着葉楞子，到徐老爺子的宅院替他治病。

徐老爺子是東牌角的長老人物。

他從不與別人爭名奪利，數十年來都是經營祖傳下來的買賣。

徐家五代，都是在東牌角經營南貨號的。

徐老爺子雖然已六十多歲，但他的體魄還是和年青時那麼强壯，誰都想不到他忽然會害起大病來的。

徐老爺子的家僕徐勝對葉一帖說：「老爺子的腸胃昨晚開始有點不舒適，現在他渾身發熱，汗水却是冷的，而且連話都說不出來……」

徐勝說得很嚴重，好像現在還不立刻趕去救他，很快就會一命嗚呼似的。

葉一帖不敢怠慢，帶着葉楞子匆匆趕到徐家宅院。

但當他們來到廳院的時候，却發覺徐老爺子居然就坐在一張酸枝椅上。

身懷重病的人，是應該躺在床上休息的，但徐老爺子的病況，顯然沒有徐勝所說的那麼嚴重。

徐老爺子仍然和平時沒有甚麼分別，雖然他的臉色不太好，但却不像是因病所致。

葉一帖是個老於經驗的大夫，這一點他當然不難看出來。

他走進大廳後，徐老爺子就站了起來，長揖爲禮：「如此大雨，還要勞煩葉先生，老朽實在於心不安。」

徐老爺子是個很和氣、無論對任何人都很友善的老人，但葉一帖看見他的時候，却像是看見了怪物般。

徐老爺子既沒有渾身冷汗，也沒有病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他叫自己來到徐家宅院，又有甚麼目的呢？

這個疑問他是一定要獲得解答的。

徐老爺子寒暄幾句，但他的情緒很不集中，彷彿愁眉深鎖，滿懷心事似的。

葉一帖雖然沒有把心中的疑問提出，但葉楞子的嘴巴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問徐老爺子：「徐勝剛才對葉先生說，你好像病得快要死了，但你却仍然神龍活現，莫非徐勝有點神經病？」

葉楞子是葉一帖的堂侄，自從十一歲那年就跟隨着葉一帖，這人呆呆楞楞的，但這種人的說話往往反而一針見血。

像他這種人，說話永遠都是那麼直接了當，絕不會兜圈子，更不會裝模作樣。

若在平時，葉楞子這種說話只說出一半，葉一帖就會制止他不要再說下去，但現在葉一帖覺得事情大有蹊蹺，所以也任由葉楞子一直把話說完。

葉楞子的說話，也就是葉一帖的心中的疑問。

徐老爺子嘆息一聲，正待解釋，突聽一人淡淡道：「徐老爺子沒有病，有病的是在下。」

葉一帖、葉楞子臉色同時一變。

只見大廳內不知何時已出現了一個陌生人。

× × ×

對於葉一帖叔侄來說，這人的確很陌生。

他是一個衣衫樸素，大約二十四五歲左右的青年人。

葉一帖雖然從未見過這個年青人，但對他的名字却並不感到陌生。

「在下姓田，田璇。」

在五年前，田璇是江湖上無數無名小卒之一。

但就在這短短五年間，田璇已成爲江湖上最可怕的刀客之一。

他腰間懸掛着的刀，就是三十年前崑崙、崆峒兩派高手爭得死去活來的「紫電刀。」

紫電刀早在八百年前，便已是江湖中人爭纏不休的寶物。

在這八百年來，這把刀多次易主，直到三十年前，崑崙、崆峒兩派更爲了這把刀，險些釀成大火拚。

但結果，這把刀却在兩派爭持未已的情況下，突然被一個輕功奇高的蒙面白髮怪客出其不意奪走。

這是徹頭徹尾，如假包換的「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倘非崑崙、崆峒兩派的祖師、長老大力調解，三十年前這江湖兩大名派極可能就會爲了這一把刀而拚個玉碎珠沉，甚至同歸於盡。

直到五年前，紫電刀又再重現江湖。

擁有這把刀的，並不是昔年奪刀的蒙面白髮怪客，而是年紀輕輕的田璇！

（三）

田璇衣衫樸素，而且臉色青青黃黃的，當他初出道江湖的時候，誰也看不起他。直到有人認出他腰間的佩刀，就是紫電刀的時候，他又變成了不少江湖高手追獵的目標。他們追獵的不是田璇這個人，而是他擁有的一把紫電刀。

在那個時候，田璇倒像是變成了一條沒有角的山羊，許多豺狼虎豹，都想抓住他咬上一口。

可是田璇絕不是羊。

那些自以爲是豺狼虎豹的人，當他們見識過田璇的刀法之後，才發覺田璇是一條披上羊皮的猛虎。

例如長江下游的「水陸天王刀」李猛、太行山五霸、天邪上人、嶺南刀聖于九池，他們都是武林中响鐺鐺的角色，但他們想打田璇的主意，結果全都吃不了兜着走，個個負創而逃。

他們還能檢回性命，是因爲他們在江湖上並非大奸大惡之輩，所以田璇才放他們一條活路。

但那些大奸大惡的江湖敗類遇上田璇，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在這五年內，死在田璇刀下的魑魅魍魎，江湖敗類，實在爲數不少。

現在，就連崑崙、崆峒兩派的高手，也不敢對紫電刀存有任何的念頭。

也許這把刀已有了最適當的主人。

既然如此，別人又何苦再爭呢？

× × ×

無論是誰，只要他是個武林人物，而這五年內耳朵又沒有毛病的話，他一定會聽過田璇這個人的名字。

葉一帖不但是個大夫，在江湖上也薄有名氣。

在二十年前，葉一帖也曾在江南武林以至關東一帶，幹過不少令人側目的事。

他是河東葉家四秀之一，提起葉家四秀，昔年他們的威風事蹟，至今仍然爲人所津津樂道。

現在葉家四秀只剩下兩人，其中一個投身少林，成爲一代高僧，而葉一帖却成爲了東牌角唯一的大夫。

他已厭倦了江湖上終日不離仇殺紛爭的生活，他只想在東牌角平平穩穩渡過他這一生。

這些年來，他的歲月過得很平淡，沒有仇殺，沒有紛爭，他似乎應該感到很滿足了。

然而，人類往往就是這樣的，太緊張刺激的生活吃不消，於是就想靜下來，但過了某一段時間之後，却又會靜極思動。

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雖然未必每個人都會如此，但却也十不離其八九。

× × ×

徐老爺子沒有生病。

生病的是田璇。

但憑眼前的判斷，葉一帖却看不出田璇有甚麼病。

田璇沉默半响，道：「現在我雖然還沒有病，但不出十天之內，我就會病，而且病況將會相當嚴重。」

葉楞子聽得一呆。

就連葉一帖也是一頭霧水。田璇的說話他並不懂。

田璇苦笑一聲，又道：「既然在下即將會害病，是否應該先找一位大夫，準備替自己治療呢？」

葉一帖看着田璇：「田老弟，你莫非已身中邪毒，將在十天之內發作？但據老夫看來，却又並不像是這樣。」

田璇道：「在下沒有中甚麼邪毒。」

葉一帖長長的吸了口氣，道：「莫非老弟將會在十天之內與一個很厲害的敵人決鬥？」

田璇搖頭：「不。」

葉一帖一怔，良久才嘆息道：「也許我老了，直到現在老夫還看不出你爲甚麼將會在十天之內生病。」

田璇道：「葉先生現在當然看不出，因爲現在我還沒有病。」

葉一帖苦笑一下，嘆道：「既然如此，老夫告辭了，這樣離奇的怪病，請恕老夫無能爲力，閣下還是另聘高明罷。」

語畢，帶着葉楞子轉身就走。

田璇立刻道：「葉先生慢着。」

葉一帖沒有回頭，只是停下了脚步。

他的聲音開始變得有點冷漠：「未悉田大俠還有何囑咐？」

田璇沉吟片刻，忽道：「天下名醫不少，並不只有葉先生一個。」

葉一帖冷笑：「老夫絕非名醫，田大俠可別弄錯了。」

田璇道：「葉先生可知道在下何以偏要選中你？」

葉一帖道：「你找錯對象了，老夫對這種『無稽之症』，並未感到多大的興趣呢。」

田璇道：「但在下却知道葉先生對甚麼東西才有興趣。」

葉一帖的臉色還是那麼冷淡，好像對田璇的說話並未感到多大的興趣。

但他仍然在聽。

只聽得田璇淡淡道：「你感到有興趣的東西，是一顆人頭。」

葉一帖的神態彷彿有點變了。

但他仍然默不作聲。

田璇凝注着他的背影，緩緩道：「這一顆人頭很特別，它有三隻眼睛，下顎還有一顆比鷄蛋還大的肉瘤。」

葉一帖霍然轉身，動容道：「三眼毒熊龐亨？」

田璇點點頭，微笑道：「正是龐亨，你豈非早就想把這個惡賊的腦袋割了下來，替你的兄弟報仇雪恨？」

葉一帖胸膛起伏，瞪目厲聲道：「他的人在那裏？」

田璇忽然嘆了口氣：「就算他的人在這裏，請恕在下斗胆問一句：葉先生能殺得了他嗎？」

葉一帖頓時啞然。

他的臉彷彿已變成死灰色，但一雙眼睛却滿佈紅絲，神態駭人已極。

他這種表情，令到葉楞子大爲吃驚。

他跟隨着葉一帖多年，從來也沒有見過他這副樣子。

過了很久，葉一帖的神態才總算漸漸恢復正常。

他拍了拍自己的額角，不斷發出「拍拍」的聲響，看他的神情，好像是要說話，但却只是張大了嘴巴，甚麼聲音也沒有發出來。一時間，大廳靜寂如死。

又過了很久，葉一帖忽然坐在一張椅上，神態顯得又是激動，又是頹喪。

徐老爺子雖然並不是武林中人，但他總是見過世面的老人，他知道葉一帖的心境，實在是紊亂無比。

「不錯，老夫殺不了他，老夫絕不是三眼毒熊的敵手。」葉一帖忽然喃喃道。

田璇的目光遙注在遠方。

外面的雨點仍然是那麼兇。

但令葉一帖心弦震動的並不是這些大雨，就算眞的天崩地裂，也及不上田璇嘴裏迸出的這說話：「你想不想要龐亨的腦袋？」

葉一帖陡地站了起來，大聲道：「他殺了我的兄弟，倘若有人能把他的腦袋砍下，老夫寧願終生爲他所用！」

田璇目光一閃：「此話當眞？」

葉一帖正色道：「决不後悔。」

田璇吸了口氣，道：「像龐亨這種衣冠禽獸，人人得而誅之，就算沒有葉先生這一句說話，在下也絕不會放過他。」

葉一帖咬着牙，道：「他的人呢？他在那裏？」

田璇冷冷道：「如果在下沒有看錯，他已在今天清晨，來到了東牌角！」

葉一帖臉色一變：「他竟然已來到了東牌角？」

田璇道：「不錯。」

葉一帖突然大笑，但笑聲却比哭還難聽：「既然他已來到這裏，老夫就算拚着粉身碎骨，也非要和他拚一拚不可的。」

他突然衝上前，雙手捏着田璇的肩膊：「他在那裏？讓我去宰了他！」

田璇嘆息一聲：「現在我不能告訴你，你若遇見了他，恐怕不出十招，就得死在他的毒熊掌下。」

葉一帖怒道：「難道你要老夫像隻烏龜？整天把腦袋縮在龜殼裏不敢見人？」

田璇沒有回答。

大廳外突然出現了一個渾身濕透的青衣人。他渾身濕透，是因爲外邊正在下雨。但他身上除了雨水之外，還有血水！

孤鷹島之謎

（一）

無論任何人，忽然看見一個血淋淋的人走到自己的面前，都難免會吃了一驚。

青衣人雖然渾身血水，但他的目光却冷靜而銳利，他身上的血，好像都只不過是豬血、狗血而已。

但他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他身上的是人血。

既有別人的血，也有他自己身上流出來的血。

爲甚麼可以肯定他身上的是人血呢？

原因很簡單，他的右手，緊緊握着一把利斧，而他的左手，却提着一個人的腦袋。

這個腦袋顯然是給這把利斧砍下來的，斧鋒上仍然血漬斑斑，外面雖然滂沱大雨，還是未能把斧上的鮮血冲洗得乾乾淨

淨。

葉一帖的目光，像中了邪法般怔怔的盯着那個腦袋。

這腦袋很特別，在眉心中央，紋刺着一隻巨大的眼睛，雖然人已死了，但它仍然兇惡得就像隻準備把人撕開一塊塊的巨熊眼睛。

這顆腦袋的下顎，還長着一顆比鷄蛋還大的肉瘤。

葉一帖瞪着這個腦袋，臉色漸漸脹紅，額子却青筋突露：「是你！是你！果然是你！」

他突然走到滿身血跡的青衣人面前：「你是誰？這個人的腦袋是不是你砍下來的？」

青衣人點頭：「在下姓花，這個腦袋不錯是我用斧砍下來的。」

葉一帖的眼眶淚光湧現。

他已多年沒有流淚。

但他的淚水忽然就像是洪水暴發，一發就不可收拾。

他忽然「噗」的一聲，跪了下來。

他並不是向那顆被砍下來的腦袋下跪，而是跪在青衣人的脚跟前。

他不但跪下，而且還「咚！咚！咚！」不斷的在叩頭。

青衣人沒有避開。

他只是說：「你不必謝我，我殺龐亨，並不是爲了你，而是爲了田公子。」

葉一帖仍然不斷叩頭：「老夫無能替兄弟報仇，若非恩公相助，老夫恐怕一輩子都無法看見龐亨這個被砍了下來的腦袋了。」

青衣人道：「還是那句老話，我殺龐亨，是爲了田公子，這件事是他叫我去幹的，所以你要謝恩，應該去找他，而不是我。」

葉一帖終於站了起來，對田璇道：「老夫昔才冒犯公子……」

話猶未了，田璇已截斷了他的說話：「葉先生言重了，在下早就說過，像龐亨這種人，本就是人人得而誅之的。」

葉一帖垂首而立，恭聲道：「公子有何囑咐，儘管說出。……」

「豈敢！倒有一事，非要葉先生相助不可。」

「願聞其詳。」

「在下欲往孤鷹島。」

「孤鷹島？」

「不錯，是孤鷹島。」

「請恕老夫孤陋寡聞，老夫從未聽過這一個島嶼的名字。」

「葉先生並非經常出沒於海域間，沒有聽過這個島嶼的名字絕不爲奇。」

葉一帖神態漸漸恢復如常，道：「田公子要到孤鷹島，也許只有一個人能給你助力。」

田璇目光一亮：「葉先生所指的，是否斬巡洋？」

葉一帖緩緩道：「除了斬老頭，老夫已想不出還有誰能把你載到孤鷹島。」

田璇點點頭，道：「斬巡洋本是大海盜，孤鷹島在甚麼地方，他一定知道。」

青衣人道：「我現在就去找他！」

說完這七個字之後，這個神秘的青衣人已不在大廳裏。

他只留下了龐亨。

龐亨的腦袋！

（二）

牆上有葫蘆。

葫蘆中還有三斤烈酒。

葫蘆是銅鑄的，它是昔年東海大盜趙棠四從一艘官船上刦回來的。

趙棠四是江洋大盜，但斬巡洋更是大盜中的大盜。

現在，這個葫蘆已成爲斬老頭的紀念物。

每當他喝酒的時候，他就會想起趙棠四臨死前的那種表情。

他怎樣也不相信，自己的黑鯊隊船艦，竟然全部栽在斬巡洋的手下。

趙棠四身高八尺，宛如天神般，令人望而生畏。

但斬巡洋只是隨手檢起甲板上的一塊廢鐵，就在他的鼻樑上插穿了一個血洞。

趙棠四死也不會忘記斬巡洋。

斬巡洋也沒有忘記他，倘若世間上沒有趙棠四這個人，他的妻子就絕不會在海戰中賠了一條性命！

× × ×

葫蘆裏裝的雖然是酒，但斬老頭却把它當是血來喝。

趙棠四的血！

但這不是血，而是酒。

趙棠四的血已乾，他的屍骨早已埋葬在魚腹之內。

但斬老頭仍然痛恨他。

然而，他却已無可奈何。

這是上天的安排，無論他是否願意接受，他都無法改變命運，更無法改變過去已發生的一切事實。

每逢雨天，斬老頭的心情就是這麼惡劣。

尤以今天爲甚。

× × ×

花上舞的心情也不很好。

花上舞就是那個滿身血跡的青衣人。

世事往往就是那麼湊巧，三眼毒熊龐亨萬里追尋，終於來到東牌角，他的目的就是斬草除根，要把葉一帖殺死。

然而，他雖然來到了東牌角，但還未找到葉一帖，就在客棧門外，遇見了一個滿身殺氣的青衣人。

青衣人只問了他一句說話：

「你就是龐亨？」

龐亨冷笑，終於點頭，他以爲對方最少還有好幾句話要說的。

但青衣人只是問了這麼一句說話，就揮動一把鋒利的斧頭，向他撲了過來。

龐亨冷笑。

他在江湖上打滾多年，這種情況也不是第一次遇上。

他當然不怕。

在客棧附近還有他的手下，但他們都沒有出手。

龐亨與別人交手的時候，從來都不喜歡別人插手。

他有足夠的信心，可以把這個來歷不明的刺客，像羊腿肉般一塊一塊的撕了下來。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沒頭沒腦就向自己襲擊的人，原來就是江湖上號稱「

輕功第一，斧法第八。」的花上舞！

輕功第一的意思，並不是說他的輕功排名天下第一。

但以花上舞的輕功而論，他最少可以在中原武林名列十名之內。

論輕功，龐亨絕對及不上花上舞。

但輕功本領高强的人，並不一定其他武功也同樣厲害。

花上舞輕功絕頂，但他的斧法却是平平無奇，最多只能算是第八流的斧法。

倘若花上舞的斧頭也和他的輕功同樣厲害，就算龐亨的本事再大十倍，恐怕也得在三招兩式之內，乖乖把人頭獻上。

但花上舞勝在輕功絕頂，以快速的身法補救斧法上的不足，雙方接戰下來，仍然是花上舞佔了上風。

但龐亨也絕非弱者，他的「大熊穿心手」最少已有五次機會可以把花上舞置諸死地。

結果，花上舞身上最少留下了七八道傷痕，其中有兩三道傷痕更長達半尺。

但花上舞仍然熬得住。

龐亨屢攻不下，敗局已呈，終於在第二百三十招之際，整個腦袋給花上舞一斧砍了下來。

雖然花上舞已完成了這個任務，但他的心情仍然很不好。

一個人的心情很不好，已是吵架、甚至打架的導火綫。

倘若兩個人的心情都同樣惡劣，這場架當然更是非打不可的了。

所以，當花上舞找到了斬老頭之後，他們還沒有談上十句說話，居然就齊齊動武，大打出手！

（三）

花上舞雖然帶着斧頭去找斬老頭，但他沒有使用斧頭。

他們畢竟沒有深仇大恨，誰也沒有把對方殺掉的意思。

他們打架，就是打架的意思。

也許那是一種發洩，一種比喝酒更痛快的發洩。

他們已不像是甚麼武林高手，只像兩個市井無賴，爲了幾文錢賭債就在屋子裏拚個你死我活。

到最後，他們也不像是在打架，而是像在拆房子。

斬老頭的房子本來就不太穩固。

——他認爲房子穩固與否沒有太大的關係，因爲房子是建築在地上的，就算塌下來也未必會壓死人。

但船却不同。

船是飄浮在海上的，大海波濤的力量，往往比陸上的洪水猛獸更爲可怕。

斬老頭的船很牢固，但他在陸上的「老窩」却實在簡陋得不像話，他們只不過打一場架，整座房屋的牆居然被撞塌了三幅。

缺少了三幅牆子的房屋，它的上蓋當然無法平平穩穩的蓋在屋子上。

屋已不成屋。

它只像一堆又霉又臭的垃圾！

× × ×

雨點忽然由大變小。

傾盆大雨變成毛毛雨，海面的視野也隨着明朗起來。

但斬老頭的眼睛却不太明朗。

他的右眼被打腫，一片瘀黑之色。

花上舞的右眼沒有事，左眼也沒有被打腫。

但他的鼻子却有點歪，以前他總是覺得自己的鼻子生長的位置不太正確，老是偏向左的一方，但現在他却發現，一向偏向左方的鼻子居然被斬老頭一拳打歪，反而頃向右方了。

他的鼻子當然疼。

而且疼得要命極了！

× × ×

雨點已停。

他們這一場沒頭沒腦的打鬥也終於罷手。

他們不知道爲甚麼會打起來，也不知道爲甚麼又會忽然罷手。

斬老頭在垃圾堆中找回那隻銅葫蘆，正想仰首大喝，却忽然發覺葫蘆已被撞破，酒也已流乾。

斬老頭「哼」的一聲，用力把葫蘆向海面上拋去。

呼！

葫蘆竟然一飛冲天，在半空中變成一個小小的黑點。

最後，它被拋進海裏，隨波逐流，終於消失在波濤洶湧的大海裏。

花上舞吸了口氣：「想不到你年紀這麼老，臂力還是那麼大。」

斬老頭平時最討厭別人在他面前提及自己的年齡，尤其是若說他年紀已老之類的說話時，他一定會把對方罵個狗血淋頭的。

但是花上舞的說話，並未惹來一番臭罵。

斬老頭只是看着蒼茫無際的大海，竟似看的有點出神。

花上舞忍不住問道：「海水有甚麼好看？」

斬老頭冷笑：「總比你的臉好看。」

花上舞道：「我來到這裏並不是讓你看我的臉的。」

「我知道！」

斬老頭的眼睛還是看着大海：「你剛踏進門，就嚷着要一艘船。」

花上舞道：「我們要一艘船，去一個很少人知道，更很少人去過的地方。」

斬老頭道：「這跟我有甚麼關係？」

他板着臉，又道：「你們要船也好，要去死也好，都跟我斬某人毫無關係。」

花上舞道：「我們要的是你的船。」

「我的船？」

斬老頭忽然哈哈一笑：「東牌角大大小小的船不下五百艘，爲甚麼你們不去找別的，偏偏要來麻煩我這個老頭兒？」

花上舞道：「我們知道這裏最大，最牢固的船就是你那一艘。」

斬老頭搖搖頭：「可惜我的船不想出海。」

花上舞道：「船是不會『想』的。」

斬老頭道：「我也不想出海。」

花上舞道：「爲甚麼？」

斬老頭道：「我不高興出海。」

花上舞詫問道：「你不高興是爲了甚麼？」

斬老頭「哼」一聲：「我不高興是因爲不高興，無論是誰不高興的時候都一定會不高興的，你明白了沒有？」

花上舞聽得有點呆了。

他仍是不懂，而且越來越不懂。

斬老頭忽然道：「你可以滾了，別阻着我蓋房子。」

他居然要立刻把破爛了的房子重新蓋上。

花上舞忍不住道：「就憑你一個人，再蓋半年也蓋不好這棟房子。」

斬老頭冷笑：「誰說我自己一個人蓋房子？」

花上舞一怔。

他忽然發覺自己已陷入了孤立之地。

破屋四週，不知甚麼時候突然出現了十個黑衣漢子。

他們的衣服黑得發亮。

他們的膚色亦然。

經年在海上操作的人，他們的膚色通常都是這種顏色的。

他們並不是漁民，而是海盜。

斬巡洋是老海盜，而他們就是這個老海盜的心腹手下！

花上舞眉頭一皺。

他忍不住問斬老頭：「他們是來蓋房子，還是來揍我的？」

斬老頭指着自己的右眼。

他的右眼又瘀又黑，他冷冷道：「假如你師父給人打腫了右眼，你會怎樣？」

花上舞道：「另投明師。」

斬老頭一呆。

花上舞接着解釋：「連眼睛都給別人打腫，這種師父的武功當然不算好，既然如此，我倒不如拜打腫師父眼睛的人爲師父。」

他這種解釋似乎很有道理，而且也是「明智之舉」。

但斬老頭却吼叫起來：「放屁！一派胡言！」

花上舞冷冷笑道：「一派胡言的不是我，而是你！」

斬老頭大聲吼道：「你的鼻子不想要了？」

花上舞道：「這些年來，你既沒有『出海謀生』，也沒有把船作其他的用途，現在，我來租借你的船，又不是白用你的，而你居然一口拒絕，也許你不怕捱窮，但跟隨着你的弟子、手下，却無不叫苦連天！」

斬老頭的臉色變成灰白。

花上舞又道：「把船租借給我們，你可以獲得一筆酬勞。」

斬老頭嘆了口氣。

看樣子，他似乎有點心動了。

但他接着的說話，却令花上舞嚇了一跳：「把船租借亦無不可，但酬金最少十萬兩。」

「十萬兩？你的神經病發作了？」

「沒有十萬兩，就算天王老子來到這裏，也休想用我的船！」

花上舞氣得牙癢癢的，他忍住怒氣，道：「價錢減少一點行不行？」

斬老頭冷笑：「減到甚麼程度？」

花上舞道：「我絕不會難爲你們，五千兩！」

斬老頭道：「你的意思是減少五千兩，即九萬五千兩？」

花上舞搖頭：「你弄錯了，不是九萬五千兩，而是減了九萬五千兩，實付五千兩。」

斬老頭寒着臉：「朋友，你是否太離譜一點？」

花上舞道：「誰才離譜，日後自有公論，你幹不幹？」

「不幹！」

「眞的不幹？」

「當然。」

「好，我算是服了你，再見。」

花上舞說完「再見」這兩個字之後，他的人已距離斬老頭最少二十丈外。

這人輕功名列當代武林前十名內，是絕對不必懷疑的。

但斬老頭立刻就把他叫了回來。

「慢着！萬事總有商量！」

花上舞沒有回頭，只是大聲道：「五千兩！幹不幹？不幹拉倒算了！」

五千兩與十萬兩的距離實在太大，本來是很難談得攏的。

但斬老頭突然作出了重大的讓步：「好！斬某人幹了，五千兩，決不再少！」

花上舞仍然沒有回頭，他那被打歪的鼻子皺了一皺，臉上露出了勝利的微笑。

——斬老頭也許眞的不想出海，但他的手下却的確已很窮，在目前的環境來說，五千兩已不啻昔年的十萬兩。

——自從斬老頭的妻子被殺後，他在海上連接吃了三次敗仗。

經過三敗之後，斬老頭就只剩下一艘船，和二十八個弟子、手下。

現在也許是他重振雄風的時候。

但這一次，他們並不是去做海上的强盜。

他們將會遭遇到些甚麼事呢？

× × ×

雨後初晴，明天必會有個好天氣。

斬巡洋的船又再出海……

金牌密使

（一）

一夜無雨。

當旭日從海面緩緩升起的時候，斬老頭已站在船桅上指揮着他的船向東前進。

船身雖然有點殘舊，但它確是整個東牌角最牢固的一艘船。

葉一帖站在船舷旁，看着站在岸上的葉楞子。

雖然葉楞子多次懇求葉一帖帶他一起前往孤鷹島，但葉一帖已嚴辭拒絕。

「你甚麼都不懂，別躭誤了人家的大事。」

葉楞子也許甚麼都不懂，但葉一帖知道的又有多少呢？

他除了知道三眼毒熊龐亨的腦袋已被砍下之外，他對其餘的事可說是一無所知。也許他還知道的，就是田璇將會生病。

正因如此，這條船上絕不能缺少一個醫術高明的大夫。

但田璇會有甚麼病呢？

× × ×

田璇站在船上，他的精神仍然很好，一點也沒有生病的樣子。

斬老頭走過來，對他道：「從這裏到孤鷹島，最少需要三天的航程。」

田璇道：「你以前到過孤鷹島？」

斬老頭搖搖頭，道：「沒有。」

田璇道：「然則你可知道它在甚麼位置。」

斬老頭道：「當然知道。」

田璇有點奇怪：「你既然從未到過孤鷹島，豈知這座島嶼在那裏？」

斬老頭淡淡道：「我沒有到過孤鷹島，是指我從未在這個島嶼上着陸，但坐在船上途經此島附近，却已有三十七次。」

「三十七次？」田璇有點吃驚：「你居然記得這麼清楚？」

斬老頭微露得意之色：「難道你以爲我是個老糊塗？」

田璇聳聳肩：「我若經過這裏這麼多次，就一定記不起眞實的次數了。」

斬老頭道：「這島嶼其實沒有甚麼特別之處，你爲甚麼非要到那裏去不可？」

田璇道：「你想知道眞正的原因？」

斬老頭道：「能夠知道當然最好。」

田璇的臉色忽然沉下，冷冷道：「你將來一定會知道的，但却不是現在。」

斬老頭碰了一個不硬不軟的釘子，居然還是而不改容，淡淡道：「不錯，只要我一直活下去，總有一天會知道的。」

× × ×

在大海航行，並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有些人經不起風浪。

也有人覺得寂寞難耐。

但人既已在船上，就算風浪再大，寂寞得發慌，也得捱下去。

三天並不能算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但你不習慣海上的生活，這三天也許會比陸上的三年更爲長久。

但無論是三天也好，三年也好，他們終於來到了目的地——孤鷹島。

（二）

孤鷹島並不能算是一個很大的島嶼，但島上怪石嶙峋，洞穴處處，你若想在這裏找一個隱居在島上的人，也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這島有人嗎？

當然有，田璇來到這裏，就是爲了要找一個人。

一個足以改變今後武林命運的人！

× × ×

當斬老頭的船距離孤鷹島還有很遠，小青椒就已對這艘船密切注意。

小青椒其實並不小了，他從十歲那年就在這島上，開始過着刻板、枯燥的生活了。

但他毫無怨言。

他的父母在他十歲的時候，就已死在仇家的手上。

他知道仇人是誰，也知道自己的父母爲甚麼會死在對方的手上。

雖然那時候他的年紀只有十歲，但他已矢志誓要伸雪這一段血海深仇。

他現在已十七歲。

這七年來，他不斷苦練武功，就是爲了要報仇雪恨。

誰也想不到，昔年被赤髮帮屠殺滿門的孟家堡，還有一個十歲的小孩逃過大難，而且還在這個荒涼的孤島上，練成了一身驚人的武功。

孟家堡滿門被屠殺，繼而更被縱火焚燒，一般人都以爲堡中上下，再無一人生還。

但他們都料錯了。

小青椒沒有死。

當時他受了傷，他逃出孟家堡不遠，就已昏迷過去。

但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居然是在一艘船上。

船上只有一個人。

一個臉色冷漠的老人。

當時他警告小青椒：「你若動，老夫就扔你下海。」

小青椒年紀小小，居然大發脾氣，道：「我偏要動，你不扔我下海就是個老王八！」

他說動就動，忍着疼痛爬起來。

老人冷哼一聲，他居然眞的把他一手掀起，然後就把他拋進海裏。

小青椒不懂水性，眼看就要淹死，老人在船上拿起一根魚竿，輕輕一揮，竟把小青椒從海裏「釣」了上來。

老人喝道：「你再動，老夫再拋你下海！」

小青椒還想嘴硬，忽然看見海上有幾條巨鯊在游戈。

雖然小青椒從來沒有見過鯊魚，但他也知道這些大魚是絕對玩不得的。

結果，他不動了。

老人冷冷一笑：「從現在起，老夫就是你的師父！」

小青椒忍不住道：「憑甚麼要我拜你爲師？」

老人道：「不憑甚麼，只憑老夫這一雙手掌。」

小青椒道：「你的手掌，有甚麼了不起？」

老人道：「你是否想殺掉赤髮帮的兔崽子爲父母報仇？」

小青椒的眼睛紅了。

他咬着嘴唇，久久才迸出了一個字，道：「想！」

老人道：「你若要報仇，首先就得要跟老夫練武。」

小青椒道：「你的武功很了不起？我不信！」

老人怒道：「豈由你不信，看掌！」

老人說看掌，並不是一掌擊向小青椒，而是擊向正在船邊游戈的巨鯊。

蓬！蓬！蓬！蓬！蓬！蓬！

老人連發六掌。

海而波濤激蕩。

頃刻之間，海而上竟然浮着六條比人還粗壯的巨鯊！

一掌殺一鯊，絕不落空！

這等身手，是何等驚人？

小青椒不由暗暗佩服。

自從那一天開始，他就開始了另一種生活。

他以前跟隨的是父母，現在跟隨着的，却是這個脾氣古怪，但武功却極爲厲害的老人！

（三）

七年來，小青椒一直都在苦練武功。

他沒有偷懶，他要練成師父傳授的七種武功，包括了刀、劍、掌、拳、槍、氣功和點穴的絕技。

但一直以來，小青椒都不知道師父的來歷，甚至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七年來，小青椒除了師父之外，就再也沒有見過任何人，偶然有些船隻經過，距離也是極遠，根本就連船上的人也無法看得清楚。

這一天，又有一艘船駛近孤鷹島。

他只希望這艘船能駛近一點，他實在很想再看看「人！」

這一次，他沒有失望。

這艘船並非途經此地，而是直接來到這一座島嶼的北部停泊下錨。

小青椒正欲觀察船上載着的是甚麼人，却給師父用萬里傳言之術，把他喚回到一個隱秘的洞穴裏。

這個洞穴，就是小青椒師徒寢臥的地方。

× × ×

船距岸最少五丈。

但四五丈的距離，絕對難不了田璇等人。

尤其是花上舞，他要上岸更是易如反掌。

但田璇不讓他登岸。

花上舞愕然問道：「我爲甚麼不能去啊？」

田璇道：「因爲你根本不必去。」

花上舞道：「我若不去，誰去？」

田璇道：「葉先生與我同行，已經足够。」

花上舞道：「那個老頑固，不容易對付。」

田璇道：「誰說我們是來對付他？我們是來求他的。」

花上舞嘆了口氣，半晌才道：「恐怕你跪斷雙腿，他也不會答應你任何的要求的。」

田璇道：「也許是的。」

花上舞道：「既然如此，何不另謀他法？」

田璇搖搖頭，苦笑道：「若有其他辦法，你我還會如此狼狽嗎？」

花上舞黯然一嘆。

他閉上了嘴巴，不再說甚麼。

葉一帖神色自若，他已施展輕功登岸而去。

他的輕功雖然不太高明，但一躍五丈，仍然絕無困難。

他的背上揹着一隻藥囊，藥囊漲卜卜的，好像正準備去替一個身懷重病的病人治療。

田璇將會有病？

葉一帖不知道。

但他已備齊各式各類的治病、治傷良藥，隨時準備爲田璇効勞。

× × ×

在孤鷹島上，他們沒有發現鷹。

大鷹、小鷹、黑鷹、灰鷹、吃人鷹都沒有。

非但沒有鷹，連海鳥也不見一隻。

這個島上，好像甚麼也沒有，只有奇形怪狀，尖銳如刀的怪石。

但他們只是看見這個島嶼的一隅。

他們繼續向前走，突然發現島嶼的中央，赫然有一座不算細小的森林。

林中百花盛開，竟然別有洞天。

葉一帖讚嘆道：「這地方很好！」

田璇沒有答話，他只是不斷的在搜索着。

半空中突然响起了一個冰冷的聲音：「滾出去！」

（四）

「滾出去！」

無論任何人聽見這三個字，都一定會感到很不高興，因爲這已是最不客氣的逐客令。

但田璇聽見這三個字之後，臉上反而流露出喜悅的神色。

他遁聲向東直走，果然在森林內找到了一個洞穴。

洞穴中一片漆黑。

裏面的人大概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田璇和葉一帖，但田、葉兩人對洞穴中的一切却是完全無法看見。

田璇吸了口氣，朗聲道：「晚輩田璇，特來拜會彭老仙翁。」

葉一帖乍聞「彭老仙翁」四字，不由驚出一身冷汗。

所謂「彭老仙翁」，莫非就是江湖上三個老煞星之一的「絕魂惡煞」彭長仙？

「惡煞」與「仙翁」的涵意，截然不同，但江湖上既有人稱彭長仙爲「惡煞」，亦有人稱之爲「彭老仙翁」。

彭長仙早於三十年前便已名震天下，連少林、武當兩派高手也在他手下吃過幾次大虧，至於華山派的俗家弟子，更給彭長仙在一夜之間連殺十九高手，弄得滿城風雨，華山派上上下下，只要提起了「彭長仙」三字，莫不咬牙切齒，欲啖其肉，喝其血！

但江湖上若沒有彭長仙，號稱天下第一大帮的丐帮，却可能在二十年前便已被天竺魔教毀掉。

二十年前，天竺魔教自西而至中土，短短三年之內，連毀八派十一帮，幾乎控制了半邊中原武林。

最後，丐帮集中精銳高手，與天竺魔教在長安城外決一死戰。

一經接戰之下，丐帮十大長老竟然敵不過天竺魔教的十四刀煞，而丐帮帮主也敗在魔教教主魯烈的手下。

眼看丐帮精銳即將珠沉玉碎，全師覆滅的時候，彭長仙從天而降，率領着江南四大鏢局的總鏢頭、鏢師，把天竺魔教殺個措手不及，最後更把魯烈的心臟整個挖出，終於平息了中原武林這一場可怕的浩刦。

所以，儘管有不少人要找彭長仙報仇，但也有不少人認爲他是拯救中原武林的大救星。

無論他是救星也好，煞星也好，彭長仙的名字，已足够讓任何人的心絃爲之震蕩。

× × ×

在洞穴裏的眞是彭長仙嗎？

葉一帖雖然還不敢十分肯定，但從種種跡象顯示，這是極有可能的！

洞穴裏沒有反應。

田璇再三求見「彭老仙翁」，但對方

卻來個不瞅不睬，好像完全沒有聽見田旋的說話。

但葉一帖卻知道，洞穴裏的人一定可以很清楚聽見田旋的說話。

直到田旋第四次開口求見之後，洞中人才冷冷道：「田旋，你憑何等身份前來見我？」

田旋恭聲回答：「晚輩乃中原第二十三任武林盟主麾下金牌密使。」

洞中人沉默片刻，才冷冷道：「金牌密使的身份，豈會隨便向別人暴露？顯然是魚目混珠，存心不軌另有所圖！」

田旋道：「在老仙翁面前，誰敢如此斗胆，晚輩確是金牌密使。」

洞中人道：「金牌令何在？」

田旋道：「身為金牌密使，令在人在，令失人亡！」

洞中人道：「如此說來，金牌令必然在你身上，從不離身？」

「正是。」

「亮出金牌令，待我看看你是否確是金牌密使？」

田旋似是猶豫片刻，但他隨即從懷中取出一面牌令。

但那不是金牌，而是一塊用厚紙製成的紙牌而已！

洞中人道：「這就是金牌？」

田旋道：「正是。」

洞中人道：「但我看見的卻不是一面金牌，而是一面紙牌。」

田旋道：「金牌密使的金牌若是用黃金鑄成的，那麼，這面金牌，必然是贋冒的。」

洞中人冷冷一笑：「你以為我不知道這一點？」

田旋道：「老仙翁與盟主乃生死之交，這一點小小的秘密，老仙翁就算知道亦絕不足為奇。」

洞中人默然半晌，才道：「單老兒若與我這般性格，豈不逍遙自在？他已年逾七旬，早就該放下武林盟主這副重担，這種撈什子，他卻幹的那麼興奮！」

葉一帖心頭一震。

當今武林盟主，乃峨嵋派俗家第一高手單天行，而單天行在武林中的地位是何等尊崇，但洞中人竟然稱他為「單老兒」，此人若非彭長仙，又會是誰？

彭老仙翁

（一）

江湖中人，都知道田旋武功非凡，是一個了不起的年青刀客。

但誰也料不到，田旋竟然是武林盟主麾下的金牌密使！

金牌密使職位極高，不啻是副武林盟主。武林盟主，原設一正二副之位，直到二百年前，改為一正一副，又再於一百二十年前，撤消副盟主之職，改為設立金牌密使，以協助盟主執行一切事務。

金牌密使的數量多少，並無一定的限制，全由武林盟主而定。

當代武林盟主單天行，就職武林盟主以來，一直都得到武林同道的擁戴。

但當然也有人是對他恨之切骨的！

田旋出道江湖以來，幹過不少驚人的大事。直到現在，葉一帖才總算知道他的來歷！

他既是金牌密使，當然要奉武林盟主之命，對那些遺禍江湖的匪類加以痛懲。

對江湖匪類絕不留情，這是單天行的決策，也是他令到武林同道大為擁戴的原因！

× × ×

葉一帖站在田旋身旁，直到現在，他還是不知道田旋將會害上些甚麼病。

洞中人輕輕一咳，又道：「閣下不遠千里而來，是想在此地劉覽風光？」

葉一帖不禁為之一陣發楞。

田旋當然不是為了劉覽風光而來的。這一座孤島又不是甚麼名勝古跡，有甚麼值得欣賞？

田旋嘆道：「孤鷹島雖然風光秀麗，但晚輩卻是無心欣賞。」洞中人冷笑：「原來你的心情並不很好。」

田旋道：「確然如此。」

洞中人冷冷道：「你既然心情不好，還是速離本島，免得連我的心情也弄得煩悶起來。」

田旋道：「明人面前不說暗話，晚輩到此，係有一事請求前輩帮忙。」

「免開尊口！」洞中人語氣堅決：「江湖中的恩恩怨怨，我早已不聞不問，你快滾出去，免得惹我生氣，一掌把你劈為肉醬。」

田旋沒有走。

他不但不去，而且還索性盤坐下來！

（二）

「斗胆！」洞中人突然冷喝：「我叫你馬上滾出去，你聽見了沒有？」

田旋很冷靜。他只是淡淡的道：「我只聽見一半。」

「一半？」

「不錯，因為我只有半邊耳朵！」

葉一帖一怔。

當田旋還沒有說完這句話的時候，他的兩隻耳朵還是好端端的。

但忽然間，刀光一閃。

接着一陣血花激濺，他的左邊耳朵忽然就掉落在地上。

田旋的紫電刀仍在鞘中，好像完全沒有動過。

他的人也依舊盤坐着，雖然他的左耳不見了，而且鮮血正如泉湧出，但他仍然紋風不動，好像這隻耳朵，根本就不是他的。直到現在，葉一帖總算明白田旋為甚麼知道自己一定會「生病」。

其實這不是病，而是傷！

但無論是病也好，是傷也好，身為大夫的葉一帖，他絕不能「見傷不救」。

幸好他的藥囊裏早已備齊金創藥，這點傷勢還難不倒他。

血很快就被止住，不再向外奔流。

洞中人冷冷一笑：「你把自己的耳朵割了下來，算是甚麼意思？」

田旋居然也板起臉孔：「我把左耳割掉就不想聽見『滾出去』這三個字。」

洞中人冷冷道：「你的左耳的確不太好。」

田旋道：「所以現在你就算想趕我走，我也是不會聽見的。」

——未完——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龍乘風・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雪城「雪梅樓」的「觀雪庭」中，有一個錦衣人與他的手下方殺，正在欣賞庭外的雪景時，突然傳來幾聲混濁的咳嗽聲，方殺從傳來的咳嗽聲中，判斷來人比也前更衰老了，他對錦衣人說，他有信心擊斃來人。稍後，一位面帶病容，咳嗽連聲的老者踏進「雪梅樓」，他叫酒保要了十斤雪城名釀——一品香，自斟自酌，酒保因而提醒以酒價昂貴，老者尚未付賬，豈料老者竟說要掛在秦大爺的賬上，由於秦大爺是江洋大盜，因此酒保一聽他說出這秦大爺，就不禁嚇得呆了……

挑戰病刀客　劇盜成瘋子

（一）

雪城一品香不能算是太猛烈的酒。

但無論是誰一口氣喝下十斤這種酒，而又能保持着相當的清醒，那麼他的酒量已足以令人為之側目。

這個滿臉病容的人喝完十斤雪城一品香之後，沒有醉。

他不但沒有醉，而且臉色反而好了一點。

他的眸子很明亮，很清醒。

他並非存心到此地買醉，也並非故意來自尋死路，他的的確確是為了殺人而來的。

他的腰間有刀。

這把刀並不好看。

不好看就是難看，這是一把很難看的刀。

刀柄銹跡斑斑，刀鞘更是殘舊得有如丐乞背上的包袱。

他能殺人嗎？

這把刀是甚麼刀？

× × ×

觀雪庭中，錦袍人瞧着方殺。

氣氛是沉實的，有如一道千斤巨閘壓在這廳院之內。

錦袍人突然道：「剛才我的說話，你都已明白？」

方殺道：「我明白。」

錦袍人道：「你現在還有多少分把握，可以擊敗對手？」

方殺連想都不想就回答：「七分。」

他沒有因主人的一番說話而改變自己的看法。

他仍然還有七分的把握，可以擊敗對手。

錦袍人的目光閃動，忽然說出了一個字：

「好！」

方殺畢竟還是方殺。

他的意志堅強，絕不會受別人的說話而動搖。

單是這一點，就已值得錦袍人說出一

個「好」字。

方殺的確有七分把握。

而且，他並沒有輕視對手，更沒有「未勝先驕」的毛病。

「未勝先驕」這種毛病可不小，這四個字是足以擊倒世間上任何一個最堅強的強人。

× × ×

方殺出去了。

當他離開了觀雪庭的時候，錦袍人又再回到案前坐下，目光凝注在那份宗卷之上。

他突然喃喃道：「齊清流若留不住郎如鐵，方殺就有危險……」

說到這裏，他喝了一口茶。

茶很濃，但已冰冷如雪。

今天的天氣甚冷。冷得要命。

溫暖的天氣，要等到何日才再降臨人間呢？

（二）

常言有道：「酒乃穿腸毒藥！」

但此刻看來，酒非但不是毒藥，而且還變成了治病的良方。

滿臉病容的人又再喝第二罈酒。

這一罈酒也足足裝滿十斤，他也和先前一樣，輕輕鬆鬆的就把它全部灌進腸胃裏。

喝了二十斤酒之後，他整個人變了。

他的目光本來毫不明亮，呆滯而深沉，他的臉色蒼白，幾乎完全沒有血色。

但現在，他的目光比刀還更鋒利，他的臉色也變得紅紅潤潤，簡直就是紅光滿面。

他的背不再佝僂，他的手也更穩定。

他已變成了另一個人，連咳嗽聲也已停止。

當他喝第二罈酒的時候，方殺已站在他的面前不足十尺。

「好酒量。」方殺盯着他的臉。

「酒能醫病，尤其是風濕。」

「你患的是風濕？」

「不是風濕，但却比風濕更風濕。」

方殺的目光更冷：「何謂『比風濕更風濕』？這種詞句我不懂。」

「你不必懂。」

「也許的確不必懂，」方殺緩緩道：「我只須知道兩件事便已足夠。」

「請說。」

方殺道：「第一件事，就是昔年大戰點蒼山的霍十三刀，正站在我的對面。」

「第二件事呢？」

方殺沉默了半晌，才一字字的說道：「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除此之外，已別無選擇？」

「有！」方殺冷冷說道：「除非你把自己的雙手都砍了下來，我就放你一條生路。」

「可以，」那人淡淡道：「但霍某也有一個條件，除非你先把自己閹掉。」

這兩人就像是兩根針。

兩根針都同樣尖銳，同樣要命。

現在針鋒已相對，原本曖烘烘的雪梅樓忽然冷了。

冷得要命。

× × ×

這個騎騾而來，喝了二十斤雪城一品香的人，竟然就是霍十三刀。

一日之內，連殺點蒼派道士一百三十九人的霍十三刀！

（三）

霍十三刀並沒有十三把刀，他只有一把。

只從他十三歲開始練刀，一直到現在，他都只有一把刀，而且都是那一把。

這把刀已陪伴了他大半生。

他是刀客。

無論你認為他是個冷血狂徒也好，瘋子也好，不是人也好，他是個刀客。

一個痴於刀的刀客，本來就是無情的人。

霍十三刀的師父沒有看錯人。

他是一個練刀的好材料。

但他的師父在九泉之下，又是否知道霍十三刀曾在十三年前血洗點蒼山呢？

如果他的師父知道，又會怎樣？

× × ×

如果「銹跡」就是兵器年老的象徵，那麼霍十三刀的刀確已老了。

刀在鞘內，刀柄已銹跡斑斑。

刀出鞘後，刀鋒上的銹跡也和刀柄的情況不遑多讓。

霍十三刀已亮刀。刀鋒沒有燦爛奪目的光華，只有銹跡。

方殺的眼色沒有變，他的眼珠子彷彿已變成了兩顆死氣沉沉的石球。

他忽然道：「這把刀不好。」

霍十三刀道：「有甚麼不好？」

方殺道：「這把刀已垂死。」

霍十三刀冷笑。

「這把刀已垂死」，這句說話就像「比風濕更風濕」同樣令人有玄之又玄的感覺。

但霍十三刀懂。

——刀沒有生命，它的一切力量都是由主人手上發動出來的。

——刀不會垂死，但人會。

——方殺已有把握令霍十三刀變成垂死的人，人垂死，刀也將沒有生命，沒有力量。

但霍十三刀也很清楚另一點：

方殺雖有把握，但這把握並不是絕對的。

霍十三刀的刀也許「老」了，但他的人却仍然「寶刀未老」。

方殺為保護他的主人而戰。

他覺得這一戰是神聖的，遠比少女的初夜還更神聖。

他殺人當然不是第一次。

他已殺過五十九人。

霍十三刀是否將會成為第六十個？

決戰已逼近眉睫，霍十三刀的刀已隨時準備發出致命的一擊。

但就在這個時候，方殺的臉上突然一陣抽搐，而且臉色蒼白得可怕。

沒有人知道他為甚麼會在這個時候出現這種表情，難道他忽然感到害怕？

但方殺在江湖上身經大戰無數，從來也沒有驚懼過，也從來沒有逃避過，他絕不是那種臨陣退縮的人。

何況現在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最少已有七分勝算的把握。

他怎麼可能會在這個時候露出這種表

情？

難道他在故弄玄虛？

但江湖上的人也知道，方殺殺人，根本就不必故弄玄虛，而他也不慣使用這種騙人的伎倆。

既不慣使用，也不屑使用。

連霍十三刀都不知道方殺為甚麼忽然會變成這個樣子。

但方殺很快又回復了冰冷如石像的臉孔。

他突然轉身向雪梅樓的後園走去。

他臨走的時候只說了兩句話：「你可以站在這裏等，也可以跟隨着我。」

霍十三刀沒有問為甚麼，也沒有考慮、沒有猶豫，他馬上回刀入鞘，跟着方殺走了出去。

他們一起去了甚麼地方？

沒有人猜得出。

連霍十三刀也想不到，萬萬想不到。

方殺居然帶着十三刀去了茅房……

（四）

在雪城客棧裏，齊清流恨不得地上有一個洞，可以給他連頭帶屁股一起鑽了進去。

老尉遲打了侯湯圓兩記耳光。

想不到齊清流也同樣地捱了兩記耳光，這兩記耳光是郎如鐵走到他面前，清脆玲瓏地摑上去的。

齊清流居然沒有還手。

他自五年前一敗之後，刻意磨礪武功，以為可以再與郎如鐵爭一日之長短，但這兩記耳光打下來，齊清流清醒了。

他的武功與郎如鐵相比，距離竟遠在他意料之外。

郎如鐵冷冷的看着他，忽然道：「五年前我本該殺了你。」

齊清流額上冷汗如醬，身子竟然忍不住開始顫抖。

他的目中已無光采，剛才意氣風發的表情也不知道被丟到什麼地方去。

郎如鐵冷冷接道：「我不殺你並不是為了你，像你這種人，本就該死。」

齊清流茫然道：「你現在不妨殺了我吧。」

郎如鐵的聲音更冷酷：「齊敬先是你的伯父，也是我最尊敬的劍客。」

齊清流吃了一驚，道：「你認識三伯父？」

郎如鐵忽然沉聲嘆了口氣：「齊老俠有如閒雲野鶴，終年遨遊四方，郎某能與他結為八拜之交，實在是天意，也實在是一種緣份……」

齊清流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但他的臉上却露出了狐疑之色。

顯然，這件事令他大感意外，也令他難以置信。

郎如鐵也不去解釋何以會與齊敬先成為結拜兄弟，這種事解釋出來也未必會有人相信。

齊敬先已年逾七旬，早在五十年前便已憑掌中一劍名動江湖，昔年戰九狠山、掃蕩祁連十八魔寨、一劍戰平武當七劍的事蹟，至今仍為武林中人津津樂道。

在中原武林，沒有聽過鐵劍戰神齊敬先這七個字的人，恐怕就只有一出生就已失聰的聾子。

像齊敬先這種孤傲不羣，超然脫俗的劍客，居然會和郎如鐵成為八拜之交，這種事實在太令人吃驚了，也太令人難以置信。

幸好郎如鐵也不需要別人相信，他與齊敬先金蘭結義，是他們二人之間的事，別人知道與否，相信與否，却又何妨？

齊清流本不相信，也不願相信，但他最後還是不能不相信。

郎如鐵不但打了他兩記耳光，同時更出手廢了他的武功。

每一個江湖人都重視自己的武功，珍惜自己的武功，這道理就和女人珍惜自己美麗的容貌一樣。

被毀容是一件痛苦的事。

武功被廢也同樣痛苦，也許更痛苦。

美麗的容貌是天生的，但高深的武功却必須經過長年累月艱苦的磨練，才能一點一滴地積聚起來。

無論是誰，當他知道有人要廢掉自己的武功，都必定會反抗、掙扎。

但齊清流沒有。

雖然他驚詫、恐懼，甚至有一種已接近死亡的感覺，但他沒有反抗，也沒有掙扎。

他知道任何的反抗和掙扎，都是多餘的。

他已看出郎如鐵廢掉自己武功的手法，正是三伯父齊敬先的獨門絕學「天罡散功手」。

天罡散功手只有一招。

這一招永不殺敵，但無論是誰捱了這一招，他的武功就得永遠與自己告別。

天罡散功手並非天下無敵，就連齊敬先都坦白承認，世間上最少有二十人可以化解這一招。

可惜，齊清流並不是這二十人其中之一。

他若是這些人的其中一份子，也絕不會給郎如鐵臉對臉的賞了兩個耳括子。

齊清流只覺得體內的眞氣，忽然就像皮球穿了一個破洞，源源不斷向外奔流、傾瀉。

在這片刻間，他彷彿已蒼老了十年。

郎如鐵乾咳一聲，他的臉色也有點靑白。

齊清流知道那是甚麼緣故。

——天罡散功手不但能廢掉別人的武功，也能令到施用者的本身虛耗大量的內力。

老尉遲嘆息一聲，對郎如鐵道：「你該殺了他的。」

郎如鐵又咳嗽兩聲，才淡淡的道：「他沒有了武功，還可以活下去，秦帮主對於這種連野狗都不如的人，決不會花費氣力去殺他。」

老尉遲冷冷一笑，對齊清流道：「你可以滾了。」

齊清流臉如土色，忽然像一具僵屍似的走了出去。

他也並不是走出去，而是眞的像僵屍復活，一蹦一跳的跳了出去。

郎如鐵輕輕的嘆了口氣。

這個號稱大冰源之虎的劇盜，竟然毋不起這一次的打擊，有點瘋了。

郎如鐵既不殺他，當然也不希望他的

神智會失常。

但世事難料，人更難料。

齊清流眞的瘋了，他一蹦一跳的跳出去，口中却喃喃自語：「我可以滾了……我可以滾了……」

「嘻嘻！我可以滾了……」

外面的風雪迎面向他招呼，但他彷似渾然不覺。

他知道的只有一件事：

——他可以滾了……

八腿貓

（一）

齊清流留不住郎如鐵。

郎如鐵還是要到雪梅樓，老尉遲當然也在他的左右。

但他們還未曾踏足出外，就已給五個僧人攔住了去路。

「阿彌陀佛，兩位檀樾請留步。」中央的一個僧人，他的聲音很低沉，令人聽來有點懨懨欲睡的感覺。

這五個僧人的年紀都不算老，就以中央這個僧人來說，他的年紀看來最大，但也絕不會超過五十歲。

郎如鐵認識不少和尚。

但當然也有更多更多的和尚是他不認識的。

這五個和尚他不認識。

但他們却知道郎如鐵姓郎。

「郎檀樾遠道而來，敝寺方丈已準備了齋菜恭迎大駕，爲兩位接風。」

說話的詞句很客氣。

郎如鐵沒有出聲。

代爲回答的是老尉遲，他冷冷的道：「俺不吃素菜，少爺也不吃，你們是甚麼寺的僧人，儘管說出來。」

老尉遲說話永不兜圈子，爽直而不擅於詞令技巧，連聲音也是硬繃繃的，說一就一，說二就二。

中央爲首的僧人冷聲道：「貧僧法號吃人。」

老尉遲並沒有給「吃人」這兩個字嚇了一跳，反而臉容一寬，道：「原來是大吃四方寺的吃人大師，聽說兩個月前你把六王爺麾下的十大高手吃掉一半。」

吃人大師淡淡道：「就算是皇帝老子的十大高手，貧僧一樣敢吃，只不過他們的頭太大，而貧僧的嘴巴却太細小。」

郎如鐵忽然嘆了口氣，道：「在下久聞大吃四方寺六大奇僧個個本領不凡，今日看來果然不假。」

吃人大師道：「敝寺方丈已在寺中恭候，郎檀樾還請賞臉則個。」

郎如鐵道：「寺在何方？」

吃人大師道：「寺在四方。」

郎如鐵道：「何謂寺在四方？」

吃人大師道：「人在寺在，人到寺亦到。」

老尉遲聽得有點啼笑皆非，大吃四方寺原來根本就並不存在。

常言有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但大吃四方寺根本就只是空中樓閣，倒是這幾個怪和尚，他們手底下的本領却是不比尋常。

郎如鐵想了一想，道：「方丈大師一番盛意，在下本不該拒絕，但在下心中有個感覺，雪梅樓好像發生了甚麼大事似的呢。」

吃人大師一怔。

「郎檀樾何以有此感覺？」

郎如鐵說道：「齊清流想把我留在雪城客棧，而大師等又想把在下引到另一個地方，你們都似乎不希望我在雪梅樓中出現。」

吃人大師嘆道：「如此郎檀樾未免是太多疑了。」

郎如鐵道：「大師等的邀請，在下就算要去，也要稍爲押候片刻。」

吃人大師道：「你要先到雪梅樓？」

郎如鐵道：「不錯。」

吃人大師道：「郎檀樾若堅持己見，恐怕將會大大的吃虧。」

郎如鐵笑了。

「難道我不去吃素菜，就得變成吃虧了！」

吃人大師道：「雪梅樓並不是個值得逗留的地方，常言有道，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郎如鐵道：「我這個人甚麼都像，就是不像君子，諸位大師請恕失陪了。」

「失陪了」三字還在空中，他的人已如飛鳥般遠掠到十丈開外。

吃人大師吸了口氣，喃喃道：「好俊的輕功，但鹿子跑得雖快，結果也難免落入獅虎豺狼的爪牙下，成爲裹腹之品。」

老尉遲沒有急急追上去，他忽然「呸」一聲，就對吃人大師大聲道：「別再胡說八道，否則俺把你的腦袋砍下來拿去餵狗。」

他的說話並不怎樣客氣。

但吃人大師也沒有生氣。

他雖然吃人，但並不是見人就吃。

尤其是老尉遲這種老骨頭，他絕對不吃。

他是不想吃？

還是根本吃不下？

× × ×

郎如鐵走了。

老尉遲也一步一步的趕上去。

這五個僧人面面相覷，彼此的臉上都出現無可奈何的神色。

他們的方丈師兄，就是江湖上三大奇僧之一的吃苦大師。

（二）

雪梅樓的茅房，並不如想像中臭氣薰天。

這座茅房非但不臭，而且還芬香撲鼻，氣味清爽怡神。

誰都不知道這座茅房爲甚麼忽然會「香」起來。

但方殺知道。

——他知道自己的主人若要使茅房不臭，實在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他走進了茅房，霍十三刀也跟着他進了去。

茅房的面積不太大，但就算再擠七八個人進去也絕不成問題。

但問題是：方殺帶霍十三刀到茅房裏，有甚麼目的呢？難道他們竟然選擇茅房作爲決鬥的地方？

倘眞如此，這種決鬥也未免太稀奇一

點了。

× × ×

茅房的門緊緊關閉。

這是個悶葫蘆，誰也不知道悶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郎如鐵還未到雪梅樓，他就已知道霍十三刀已在這間酒家中，而且還遇上了可怕的方殺。

這件事並不是他猜出來，而是八腿貓告訴他的。

× × ×

八腿貓並不是貓。

他是個人。

但他也沒有八條腿，甚至連三條也沒有。

他也和任何人一樣，只有兩條腿。

但這兩條腿，奔跑起來的時候，普通人就算眞的有八條腿，也絕對無法追趕得上。

八腿貓在八歲的時候，就已不斷的苦練輕功。

別的功夫他並不怎樣出色，但光是他這一身出神入化的輕功，就足以令人看得爲之發楞。

很少人能比八腿貓跑得更快，甚至連當代武林素以輕功著名的飛燕教主孫碧燕，她的飛燕十八步也無法壓倒八腿貓。

× × ×

三年前，八腿貓在江南大懶酒莊門外，碰見了一個醉漢。

當時八腿貓也有七八分酒意，兩個醉漢相逢，不知如何居然就打賭起來。

他們本欲打賭誰能喝得更多，但大懶酒莊的掌櫃却已在這個時候宣佈打烊。

大懶酒莊的老闆極懶，掌櫃先生更懶，伙計也是一樣，一經宣佈打烊，就算你抬一箱金子來買一罎酒，恐怕也會吃其閉門羹。

他們喝酒打賭不成，醉漢居然提議打賭一百兩金子，比賽看誰跑得快。

八腿貓面有難色。

他緊皺雙眉，向醉漢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又一遍，道：「這怎麼行？看樣子你一定會比我跑得快……」

他口裏說「這怎麼行」，其實却是正中下懷，他八腿貓別的看家本領就是這個「跑」字，這個醉漢竟然要在這方面與老子比劃比劃……

哈哈！

這倒是一件笑掉大牙的好事！

別說一百兩金子，就算賭一萬兩却又何妨？

八腿貓有一萬兩金子嗎？

沒有。

他不但沒有一萬兩，就連一百兩也沒有。

但他還是跟這個醉漢賭了。

他當然賭，因爲他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比這個醉漢跑得更快十倍。

他們議定的起點是大懶酒莊，而終點則是距離酒莊五里外的風凉亭下。

八腿貓有意哄一哄這個醉漢，一開始的時候就故意比對方跑得更慢。

醉漢已醉，連跑起來的時候也是一搖一幌的，若說他能比八腿貓跑得更快，那簡直就是奇蹟。

八腿貓從來都不相信奇蹟這一回事，也許他這個人幾乎一輩子都沒有見過奇蹟出現罷。

一百兩金子雖不算多，但總比連一兩碎銀也沒有好千百倍。

他們一直跑了三里，八腿貓還是遙遙落後。

醉漢回頭一望，哈哈一笑，腿上的勁力又加了幾分。

他開始跑得更快。

八腿貓心中暗暗好笑，心中忖道：「媽的，鵝行鴨步也來與本貓爺比劃，且讓你瞧瞧八腿貓的神貓步法，保管你瞧傻半邊腦袋。」

他的神貓步法獨步天下，能跟得住他的人到現在好像還沒有出世。

「貓步」一經施展，果然不同凡响。

八腿貓就像貓抓老鼠似的，直向醉漢方面竄去。

他跑得好快。

快得難以形容，難以想像。

可是，怪事來了。

八腿貓的神貓步法走勢如風，醉漢仍然「鵝行鴨步」也似的在前面搖搖幌幌，可是搖搖幌幌的醉漢始終在領先的地位，去勢如風的八腿貓，竟然無法平反敗局。

八腿貓的臉青了。

「貓爺的姑奶奶，這究竟是個人還是個鬼？」

他一面暗自嘀咕，一面再發勁窮追。

他終於追到了醉漢。

但那時候醉漢早已懶洋洋的躺在風凉亭下，臉上露出了勝利者的微笑。

醉漢第一句說話就已讓八腿貓的臉紅了半天，他微笑着拱手道：「承蒙兄台讓步三里，否則勝負之數還是未知之數。」

八腿貓無話可說。

醉漢接着伸手又道：「拿來。」

八腿貓臉色發白，道：「拿……拿甚麼來？」

醉漢道：「當然是金子，數目是一百兩。」

八腿貓嘆了口氣，道：「朋友，你看小弟這副長相，像是會有一百兩金子的人嗎？」

醉漢的臉色變了。

「你想賴帳？」

八腿貓苦笑道：「我並不想賴，常言有道，願賭就服輸，但小弟目前手頭上的確沒有這許多金子，青山常在，綠水長流，咱們將來還有碰頭的機會，那時候小弟一定設法把這筆賭賬連本帶息一起奉上，咳咳……小弟告辭啦。」

八腿貓說走就走，而且速度比兔子逃命的時候還快。

但他仍然跑不掉。

醉漢不但在賭博上贏了他，同時在追債的手段上，也令八腿貓爲之大開眼界。

醉漢竟然伸手拉住了他的左腿，然後又在八腿貓的腰間拔出一把輕巧的小刀，作勢就要砍在他的足踝之上。

八腿貓想掙扎。

但醉漢一出手，早就已把他的六個穴道完全制住，就算醉漢要把他全身上的肉一塊塊切下來，他也是無可奈何的。

那一次險些嚇死了八腿貓。

他從來都沒有碰上過這麼要命的人，這麼要命的事。

八腿貓全身上下唯一還能動的地方，就只有一張咀巴。

他急急道：「別剁下去，這樣會弄疼小弟的。」

醉漢盯了他一眼，冷哼道：「你疼，但我不疼，還是把它剁下來，就算是一百兩金子罷。」

八腿貓忙道：「請恕小弟有眼無珠，這筆賭債，小弟一定如數奉上……」

醉漢道：「可惜你現在沒有錢，你的說話又與放屁何異？」

八腿貓道：「只要你給小弟一個時辰，小弟就可以想辦法借回一百兩金子來還債。」

醉漢搖頭道：「現在一百兩金子不行了。」

八腿貓深深的吸了口氣，道：「再加一成，一百一十兩怎樣？」

醉漢仍然搖頭。

八腿貓倒抽一口冷氣，道：「你想要多少？」

醉漢道：「一萬兩金子。」

八腿貓呆住了。

「一萬兩金子？」

「不錯，少一兩我就割下你一兩肉，決不開玩笑。」

八腿貓差點沒有昏掉。

這天怎麼如此倒霉，竟然碰上這麼一個大瘟神。

醉漢冷冷一笑，忽然道：「魯西大旱災，你知不知道？」

八腿貓回答道：「這件事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小弟並不聾也不瞎，當然也知道。」

醉漢臉色稍變，道：「你既然知道，那就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八腿貓眼珠子骨碌骨碌地一轉，半晌才恍然大悟道：「你想賑災？」

醉漢道：「行不行？」

八腿貓道：「這是好事，但那裏去找一萬兩金子？」

醉漢道：「你大概還沒有忘記屠員外罷？」

八腿貓悚然一驚：「你想打屠員外的主意？」

醉漢搖搖頭，悠然道：「想打屠員外主意的並不是我。」

八腿貓道：「不是你是誰？」

醉漢用尖刀在他的腿上輕輕一刮，道：「是你。」

「我？」八腿貓臉上的表情，就像是烏龜給老鼠咬着了鼻子。

他嚷了起來，道：「小弟怎麼會去打屠員外的主意？我……」

醉漢立刻截斷了他的說話：「你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你不敢去打屠員外的主意，是因為屠家莊的藏寶樓，最近又重金禮聘請了三個護院武師，他們就是昔年幾乎把你活活打死的揚州三妖，我說的對不對？」

八腿貓吸了口氣。

他無法否認這是事實，看來這個醉漢不僅輕功比自己高明，而且對自己的底細也知道得相當清楚。

醉漢雖然滿身酒臭，但他的說話却比宰相見到皇帝老子還更清醒百倍，他援着說道：「屠員外現在最少也有好幾萬兩金子存在藏寶樓中，雖然此人並非大奸大惡，但他以前却是個賭場上的騙子，不少人給他弄得身敗名裂，現在咱們去刮他一萬八千，也絕不是過份的事。」

八腿貓泆聲叫好，道：「不過份，一點也不過份。」

醉漢援道：「至於揚州三妖，他們在揚州安份守己，從不犯法，但一離開揚州，就殺人越貨，無惡不作，這種人實在該殺。」

八腿貓嘆道：「但該殺的人，偏偏不容易殺，反而不該殺的人，往往都給該殺的人殺掉。」

醉漢笑道：「你看我這種人是否也該殺？」

八腿貓一呆，半响才陪笑道：「閣下雖然難惹一點，但並不該殺。」

醉漢朗聲一笑，突然把手中的尖刀向他腰間刺去。

八腿貓凜然一驚，以為這一次變成「自己該殺」了。

但他沒有死，也沒有受傷。

醉漢本來就不是志在傷害他，而是把刀還給八腿貓。

只見尖刀不偏不倚的，正插在八腿貓腰間的布帶上，但這一來可險些嚇壞八腿貓了。

八腿貓驚魂未定，醉漢又伸手拍開了他的穴道。

「揚州三妖在三日之後就完蛋大吉，你可以在三天後動手。」

「偷一萬兩金子？」

「不必偷金子，太累贅。」

「不偷金子偷甚麼？」

「七色玉鳳凰。」

「七色玉鳳凰？」八腿貓的眼睛立刻瞪大：「那是無價之寶。」

「不錯，但這個無價之寶，現在已有價。」

「你找到了買主？」

「也不錯，價錢已談妥，不多不少恰好是一萬兩黃金。」

八腿貓道：「換而言之，小弟只須把七色玉鳳凰弄到手，就已等於盜去了屠員外一萬兩黃金。」

醉漢道：「事實正是如此。」

八腿貓鬆了口氣。

偷取七色玉鳳凰，當然比偷取一萬兩黃金容易得多，最少在搬運方面，不必花費太大的腦筋。

但八腿貓對於醉漢怎樣能夠令到揚州三妖「完蛋大吉」，却有懷疑。

醉漢微微一笑，道：「三日之後，就是初一，他們每逢初一與十五兩日，例必到窰子裏胡天胡帝，我可以令他們留在那裏，永遠都回不了屠家莊。」

八腿貓這回聽得有點痴了。直到這個時候，他才痴痴地問醉漢道：「閣下高姓大名？」

「我姓郎，郎如鐵。」

× × ×

這個比八腿貓跑得更快的人，就是郎如鐵！

一言九鼎

（一）

三載時光，彈指即過。

八腿貓的「賭債」早已還清。

他果然還足一萬兩金子，當然，這一萬兩都是來自屠員外的那隻七色玉鳳凰。

他一直都不敢打屠員外的主意，就是為了揚州三妖。但郎如鐵已在初一那天，把揚州三妖各賜一槍，這件事直到現在還是教人無法忘記。

一萬兩金子賑災的義舉，由八腿貓找到了魯西武林大豪，司徒富鴻代為發放。

事情進行得比想像中還順利，自此之後，八腿貓也就交上了郎如鐵這個朋友。

他們彼此都沒有令對方失望，他們都值得對方信任，也值得為自己擁有這麼一個朋友而驕傲。

現在，他們又相逢了。八腿貓竟然也在雪城中，這倒令郎如鐵有點意外。

八腿貓一看見了郎如鐵，就告訴他霍十三刀已在雪梅樓，而且還跟隨着方殺走進茅房之內。

方殺何以有此一舉？

八腿貓想來想去都想不出，這是甚麼道理。

郎如鐵也想不出。

他們也沒有衝進茅房，只是在茅房的門外等待。他們都知道霍十三刀是個老江湖，要他這個人上當，並非易事。

他們沒有等候太久。

茅房的門終於打開，第一個走出來的人赫然正是霍十三刀。

他的臉上木無表情。但他一走出茅房，他的目光立刻就停留在郎如鐵的臉上。

郎如鐵也看着他。

他們彼此從未謀面，但郎如鐵已知道他就是霍十三刀。

這一點並不奇怪，八腿貓消息靈通，他早已把這件事的大概對郎如鐵說出。

但奇怪的是：霍十三刀居然知道他就是誰。

他的脚步很沉重，一步一的走到郎如鐵面前，道：「你就是英雄槍郎如鐵？」

郎如鐵也不禁一怔：「在下正是。」

霍十三刀淡淡道：「你不必覺得奇怪，我認出你只有一個理由。」

郎如鐵沒有打斷霍十三刀的說話。

「令尊郎槍是我的朋友，」霍十三刀嘆了口氣，道：「而你的相貌最少有八分酷肖郎槍。」

郎如鐵承認。

霍十三刀續道：「能夠在這個時候遇見郎槍的兒子，我很高興。」

無論是誰，忽然遇見故人之子，都一定會感到很高興。

郎如鐵很瞭解這一點。

雖然霍十三刀在江湖上的聲譽並不怎樣好，但郎如鐵絕對沒有歧視這一個成名已久的刀客。

他是郎槍的朋友。

郎槍一直都對霍十三刀這個朋友推崇至備，直到血洗點蒼山的事發生後，郎槍仍然沒有改變自己的觀感。

他曾對郎如鐵說過：「霍十三刀絕不是冷血狂徒，也絕不是瘋子，他是一個英雄。」

人人都認為霍十三刀這個人很可怕，是個冷血狂徒，是個瘋子。

但郎槍的看法却是恰恰相反。

別人也許很難相信郎槍的說話，但郎如鐵却絕對相信。

他相信霍十三刀血洗點蒼派，一定有某種不為人所共知的理由。

但那又是甚麼緣故呢？

郎如鐵不知道。

他一直都希望能夠找出答案，替霍十三刀吐出一口寃屈之氣。

直到現在，他總算有機會見到霍十三刀了。

但有一件事，却是他絕對想不到的。

這件事就算事前讓郎如鐵先去猜十天八天，也絕對無法想像得到，世間上竟然會有人向他提出一個如此這般的要求……

（二）

霍十三刀的確很高興。

他很高興見到郎如鐵。

他不但在這裏遇見了故人之子，而且還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幫手。

他的臉色忽然又變得很凝重。

郎如鐵沒有說話，他知道霍十三刀一定會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訴自己。

他沒有猜錯。

「我現在要求你替我辦一件事。」

郎如鐵沒有皺眉，就算霍十三刀提出任何要求，只要是他能力所及，他都決不推辭。

霍十三刀沉吟片刻，接道：「這件事並不難辦，而且你一定可以辦得到。」

郎如鐵下意識的點頭。

霍十三刀忽然把那柄銹跡斑斑的刀，遞給郎如鐵：「你拿着這把刀。」

郎如鐵依言把刀拿着。

這把刀外表看來已是朽鐵，但接在手中之後，郎如鐵才發覺它的重量，遠在意料之上。

霍十三刀混濁的咳嗽聲又响起，半晌才緩緩道：「這把刀雖然鈍了一點，但要砍斷任何人的雙手，却絕不會太困難。」

郎如鐵知道這是事實。

霍十三刀忽然笑了，雖然他的笑容有點苦澀。

他伸出自己的雙手，然後用極平靜的語氣對郎如鐵道：「我要你把這一雙手砍掉。」

× × ×

蝮蛇螫手，壯士斷腕的故事，郎如鐵已聽過不少。

他再三仔細凝視霍十三刀的手。

這雙手雖然已蒼老一點，但憑郎如鐵的觀察力判斷，這雙手絕對沒有任何中毒的跡象。

霍十三刀的語氣，仍然是那麼平靜：「我的手沒有毒，甚至，連凍瘡都沒有一顆。」

郎如鐵已瞧得很清楚。

這一雙手的確無毒。

他知道霍十三刀絕不是和自己開玩笑，但他怎樣也想不出一個道理，可以解釋霍十三刀何以忽然會有此一舉？

霍十三刀的手却在這把銹刀之下。

他突然厲聲道：「砍掉這一雙手。」

郎如鐵下不了手。

霍十三刀難道眞的瘋了。

但郎如鐵知道不是。他沒有瘋，他的神智比任何人都更清醒，他的目光是銳精如箭，並不是散渙崩潰的。

郎如鐵嘆息一聲：「我只想知道其中的理由。」

霍十三刀的臉彷彿已開始扭曲，但他仍然堅持郎如鐵把自己的一雙手砍掉。

雙方在僵持。天地肅殺。

霍十三刀若斷了一雙手，他就不再是霍十三刀，而是個永遠無法再使用刀的殘廢。殘廢本來就是一件可怕的事，尤其是對霍十三刀來說，他的一雙手不啻等於是他的一切，包括生命和靈魂在內。

他的生命已獻給了刀。

他的靈魂也獻給了刀。

他沒有了手，也就沒有刀。

沒有了刀的霍十三刀，他活着一定比死亡更痛苦。然而，好死不如惡活。

人畢竟有一種强烈的生存慾望，只要還有一口氣，就不該讓死神早一步把自己帶走。

霍十三刀忽然冷笑。他的冷笑比風雪更冷，却又比世間上最苦的藥味還更苦。

「你再不砍下去，我就嚼舌！」

他的態度更堅決。他的牙齒已咬破唇間，殷紅鮮血分成兩行向下顎奔流。

郎如鐵的手竟然發抖。

近數年來，他在江湖上身經大小數百戰，一雙手從來也沒有發過抖。

霍十三刀的目光更尖銳，他絕非恫嚇郎如鐵。

郎如鐵咬了咬牙，突然道：「好！我砍！」

刀光倏地一閃。

銹跡斑斑的刀閃起一道暗淡的刀光，隨即兩股血泉怒射如柱！

霍十三刀的一雙手眞的被砍斷了。

他不但沒有痛苦之色，反而好像很感激郎如鐵。叫道：「好，砍得好！」

郎如鐵的手已僵硬，連他自己都記不起這一刀是怎樣砍下去的。

霍十三刀臉上雖然沒有露出痛苦之色，但冷汗却終於還是淌了下來。

他並非不疼，而是忍耐着。能忍受這種痛苦的人，世間上絕不會多。

霍十三刀突然大笑。

郎如鐵的心有點酸，也有點發毛。

霍十三刀就在大笑聲中，消失在茫茫白雪裏。他最後告訴郞如鐵的說話，是：「把刀埋掉，永遠莫再讓我見到它……」

（三）

霍十三刀走了。

地上的血跡很快就凝結。

茅房內又走出了另一個人。

這人當然就是方殺。

他的臉簡直就是一塊石頭。

一塊又冰冷，又堅硬的石頭。

這張臉唯一與平時不同，就是蒼白。

方殺的臉竟比霍十三刀的臉還更蒼白，彷彿剛才砍掉的手並非霍十三刀的，而是屬於他的。

這一場「茅房裏的決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郎如鐵不知道。直到他知道一切眞相，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

×　×　×

在決戰之前，方殺曾與霍十三刀有過這麼一段對話。

方殺：「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霍十三刀：「除此之外，已別無選擇了？」

方殺：「有，除非你把自格的雙手都砍了下來，我就放你一條生路。」

霍十三刀：「可以，但霍某也有一個條件，除非你先把自己閹掉！」

——他們在針鋒相對。

——他們說的本是氣話。

但到了決戰一觸即發的時候，方殺竟然把霍十三刀帶進茅房。

沒有人知道怎麼一會事。

但霍十三刀却在茅房裏看見一幕令他嘔吐的事。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事，但這種事却在他的眼前發生了。

這種事既已發生，而他的說話也已說在前頭，那還有甚麼好說的？

——方殺能狠得下心腸，下得了手，霍十三刀爲甚麼不能？

霍十三刀是一條漢子。

當然，你可以說他是一條笨驢，但有一點不可不知，霍十三刀自出道以來，從來沒有對別人失信過一次。

他既不失信於朋友，更不失信於敵人。一言既出，永不追悔。

他不愧是個言重九鼎的漢子。

所以，他的一雙手就此丟了。

×　×　×

這種事說出來非但荒謬，而且也令人難以置信。可是，這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當郎如鐵知道這件事眞相之後，他最少五天粒米未進。因爲他也想嘔吐。

在此之前，他怎樣也想不到世間上竟有如此混帳、荒謬的事。

江湖人所做的事豈非也是荒謬絕倫？

×　×　×

方殺盯着郎如鐵看了半天。

郎如鐵也盯着方殺看了許久。

他們兩人以前從未謀面，但這一陣目光的接觸，却像是天上的兩顆巨星，忽然相碰在一起。他們目中所發出的光采，也是令人不寒而慄的。

方殺突然道：「英雄槍郎如鐵？」

郎如鐵道：「正是郎某。」

方殺道：「你來遲了。」

郎如鐵道：「你好像受了傷。」

方殺道：「不錯。」

郎如鐵道：「是誰弄傷你的？」

方殺搖搖頭道：「不知道。」

說完這三個字後，他的人已在遠方。

×　×　×

就在這一天晚上，郎如鐵把刀埋在一個很秘密的地方。

他答應過別人的事，從來不會忘記。

他相信這把刀再也不會重現江湖。

但霍十三刀呢？他雙手已斷，他又將會變成怎樣？郎如鐵沒有再想下去。

他不願想。也不敢去想。

就在他心境漸趨平靜的時候，風雪也同時停頓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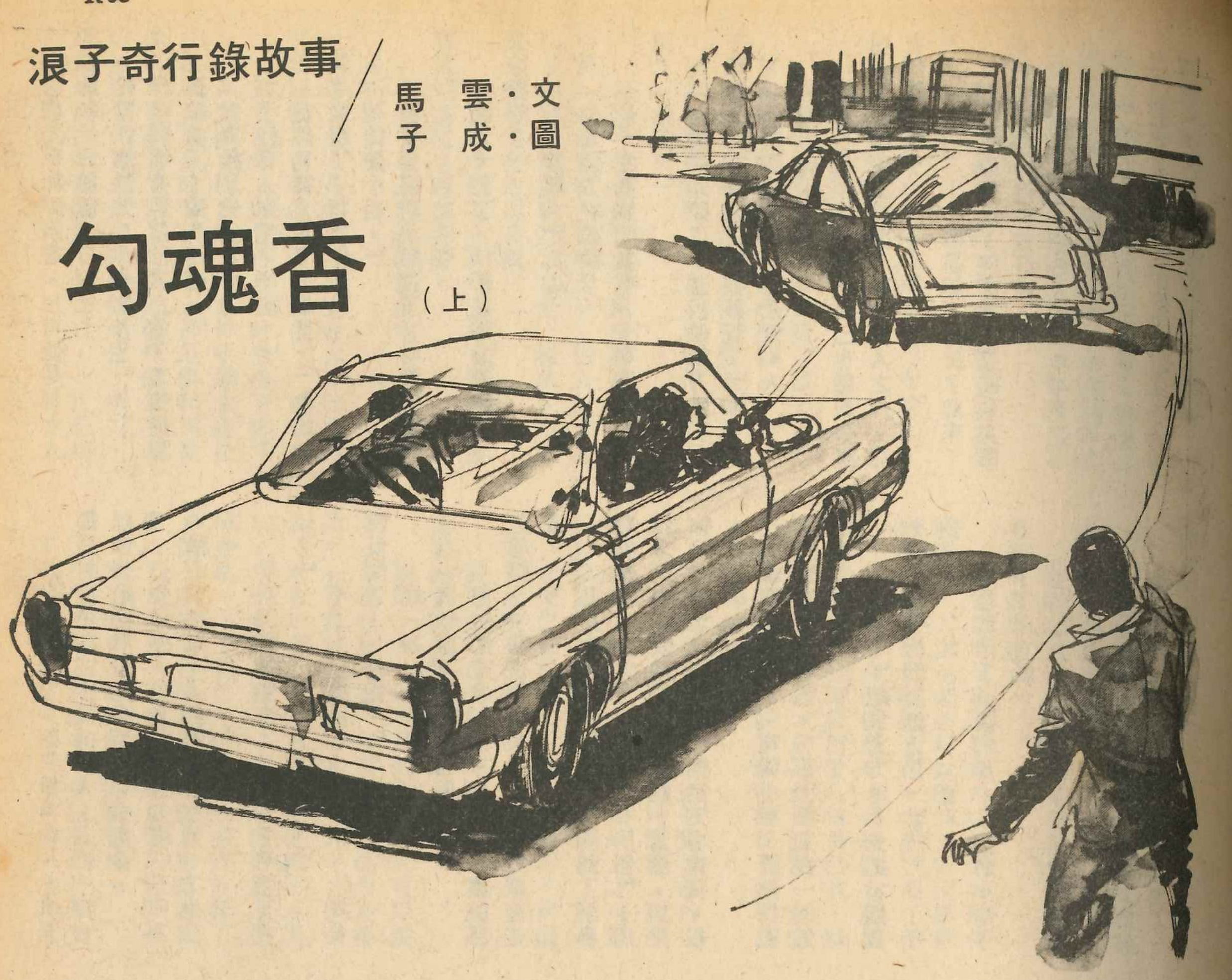
又將黎明。明天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日子呢？

（未完）

浪子奇行錄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勾魂香（上）



艷福天上來　車禍地上生

航機在數千呎高空之上飛翔着，人在機內，放眼望向機窗之外，猶如在雲霧之中。

畢基愛旅行，就是怕麻煩。出境要查，入境又要驗。辦證件，攪手續，不知浪費了幾許時間。明明只有個多小時的航程，也可能躭誤了大半天。

假如眞的是世界大同，國與國之間並無海關之設，機來機往，就像街道上的公共汽車一樣方便，那時候相信沉醉於旅遊的人一定更多。

每次磅行李，畫位編號，畢基都會對航空公司的地勤小姐說：「請給我靠近窗口的位置，能否吸烟反而其次。」

並不一定就是由於他長相英俊，總之每次他都可以從心所欲。

他喜歡居高臨下看脚底下的雲層，也喜歡在航機一升一降的片刻時光中，俯覽地下的迷人景色。

可是這一次，畢基來遲了半步，這一班機所有靠近窗口的位置，都給了別的乘客。

一列三個座位之中，畢基還要被夾在中心，有如三文治一樣，他感到不舒服。

然而，他還是非常依戀窗外的景色。

他瞪着眼睛望，反而疏忽了最貼近窗口座位的同機乘客。

那是個十分成熟，姿色迷人的女郎。看上去，大概不會超過三十歲的年紀。

對於一切美麗的女性，畢基從來就不會放過。像眼前的疏忽，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事。

一股幽香觸及鼻端，他也只是作了一次靜悄悄的深呼吸而已。

「先生。」那女郎把一枝香烟放到了唇邊，「有火嗎？」

畢基有如從睡夢中驚醒。

他第一次發覺身邊坐了一位如此艷麗的女郎。在此之前，他不知給什麼分了心。等到上了機，坐下之後，又望住窗外。

望向窗外應該先見到身邊的女郎才對，因爲他的視綫必須掠過那女郎的面前，但是，他竟然間會疏忽了。

就像奇情電影的開端一樣，女的借故吸引了男的注意。

畢基心裏想：只要能令旅途不寂寞，又那怕她是狐狸精托世！

他摸出了一個金光閃閃的打火機，爲那女郎燃點着香烟。

「謝謝你。」她儀態萬千地，噴出了一口烟霧。

香烟的氣味，並未能冲淡那陣令人陶醉的幽香。

忽然之間，他感到內心有一股十分衝動的情懷，頓然思潮起伏！

他不知道爲什麼，只可以肯定並非來自視覺方面；因爲在他這一生人之中，也不是第一次見到美人。何況，比眼前這女人更美，更性感的，他早已見過了不少。

是什麼東西令他如此陶醉？

可能是那陣陣幽香，也可能是那女人的儀態和她的神情。

她瞪住他微笑：「一個人？」

畢基回轉身望望前後左右，苦笑聳肩：「孤家寡人，獨我一個。」

「你貴姓？先生。」

「小姓畢。你呢？小姐。」

「複姓司徒，單名一個艷。」她嫣然一笑，又噴了一口香烟。

「司徒艷小姐。」

「不要小姐前小姐後了，叫我阿艷好了。」

「那太大胆了。」畢基搭訕着問：「去旅行嗎？」

「不，探親。」

「你有親友在韓國？」

「是，在漢城開餐室。」司徒艷反問道：「你呢？」

「香港住到悶了，想找個地方轉換一下環境。朋友都說韓國很好玩。」

「你所講的朋友一定是個男人。」

「你怎麼知道？」

她會心地一笑：「你自己也應該心裏明白，韓國天寒地凍，除了女人之外，還有什麼好玩？」

「哈哈……」畢基忍不住笑了起來。因爲他覺得除了笑之外，這時候眞的不知應該說一些什麼好呢。

畢基是個浪子型的人物，生平見過不少女人，但很少有這麼爽快、大胆的。

畢基也知道，人們往往看見一個男人出門旅遊，若非爲了公事，首先一定想像到他去玩女人。假如是女人又怎樣？

如果是個女人，而又單身的，尤其是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人們一定會想像到她極有可能是到外埠去掘金。

這也難怪，有些電影明星對人說到外埠散心或唱歌，人們都會想往另一方面去了。

畢基問司徒艷道：「你常常到漢城探親？」

「不！一年或兩年才去一次。」司徒艷反問道：「你呢？」

「頭一次。」

「爲什麼不參加旅行團？」

「匆匆忙忙的，沒有自由感。旅遊原是尋開心，找快樂，很多人却喜歡摩登走難。」

「凡是有利必有弊，旅行團爲了讓參加者看多些地方，感到『物有所値』，所以才把時間安排得密密麻麻。當然，如果你會講當地的話，又懂門路到各處玩，根本不必參加他們。」

畢基乘機問：「司徒小姐，旣然探親，我想你一定有空。可否與我交換一個電話或者地址？」

「好吧！」她很大方地，先把香烟放在椅子扶手的烟灰缸之內，然後打開了手袋。

他也取出了一張咭片，在記事小册子上撕下了一頁紙。

那張咭片不是畢基的，只是他朋友的——一位住在漢城的朋友。

他朋友的咭片上除了印了他朋友的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之外，背後還寫了一間酒店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現在畢基就只抄下了酒店的電話號碼，與司徒艷交換。

畢基本來就準備住在這家酒店之內，但他未定房間，所以暫時也不知房間的號碼。

畢基只告訴司徒艷：「你撥這個電話到酒店去，問畢基住在那一間房，接綫生就會告訴你了。」

司徒艷怔了一怔：「你還未訂房？」

「還沒有啊！」畢基一邊說着，一邊已接過了一張印得十分精美的咭片。

咭片很大，最少比私人名咭要大。上面分別用中文、韓國字和英文印刷，是一間中國菜館的名咭片。

司徒艷道：「這是我姨丈開的，我就是去探望他。」

畢基把咭片放入口袋裏，很誠懇地說：「我會給你電話，屆時請賞面，以免我流落異鄉。」

司徒艷嫣然一笑！

× × ×

浪子畢基經常笑語親友，說自己生成一條「桃花命」。

那意思就是說：他命中註定有許多女人。

其實，所謂「命帶桃花」，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先天條件，也要有後天的培養。

例如浪子畢基，他的先天條件是十分足够的，他的外型俊美，身材也適中，穿上任何衣服，也顯示他相貌堂堂，風度瀟洒。

由於畢基生長於富貴之家，亡父有大筆遺產留下給他，所以他過的是逍遙自在的舒適生活。

另一方面，良好的學校和家庭教育，也令他在談吐和舉止方面，表現得一派高貴大方的氣質。自然更能令女性神往。

當然，最主要一點還是他那放蕩不羈的性格，以及他頗了解女性的心理。因此便促成了他在情場上幾乎無往不利。

即使平時在街上走過，他也可以吸引許多女性的目光。

就像在航機之上，那幾位空中小姐也不時注視着畢基。竟然把畢基當作明星一樣。

航機巳經着陸，乘客紛紛離座。

各人正魚貫下機之際，忽然有人叫住畢基：「畢先生，你掉了東西呢。」

畢基回頭一看，是一位笑口盈盈的空中小姐。

畢基因爲她這一叫，忍不住朝他剛才坐過的座位上望過去。

那位態度和藹可親的空中小姐，正俯首彎腰，伸手在他的座位上拾起了一些東西。

由於距離有幾尺遠，前面的座椅阻隔住了畢基的視綫，所以他根本見不到那是什麼東西。但是人家旣然一片好意，又能叫出他的姓氏，禮貌上、情理上他都應該留一留步。

機艙的通道很窄，通常只可以讓一個人走過，如果迎面來了另外一個人，就得雙方互相閃讓。側着身子才僅可通過。

因此，每當航機到埗後，乘客一定一個跟一個，緩緩地落機，不可能爭先恐後

的。

剛才畢基因爲要取下機頂暗格內的手提行李，又要讓一些婦孺和老年人先行，所以比較落後。要不是這樣，也許當那位空姐發覺遺物時，恐怕也找不到畢基——他可能下機去了。

跟在畢基後面的，還有好幾名男女乘客。

那位空中小姐隔住那幾名男女乘客，把一些東西遞交畢基。

那是一枝薄荷筒。

薄荷筒就有如古代的鼻烟一樣，專供人放在鼻端嗅的通鼻、提神藥物。

以前的藥品製造商用薄荷製成凝固體，稱爲「薄荷棒」。又有人叫它作「薄荷冰」。

但現今流行的，多是用塑膠製成一枝小筒，尖端留有一個小洞孔，供人放到鼻孔去呼吸，作用與功效也是一樣的，這正是西藥房出售的薄荷筒。

然而只有畢基心裏才明白，他根本沒有帶過這些東西在身邊。

不過，畢基居然對那位空中小姐說：「謝謝你！」

畢基也不是個貪小便宜的人，何況這些東西根本也不值上多少錢。

爲什麼畢基却當作自己的接受下來？

原來剛才他目睹那空姐伸手過去座位中拾取這東西時的位置——那是他和司徒艷二人所坐過的地方。空姐要彎腰伸手才能拾到，那可能是司徒艷的座位。所以，畢基以爲這東西旣然不是他的，一定是屬於司徒艷的。

因此，他若無其事地，把那枝薄荷筒放進口袋裏去。

與此同時，畢基也將他的視綫往機艙出口處望過去。

他離遠發覺司徒艷正蓮步姍姍地離開了航機的機艙。

他當然沒有揚聲把她叫住，因爲即使他呼叫，人家也未必可以聽到。何況畢基內心還有着另一種打算呢。

畢基要爲自己找藉口、留後路，所以他決定把這一枝薄荷筒暫時據爲己有，以便日後可以憑此藉口去約會司徒艷。如此一來，他就更可以做得順理成章一些。

× × ×

只有畢基自己才明白到他對以後的安排，所以他沒有讓自己接近司徒艷，甚至不讓對方見到自己，也惟有如此，才可以爲以後留下一個光明正大的藉口。

如果他要接近司徒艷，只須落了飛機之後，加快兩步就可以。

但是，他反而故意落後，直至看見司徒艷出了海關檢查站，他才趨前。

如此一來，以後見到對方時大可以說：「我發覺你遺下一枝薄荷筒，但你走得眞快，我竟然追不上你呢。」

畢基知道，即使與司徒艷併肩兒走出來，也不會談多幾句，因爲眼前巳是海關檢查站。出了閘口之後，又要各奔前程了，倒不如將這個機會留回作爲下次約會的藉口。

出了閘口，他的朋友巳在等他。

畢基的朋友叫范冬，年紀跟他差不多，彼此同是年青人。

范冬是一間旅行社的老闆。這次畢基到這兒來旅行，也是由他代爲安排的。

范冬親自開車來接畢基。

可能是由於畢基心情太過輕鬆，也可能是他的朋友范冬出現得早，所以機場內的人叢之中，有人在暗中注意他，他竟全不知情。

假如在平時，以畢基的精明能幹，觸覺又是那麼的敏銳，他一定會注意到這種特殊的眼色，以及那口講指劃的情形。

然而現在，他只顧住跟范冬握手寒暄，然後匆匆走向了停車的地方。

至於人叢中的神秘人物準備對他採取什麼行動，人家如何「點相」，他一點也未發覺。

× × ×

范冬親自開動着他的汽車，離開了機場。

後面有一輛汽車亦步亦趨的，巳三番四次越過他們，但范冬沒有讓路。

范冬大部份時間留在韓國，他在漢城有家室，妻子也是韓國女郎。聽說還是一位電影明星呢。

范冬只有三十歲左右，還很年青，自然有一份好勝逞强的心理，尤其是在畢基這位好朋友面前，又怎可以失威？

因此，路上兩車出現了明爭暗鬥的場面，弄至驚險百出。

畢基是范冬車內唯一的乘客，他自然也發覺了這情形。

畢基道：「算了，讓他們爬頭吧！」

但范冬却逞强地說：「那有這種理由？我的車子速度巳經不慢，他們又不是趕住去投胎。」

話猶未完，前面巳是較爲寬闊的大路——可以行兩列汽車的馬路！

只見後面那輛令范冬感到討厭的黑色汽車，突然加速前進！就如一枝離弦之箭，往前疾射而去，轉眼就越過了范冬那輛白色的汽車。

由於事出突然，范冬弄得手忙脚亂起來。

他正待加速前進之際，黑色房車反而忽然之間又把速度減慢了。

說慢其實也並不慢，只讓兩車保持平衡——併肩兒前進！

畢基因爲無須開車，當然不必顧慮到前面馬路的情況。他因此有閒心望向那黑色汽車，看看裏面究竟坐了一些什麼人。

其實，正在開着汽車的范冬，更急於要看看他心目中的討厭鬼到底是怎麼樣的。因此，儘管他要開車，要小心前面路上的情況，也不時側過頭來，注視那黑色汽車內的人。

那黑色汽車之內，坐了好幾個男人。

其中甚至有人帶着敵視的目光望過來！

即使兩車併肩兒前進，畢基也可以看得出這種不尋常的現象。

突然之間，有人拔槍。

那人直將手槍的槍管對住范冬的汽車這一邊，畢基急忙一邊伏下，一邊向范冬發出了警告！

「砰」的一聲！

子彈擊中了范冬汽車一旁的玻璃，碎片散遍了車內各處。

范冬也嚇得急忙俯首閃避！豈料如此

一來，汽車頓然失去了控制！

「轟隆」一聲！

汽車撞向路旁一處鐵欄杆上，立即翻滾！

范冬首先昏倒過去，他受了傷。

畢基儘管平時有運動，身體比較強壯，而且本身還是個賽車好手，但在這種情況下，也無可避免地感到劇烈震盪，因而昏迷過去。

× × ×

當畢基甦醒過來的時候，只發覺到四周是白茫茫的一片。

這是什麼地方。

難道是天堂麼？

畢基心裏又想：像他這種人，怎麼會有資格進入天堂呢？

儘管渾身痠痛，畢基的頭腦還保持若干程度的清醒。

他記起了撞車的經過，受傷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事。

假如他也知道當時那車子已撞至稀爛，他懷疑自己和范冬一齊死去是大有理由的！

他想轉身，側過頭來看看，但却做不到；他的頸部好像落了「頸箍」，令到他簡直就無法可以動彈。

他聽到耳畔有人說話，最少也有兩個人以上。可惜，他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

難道自己進了地獄麼？

畢基一向很樂觀，對死亡全無畏懼，但在這刹那間，他却對那世界有點兒依依不捨。

是的，他還沒有看清楚這個世界。除了漢城之外，他還希望有機會到其他地方去看看。可惜……

畢基正在胡思亂想之際，有人在呼喚他；這一次，他竟然聽得懂。因為身畔那人是說英語的。

「先生，你覺得怎麼樣了？」那人似乎知道他無法轉動身體，把頭部伸入畢基的視綫之內。

畢基明白了。

但他仍然問：「這是醫院麼？」

「是的，你們撞車。你和你朋友都傷得十分嚴重。」

「我朋友呢？」

「他在另一間病房，正接受急救。」

「我死不掉吧？」

那人差點兒忍不住笑：「你傷得較輕，當然死不掉。」

「那班人呢？」

「什麼人？」

「追殺我們的人。」

「什麼？」那人怔了一怔：「你說什麼？」

畢基只看見那男人的半截身子，他可能是醫生之類。

「你不是警方人員？」畢基又問：「警方有人在這裏嗎？」

「為什麼你要找警方的人？」

「嗯——」畢基在這刹那之間，把吐到口邊的話，吞了回去！

他心裏想：這兒是什麼地方他，尚且未知得清楚，如何可以胡亂說話？

萬一這兒不是醫院，而是那班殺手的巢穴，他和范冬就是受了傷的俘虜的話，那又怎辦？

然而身旁的人又對他說：「你可是來自香港的一位遊客？」

「是的，這裏真的是醫院？」

「這裏當然是醫院。你是不是要找警方人員才肯說話？」

「不！我只想問問他們。」

「好吧！讓我把他們叫來。」

畢基忽然覺得自己的担心實屬多餘，因為自己又不是什麼特殊人物，怕什麼？

假如這是韓國，他簡直就連仇人也沒有。

但是，這兒不是韓國還會是什麼地方？他所乘的飛機不是已降落漢城機場麼？

那一幕驚心動魄的飛車追殺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這裏應該是漢城的國家醫院才對，他和范冬一定是在交通意外失事受傷之後，被人送到這裏來。

門又開了。

有個人走向床前：「我是漢城警局交通意外調查科派來的朴警官，閣下可是畢基先生？我們在你行李中找到你的護照，然後才知道閣下原來是一名遊客。」

「是的。」畢基看見那人果然是穿上了制服。「我是來這裏渡假的。」

經過了一番準備，以及小心翼翼的試驗之後，畢基覺得頭部的活動性較為靈活了一些。因此，他的視野範圍亦比較廣闊了。

他現在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這是一間醫院中的病房。

四周盡是白茫茫的一片，天花板、牆壁是白色的，那些站在一旁的醫生、護士們，也都分別穿上了白色的制服。

只有剛進來的朴警官，他身上所穿着的，却是南韓警察的制服。

「你朋友的車子到底是怎麼樣失事的？」朴警官問道。

畢基忽然感到有些不妙：「為什麼你不去問問我朋友？」

「他還未醒來。」朴警官又說，「你坐他的車子，我們相信你一定知道當時的情形。」

「有人企圖爬頭，但我的朋友不讓位，於是有人向我們開槍！」

「認得他們，或者他們的汽車嗎？」

「再見到也許認得，車子是黑色的，似乎是——」畢基想了想，又說：「好像是七七年款的福特大房車。」

「人呢？」

「似乎有四五個大漢坐在裏面。當我們兩輛車子開到平頭時，就有人把一枝手槍伸出車窗外，向我們射擊。」

「那你當然認得開槍的人。」

「說認得是假的，當時兩車都在高速下平衡前進；當我發覺對方準備向我們開槍時，我又忙於閃避以及通知我朋友。不過，如果讓我有機會再一次見到他的話，也許我會認出他的輪廓也未可料。」

「那麼，我問你，你這次到這兒來，純粹就是為了觀光麼？」

那位警官竟然以懷疑的口脗問畢基。

畢基一聽，就知道他心裏想着一些什麼。

畢基心裏有氣！

他首先反問道：「然則，你以為我還

懷着什麼目的前來？」

警官道：「根據我們的紀錄，香港有許多不正當商人，常常藉口到來觀光旅遊，實則幹着走私販毒的勾當，當然，我並非說閣下也是這一種人，只是我提醒你，你有沒有跟這班人勾搭過？他們是什麼事都敢做的。」

「謝謝你提醒我，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從未與這班人接觸過。」畢基又說，「如果你們對我的身份還有懷疑的話，我勸你最好與國際特警方面連絡，然後再打個電報給香港警方。」

畢基只是個平民，但他協助過國際特警破過不少大案。同時他的朋友阿生也是一名有名氣的國際特警。所以他才敢叫他們向國際特警方面查。

朴警官忙解釋道：「我們只是為了查明失事真相，實在無意與你為難。」

警官又說道：「既然你已向我們提供了這麼多，我們已非常感激你。現在就請你好好的休養，一切待出了院再說。」

其實，事實真相連當事人的畢基他也不知道，假如他真的因此而死去的話，這一回才真的「死得不明不白」呢。

× × ×

范冬也渡過了危險期。

他傷得較嚴重，因為他是駕車人，胸骨也給方向盤壓斷。

在醫生的允許下，警方人員又進來為他錄取口供。

「范先生，你是開旅行社的。」那位姓朴的警官道：「你細心想想吧，有沒有業務上的仇家企圖置你於死地？」

范冬有如從鬼神的手中掙脫。

他雖然傷得很重，腦海中還記得如何被人弄到汽車失事。

范冬把自己的想法告訴警方，他認為這完全是出於一時意氣用事。

但他不明白，對方何故有槍？

范冬又想到一個可能性，就是對方可能是一些特殊人物，例如間諜、特務、某個大使館人員等等，所以才會隨身携備了槍械。

又可能是當時他們有十分緊張的任務，趕住要到某一個目的地去。但是，他們的司機三番四次要爬頭時，范冬又不讓路，於是他們十分憤怒，才會以槍相向。

朴警官也同意了范冬這種觀念。

但是，范冬却無法看得清楚那車子的車牌編號。

朴警官惟有照他的口供備案。

當然，朴警官是相信范冬所講的，因為在他那輛失事撞毀的汽車殘骸之中，也的確找到了一枚子彈頭。

整個事件自然也有目擊者，因為那是市區通往機場的交通要道之一。

但是，當時在路上經過的汽車，根本不知道有人開槍。

他們只是見到有二輛車子開得十分的快。

然後到了一處較寬闊的路面時，其中一輛黑色的房車迅速爬頭。白色的汽車（亦即范冬那一輛）也想跟它鬥快！

可惜只鬥了一段路，白色汽車立即就失去了控制，撞向欄邊！

最後又反彈出馬路上，接連地打了幾個觔斗才停下來。

當時路上的汽車惟有紛紛停下來。

不久之後，有警車開到現場。

但是，那黑色房車，早已不知所踪。

當時大致上的情形，就是如此。目擊者亦已對警方說過了。

警方事後也無法可以找到那輛神秘的黑色汽車。

雖然有人說得出那車子的車型、顏色和有關資料，無奈在漢城，這一類型的美國大房車，實在太多了。

單單就是某些國家派駐漢城的領事館，就最少也擁有三四輛。

警方的調查工作十分困難。

他們以為等到當事人甦醒後，希望對這件事有些幫助。但是，范冬和畢基事實上也所知不多，警方自然大感失望。

× × ×

畢基的確很不服氣。他明明是來此渡假尋開心的，但是現在却變成了「休養」，而且一些兒也不覺得開心，反而悶得要死。

可不是嗎？看他這樣子，渾身纏滿了繃帶，頸也加了一個「頸箍」，簡直看上去就有如一個科學怪人的模樣。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出院。雖然他自己覺得傷勢已有了十分明顯的好轉。

最低限度，他現在已可以離開了那一張病榻，到地上走動一下。

他甚至無須護士的協助，也可以自行上床落床，就是醫生還未批准他離開這間病房半步，否則他還會到隣房去探望一下他的朋友范冬。

他知道范冬就在隔壁。

可惜他和范冬一直還未見過面，入院至今，話也未講過半句。

那是由於范冬傷得頗重之故。這是醫生說的。

畢基感到現在就有如坐牢一樣，甚至比坐牢更慘一些。

最少坐牢雖則失去了自由，却不必受皮肉之苦。

他希望見見范冬，無非為了向他道歉。以及看看他的傷勢。

但是，他的要求一再被拒絕！

本來這也不是畢基的錯，要怪只怪范冬好勝心太强！

要不是他好勝心强，要不是他不肯讓路，這種事根本也不會發生。

嚴格說起來，范冬還要向畢基道歉才對，因為是他累成他這樣的；開車的是他，坐車的是畢基。

但畢基良心過意不去，却的由於：假如范冬不是為了開車到機場接他，這種事就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了，自然也不關畢基的事。偏偏當日他要接載的，却又是畢基。

畢基怔怔地呆望住露台外面的花草！

他坐在一張安樂椅上，在露台上晒太陽。

假如他這回真的是入院休養的話，現在這樣子當然最舒適不過。

然而他並非來此養病，却是來旅遊的。所以他在嘆氣！

正當畢基輕輕嘆息之際！

一股令人神魂為之顛倒的幽香，撲鼻

而來。

要不是他頸上的「頸箍」，他會立即轉過身來看看後面來者是誰。

儘管如此，仍然可以聽到那女子走路的步聲，他想像到就是「她」！

他心目中的「她」，並非醫院中的女護士，而是另有其人。

那就是司徒艷。

在飛機上面，畢基第一次嗅到那一股令人陶醉的香味。

那是很少嗅到的清新幽香，足以令到每一個男人爲之神魂顛倒。

市面上的香水五花八門，經常在脂粉叢中混的浪子畢基，對香水的氣味又怎會大驚小怪呢，問題却是：這的確是一種令人難忘的香味。

若非頭一次認識對方，他眞會追問司徒艷：這是什麼名牌子的香水？

想不到現在又讓他嗅到了這種幽香撲鼻的迷人香味。

一定是她來了。

然而她又怎會來？

畢基又在想：她可能從報紙上知道了自己入院的消息。

也好，寂寞之中，算有個交談的對象了。

轉眼間，一個白色的身形閃到了他的面前來，是一位女護士！

他定神再看清楚，絕對不是他所期望的司徒艷！

他難免感到有些失望。

「吃藥的時候到了。」女護士把一杯開水送到他面前來。

他瞄了她一眼，說道：「小姐，你新來的？」

「是的。」她笑了笑，很迷人。「不過你放心吧，我是受過訓練的。」

她讓他服了一些藥片。

她又問：「你今天覺得好了一些嗎？我的同事說，你是交通意外中受傷的。」

「謝謝你的關心。」畢基又回復了浪子的本色。他嬉皮笑臉地說：「有你服侍我，我想最好還是不要太快痊癒。」

她含笑帶責備孩子的語氣：「你很頑皮，怪不得弄成這樣子！」

「你用的是什麼牌子的香水？眞香！」畢基深呼吸了一下。

「是否似曾相識？」

「是的，我有個女朋友，也用這種香水。」

「那你應該知道是什麼牌子，何必再問？」她瞟了他一眼。

「我一向沒有追問。」

「爲什麼你却問我？」

「也許因爲你太關心我了。」

「這是我們的職責！」

「我仍然非常感動！」畢基又說：「這種牌子的香水一定很貴，是不？」

「不！並不太貴。」

「一定是男朋友送的。」

「自己買的，信不信由你！」

「既然是自己買的，又怎麼會不知道它的牌子？」

「誰說我不知道？只是我不喜歡告訴你。」那女護士又瞟了他一眼。

畢基還是嬉皮笑臉的：「告訴我吧，我想買來送女朋友。她既然也用這種牌子，相信我再送一瓶給她，她一定高興。」

「我不敢担保這裏漢城有沒有得買，但香港可能有。」

「巴黎出品麼？」

「是的。」

「什麼名牌？」

「愛神一〇五。」

「單是這名字已經够羅曼蒂克。」

「你眞的是不知價錢？」女護士忽然又很認眞的，瞪住他問。

畢基苦笑：「我又未買過，如何知道它的價錢？」女護士呆了一呆！

畢基道：「你說是你自己買的，你當然知道它的價錢。」

「嗯——美金七十九元。」她忽然又問：「你可記得尾數是什麼？」

「尾數？」畢基又是一怔！

「是的，我說的只是整數，七十九元後面還有以角分爲單位的尾數。你再多想一想，相信一定會記起來的。」

「嗯——」畢基眞不明白，對方爲什麼會問得這麼奇怪？

一些百貨公司爲了招徠顧客，往往將訂價弄得很蹩脚。例如明明是八十元的，却減一角，成爲七十九元九角。

如此一來，令顧客產生錯覺，以爲該件貨品只須七十餘元，八十元也不够。其實，其間僅相差一角而。

畢基因而說：「尾數可是九角？」

「對了。」那女護士又喜形於色，「還有分，多少分？」

「什麼分？」

「元角分釐的分啊！」

「嗯——」畢基這一回只想了想，就答道：「九分。」

「不！不對。再想想看！」

畢基忽然感覺有點兒吃驚起來，他心裏想：自己可能已患上了失憶症！目前這女護士，好像正在帮助自己增加恢復記憶的能力。

他張大咀巴，不作聲！

女護士又催促他：「你說多一次，是多少元多少角多少分？」

畢基忍不住了，他不耐煩地說：「算了算了，這有什麼關係？總之就是八十元左右。」

女護士反而怔了一怔，然後洩氣地，悄悄舒了一口氣道：「算了，你好好休息，我也要出去了。回頭見。」

她一陣風似的走了！

畢基瞪住她的背影，腦袋想得有些兒痲木！

他已被女護士轉過了身來，所以他現在只是面對那病房的門。

他有太多太多的疑問，但又沒有人可以詢問，那就惟有留在心裏呆呆的想。

女護士來得突然，她會不會另有目的呢？

剛才她的態度如此神秘，會不會另有作用？

突然之間，畢基感到無比震驚！他渾身在發抖！

那些藥——由女護士給他服食的藥，會不會就是毒藥？

假如那女護士有了問題，假如人家對

他不滿，他這回就是死定了！

畢基爲人一向表現得很機智、很勇敢，這一回準是病昏了。

他應該想到那些追殺他們的人，更應該防範對方派人來對付他。

雖然那些藥很似他以前服用過的，但是如果對方要他上當，一定會用外型相似的毒藥。

畢基想到這裏，立刻由安樂椅上站了起來，走回到床頭那兒按動喚人鈴！

他盤算着如何告訴醫生，只有醫生比較可靠，也只有醫生才可以救他！

但是，門開處，進來的又是那個搽了香水的女護士。

「什麼事？」她走到床邊問。

畢基這時已躺在床上，他眞想不到又是她。

他洩氣地問：「醫生呢？」

「你找醫生幹嗎？」

「我有事。」

「有事先告訴我，醫生暫時沒有空。」她又柔情地爲他蓋上了被，「你是否感到那兒不妥？傷口痛嗎？還是——」

畢基給她提醒了，會不會是毒藥的藥力發作了？

他躺在床上瞪住她—

她正用手按在他的額角上：「你似乎發燒！」

畢基心裏想：「好一個蛇蠍美人，她究竟是何方神聖？」

然而他沒有說出來。他只是表示要見醫生。

女護士無可奈何：「好吧！回頭我替你把醫生找來就是！」

她又走了。

這一次，畢基不敢再按喚人鈴。

他落了床，靜悄悄的走向房門口。

他傾耳細聽，門外沒有聲响。

於是他輕輕開了門。

門外是一條走廊。

走廊上沒有人。

畢基記得那位警官說過，他的朋友范冬就在隔離一間病房。

但他從未見過范冬，也不知他傷成怎麼樣了。

聽說范冬傷得比他更重，所以他除了要看看他的傷勢之外，還希望與他交談一下，因爲畢基內心有了太多的疑問。

可是，當他輕輕扭開隣房那扇門時，却又迅速退了出來。

房間裏躺在病床上的人，並非他的朋友范冬，而是一個女人。

那女人對他傻笑。

他有如發噩夢一樣，然後迅速返回自己的病房。

他担心那女人會追出來！

因此，他用背脊倚在門後，喘着氣。

突然之間，門外傳來脚步聲，有人正在走廊上匆匆而來！

然後，步聲又在門外停止。

畢基感到困惑之際，門板就被人在門外敲得响了起來！

畢基不敢開門。

有人用手推門，但推不開，因爲畢基整個身體倚在門後。

「快些開門，我是醫生。」畢基聽到門外傳出一個男子的叫聲。

他只好把門放開。

醫生在女護士陪同下入來。他們以十分驚奇的目光瞪住他！

「發生了什麼事？」醫生關心地問畢基。

畢基却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

剛才他顯得如此失常，想想也覺得好笑。

他以爲隣房那個女人會追出來，所以他才不敢開門。

他又想把女護士的「陰謀」向醫生告狀，但是那女護士現在就在醫生身邊，而且自己身體又並無異狀，怎開口？

他突然覺得自己想得太多了。

醫生和護士小心地將他扶回床上，讓他緩緩地躺下。

「你暫時還不可以走動。」醫生說，「現在先讓我替你探熱。」

女護士在旁協助一切。

畢基不知是否心理作祟，見了醫生之後，內心總比較安定了。

他躺在病榻之上，瞪住那女護士，似乎又看不出她懷有惡意。

假如她剛才讓他服的是毒藥，藥力現在也總該發作了吧？

醫生是一個畢基見過了不少次的韓國人，他沒有理由連醫生也懷疑！

「只有輕微發燒。」當醫生親自看過了從他口中取出的探熱針之後，對他說：「你身體很壯健，只要小心些，就快可以出院。我也知道你焦急，但你不該隨意走動的啊！」

醫生的話，顯然是針對他剛才把門關上。

他忍不住問：「我想見見我的朋友，可以嗎？」

醫生道：「他就在你右隣的房間裏，他傷得比你更嚴重，所以我們才不許你見他。不過，目前似乎情況好轉了。」

醫生又回頭對身邊的女護士說：「你替他安排一下吧！」

醫生似乎很忙，他又走了。

女護士又單獨面對畢基。

她面無笑容，與不久之前在露台外面的神情完全兩樣。

醫生不在，女護士的面孔又冷了下來，畢基感到心寒。

女護士一本正經地問：「你想見你朋友麼？」

「是的。」畢基道：「我獃在這裏，悶得發慌。」

「好吧，讓我先過去看看。」女護士先替畢基蓋上了被，「他如果睡了，必須等到他醒後才能讓你過去見他。」

畢基看不出她對自己有什麼惡意，「你貴姓？小姐。」

「姓李。」她很大方地答了。

畢基忽然覺得自己太過神經質，根本可能什麼都沒有。只是自己疑心生暗鬼而已。

他終於也忍不住笑了。

女護士也離開了他的病房。

幾分鐘之後，她再次回來，告訴畢基：「你可以到隣房去跟你朋友談一會兒。但醫生說，你朋友不可以說得太多，更不

能坐，我們暫時只可以讓你們交談五分鐘而已。」

女護士說着，看看腕表。

然後，她協助畢基落了床，攙扶着他到隣房去見范冬。

范冬睡在床上。

他很憔悴，一隻脚吊在床尾的半空，封了石膏，包裹得有如一枝小鋼炮似的。

女護士拉了一把椅子過來，讓畢基坐在床邊，然後再三吩咐他們，不可談得太久。

最後，女護士才退出了房外。

畢基抱歉地說：「范冬，眞對不起，我害苦了你啊！」

范冬頭和手都纏滿了綳帶，像個科學怪人似的，但他見了畢基之後，面上仍然擠出了一點點笑容：「不關你事，是我自己好勝心太强！」

「無論如何，那班人不該開槍。」

「是的，他們可能是特殊人物。」

「特殊人物？」

「是的，早知他們趕時間趕路，我就不會跟他們鬥出火來了。」

「嗯——」畢基怔怔地說：「你以爲他們會不會存心對我們有惡意？」

「不會吧，」范冬反問道：「爲什麼你會有這種想法？」

「我覺得這事情有些奇怪，當時他們如果眞的爲了趕時間趕路，就不該開槍鬧事，因爲這樣可能引起警方的注意，反而還要阻遲了他們。」

「有些人很暴躁，尤其是一些特權階級。例如軍人。」

畢基道：「范冬，我想你最好還是想想清楚，你有沒有仇家？」

「仇家？」范冬苦笑一下：「我那會有仇家？」

畢基提醒他：「你在人家的地方做生意，難免會分薄了人家的利益。」

「別那麼傻吧，生意是多方面的，我不做，別人也會做，何況我只是香港方面的連號。根本分薄不到本地人的利益。」

「希望只是我的敏感。」畢基又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范冬又問：「你怎麼樣了？聽說你也傷得很重呢。」

「死不掉的，放心吧！」

「眞想不到，累你在醫院中渡假。」

「算了，別爲我難過，我這個人一向就相信命運。命運既然有此安排，如何逃避也沒有用。」

范冬忽然又想起了什麼：「畢基，坦白告訴你，你這次來這裏，是否眞的就是爲了渡假觀光？」

「你問得出奇！不是爲了渡假觀光，還是爲什麼呢？」

「嗯——」范冬欲言又止。

「我這個人很放蕩，你也知道，所以我講的觀光自然也包括了闖紅燈區觀光。玩女人總是少不免的事。除此之外，到華克山莊賭兩手，碰碰運氣，如此而已。」

「但我的意思，並非指這些。」

「還有什麼？」

「例如，你會不會另有任務？」

畢基恍然大悟：「難怪你這麼想，只因爲我以前確曾種下了不少怨仇。不過，要殺我的人不可能追到這兒來吧？」

「我也這樣想。如果仇家要暗算你，往後的日子與機會正多着呢。」

「算了，總算是大難不死。你好好休息吧，一切留到出院後再說。」

畢基在心裏計算一下，五分鐘限期已屆。

果然，那位護士小姐又入來了。

× × ×

回到原來的病房之內。

畢基直覺上感到有些異樣，首先是那陣陣幽香。

那陣香味隱約留在房內，但那位女護士並未跟入來。

姓李的女護士搽的是「愛神——一〇五」，這氣味正是。

畢基想起了那衣櫥，於是走過去。

果然是有人來過了。

衣櫥的門掩得不好，留下一條罅縫，這與原來的不同。

畢基不似一般男人，他很細心，尤其是對於自己的物件、衣着的處理，一向井井有條。

不久之前他還開過這衣櫥，他記得親手把櫃門關好的，怎麼會這樣？

那陣「愛神——一〇五」的香味在這櫃門之前顯得更爲濃烈。

他心裏早已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當他開了櫃門之後，更加確定了自己的推斷。

不但有人來過，還有人搜過他掛在這櫃裏的衣服，尤其是外衣口袋。

畢基一向很整齊，即使掛衣服那麼簡單，也非常認眞。

但是，現在那件外衣却掛得歪歪斜斜的，這不是他的所爲，分明有人來過，搜查過他的衣物之後，未有小心弄好。

是誰來過？

從那陣香味可以猜得到，又是她——那姓李的女護士。

不過，畢基却沒有把她召來質問。因爲他知道沒有證據，如何質問？

他在想：對方找些什麼？錢？不！不會是錢。

他早已感覺得到，那姓李女護士有些不尋常，但却難以忖測她的身份。

忽然之間他又想起了同機飛來漢城的司徒艷，於是把一張名咭搜了出來。

是一張中國餐室的咭片。

他想撥個電話，告訴司徒艷他受了傷，所以遲遲未能約會她。

但是很意外。對方接電話的男人說：「沒有這個人。」

電話就在床頭几之上，但要經醫院總機的接綫生接綫。

可能接錯了綫路吧？——畢基心裏想：怎會錯？

對方明明說：這是中國餐室。

由於接綫麻煩，畢基並沒有掛斷電話再接，跟着問對方：「你這裏可是中國餐室？」

「是的，先生。這是中國用記餐室，你到底要找誰？」

畢基又在電話中跟對方核對過地址和電話號碼，都沒有錯。

於是畢基又問：「這裏是不是有一位

司徒艷小姐？前幾天由香港來的。」

「我們這裏的食客大都是香港來的，每天都有人由香港來。」

「我說的不是食客，是你們老闆的親戚，可否叫你老闆來？」

「我就是這裏的老闆。你是誰？」

「我是姓畢的。請問你，剛才我講過的司徒艷小姐，可是叫你姨丈的？」

「姨丈？」那男人怔了一怔，又苦笑道：「先生，你可能弄錯了，我們一家來了韓國多年，沒有一個姓司徒的親戚。」

畢基在這一刹那之間，想起了許多問題。

爲什麼司徒艷要說謊？她本來可以婉拒給畢基連絡地址與電話號碼的。何必用一張廣告性質的咭片來敷衍？

相反，自己給予對方的一張咭片，却保證可以找到他；如果不是出了這意外事件的話，他當然不會睡在這裏。

畢基無可奈何地，掛了綫。

他整個兒呆在床上，怔怔地想。

腦海中想不通的事實在太多太多。包括司徒艷、姓李的女護士，甚至她們一齊採用的「愛神——一〇五」香水。

是巧合還是另有原因？

至此，他又想起了那個薄荷筒。

那似乎無關重要的東西，現在却變得可能十分具有關鍵性。

他又匆匆落了床。

走到衣櫃門前，那陣幽香依稀還在。

拉開櫃門，將外衣取出，匆匆展開搜索。

但是，他却無法可以搜到那一枝薄荷筒。

是她——一定是給姓李的女護士偷去了。

畢基幾乎完全忘記了這件東西，要不是因爲找不到司徒艷，他也想不起那可能是屬於她的小小遺物。

奇怪！爲什麼會有人把這枝薄荷筒偷去。只值港幣一兩元的物件，到底有什麼價值？眞是令人莫名其妙。

畢基僵在一旁。應該不必再担心的「交通意外」，顯然隱伏着無限殺機。

× × ×

畢基的傷勢好了。

但是他朋友范冬仍要住院留醫。

畢基幾乎每天都在露台做運動，藉此保持身手的靈活。

他知道，最多一兩天之後，他便可以出院。不過目前他所担心的問題，並非出院，而是存在內心裏面的疑問。

姓李的女護士毫無疑問一定有問題，只是畢基還未摸清楚她的來龍去脈而已。

儘管表面上畢基仍然佯作若無其事，但內心却暗自盤算。

他知道在這裏人地生疏，凡事非小心處理不可。否則，就會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他幾乎每天都見到那位姓李的女護士，對方也很鎭定。

畢基心裏又想：她既已得手，又何必再留下來？她應該走了才對。

畢基的行李並不在這裏，由於交通失事，他的行李連同范冬那一輛失事汽車，都暫時交給警方加以保管。

但是畢基却並非眞的患上了失憶症，他記得十分清楚，那枝薄荷筒放在外衣的口袋裏面，並非放在他的行李箱之內。

他忽然想出了一個主意。

他已清楚知道姓李女護士每日入來的時間，所以這天，他在她進房之前，把衣櫥內的東西，都搬了出來。

他彎腰伸首進衣櫥之內，搜得亂七八糟的，顯得又緊張、又焦急的樣子。

門開了。

進來的正是她——姓李的女護士。

「你在這兒幹什麼？」

那女護士看見這情形，也驚呆了一陣。一邊說，一邊走了過來。

然而畢基却沒有答她。

他有他搜。

她看見他急得滿頭大汗，忍不住問：「你到底找什麼？」

「這回糟了！」畢基忐忑不安地，站了起來，「奇怪！怎麼會不見了？」

「是什麼不見了？錢麼？」

「不！錢倒閒得很，是朋友託我代帶的小小物件。」

「鑽石戒指？」可以看得出，她也只是故意地這麼問畢基。

畢基瞥了她一眼：「你怎麼知道是鑽石戒指呢？」

「我只是猜猜而已，除了鑽石戒指之外，還有什麼值得你這麼緊張？」

「我其他行李呢？」

「我怎麼知道。我只是一名護士，我的工作範圍只負責你的健康。」

畢基差些兒罵了出來：那你又何必作賊？你以爲我不知道麼？

但是，他却啞忍着。

他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出院？」

「等醫生檢查過你的傷口，再作決定，不過你放心，不會久，頂多是一兩天的事。」

「唉！」畢基故意嘆了一口氣，然後回到床上坐下來。

那女護士給他服藥。

是他熟悉的兩種藥片，他也照服了。

他知道她不會毒死他，否則，她早已得手。

「你似乎有點傷風。」女護士忽然問畢基。

畢基道：「是的，所以我會急於要找那枝薄荷筒。」

「薄荷筒？」本來十分平凡的字眼，但那女護士却渾身一凜！

其實畢基一直以來，那鼻子都是這樣子的像是傷風。

韓國天氣寒冷，住慣香港這麼溫和天氣的人，總難免凍到流鼻水。

畢基既然另有企圖，自然也有他的造作：他的目的無非想令到對方先發問。因爲如果由他自動說出，就可能有破綻。

畢基看見她的反應如此敏銳，忍不住說：「是的，通鼻的薄荷筒，怎麼會不見了？眞奇怪。」

「那些東西根本不值錢，誰要你的？可能遺失了。你搜清楚了吧？」女護士似乎還十分的關心畢基。

畢基道：「都搜過了，就是不見了。唉！眞是見鬼！」



東方四女俠傳奇小說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罪惡之園（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秀蓮對于天堂島的神秘情況感到好奇，決定上島探查一番，於是陳秀蓮安排魯薏絲等等上「女神號」船上去，但她們還未來不及有行動，已被李昆挾持在「女神號」中……陳秀蓮與魯薏絲被李昆整蠱，「堅邀」，她們前往「天堂島」一遊，去會見他的波士，他們在夜色中乘「天堂號」遊船破浪而去，航行中，李昆連續修正航綫，使陳秀蓮無法弄淸航向，同時在航程中，李昆也向陳秀蓮講述天堂島的情況以及這次「堅邀」她們去天堂島的前因後果。

天堂島探秘　同伴遭刦持

「從那個時候起，你就開始恨女人了，是麼？」

「我從來也沒有恨過女人。」

「那你怎麼對女人很討厭呢？」

「十九歲那年，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子，一個很純潔的女孩子，那時候我才懂得了眞正的愛，可是同居了兩年，那個女孩子死了，染上了性病而自殺的。」

「怎麼會呢，她不是很純潔嗎？」

「是的。可是我不相信，我沒有性病，她的性病從那兒來的呢，因爲我的懷疑，她才用死來證明她的淸白，遺書只有一個要求，要求我去檢查一次身體。」

「難道你沒有想到性病可能是從你那兒傳染過去的嗎？」

「我事先沒有想到，認爲我無此可能，因爲我一直很規矩，從十四歲之後，沒有碰過別的女人。」

「你去檢查了沒有？」

「去了。驗血的結果是陽性反應，再化驗過我的精液後，發現我體內有潛伏性的濾過性病毒，而且是一種稀有的病毒，一種只在女人身上起反應的病毒，而且一定是經由性交感染的病毒。」

「你的愛人是受到你的感染？」

李昆痛苦地道：「是的。而且醫生告訴我，類似的病例只發現了一個，他們暫時把它定名爲崔永姬病毒，崔永姬是第一個死在那種病毒上的女人，而崔永姬就是我的老板娘。」

「你是在那一次感染的？」

「是的。這種病毒潛伏期大概十五年，醫生要我十五年內，不要再找女人。」

魯薏絲道道：「這就是你拒絕女人的原因？」

「是的。我不願意再去害人，而且第一次接觸女人對我的心理上已經造成了陰影，愛人的自殺更使我終身內咎，我就在這兩種力量下養成了我超人的自制力。」

「十五年的禁期過了沒有？」

這次是珍珍在問，玲玲也很注意，這兩個女孩子對李昆似乎有着超越平常的感情。

「早過了，我應該在二十九歲就解禁了，今年我已經三十二歲了，而且我已作過體檢，證明我已完全免疫了，只是習慣

「何必唉聲嘆氣？你可以再買一枝。相信這些東西，藥房一定有。」

「但是，那是朋友托我帶的。」

「什麼？朋友托你帶一枝薄荷筒到這兒來？」女護士忍不住笑了起來：「先生，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我不是開玩笑，是眞的。」

「我還以爲朋友托你帶的是另一件珍貴的小飾物，薄荷筒只不過是你等住應用的東西。」

女護士說着，又走向衣櫃那邊。

她似乎要替畢基代勞。

畢基也趁此機會，閃到房門那邊，將門鍵下了鎖。

女護士全神貫注地，蹲在那衣櫃門前，小心地搜着。

畢基到了她背後，她仍未想到有些什麼事發生。直到畢基一手把她揪起，她才如夢初覺地，怔了一怔。

畢基手上有一條皮帶，那是他剛才解下，收藏起來的東西。

現在他就以這條皮帶加在她的頸項之上，要脅着她說：「乖乖的告訴我，你到底是什麼人？」

豈料那女護士異常地冷靜：「畢先生，你不要亂來，這兒是醫院，並不是瘋人院。」

「別裝蒜了！告訴我，你是何方神聖？」畢基質問道。

「你也見得到，我只是個護士。」

「不！你另有一種身份。」

「什麼身份？」

「要你自己才知道了。」畢基又說：「如果你只是個女護士，爲什麼要搜我的衣袋？」

「我幾時搜過你的衣袋？」

「就是在我到隣房去探望我朋友的時候。」

「嗯——」

「趁未驚動其他人，乖乖的，妳認了吧！」

「好吧！」

那女護士似乎開始放棄了她的固執。道：「你先放開手。」

「不！你不講眞話，我不會放你。」

畢基仍以皮帶勒住她的頸項。

畢基站在他背後。

只要她反抗，她就可能給勒死。

她的態度冷靜得出奇：「傻瓜，即使你殺了我，你也逃不出這裏。」

「我會爬窗逃去，你放心，他們捉不到我的。」畢基道。

「你沒有猜錯，我的確奉命來此找一個薄荷筒。」

「奉誰之命？」

「我的上司。」

「醫生？」

「不！我另有任務。」

「你終於承認了，我早已看出你不是女護士那麼簡單。」

「是的，我一直都在爲我的國家而效勞。」

「那一個國家？」

「當然是韓國。難道你看不出我是那一國人麼？」女護士反問道。

「南韓還是北韓？」

「當然是南韓。」

「你替那一個機構辦事？」

「南韓中央情報局。」

「然則，那薄荷筒有秘密？」

「坦白說，我也不清楚，但我奉命從你身上找到它却是事實。」

「嗯——」畢基在這刹那間，把一切問題的結似乎都解開了。「那我明白了，有人企圖殺死我，也無非是因爲那枝薄荷筒。」

「你是指那宗交通意外麼？」

「是的。」

「那可能是北韓派來的特務。」

畢基把皮帶收回，他不再要挾那女護士。反而問：「你叫什麼名字？」

「李萍姬。」

「很美麗的特務。」

「可惜却屈服在你的暴力之下。」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請你原諒。」

「不過，我的上司如果知道了剛才的情形，我不知他怎麼樣想。」

「聽我說，我只求明白眞相。除非你們再令我難堪，否則我不會揭你的底。」

「其實這件事非常簡單，我們得到一個情報，知道有人從香港把一個秘密命令帶入南韓，交給這裏的地下份子。但我們不知那人是誰，只知道秘密藏在一個薄荷筒之內。」

畢基忍不住問：「然則，你又怎麼會知道薄荷筒在我手中？」

「可能是你在機場把這小東西亮過相，也可能是由於你身上有陣勾魂香——」

「勾魂香？」

「是的，就是『愛神——一〇五』香水的迷人香味。但最先發現你的不是我們，是他們——北韓特務。」

「我明白了。」畢基恍然道，「他們由機場開始已經一路跟踪我們。但我們未發覺，我朋友還以爲他們想爬頭，結果引致他們以爲我們不肯就範，因而開槍。」

「所以你未死掉，只是奇蹟！」

「他們會不會在失事後，到我們失事的汽車中搜索？」

「可能的。可惜，目擊者怕事，沒有人向警方提供。」

「其實那東西也不是我的，是一位小姐的。」畢基覺得這次捲入漩渦，十分無辜。

「那一位小姐？」

「我可以告訴你們，但有條件。」

「什麼條件？」

「我的條件之中也分公私。公事上，你們以後不要再纏我；私事就是要你和我交上朋友。」畢基大胆地捉住了她雙手。

她忸怩地垂下頭來，粉頰緋紅。

畢基吻她，她沒有拒絕，而且反應十分熱烈，令這位浪子大感意外。

面對着這麼一位調情聖手，李萍姬只顯得嬌慵無力。

正當畢基企圖進一步有所行動時，外門有人敲門。

「誰？」

李萍姬匆匆推開了畢基。

她走過去開門。

進來的是個穿了白袍的醫生。

（未完）

已經養成，我再也提不起興趣了。」

「有沒有希望改變你的習慣呢？」

李昆自嘲地一笑：「誰知道，這是一個心理的狀態，當我再開始愛一個人的時候，也許會的。」

「你會再愛上一個女人嗎？」

「嗯！我一直在準備着，也一直在尋找着。」

「要怎麼樣的一個女人才能使你愛上她？」

「我不知道，當那一個女人能使我重新感到興趣時，也就是我感情新生的時候了。」

陳秀蓮忽然道：「那你就不該在天堂島上躭下去的，在那兒你永遠沒機會，因爲你會對女人麻木了。」

李昆笑了一笑：「陳小姐，我在環球表演時，已經有過很多的機會，可是沒有用，我是麻木了才到天堂島上去的，而天堂島正需要麻木的男人。」

陳秀蓮沒有再說下去，因爲她從珍珍與玲玲的眼睛裏看出了敵意，她們一定是很喜歡李昆的。

陳秀蓮不打算愛上這個男人，她覺得沒有樹立這種敵人的必要。

航行很平靜，李昆每隔半小時修正一次航綫。

他對航海懂得很多，在修正航綫時，他避開了陳秀蓮她們，而且是很禮貌地請她們迴避。

「對不起，兩位小姐，天堂島的航綫是個秘密，因爲我們不希望被人發現。」

「一個島能保持秘密嗎？」

李昆笑了一笑：「事實上我們已經保持了兩年，有些客戶在離去後，曾經不死心，自己駕了遊艇，或是私人飛機來搜索過，但是他們始終沒找到。」

這時已是黃昏，天空有星星閃爍。

陳秀蓮笑道：「假如我離開了，我有把握能找得到，在南太平洋的圈子裏，找一個島並不難。」

李昆笑道：「妳憑什麼確定這個方位呢？」

「很多的因素，我不想說出來。」

「那我也不問，不過妳的判斷絕對很難正確，只有一條航綫能到達天堂島，可是從沒有人能正確地找到這條航綫，因爲在海上有很多的因素能造成迷失，我可以提示妳一點，我每半小時修正一次航綫，二十四小時抵達，這中間有四十八個因素，像大代數裏的高等方程式一樣，一個因式的錯誤，就會導致錯誤的結果。」

陳秀蓮笑了一笑，可是她沒有機會對航程作全盤的了解，因爲她一覺醒來時，已經在一間屋子裏。

一間陳設很豪華，但四面密封的屋子裏。

魯薏絲也不見了，她記得昨夜睡前曾經喝了一杯咖啡，就是那杯咖啡，使她錯過了登陸天堂島的機會。

她有點恨李昆，因爲談得很愉快，而李昆始終沒有表示過敵意，所以她才放鬆了警戒，沒想到李昆在咖啡裏搗了鬼，看了腕錶，已經是昨夜她臨睡前看錶的十二小時之後了，她失落了十二個小時，也錯過了一次很重要的活動。

人躺在一張路易十四時代的大法國古床上，是眞正的古董，很舒服，燈光很柔和。

陳秀蓮看看自己身上，雖然穿了一襲很華貴的睡衣，但是她却有赤裸的感覺。

因爲這不是她自己的衣服，也不是她自己穿上的，在矇然不覺中，被人換掉了身上的衣服，總是一件很難堪的事，因此她很憤怒，跳下了牀，找不到鞋子，她打着赤脚，踏着柔軟的地毯四下轉動。

她找到了一扇門，推開進去，却是一間浴室。

然後除了這扇門，她找不到第二扇門，四壁都是天鵝絨的窗帘，她拉開了一幅，外面是扇透明的落地長窗，窗外面的一片夜景，藍色的海洋，浪花輕扣着多石的堤岸，輕撲上白色的沙灘，有一鈎新月。

她可以輕輕聽見海濤聲，充滿了詩的情景。

可是她無法打開窗子，因爲那些窗子都是死的，用手指輕扣玻璃，才知道玻璃很厚，用拳頭敲了兩下，她就放棄了，她知道這玻璃是防彈的。

憤怒地拉開了另一扇窗帘。陳秀蓮怔住了。

因爲她放進了一屋子的陽光，外面是花園，開滿了各種美麗的花朵，她甚至可以聽見鳥鳴，可以聞到花香，花叢中有一個少女挽着花籃在摘花，陽光照着朝露，那少女還朝她揮揮手，打了個招呼。

一切都是那麼眞實，但陳秀蓮知道這是幻景。

因爲在這幅晨景的旁邊，仍然是靜靜的月夜，星下的海洋與沙灘，兩扇窗子是並排的，中間只有兩尺來寬的間隔，却有晨昏之別，海天之差。

陳秀蓮想起了一句成語——「咫尺天涯」。

祇有處身在她目前的境遇中，才能深深體會到這四個字的意義。

這是何等精美的設計，坐在屋中，却可以把整個世界搬到眼前了。

還有兩幅窗帘，陳秀蓮却不想去拉開了，她必須保持自己的清醒，假如再出現兩幅不同的景色，她會迷亂的，因爲意外的景色不但俱有點綫面的眞實感，而且已經達到聲與嗅的第五度空間。那不是立體感，而是眞實感，除了無法置身其中，那完全是眞的。

但陳秀蓮知道這是鏡頭的攝影效果，配合了蒙太奇的電影技術而造成的科學奇跡。

有幾家電影公司正在嘗試這種技術，結果因爲成本太高而放棄了。

想不到天堂樂園却應用上了，這不足爲奇，因爲天堂島原是不怕花錢的地方。一張五萬美金爲最低消費額的門票，是可以供應任何奢侈的消費的。

陳秀蓮嘆了口氣，把已開的兩扇窗帘也拉上，她不想使自己變得迷亂。

四下找了一遍，沒有門，除了進浴室之外，這是一間完全隔絕的屋子。

牀頭櫃上有一具電話，閉路的內綫電話，這大概是跟外面唯一連絡的方式。

她只好拿起電話，聽見一個淸脆悅耳的聲音，女郎的聲音，嗓子是甜甜的。

「早安！密司陳，歡迎妳到來天堂島，相信一個舒服的睡眠，已經使妳恢復了疲倦，妳需要什麼服務，請吩咐。」

「我要找李昆。」

「李先生很忙，妳任何的需要告訴我好了，我同樣可以爲妳服務的。」

「找你們的波士來。」

「妳是說總裁嗎？」

「不管他是什麼，反正我要找他。」

「總裁會跟妳見面的，但是要在一個適合的時間，他希望你能先了解一下天堂島，然後就免得解釋的麻煩了。」

陳秀蓮幾乎要發火了，但是她控制了自己，她發現自己處在一個無助而陌生的環境裏，而且完全在別人的控制之下，唯有保持冷靜，才是最好的方法。

沉吟了片刻她才道：「我要一個回答問題的人。」

「是！大衞．李先生在兩小時後就可來陪妳，作妳的嚮導，解答一切問題。」

「大衞．李又是什麼人？」

「就是李昆先生，大衞是他的藝名，因爲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他，現在妳還需要什麼？」

「給我送一份早餐進來，還有一套便裝。」

「遵命，十分鐘後就可以送到，請問早餐妳要什麼？」

「我要的你們都有嗎？」

「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使妳滿意，假如妳所點的菜式實在太偏僻，我們至遲在二十四小時之後，也就是妳第二次的早餐爲妳辦到送上。」

「我要一碗稀飯、油條、鹹蛋鴨、臭豆腐乳、小醬瓜、花生米，還要一碟香葱芽拌豆腐。」

「好的！十分鐘後送上，祝妳在天堂島上快樂。」

陳秀蓮怔住了，她是故意挑剔，才要了那麼一大堆冷門的食品，沒想到天堂島上的設備果眞齊全到無所不備。

恰好十分鐘後，窗帘打開了，就是有月光沙灘的那一扇窗子，兩個穿着女侍裝的健美女郎，推着一架銀色餐車，雪亮的餐盤上放着她要的東西。兩個女郎都很年輕，是典型的東方人，每個胸前別着一個銀製的號碼，高一點是34，另一個是37。

粉紅色的上衣，綴着蟠龍式的古色古香緞紐，綠色的長裙拖地，東方味道很濃，很像廣東茶樓中的服務員，但是以這兩個女郎在香港茶樓中出現的話，那家茶樓一定要半夜去排隊，才能搶到一個座位。

因爲她們都很美，典型的東方美，清麗脫俗，不帶一絲烟火氣。

× × ×

陳秀蓮靜靜地用着早餐，雖然她毫無胃口，而且對着那一碟臭豆腐乳感到很噁心，但仍然裝出很有興趣地吃着，因爲這是她自己點的。

原本想難人的，却難住自己了，這是任性的結果，陳秀蓮決定用這行動來懲罰自己。

點這份早餐，多少含有點賭氣的成分，而一個女孩子身入險地，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失去理智要個性，因此她拚命吃那碟臭豆腐乳與小醬瓜，那是一種用蝦油浸泡的金絲鹵瓜，每條都只比火柴棒粗一點，也只有火柴棒那麼長，是江南的名產，也很貴，但是像義大利的乾酪一樣，有股特殊的腥味，不喜歡的人簡直難以下嚥。

陳秀蓮就是個不喜歡的人，但是她把這兩道小菜吃得最多，用以警惕自己。

就像是越王勾踐的臥薪嚐胆一樣，她要策勵自己，別再犯剛才的錯誤，雖然那是無關緊要的錯誤，但是在另一個角度上想，就很嚴重了。她故意點了些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只是爲了這些東西很冷僻，用以來擊倒天堂島上無所不有的豪語，那是毫無意義的舉動。

就算眞的達到了目的，又能如何呢？最多說兩句俏皮話，刺激對方一下，此外別無好處。

但是却暴露了自己性格上的弱點，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對方的監視中，對方又是個絕對精明厲害的人物，暴露自己的弱點，就會給對方進攻的機會。

而不知不覺暴露的弱點，最容易在不知不覺間爲對方所利用，所以陳秀蓮雖然心裏直想吐，但還是裝作很欣賞的表情，掩飾起自己的憎惡。

那兩名女侍見她吃得津津有味，三十四號看來是比較喜歡說話的一個，「小姐，妳是姓陳嗎？」

陳秀蓮微微一笑，點點頭道：「不錯，看來已經有人告訴妳們了。」

三十四號嫵媚地一笑：「陳小姐，妳是天堂島上第一位女賓，我們從來也沒接待過女賓。陳小姐，妳是來度假的嗎？」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因爲我的確是被邀請來度假的，只是不知道爲什麼會被邀請。」

「那就難怪了，假如妳是受雇的，就不會住在客房裏，但妳若是遊客，帳房又不會臨時把帳單撤回去。」

「在這兒每一餐都要顧客另外付帳的嗎？」

「那倒不是，顧客們的餐費已經包括在入場券上了，但是有限制的，如果客人們的菜單超過限制，就要特別收費了。每天的餐費是九十五美金，超過這個數目，就要另行收費，這是後來的規定，以前是沒有這一條的，但有一次，有位客人特別喜歡吃烤金剛鸚鵡，在一週的假期中，他點了十二次這一道菜，每次一頭，而且規定要當他們的面前活殺了再烤，結果就爲了他十二頭金剛鸚鵡，我們花費了兩萬四千元美金，就是入場券一半的代價了。」

陳秀蓮笑了笑道：「這是我的第一餐，難道已經超過了九十五元嗎？」

「是的，妳點的這一道鹵瓜，就是一百二十元美金。因爲瓜品是在溫室中特別培養的，還有兩個人專門醃製，完全依照古法，所以成本特別高，妳是第一個點這道菜。」

「我是第一個點這道菜的人，以前沒有嗎？」

「沒有，來這裏度假的中國人已經很少，而中國人知道要吃這一道菜，妳是第一個。」

「這不是一道很稀罕的菜，在很多市場上都有賣。」

「那是化學方法製造，已經失去了古

味，而本島的金絲鹵瓜却是依照古法，純由人工製作……」

「既然沒有人點過，爲什麼還要花費兩個人工，專門從事製作呢？」

「那是總裁自己吃的，總裁對這道菜特別喜愛，他是從一本叫浮生六記上看來的，書上有個叫芸娘的女人，最喜歡吃臭豆腐乳拌金絲鹵瓜，而總裁最欣賞的女人，就是這位叫芸娘的女子，他說這才是一個眞正的女人。」

陳秀蓮忍不住笑了：「妳們總裁會欣賞這樣的女人。」

「是的，他說這個女人溫柔、聰明、能幹、懂事、懂得生活、有靈性，而總裁最難忍受的就是沒有靈性的女人。他說女人沒有靈性，就像是頭豬。」

陳秀蓮又笑道：「他原來是個崇尚古典美的人，那麼，他一定也很欣賞林黛玉了！」

三十四號女侍張大了眼睛道：「對極了，陳小姐，總裁說了，世界上一共只有兩個女人，一個是陳芸娘，另一個就是林黛玉。陳小姐，妳認識這兩個女人嗎？」

陳秀蓮笑了一笑道．「當然認識，很多人都認識她們。」

三十四號嘆了口氣：「難怪總裁對妳會特別優待了。總裁對我們談起這兩個女人時就眉飛色舞，只是我們都不知這兩個女人是誰，我問了一句，總裁一連罵了我十二個豬，本來是我侍候他起居的，從那時候起，他就把我趕了出來，連他的房門都不讓進去。」

陳秀蓮也嘆了口氣，她不忍心傷害這個無知的女人的自尊，浮生六記中的陳芸娘不知道，還情有可原，連紅樓夢中的林黛玉都不知道，就空有這一付面孔與身材了，陳秀蓮自己都想罵她一聲豬。

用過了早點，兩個女侍收了餐具出去了，陳秀蓮換好了衣服，十分鐘後，電話上音樂鈴響了。

陳秀蓮拿起聽筒，傳來了李昆的聲音：「陳小姐，我可以來了嗎？」

陳秀蓮淡淡地道：「當然可以，不過你若是願意省點事的話，不妨告訴我，怎麼樣才能出去，我要出去。」

「隨便推開任何一扇落地長窗，妳就可以出來了。」

「那些長窗能開的嗎？」

「當然可以，剛才那兩個女侍不是就從長窗出入的嗎？」

「可是不久之前，我試推過，根本就不能動。」

「那是妳沒有通知電腦，本島上的特別客房都由電腦自動控制，妳可以命令它對妳提供任何服務的。」

「是它命令我，還是我命令它？」

「當然妳命令它。」

「假如我的一舉一動都要對它報告的話……」

李昆在電話裏笑笑：「陳小姐，妳說得太嚴重了，電腦對妳的服務是無須妳開口的，它會自動探測妳的意圖而提供最準確的服務，所以才能稱爲自動控制系統。剛才妳根本就不打算出去，只是要看看而已，所以電腦沒爲妳傳達開門的命令。」

「我倒不相信你們的電腦已進步到這個程度，能够透視出人的思想慾望了。」

李昆在另一端傳出一陣哈哈大笑：「陳小姐，我們如果有這麼偉大的發明，就不必用這個方法來賺錢了，我們的波士是個哲學家，思想家，却不是科學家，而且他最討厭科學，認爲那是扼殺人類思想的兇手。」

「可是，你們這裏設備却是最現代化的。」

「那只是爲了迎合顧客的需要，因爲這批花錢的大富翁都已經習慣了科學文明的生活了。波士巳經買下了另一座小島，正在着手建設中，那裏完全沒有一絲文明的氣息，完全是純自然的，除了雙手之外，沒有任何一種工具，他準備將來退休後，到那個島上生活去，而且還準備邀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作伴，妳是否有興趣？」

「對他的理想我很贊同，對他的原則我反對。」

「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既然有意思要恢復自然，就不該加以建設，找一個完全原始未開發的島嶼，才符合原則。」

李昆笑笑道：「陳小姐，我也這樣給波士建議過，可是波士說了，上帝並沒有爲我們造下一個天堂，她只是在人的思想中描繪了一座虛空的殿堂，所以祂是個大騙子，而波士却不想騙自己，他要造好了天堂再住進去。」

「他以爲自己是第二個上帝了。」

「不是第二個，是第一個，因爲那個上帝是人創造的，波士的居室牆上寫了一句名言，上帝創造宇宙萬物，而人創造上帝。他還說第一個創造上帝的人是中智，信奉上帝是下智，只有上智才使自己成爲上帝。」

「那麼那些無神論者，否定上帝的又是什麼呢？」

「是白癡，人既然可以成爲上帝，他們否定上帝，就是否定自己本身的價值的人，當然是下愚的白癡了。」

「他是個狂徒。」

「波士並不否認這句話，而且以此爲傲，只有狂徒才有勇氣向世界挑戰。」

陳秀蓮嘆了口氣，她不想再在這個問題上談下去，因爲這並不是一個抬槓能解決的問題。

「我要出來了。」

「歡迎，我在外面等妳，妳還有什麼吩咐？」

「有的，我要一雙鞋子，一雙平底的跑鞋，你們的服務還是有欠缺，送衣服進來時漏了鞋子。」

「沒有漏，只是波士爲了向妳表示敬意，特地叫工匠爲了縫製一雙最舒適最輕便的猄皮軟鞋，本來與衣服一起完了工，可是波士認爲尺寸不太合，又親自監工爲妳修改，大概幾分鐘內就會好了。波士認爲衣服的尺寸略差一點還沒關係，但鞋子却是絲毫差不得的。」

「你們的那個波士怎麼知道我脚的大小尺寸？」

「陳小姐，鞋子不能以尺寸計的，那是以毫米爲計數單位，相差的程度不能超過五分之一毫米，而且穿在脚上要毫無感覺，才算是合乎標準。」

「我不是問這些，我是問他怎麼知道的？」

「當然是由他親自量過，妳到達後，波士先感到很失望，認爲妳的身材也趨向於一般的時尚，認爲妳很庸俗，可是經過仔細的測量後，他才改觀，因爲妳的身材完全是自然的形成，沒有一點故意造作，所以發展得很均衡。他把妳各部份的比例跟維納斯的人像對照一下，差率不到千分之一，是他見到最接近的一個女人……」

陳秀蓮不禁惱怒地道：「他怎麼那麼卑鄙。」

想到自己赤身裸體，被一個男人如此打量，陳秀蓮就感到無限的屈辱與憤怒，但是李昆却笑笑：「陳小姐，波士對妳並無不敬之意，反之他對妳仍是處女這一點，感到由衷的敬意，在現下的社會中，到了二十六歲仍然保持純潔的女性，實在是很稀少了，所以他足足費了四個小時，爲妳設計了新的穿着……」

陳秀蓮賭氣掛上了電話，坐在床上生悶氣。送來的那套便裝就放在床上，是一件短裙連上裝與一條短褲，全部是淺黃色的，另有一條同色的束髮帶子，質料是眞絲的，柔軟，堅實，摸在手上的感覺很舒適。

陳秀蓮第一個衝動，是想撕破這套衣服，但是抓了起來，她又放鬆了自己的情緒。她需要冷靜，絕對的冷靜，生氣，發怒，都無濟於事，而且更暴露了本身的弱點，予人以可乘之機，尤其在未知對方的目的之前，她必須冷靜，以本身的智慧去應付一切，克服危機。

於是她含笑起立，脫掉了睡袍，穿上那套衣服。

無可諱言，這是一套非常合身，而且完全是巧匠手工縫製的新裝，式樣很平常，像是選美會所採用的運動裝，也像是希臘奧林匹克山峯上，宙斯神殿上的女神的穿着，不暴露，但却能襯托出女性美，充滿了性感與魅力。

裙邊比一般的迷你裙稍長一點，但是更能表現她那一雙修長的玉腿的美。

陳秀蓮嘆了口氣，對這個還沒有見到的神秘者，無形中消除了一點敵意。

他的確是個天才，尤其是在服裝上的設計，如果把這套設計放在巴黎，相信立刻就可以壓倒一切的名匠。

裙裝鎖口的開叉，完全是配合她的身材剪裁的，再利用眞絲本身的彈性與織成時的緊密度，都經過精密的設計，沒有搭扣，沒有拉鏈，更沒有暗扣，那條底褲更妙，沒有鬆緊帶，也沒有用繫帶，但是穿在身上是那麼熨貼。

裙邊以優美的弧度自然下垂，形成波浪似的自然摺疊，就好像這套衣服與人是一體的。

陳秀蓮在鏡子裏面也照了一下自己的影子，不得不承認自己對它的滿意。

這是她有生以來最滿意的一身衣服。用絲帶繫好自己的長髮，成了一個馬尾形垂在肩後，陳秀蓮也說不出自己像什麼。

唯一能形容的是像女神，奧林匹克神殿上的希臘女神。

走到一扇落地長窗前，窗外是陽光下靜靜的沙灘，她輕輕一推窗子，窗就開了，迎面吹來一股清新的海風，踏出去沒幾步，居然就是眞實的沙灘。

陳秀蓮幾乎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蹲下身子，握了一把細沙，一切的感覺都是眞實的，她忍不住又回頭看去，但見那棟屋子在緩緩地沉入地下，而一塊岩石，也悄悄所向前移動，把屋子沉下去的那個缺口蓋住。原來這是一所電動操縱的屋子，可是機件精密得不發出一點聲音，沒有一點震動。

假如不是自己恰好回頭看見了屋子的沉下，幾乎會以爲自己活在一個神奇的魔術世界裏。

岩石邊移邊轉，現出了另一面，像是好萊塢大劇場中的旋轉舞台佈景一般，現出了一輛古希臘的戰車。

車上發出黃金似的閃光，由兩頭純白的駿馬拉着，李昆也穿着西洋古代武士的裝束，戴着頭盔，皮甲、短戰裙，他含笑彎腰。

「我們的女神、早安！」

然後交出一雙黃色的猄皮軟靴：

「陳小姐，請妳試一試，這個工匠是在巴黎嬉皮士街請來的，手藝之精，舉世第一！」

嬉皮士街並不是嬉皮士的集中地，而是專賣嬉皮服裝的一條街，以純手工爲標榜，但售價之高，也是擧世第一。一雙皮鞋，一條圍巾，動輒以美金千計，但是對偏愛時尚的富家花花公子而言，那不算什麼，他們追求的是新奇與時髦。

陳秀蓮對那種時髦不感興趣，但是對這雙鞋子却忍不住心底的喜愛，色澤、式樣，都給人一種柔和的感覺。

接過來穿上了，靴筒高及踝上，用軟皮帶接合，由側腰開口，然後用皮帶紮到小腿肚的上面。

柔軟、舒適、平貼、美觀。這是匠心獨運之作。她扣好繫帶後站起來，在沙上跳了幾下，鞋子的彈性很好，但又有高度的抗銳性，即使是踩在尖銳的小石上，也沒有楞脚的感覺。

她那充滿活力的胴體與這身衣服襯合而生的美感，使李昆看得有點呆了，最後他深呼一口氣：「陳小姐，我很少讚美人，但是不得不說一聲，妳是個很美麗的女性！」

陳秀蓮也柔媚地一笑：「李先生，我很少感謝人，但也要說一聲謝謝你！」

「請妳不要客氣，我是出自由衷的讚美。」

「我不是感謝你的讚美。」

「哦！那又是爲了什麼要謝我呢？」

「先讓我表達對你的謝意後再告訴你好嗎？」

「那我只有感到非常的榮幸！借用一句貴國的成語，我感到受寵若驚。」

陳秀蓮仍是嫵媚地一笑：「你該先問問我如何表達我的謝意。」

「不必問了，美麗的女人任何所賜，敝人無不謙虛地接受。」

「我要給你一個吻，是左邊還是右邊呢？」

李昆似乎感到很突然，最後摸摸自己的右頰道：「就是右邊吧，我是個右傾的

人，而且這兒是左派份子最反對的腐蝕靈魂的頹廢者樂園……」

陳秀蓮仍是嫵媚地笑着：「李先生！我的吻很特別，因爲我是用……」

「用脚尖吻的！」

一段話分成兩次說，而她說後面這句話時，李昆已經跌倒在兩公尺之外的沙堆上，用手撫着左邊的臉頰，滿臉現着驚詫的神情。

陳秀蓮以一個曼妙的姿態，踢出了一個飛燕蹴，將近四百五十磅的勁道，把體重一百多磅的李昆踢得飛了起來，然後陳秀蓮笑着：「李先生，你應該感謝你們波士精心設計的這雙鞋子，它不但能保護我的脚，也能保護你的下顎，假如不是它柔軟的彈性，你的顎骨恐怕已經碎了。」

李昆苦笑一聲，很有風度地站了起來，優雅地笑笑：「佩服！佩服！陳小姐，我這是第二次被人擊倒，上一次是五年前，對手是美國前重量級黑人拳王祖路易，但是他那一擊還沒有妳這麼重。」

「你跟他交過手？」

「談不上交手，是我花錢買來的，那時我正在紐約表演，剛才碰上了，他相當潦倒，我花了兩百元美金，跟他打了一次賭，賭他是否能把我擊倒。」

「結果是你輸了。」

「我可以贏的，老實說，他已經沒有當年的英雄了，但是我想到他當年一場拳賽下來，能收入幾十萬，現在竟爲了兩百元而揮拳，證明他很需要那兩百元，所以我讓他贏了！」

「看來你是個很講義氣的人。」

「我本來就是。」

「那你這一脚挨得不寃枉，因爲這是你違背道義，出賣朋友的懲罰。」

「我什麼時候出賣過朋友？」

「在女神號上，你親自倒給我的一杯咖啡。」

李昆苦笑了一聲：「陳小姐，那是我奉命行事。」

「我知道，你必須把我從不知不覺中弄到島上來，你可以用槍比住我，綁上我的手，蒙上我的眼睛，却不該使用那種手段。」

「這祇是比較和平的手段。」

「不！這是卑鄙的手段，尤其是對朋友。」

「陳小姐，我們是朋友嗎？」

「如果我沒有把你當朋友，又怎麼會毫無警覺地喝下你的咖啡！」

李昆的臉上泛起一股黯然之色，而且是慚愧夾雜着自嘲，用手撫着左頰：

「本來我倒沒什麼感覺，聽妳這麼一說，我才感到這兒開始痛起來了！」

言外別有深意，那是一種內心的慚愧，陳秀蓮望了他一眼，也別有深意地道：

「知道痛的人總是有希望的，因爲他至少還有知覺，沒有到痲木不仁的程度！」

李昆自嘲地笑了一笑，眼睛裏隱約地掠過一絲痛苦，然後又輕輕一嘆：「鴉片最早是用來治病的，它能使人忘却痛苦，到後來因爲用多了，才會上癮，以致被稱爲毒品，但如果沒有鴉片的帮助，那個病人豈非早已死了！所以毒物在開始時，却是救命的良藥。」

陳秀蓮淡淡地說：「李先生，鴉片不是救命的良藥，它或許能消除痛苦的感覺，但是並不能消除痛苦。它只能使感覺痲痹，但那些病源仍是存在的，殺死人的是病，也不是痛苦，所以一定要死的病，鴉片治不了，換句話說，鴉片能治得了的病，而不是致命的病，所以鴉片才被視作毒品！」

李昆頓了一頓：「痛苦本就是一種感覺。」

「但這種感覺才是致命的感覺，早年鴉片風行的時候，盲腸炎成了絕症，因爲人們在發炎初期的時候，用鴉片來消除那種痛苦的感覺，甚至於逐漸加重劑量，來抵制日益嚴重的潰爛，終至於無法收拾。痛苦是健康人生的警號，只有自趣滅亡的人，才以痲醉來抵制它！」

李昆的臉色激動了一陣，終於苦笑一陣：「陳小姐，假如是一個剛準備抽鴉片的人，妳這番話無異針砭，足可使他猛省却步的，但是對一個染上癮的人而言，那已經太遲了。」

陳秀蓮看了他一眼：「李先生，你是一個很有深度的人，因此我不準備多說什麼，天星碼頭有許多趕渡輪的人，每天在碼頭外面，有數不清的人匆匆地趕了來，口中也是說遲了，遲了，但他們並沒有回頭，仍然是趕了來，明明已經過了開船的時間，他們爲什麼還要趕去呢？」

李昆避開她的眼光，笑笑說道：「他們總希望運氣好好一點，輪渡也會慢幾分鐘開船，也許一生中會有那麼一兩次，但好運氣不會一直有的。」

「你是故意在搪塞，你明明知道他們不是爲了碰運氣，而是爲了還有下一班渡輪。」

「好吧，就算如此，但如果是趕脫了最後一班的渡輪呢，那又該怎麼辦？」

「只有稍微付出點耐心，明天就可以搭上第一班早輪！最後一班與第一班之間的距離已經很短了！」

「中間有一個漫長的夜。」

「最漫長的夜是在北極，那一夜足足半年之長，但再長的夜，也會有天明的時候。」

李昆搖搖頭，又發出一聲苦笑：「陳小姐，請上車，我的責任是帶妳參觀天堂島，有關於哲理的問題，我不想再討論。而且我要表示一句，我最痛恨的一件事，就是趕渡輪、搭飛機、乘火車，因爲那都是在別人控制中的，我當年作環球表演時，受够了這個氣，因此我立誓，我不做時間的奴隸，我要擁有我自己的船，我願意什麼時候開航，就什麼時候開航。」

「那要很多的錢呢！」

「實在買不起一條船時，我可以游水過去。」

「那很危險！」

「如果爲了必要，就不必考慮危險，何況世上沒有絕對安全的事，渡輪也經常會翻覆的。」

陳秀蓮笑了，笑得很美：「你祇要有這個心意就行了。」

李昆的聲音放得很低：「陳小姐，談話結束了，以後希望妳不要再跟我作類似的談話，因爲這兒是天堂島。」

「天堂島又怎麼樣？」

「天堂島是上帝的殿堂，而上帝是無所不在的。」

「那麼剛才呢？」

「剛才運氣很好，上帝去歡迎新來的客人，本來這是我的工作，但上帝要我作天使的導遊，所以他自己去担任天堂的接引使者。」

「這麼說我們可能會碰見他？」

「也許吧，不過在他沒有許可之前，我不會向妳介紹的，他不希望妳在熟悉天堂之前來見到他。」

「能不能給我一點暗示呢？」

「不能，不過妳可以自己體驗，上帝就是上帝，他來到妳身邊時，妳自然會體驗到他的存在。」

「現在說話還沒關係吧？」

「沒有！上了那輛車子就難說了，因爲這是波士私用的座車，天堂島上唯一不出租的一輛車，車上有通話器，隨時可以跟他聯絡的。」

「他對你還是不放心？」

「沒有的事，因爲車子是他坐的，平時我有個通話器，可以隨時聽到他的招呼，今天我們剛好互相調了工作，通話器在他手上，因此平時是我監視他，今天却變成他監視我來了。」

「這倒很少見的事，部屬可以監視波士。」

「不是這個意思，他不希望對我直接發令，所以在車上設了這個裝置，以便他講的每一句話，我都可以聽見，任何他所作的指示，我都可以聽見。」

「那麼這車上的發話器現在不會有作用嗎？」

「不會，那是一種巧妙的恆能裝置，能源裝在輪軸上，車輛行動時，才發電起作用。這是他自己的用車，所以不會有貯電裝置的；因爲他靜止下來時，不希望有人知道他在做什麼。」

「好吧！李先生，你舉出那個鴉片的比喻，至少你知道這個天堂島上的一切是屬於有毒的，邪惡的。」

李昆沒有回答，深思片刻才道：「不會比我接觸的世界更邪惡，却有着比我所知道的世界更多的良善。」

「一粒老鼠屎掉進一鍋粥裏面，剛好被你吃到了，你不能够認爲整鍋粥都是臭的。」

「可是這是我吃的第一鍋粥就不同了，我不知道沒有老鼠屎的粥是什麼滋味，但是却知道我這碗粥是臭的，妳問我粥的滋味，我能有別的答案嗎？」

「你可以再嚐一碗。」

「我吃了十碗，每碗都有老鼠屎，這世界上的老鼠太多，報上不是有統計嗎？世界上的老鼠已經比人多了，牠們不事生產，掠集人的糧食。」

陳秀蓮嘆了一口氣，自然明白他指的老鼠是什麼，要想說動這個人很不容易，想了一想，還沒有開口，李昆已經把車子拉了過來，再度彎腰做了個手勢：「請上車，我們開始參觀天堂島。」

陳秀蓮跨上了車子，用手彈彈車架，發現是用一種極爲精緻的合金鑄成的，比木質堅固百倍，但份量却輕得多，車上的設計也比古羅馬的戰車完備，那些戰車都是站着的，這輛車子却可以坐着，而且還可以靠着。

「這是最舒服的戰車了。」

李昆露出雪白的牙齒：「天堂是沒有戰爭的地方，這不是戰車。」

「那爲什麼要造成戰爭的狀態呢？」

「奧林匹克的聖殿上沒有別的交通工具，那兒的神駕了戰車也不是爲了戰爭，狩獵、競技，同樣也用這部車子，我們只是引用它的別種用途。」

聲音是從車上發出的，這也是陳秀蓮聽到的第一聲——天堂島上那個神秘主人的聲音。

陳秀蓮四面尋找，想找到麥克風的位置。「陳小姐，妳如果想找麥克風，就不必費事了，這是一種最完美的設計，我可以告訴妳，一共有一千三百零二十九具微粒喇叭，每一具都能發揮效果，它的音量由供電量調節的，一千多具喇叭平均承受了車軸的發電量，構成了音量，假如只剩了一具喇叭的話，還是能發出這麼大的音量。」

「既然一具喇叭就能達到發音效果，何必又要浪費那另外的一千多具呢？」

「陳小姐，妳對電子這一門學問很陌生，這證明了我這些喇叭對音波的敏感度，而且它們是兼具收發兩種作用，我裝置這麼多具，主要是爲了接收音量。」

「這是你自己的車子？」

「是的，但我不是一天到晚都用它，可是我不希望未得我允許之前，有別人去用它，或是有人接近它，所以我必須使它對聲波的敏感度特別高，無論是誰，只要悄悄地接近它，我就會知道。」

「佩服！佩服。」

「過獎！大神宙斯確是衆神之王，但是那些神還是偸偸地違反了他的旨意，我不希望我的天堂島上有這種現象，所以這是我測驗員工忠誠的方法。」

「這個方法不見得高明吧！」

「不，我是從他們的心理上去了解的，天堂島上的員工有充分的自由，只要不妨害工作，他們可以動用島上任何設備，只有一條禁令，就是遠離我這輛車子，他們如果對我不滿意，或是不服從，這就是唯一反抗我的辦法。」

「有人觸犯禁令嗎？」

「有！百分之九十九都觸犯過。」

「那可見你並沒有得人心。」

「不過這個現象並不值得躭慮，在皇宮裏皇帝的龍椅是禁止別人坐的，可是宮裏的太監，幾乎每個人都坐過，他們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總免不了好奇想坐上去試看是什麼滋味，那百分之九十九的員工對我這個位置感與趣也是很正常現象。」

「只是試坐一下？」

「不錯，還沒有一個人對車子有破壞的企圖，可見他們對我，還是相當尊敬的，大衞，這是一個秘密，目前僅有你一個人知道。」

語氣中充滿了驕傲，可是，聲音很柔和。

李昆很尊敬的道：「謝謝波士！」

「不要客氣，我的秘密總是與你共享的。」

陳秀蓮忽然道：「總裁先生，這車子上當眞沒有第二種能源嗎？」

沉默了片刻，傳來了一聲輕嘆：「陳小姐，妳抓住我的一句謊言了，了不起！這車子上當然還有一個極爲輕便的電瓶，貯存在行動時用不完的能量，以供靜止時使用，否則我們無法聽到別人接觸它的聲音了，因爲那個人只是悄悄坐上去，不使車輪轉動，照理是不會發出聲音的。」

陳秀蓮笑了一笑：「我只知道接收與發射音波變換爲電波時，都需要消耗能量的，我也知道車上裝了一千多具喇叭，如果只爲求得音響效果是浪費，如果爲了接收最微細的音波，却是最經濟的安排，因此我要告訴你的是，我對電子科學的常識雖不如你豐富，但巳經夠用了。」

「陳小姐，爲什麼妳不說，你們的談話我巳經全聽見了呢？」

「我不想挑撥你與李昆的感情，更不想破壞他對你的尊敬。」

「沒什麼，我不是說過了嗎，宙斯大神也不是至高無上的，普洛米修士照樣違背了他的禁令，把火種偷偷地帶到了人間。大衞對我很多的措施都不滿意，而且也經常在背後批評我某些地方的不近人情，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對他的信任，因爲祇有他一個人沒有野心，也祇有他一個人忠實貫徹我的話，他是唯一沒有偷坐這輛車子的人。」

「大衞，這就是我要你做陳小姐嚮導的緣故，希望你能使她愉快。還有，大衞，我好像聽見你挨了她一脚，你太大意了，我記得警告過你，對美麗的女性，你必須時時提高警覺，她們在笑的時候，很可能會給你一顆子彈。」

李昆的臉上一紅：「波士，我沒有忘記你的警告，事實上我一直在防備着，可是我沒想到她會在我的左邊出脚的，我指定的是右邊，防備的也是在右邊。」

「可是你說了那些廢話，陳小姐對我們還有着敵意。如果她是眞心吻你，當然會在右邊，但她的吻是脚尖送過來的，你既然把左右來表達你的立場，陳小姐是傾右的，她的脚一定在左邊送過來。下次可得記住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這次如果不是我的策劃周全，充分了解她們的情況，能這麼順利地把她誘來嗎？」

「是的，波士，我學得還不够。」

「不過巳經很不錯了，陳小姐很高明，我在第一回合上也吃了虧，才多說了一句話，就被她抓住了毛病，把車子另一個秘密也揭穿了，你是否因爲我騙了你很難過？」

「沒有，波士，你早說過了，你的話除非是命令，非執行不可，其餘的都可以打折扣，說謊是人的天賦本能。」

哈哈地笑了，笑得很高興：「對了，我告訴你車子上的情形，並不是命令，因此我可以說謊。我欣賞希臘的神，因爲他們有人性的缺點，我不信仰基督的上帝，那太荒謬了，說上帝無所不在就是一句大謊話，魔鬼的地獄裏上帝就去不了，魔鬼的心裏上帝也去不了，上帝無所不能也是荒謬的，上帝做不到徹底消滅魔鬼……」

陳秀蓮忍不住叫道：「上帝留着魔鬼來考驗人對祂的信仰。」

聲音哈哈一笑，道：「陳小姐，妳相信嗎？」

「我不信，可是我不詆毀一切宗教，那都是叫人向善，使人的心靈裏得到希望，使艮知抬頭。太空人阿姆斯壯登陸月球後，他變得更爲虔誠，可是那是一種崇高的心靈境界。你現在所指摘的一切，只是某些拙傳敎士對聖經的曲解所發生的錯誤而巳。」

「就算是吧，萬能的上帝何以會派遣一個拙劣的傳敎者，妳總不會說那又是魔鬼的詭計吧？」

陳秀蓮不禁默然。

「陳小姐，我對妳越研究，越有興趣了，我知道妳是一個了不起的女性，所以才把妳請到天堂島上來，妳既然認爲一切宗教都是好的，何不用宗教的眼光來看天堂島呢？」

「你是什麼宗敎？」

「什麼也不是，因爲我還沒有定名，希望妳對這兒了解得多一點之後，爲它下個定義，取個好名字。」

「我絕不感興趣，因爲你這兒一切都是邪惡的。」

「不要太早下斷語，妳還沒有了解我們。」

「你們這兒有什麼？」

「有事實，妳在這兒看到的全是歡樂，每一個來的客人都感到滿意，世上最大的善行，就是供輸別人快樂……」

「你只供輸有錢的人快樂。」

「因爲有錢的人最不快樂，沒錢的人有了錢就快樂了，我使富者得到快樂，使窮人從富人那兒得到金錢，不是大家都快樂了？」

「但是我不快樂，我是被你們強迫來的。」

「想想妳的三個同伴，妳就會快樂了，因爲我們沒有強迫妳，是妳自願來的，妳是爲了那三個同伴而來的。如果有強迫的話，只是她們強迫妳。」

「但你却是用強迫的手段，綁架了她們。」

「我沒有保證說每一個人都要快樂，快樂與痛苦是對比的。有人快樂了，就會有人痛苦。上帝拯救一個人進天堂，魔鬼的地獄裏就少了一個鬼魂。爲了取得快樂，總有人需要付出點代價，因此她們必須稍受點委屈。」

「那你所謂的快樂是建築在別人痛苦上了。」

「陳小姐，如果一定要在大道理上抬槓，妳的着眼也太小，妳不是個素食主義者，就算妳是，也知道動植物最細微的生命單位是細胞，妳的生命就是靠別的生命的犧牲維持的。」

「你這是強詞奪理。」

「我承認，衆生萬物爲一，這是宗敎家的理想，不是我獨創的，如果妳認爲那些低微的生命該死，因爲他們的智慧不如人，那妳就是承認弱肉強食的正確。」

陳秀蓮爲之語塞，那聲音輕輕一笑：「我不想強辯，但是妳是個講理的人，我必須要在理論上提供我能站得住的立場，消除妳的成見。」

陳秀蓮嘆了口氣：「總裁，我們放開

理論的辯論，我只希望了解你把我們找了來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在目前，我只是要妳參觀一下天堂島。」

「然後呢？」

「等妳以爲這兒一切都合乎妳的道德標準，消除成見後，我們再談下一步。」

「如果你要邀我投資……」

「沒有這個意思，天堂島的財務狀況很艮好，這兒很賺錢，何况妳對賺錢並不感興趣。」

陳秀蓮沒辦法了，對這個莫測高深的人，她實在無法摸透對方的意向。

「總裁，我要看看我的同伴。」

「那在參觀的最後一站。」

「我希望能跟她們在一起。」

「目前還不行，她們不像妳這麼理智，而在天堂島上不能有讓人看來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何况她們也可以使妳一直在理智的情况下合作得很愉快，快樂是有代價的，妳如果想發發脾氣，破壞愉快的氣氛，我們當然無法禁止，只好讓人付出代價了。」

陳秀蓮還要開口，那聲音巳經轉爲冷峻：「大衞，好好招待貴賓，你該開始工作了。」

李昆答應了一聲，輕輕抖動韁繩，兩匹白馬以優美的步子，拉着車子開始進行了。

繞過海灘，車子轉了個彎，就是帆船的碼頭，種着棕櫚與椰子樹，色彩鮮明的船舶很整齊地停在狹長的小巷灣裏，每條船上都有一個身材健美的女郞，穿着小得不能再小的比基尼裝，戴着一頂水手帽，含笑在等待着。

有幾個客人在貪婪地看着她們，似乎在選擇對象，而那些女郞們也都儘量地展示她們的性感與魅力，在船舶上做出各種姿態。

李昆笑了一笑：「陳小姐，妳有興趣去玩一下嗎？」

「謝謝！不必了，這使我感到噁心，也使我想起了倫敦櫥櫃裏陳列的應召女郞，這有什麼差別的？」

「有！在這兒是不收費的，因此她們可以不必去爭取客人，整天沒有一個客人光顧，她們沒有損失，有十個客人爭相光顧，她們也不會有額外的獎金。」

「那她們爲什麼那麼熱心去爭取客人呢？」

「職責的尊嚴，她們希望能够有服務的機會。」

陳秀蓮想了一下：「我明白了，如果沒有客人的召喚，她們必須守在船上，因此她們在爭取活動的機會。」

「是的，這是她們自己選取的工作，而且她們是領受薪水的，除了預支的五萬美金之外，十年後，還有五十萬的退休年金。」

「那代價並不高，倫敦的應召女郞收入比她們高得多。」

「也許，可是陳小姐，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到倫敦去當應召女郞的，賣淫的代價有時很低，至少在她們而言，那是很好的收入了，何况她們的生活環境是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的！她們並不是很高級的賣淫者。」

「問題是她們有不幹的自由嗎？」

「有！只是請假一天，必須扣除十天的年金，而且還要自己付伙食費與住宿費，合約上規定的。」

「那不是剝削嗎？」

「天堂島不是慈善機構，何况當妓女的也沒有請假的條例，一天不接客，就沒有收入，照樣要自己付伙食。」

「可是不必扣年金吧。」

「妓女沒有年金可領，在天堂島上，她們享受的優待巳經很多，比如說她們生病了，可以得到最好的醫療，也可以不扣年金，照樣算服務年資，這總比她們在外面賣淫强得多吧。」

陳秀蓮沒話說了，李昆笑笑道：「她們爭取工作的機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客人們的小費是她們的收入，這才是她們最佳的收入，天堂島會給予千分之二的月息，照複利計算，而且在這裏的客人都是大富翁，出手很大方。」

他用手指着兩艘巳經在海上飄弋的小艇。

「那兩個是最傑出的服務員，她們每人都巳經有了二十幾萬的存欵，都是額外收入，而且她們以前就是在倫敦做應召女郞，可見在天堂島上的收入高於倫敦。」

「這麼說來，這兒眞是淘金者的天堂了。」

「對撈女而言，的確是的，因爲我們免費爲她們找來最佳的客戶，不抽一分錢佣金，這個解釋能使妳滿意嗎？」

忽然一個腦滿腸肥的東方男人，跑了上來，朝陳秀蓮端詳了一陣，然後以日本話說道：「我要這個女人。」

李昆禮貌地一笑，用日語回答他：「對不起，山本先生，——」

那個叫山本的中年人很不高興地：「爲什麼，你們不是說過，天堂俱樂部中對客人從來不說不字的嗎？」

「是的，那是指本俱樂部的職員而巳，但這位女士跟您一樣，也是客戶，本俱樂部無權叫另外一位客戶來爲您服務。」

「你們也有女客戶？」

「是的，這是第一位申請者，祇是試辦，假如效果艮好，我們準備開闢這種服務。」

那個日本人有點洩氣，但他仍是不死心。

「李先生，你替我問問，她是否願意作我的玩伴，我願意出很高的代價。」

李昆皺皺眉頭。

「山本先生，恐怕不行。」

「你沒有問，又怎麼知道不行，沒有金錢買不到的女人。」

陳秀蓮火了，自己走下車子來。

「山本君，我可以回答你，有很多女人你買不到，我只要擧一個例子——貴國的明仁太子妃，美智子殿下。」

她說的也是流利的日語，那個日本富商火了，高聲大罵起來：「八格野魯！妳怎麼可以侮辱我們的王室。」

「我沒有，是閣下自己的失言，我只是根據閣下的話，提供一個證據而巳。」

山本的氣短語塞，怒吼道：「妳不是太子妃！」

陳秀蓮淡淡道：「是的！我不是，因此你可以買到我，不過我的代價很高，當然我不是漫天討價，我的條件並不苛刻，就是我財產的十分之一，你出得起嗎？」

山本笑了，摸摸下巴：「十分之一，沒問題，我要了。」

陳秀蓮沉聲道：「李先生，你告訴他數字好了，假如他出不起，我就要他爲他的魯莽付出代價。」

李昆十分爲難，山本却笑道：「李先生，你說，就是傾家蕩產，我也要賭這口氣！」

李昆嘆了口氣：「山本先生，世界上一共只有幾個人出得起這個代價，但絕對不會是你。陳小姐的財產在全世界的富人中，可以排在第三位，但她的十分之一也比第十位高，因爲她完全是獨資，據最低的估計，這十分之一，大概是二十億美金左右，當然一些未加估計還不在內，這祇是指她手中所握有的股票以及不動產的現值而言。」

山本怔住了，張口結舌，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陳秀蓮冷冷地道：「山本先生，你可以去調查的，因爲你交易的陳氏橡膠公司就是我的。」

山本立刻彎腰鞠躬道：「敝人抱歉，敝人抱歉，敝人不知道小姐就是陳董事長，請接受敝人最大的歉意。」

「我好像聽說有一筆五十萬美金的機器合同，正在跟你的山本會社商談中，這筆生意你還想做嗎？」

山本鞠躬的度數更深了，連連罵着自己該死。

「山本君，度假完畢後，你可以去告訴王總經理，就說那筆生意我同意了，完全照你的條件，不過你跪下來，打自己十個耳光。」

山本略一猶疑，但立刻就跪了下來，左右開弓，摑起自己的耳光，打得很重，聲音也很清脆。

他打到第六下時，陳秀蓮已經上了車，由李昆駕着走了。在行進中，李昆低聲道：「陳小姐，對不起！不過妳對付他的方法太好了，省了我很多痲煩。」

陳秀蓮微笑道：「你的痲煩更大了，因爲你讓人知道我在天堂島上。」

×　×　×

足足有兩分鐘，李昆的神色很難看，然後他才恢復了鎭定，笑了一下：「陳小姐，妳似乎是故意使我出醜，表現我的無能與疏忽，要使我受到懲罰。」

「我沒有這個意思，我祇是在提醒你，讓你心理有個準備，免得你的波士問起來，你還不知道錯在那裏。」

「我不必解釋，波士要我陪妳自由參觀遊覽，把妳當貴賓一樣的接待，我相信妳見到每一個人，都可以自我介紹一下，讓人知道妳在這兒，事實上，貴偵探社還有一位朱麗小姐未受到邀請，而她一定也知道妳們是到天堂島上來了。」

陳秀蓮覺得自己很笨，至少是做了一件很笨的事。

李昆笑笑又道：「天堂島的業務進行到現在，已經是第六十梯次了，也就是說有數千名顧客來過島上，他們都可以證明，這是一個切合法而正當的休閒樂園，因此妳無法使我們受到任何指控。」

「但是我在島上一直不回去，你們就會有痲煩了。」

「什麼樣的痲煩呢，我們沒有出入口簽證，眞要問起來，我們說妳已經離開了，就可以擋回一切的詢問，我們可以提出一千位知名之士的證詞，證明我們對顧客的招待與保護都盡到了最大的努力，當我們說你離開了就是離開了，何況妳就是指出指控，又有誰來執行呢？」

「由原擁有這個島的政府。」

「妳可知道這是那一個政府的保護地嗎？」

陳秀蓮又被問住了。李昆笑笑道：「我可以再告訴妳多一點，免得妳從事一些無謂的嘗試來破壞友好的氣氛。」

「第一，這是一個絕對擁有主權，不受干涉的島，除了島上的規定外，任何國家的法律不適合用在這裏。」

「第二，這是一個從無人登臨，而又受着一個國家保護的島，也是除了那個國家中幾個高級人員外，再也沒有別的人知道的島，我們每年在端士銀行中存入大量的鉅欵，列爲他們私人的收入，而換來了這項保護。」

「第三，在我們開發這個島之前，這個島上沒有人類登臨過，因爲這個島有着最神奇的地理環境，它四週十海浬之外，是一圈隱在水面下的珊瑚礁，礁面只在水面下二十公分。」

形成一個天然的屏障，所以島的四周永遠風平浪靜，珊瑚礁擋住外面的風浪，也擋住了別處的來舟，所以我告訴過妳，很多人都想從地理位置上，找到天堂島的位置，却沒有成功，我們曾經招待過美國黑手黨的黨魁，他回去後很想此地插一腳，結果因爲找不到而作罷，這三點說明能使妳停聽沒有意義的搗亂嗎？」

陳秀蓮的臉紅了，她曾經踢了李昆一腳，李昆的這番話就像是在她臉上還了一腳。

而她寧可在臉上挨一下也不願意聽見這些話，那使她的處境陷於更形惡劣了。

可是她想了一下又道：「我的女神號呢？」

「跟天堂號泊在一起，陳小姐，波士很欣賞女神號的性能與優點，他訂了兩條差不多大的遊艇，已經快完了工，可是他看過妳的女神號，立刻打了一封電報，通知造船廠停止進行，要參照妳的設計而重新裝配。」

「我不管那些，既然這四週水面下二十公分處就是珊瑚礁，那兩條遊艇是怎麼開進來的。」

「波士開了一條複離而曲折的水道，用人工拉進來的，而所有的客人，則是乘坐潛水艇由海底的隧道中進來的，這島外的珊瑚牆有幾公里寬，把這兒隔成一片世外桃源，如果不是怕空中的偵察，我們連那個保護國家都不必應酬了。」

「拉進來的船呢，我怎麼沒看見？」

「藏在山腹中　那是一處利用天然洞穴改造的船塢，如果妳有興趣，我們可以去參觀一下，這對外是秘密，但我們不希望對妳有所秘密。」

陳秀蓮想了一下，忽然點點頭：「好，我們就上那兒去看一下。」

李昆頗爲意外的道：「現在就去？」

「是的，現在就去，你是否還要請示一下。」

「那倒不是，波士既然吩咐過，說對妳完全公開，不保留任何秘密，自然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去。」

「那李先生怎麼還看來有些爲難的地方？」

「波士要我作嚮導，讓妳對整個島上都去參觀一下，使妳對本島有個正確的概念。」

「不必了，那些設備只是供遊樂之用，在別的地方也都看得到，此地不過是加以集中而已。」

「可是在本島有別處沒有的特色。」

「我知道，在這麼一塊有限的空間裏，安排下這麼多的設備，舉凡是遊藝的設備，無不應有盡有，而且伸手可及，這是一所名符其實的天堂，把人的夢想變爲事實，你們波士的意思是要我了解這些？」

李昆訥訥地道：「差不多是的。」

陳秀蓮笑了一下：「他如果要我稱讚他一聲，現在他已經達到目的了，他要我認爲他是萬能的上帝，我也可以同意，他是創世紀裏的上帝。」

「創世紀裏的上帝，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看過基督教的聖經，在創世紀裏說上帝用七天的時間，創造了大地萬物，第六天造了人後，第七天便休息，這就是一星期的來歷，而天堂島上的假期也是七天，到了第七天，就是假期結束賦歸的日子。」

「不錯，那一天是狂歡日，大家都集中大伊甸園裏面，恣意狂歡，那天的宴會是全天持續不斷的，酒也是免費的，每一位客人都會盡歡而醉。」

陳秀蓮一笑道：「只有一點欠缺，他們沒有不醉的權利，即使是滴酒不沾的人，他們也會用種種的方法使他的神智昏迷過去。」

李昆笑了一下，讚許地道：「不錯，假期結束了，是他們登上潛艇，回到遊艇的時候，我們不希望他們對如何離去的情形留有印象，這是必須要採取的措施，但我們做得很自然。」

陳秀蓮問道：「他們來的時候也是醉倒的嗎？」

「那倒沒有，因爲他們到達的時間是夜間，在那兒分不出方向，無法測知換乘潛艇的位置，但離去時却是在上午，我們不希望他們看見海平面下的珊瑚礁。」

陳秀蓮笑了一笑：「這是老大告訴你們的理由嗎？」

「是的，難道還有什麼理由？」

「當然，另外還有一個潛在的理由，那就是第七天時，上帝休息了，而亞當與夏娃就在這一天受了性的誘惑吞吃了伊甸園中的禁果，而有了智慧，你們的波士比上帝還要艱苦一點，這些人是帶了智慧來到天堂的，對一些知覺痲木的人，倒是無所謂，但是你們的顧客都是富翁，而富翁與窮人的差別就是他們不必爲取得生活而辛苦工作，所以他們有較多的時間思索，進而探討一些物慾以外的東西，而他們對美好的事物，也有着較多的接觸機會，天堂島上雖然集中一切的人爲所能製造的快樂，但是最多也只能維持他們六天的興緻，第七天正是他們追求心靈上的思索的時間，所以你們的波士不讓他們休息，一定要他們狂歡會上消耗一天的時間，昏昏沉沉的離去。」

「就讓他們思索又能如何呢？」

「他們就會發現所謂天堂也不過如此，對紙醉金迷，感到厭倦，而有更多的牢騷，在那個時候，會引起共鳴也較多，對於天堂島的吸引力就會打個折扣，你們的業務又不能公開的宣傳，只靠口頭轉介，因此對你們招彿下一批顧客，就會有影響了！」

李昆笑道：「陳小姐，妳很了不起，波士說過這種話，那只是他對舉行狂歡會的解釋，但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說他只是創世紀裏的上帝，他只能供給無知的享樂，却無法滿足人靈性上的需要！」

「不錯，他正在追求，所以這次他再度邀約了蘭寧爵士前來，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在靈性上也能供給的享受，那就使此地成爲眞正的天堂了。」

陳秀蓮忽地打了個冷噤，因爲她突然想到了一個很可怕的事實與後果。

因爲這個島上不只有一個狂人，還有一個蘭寧爵士。

蘭寧爵士是吳而夫那個研究基金會的主持人，吳而夫從事的却是一種邪惡的控制人性的研究。

那個研究幸好有個心理變態的青年的介入，演出了一連串的謀殺而告中止了。

可是吳而夫的研究心得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功，利用藥物與催眠術交互的影響，可以使人性作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也幸好吳而夫最後的研究報告毀於火中，吳而夫本人也成爲兇手最後一個謀殺者。

那些研究資料目前祇有自己一個人看過。

蘭寧爵士唆使天堂島上這個狂人把自己弄了來，主要目的恐怕爲了想從自己口中吐出那些資料！

也許還有一個更可怕的目的，那是她不敢想像的！

但是她又在李昆的口中，得到較多的證實，所以她不經意地笑了笑：「把這一點做到了，就是名符其實的天堂了，那時不但能招徠更多的顧客，也能使一些人流連忘返！」

李昆笑笑道：「是的，波士計劃中創設第二所天堂島，就是不久前跟妳提起的那一座，那兒才是人永恆的樂園天堂！」

有一句話，陳秀蓮已經衝到口邊，却沒有說出來。

「那所樂園可以使人摒棄一切，徘徊徜徉其間，樂不思歸，這是一個極爲崇高的理想，只是門太狹了，只有富人們才能進入，而且還必須是身價億萬，在整個世界的經濟上有舉足輕重的人！」

「這些人拋棄他們的財富，拋棄他們已得的成就與影響力，追求到自己夢想的樂園了，可是他們所拋棄的一切却轉入了幾個人的手裏。」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古龍・原著

浣花洗劍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牛鐵娃與二弟牛鐵雄在天風帮外的池塘重逢，兄弟倆高興得不得了，他們站在池塘裏，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掌，彼此說東話西，答非所問，但却說得甚爲開心，連別人吵鬧爭殺的事，他倆竟全不理睬，突然土龍子將姜風拋落中五，正好跌在鐵娃的身旁，他連忙把她抱起，一看原來竟是一個裸體美人，姜風被拋入水中，受寒驚醒，見自己赤身露體在鐵娃懷抱中，一氣又暈過去，蕭配秋在那邊一見，追將過來，要搶姜風，鐵娃拚命逃跑……

一闋死亡曲　武道法自然

只見牛鐵娃連蹦帶跳，跑入蘆葦裏，蕭配秋竟是追他不着，到了蘆葦前，蕭配秋空自急惱，却也不敢追將進去。

這時土龍子已慢騰騰走到鐵溫侯等人面前，他眼睛竟似也瞧不見前面有人，大搖大擺，就往艙中走了進去。

鐵溫侯、李英虹雙雙搶出，一軟一硬，一長一短，兩件銀光閃閃的兵刃左右急攻而至。

他兩人果然不愧高手，倉猝之間，使出的招式，仍是攻守兼備，兩道銀光，密密的封住了土龍子去路。

只見土龍子胸膛一吸，身子竟平白退出一丈開外，眼見已落入水中，鐵溫侯、李英虹都不禁怔了一怔。

那知就在這刹那間，土龍子背後彷彿有弓弦一彈，竟又箭一般射了回來，揮手兩掌，左右拍出。

他來去倏忽，當眞形如鬼魅一般，鐵溫侯等人歷練雖豐，這樣的功夫，却是從來未見。

但聞「嘩」的一響，土龍子右掌已抓住了李英虹鍊子槍頭，兩人一較勁，鍊子槍繃得筆直。

李英虹雖以輕功成名，腕上功夫亦不弱，鍊子槍再也不會出手，那知土龍子突然飛起一脚，竟生生將鍊子槍踢斷了。李英虹正自全力挫腕奪槍，此刻力一落空，脚步立不穩，踉蹌向後退了兩步。

土龍子左掌早已切向鐵溫侯手腕，鐵溫侯沉肘回戟，戟枝反劃土龍子脈門，土龍子右足方踢出，眼見招式已無法再變……誰知他却偏偏能變，只見他右手手背，竟向自己左肘上一撞，他左掌被撞得一揚，恰巧避過了戟枝，右手中半截銀鍊，却已蛇一般纏上了鐵溫侯掌中鐵戟，鐵溫侯一驚，土龍子竟撒手拋了銀鍊，偏身自鐵溫侯與李英虹兩人間竄了過去。

這幾手招式之奇異怪誕，實已到了極處，但出手之快，時間拿捏之準，也實已妙到毫巔了。

鐵溫侯、李英虹雖是名家，但驟然間遇到此等怪到極處，也妙到極處的招式，一時間也不禁慌了手脚。

只見土龍子身形已將闖入內艙，那「錦衣侯」周方竟突然間不知自那裏鑽了出來，擋住了他的去路。土龍子一時摸不淸此人深淺，身子一縮，平空倒退三尺。

周方左手提着那籐箱，笑嘻嘻道：「你瞧

……」右手一拍籐箱，籐箱裏一股輕烟，激射而出。

這股輕烟微帶粉紅，方才刹那間便曾迷倒過一人，但此刻土龍子却是動也不動，毫無所覺。

周方道：「好傢伙，你再瞧……」又一拍箱子，箱子裏突然飛出兩把小刀，帶着弧綫，刷地削向土龍子雙耳。

土龍子伸手一抄，兩把刀便無影無踪。

周方面色已有些變了，那知土龍子却似瞧戲法一般瞧得有趣了，竟不出手，反而笑嘻嘻勾了勾手指，意思是要周方再變兩套。

這時木郎君也已撲向宋光，霎眼間兩人已換了三招，招招式式，俱是快如閃電，驚險已極，與方才土龍子動手時有如兒戲般的光景大不相同，萬老夫人大呼道：「『木郎君』你可得使些絕活，咱們自己衝進去，不能倚仗那聾子，那聾子是個白癡。」一面說話，反手一杖掃向戰常勝。

木郎君冷冷道：「好，看我絕招！」雙臂一振，直直的向宋光揮出，有如兩條鐵鞭一般，劃空之聲，有如風嘯。但這招攻勢雖凌厲，他自己前胸空門却已大露。

「開碑手」宋光是何等老辣，一眼瞧見，心頭大喜，脚步微錯，身子突然一俯，單掌自木郎君雙臂間穿出，直拍他胸膛。

只聽「拍」的一聲，這一掌着着實實拍上了木郎君胸膛，宋光大喜，只道這聲名赫赫的青木宮主人，已毀在自己掌下！

那知木郎君着了一掌，竟然行所無事，不動聲色，雙臂猛然一夾，有如鐵剪般向「開碑手」宋光夾了過去。

宋光大驚之下，已躲閃不及，只聽「喀喇」一串輕響，他雙肩竟被生生夾碎，慘呼一聲，暈厥在地！

× × ×

這一聲慘呼傳入內艙，寶兒等心頭俱是一驚，不約而同，奔向門前垂簾，掀起了一條縫，側目望出去。

只見那「錦衣侯」周方手提的籐箱裏，竟跳出了一個小小的鐵靈女，正在箱子上扭腰而舞。

這鐵人做的極是精巧，舉手投足間，居然有些風姿。

土龍子瞧得直是拍手……突見那鐵人一個旋身，竟有一蓬細如牛毛的銀針，暴雨般自鐵人手中飛出！

鐵溫侯、李英虹早已在一旁伺機而動，此刻更不怠慢，七喪戟直點土龍子左背，半截銀鍊鞭向他右邊耳目。

土龍子前，左，右三面受敵，身子突然向下一蹲，雙腿連環掃出，鐵溫侯、李英虹縱身躲過，那周方却被一腿掃倒，連滾了幾個滾，手裏仍緊緊抱着箱子，滾到角落裏，站都無法站起。

鐵溫侯怎肯讓土龍子乘隙竄入內艙，身子凌空，七喪戟便已急攻而下，「雷神擊電」、「急風亂雨」、「風雷併發」，接連幾招，用的都是劍法中最最强猛霸道之「風雷劍」中情急拚命，準備與敵同歸於盡的招數。

但見寒光閃動，一連七劍，劍劍俱是險着，土龍子武功雖奇詭高絕，遇着此等不要命的招式，也自不敢攖其鋒銳，只見他黃衫飄飄，遊走在迫急如暴雨，驚雷閃電般的劍光間，一時間竟脫身不得。

李英虹目光閃動，正待乘隙而攻，突聽身後風聲響動，木郎君已飛身撲來，李英虹反身揮鞭，迎了上去。

他剩下的半截銀鍊，猶有三尺長短，此刻反捲而起，一招「烟雲出岫」，挾帶風聲，又自着着實實抽在木郎君胸膛上。

木郎君嘻嘻的一笑，仍是面不改色，枯木的雙臂，又自鞭鋼般直揮而下，李英虹仰面翻身，後退數尺，掌手已滿是冷汗，他眼見這木郎君的胸膛暗器無法射入，掌力無法震傷，銀鍊抽在上面，也如同抽在木革之上，此等刀槍不入的功夫，豈是人力所能對抗？！

李英虹心已怯，膽已寒，眼見木郎君面帶獰笑，一步步逼了過來，李英虹掌中銀鍊，竟是不敢出手。眼見這威震中原的武林名家，威名已將毀於一旦。

突聽一個聲音在耳邊道：「莫怕他，他只是胸前有家傳『神木護心盾』護身，並非有什麼刀槍不入的功夫。」

李英虹精神一震，也未及分辨這神奇的語聲從何而來，暴喝一聲，揮鞭而起，霎眼間便已急攻三招，那邊戰常勝與萬老夫人戰況更是激烈。

戰常勝的鞭雖强，怎奈在這船上委實施展不開手脚，便擊上檣桅。

只聽一串砰砰之聲，雙鞭過處，門窗桅檣俱成粉碎！

萬老夫人施展小巧的身法，穿行在凌厲的鞭風間，鐵杖專找空門，招式之刁鑽古怪，已令戰常勝應付吃力。

最可怕的，却是她滿身俱是暗器，只要手一掏，梅子、酥糖，一連串飛將出來，戰常勝更是防不勝防。

這時蘆葦間早已大亂。

只聽蕭配秋連聲呼喝道：「追……追……莫放走了這傻小子……却要小心，莫要傷着了他懷中的人。」

蘆葦中本有他門下埋伏，此刻四下追逐，但牛鐵娃的一條長腿，在這泥濘池水中大佔了便宜。

他只要邁出一步，別人便得邁出三步，有的人縱然身懷輕功，但在蘆葦間，泥濘中白也無法施展。

牛鐵娃一面逃奔，一面却不住大笑道：「小小子，你追得上麼……」這種生死相關之事，在他眼中竟覺得有趣的很。

蕭配秋空自急怒，但投鼠忌器，生怕傷了姜風，又不願令屬下施放暗器，這自是因他早已對姜風懷有狼子野心。

天風帮弟子見到帮主有難，俱大喝着躍下池塘，奔入蘆葦，蕭配秋屬下生怕蘆葦中自己人手不够，也自船陣中躍出，一時間，但見池塘中，蘆葦間刀光閃動，泥水飛濺，血肉橫飛，交織成一幅慘烈的畫面，叱咤聲，兵刃相擊聲，鐵娃大笑聲，與慘厲慘呼聲相和，更是動人心魄。

但强龍不壓地頭蛇，蕭配秋此番縱是傾力而來，也經是無法與根基便在此處之天風帮相比。

血戰片刻，天風帮弟子仗着地利人和，顯已佔了優勢，十聲慘呼中，倒有七聲是蕭配秋屬下發出來的。

蕭配秋面色鐵青，嘴角突然泛起一絲獰笑，振臂大呼道：「燒！」呼聲淒厲高亢，直冲霄漢。

他分佈在四下的弟子，一齊厲聲響應，大呼道：「燒……燒……」一道火光自蘆葦中冲天而起。這時船上的惡鬥，已分出勝負。

戰常勝武功路數最是剛猛，自也最是損耗眞力，萬老夫人深明此理，是以絕不和他硬拆硬接，只是與他遊鬥。

此刻戰常勝非但氣力已大是不濟，肩頭且已掛采，萬老夫人不住嘆息道：「唉！可惜，中原武林又要少一人了。」

戰常勝怒道：「放屁！」雙鞭急揮而下！

萬老夫人飄飄自鞭影中穿過，嘆道：「不動聲色的戰常勝，怎會着急驚人了，莫非自知已不能常勝了麼？」突然一杖挑出，點起了戰常勝的鞭頭，兩個冰糖梅子，自杖底飛出，戰常勝悶「啃」一聲，前胸又多了處暗傷，舞動雙鞭時，已有些隱隱作痛，眼見已無法再支持許久。

鐵溫侯更是滿身浴血，只是仗着一股與生俱來的驃悍剛勇之氣，猶自咬緊牙關，拚命纏住土龍子。

這其間只有李英虹竟仍與木郎君戰的不分上下，他雖然常居劣勢，但却常有奇招突出，一招便能扳回先機。原來他本當早已不支，但每當千鈞一髮之危機當中，那神奇的語聲，便會突然在他身邊響起。指點一着他自己決計夢想不到的招式，且對方也決計夢想不到的方位攻將出去，木郎君空自暴跳如雷，却也萬萬想不出他怎會施出此等奇詭的招式，只要此等招式一出，木郎君必然無法破解！

李英虹已聽出這神奇的語聲乃是有內家高手在此「傳音入密」之術，在暗中指點於他。但他實也猜不出這內家高手究竟是誰？

鐵溫侯與戰常勝此刻已自顧不暇，自不會相助於他，何況他兩人武功雖高，却也決計不會這內功中最最神奇奧妙的「傳音入密」之術，外艙中的少女們與小公主，也萬萬施展不出此等功夫。

那「白馬將軍」李名生早已悄悄溜了，只有那「錦衣侯」周方還畏縮在船艙角落中。

但他已嚇得雙腿發軟，連站都無法站起，李英虹唯有當作上天垂憐，相助於己，否則委實百思不得其解。突聽「喀」的一響，鐵溫侯一聲厲呼！

他一條右臂，竟已被土龍子生生折斷，僅剩的一柄「七喪戟」，「噹」的一聲，落在船版上。

土龍子目光露出輕嘲譏笑之色，似是在說：「你還能拚命麼？」再也不瞧鐵溫侯一眼，轉身向後艙掠去。那知鐵溫侯竟狂吼一聲，飛身撲了過去！

土龍子背後宛如生了眼睛，頭也不回，便自閃開。

鐵溫侯「砰」地跌在地上，雖然急得冷汗迸流，但剩下的一條左臂，却在這剎那時，閃電般抱住了土龍子的右腿。

土龍子身形一個踉蹌，也險些跌倒，面上立刻現出狂怒之色，反身一掌，切在鐵溫侯左肩上。「喀」的又是一響，鐵溫侯左臂亦斷！

土龍子嘴角泛起獰笑，目中也流露出一種殘忍惡毒的兇光，看來竟已不似人類，有如一頭野獸中最最殘暴的山貓般，望着足底的鐵溫侯，竟不肯一掌將鐵溫侯打死，而要將他慢慢折磨，盡情侮弄，這種非人的獸性，這種殘暴的目光，連萬老夫人見了，都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只見土龍子緩緩伸出手掌，獰笑着揑向鐵溫侯，突然間，鐵溫侯狂吼一聲，一口咬在他腿肉上。

土龍子面上肌肉一陣扭曲，額上立刻冒出了冷汗，喉間發出野獸般的低吼，縱躍踢打。

但無論他施展什麼手段，鐵溫侯牙關却也再不肯放鬆，無論他跳起多高，鐵溫侯身子仍牢牢吊在他腿上。

戰常勝瞧得身子一陣顫抖，目中熱淚，奪眶而出，奮起最後一股氣力，急揮三鞭，逼退了萬老夫人。

就在那時，突有一團烈火飛了進來，落在船艙中央。

戰常勝微微一驚，情不自禁，後退兩步，突覺手掌一緊，右掌竹節鞭梢，已被土龍子抓了過去。

兩人互較眞力，戰常勝但覺一股火焰般的熱力，自鞭上傳了過來，虎口立時崩裂，鮮血染紅了鞭柄，鋼鞭再也把持不住。

土龍子奪下鋼鞭，反手便向鐵溫侯頭顱摔了下去！

眼見鐵溫侯頭顱便將粉碎，突然間，一條小小的人影，自旁邊衝了出來，撲在鐵溫侯身上，嘶聲呼道：「你要殺，先殺了我吧！」只見他滿面痛淚，雙手緊緊抱住鐵溫侯的脖子，正是方寶兒。

土龍子手掌一頓，面現獰笑，鋼鞭還是照樣擊下，方寶兒咬牙切齒，瞪眼瞧着土龍子，鋼鞭擊下，他也不躲閃！

就在這時，只聽幾聲驚呼，幾聲怒喝，好幾條人影，齊地撲了過來，其中又有兩人撲在方寶兒身上。

只聽「噹」的一聲，土龍子鋼鞭已被戰常勝一鞭擋住，雙鞭相擊，迸出一溜火星，火星飛激中，李英虹也與土龍子換了一掌！

他兩人見到寶兒有危，便已不要命的撲來，萬老夫人與木郎君，居然也並未加以阻攔！

這兩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此刻竟似也對寶兒起了憐惜之心，否則又怎會容得戰常勝與李英虹出手。

只見兩個少女，撲在寶兒身上，以身子護住了寶兒，另一少女，緊緊抱住了小公主。這四人見了寶兒有難，更是忘了自身安危，齊地搶出門來，四人俱是滿面急淚，伏在寶兒身上的少女嘶聲道：「天下人你們都可以殺，但……但這孩子，你們却不能動他一根手指。」

這時戰常勝與李英虹兩人，緊緊纏住了土龍子，敎他無法空出手來，土龍子腿子不能動，但在這兩大高手夾攻之下，居然毫不退讓，突然，只見他凌空一個翻身，掠出丈餘，原來鐵溫侯在寶兒抱持下，竟不知不覺將牙齒鬆了，木郎君却一掠而來，冷冷道：「這孩子爲何不能殺？」

那少女道：「你們可知今後武林的命運，已繫於這孩子的身上！」

木郎君冷冷道：「武林高手縱然死光，武林命運也輪不到這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孩子來擔當。」

那少女嘶聲道：「他現在雖然小，但我家侯爺已將世上唯一能制住白衣人的秘密告訴了他，他若死了，七年後白衣人再來，有誰能抵擋？」

小公主突然大喝道：「住手！你們本是爲我們四人而來，只要你放過他，我們四人都跟你走！」

抱着她的少女顫聲道：「小公主，你……你……」

小公主滿面淚痕，道：「他會不要性命來救咱們，咱們爲何不能不要性命來救他……」

那少女痛哭着垂下頭去，小公主大聲道：「只要咱們跟你們走，五色帆船上的珍寶，就全都是你們的……你們難道還不肯放過他？」

要知五色帆船在風暴中遇難之事，江湖中並無知聞，是以萬老夫人發現小公主等人落入天風帮，便不惜一切，也要將她奪來，爲的自是那五色帆船上的珍寶與秘笈，木郎君也正是爲着這原因，是以才被萬老夫人所說動，否則他本一心要將萬老夫人殺死，此刻兩人又怎會聯手？

小公主將五色帆船遇難之事隱瞞，自也是要以此打動他們，她深信這句話的誘人，任何人都無法抗拒。

木郎君微一遲疑，果然縮回手掌，萬老夫人大聲道：「你要跟着咱們走，就得快，再遲可就走不了啦！」

小公主轉眼望去，但見戰常勝、李英虹等，仍在與土龍子纏鬥不休，池塘四面，却已成了一片火海。

無數條大漢，在池塘中呼號奔走，要想奪路而囘，若有個人不愼，被人擠倒，立時便將被亂足踐踏而死。

原來池塘本來只有東、西、南三面着火，但蕭配秋率領着十餘個親信弟子自北面衝出去後，便再也不管別人的生死，將北面蘆葦，也放起火來，此刻池塘中雖還有蕭配秋門下，但已只顧逃命，顧不得爭殺了！

只聽四面慘呼之聲，聲震天地，池塘中泥水，也已被鮮血染紅，被烈火一映，那顏色更是悽艷恐怖，懾人心魄！

小公主瞧了一眼，手足已是冰冷，突然轉身拉住牛鐵蘭，道：「你……你可得好生照顧着他。」

牛鐵蘭身子不住的顫抖，那裏還說得出話來？

小公主頓足呼喊道：「你們雖放過他，但他如何逃出這裏？你們……」呼聲未了，已被萬老夫人一把抱了起來。

那少女嘶喊道：「放下她……放下她……放……」

萬老夫人道：「跟着咱們衝出去，否則我就先取寶兒性命！」一手抱着小公主，向艙外衝出。

木郎君雙臂一伸，抓住了伏在寶兒身上少女的頭髮，生生將她兩人提了起來，獰笑道：「走！」左臂一掄，將一個少女拋了出去，拋向土龍子，右臂挾着另一少女，隨着萬老夫人衝出，但聞小公主慘呼道：「放下我……放下我……反正寶兒也衝不出去了，我……我要陪着他死！」

土龍子左掌震開了李英虹身子，右手鋼鞭，脫手向戰常勝擲出，凌空接住了那少女，一掠而出，乘勢將萬老夫人拉着的少女也挾在脅下。

只見三人身形起落，踐踏着在池中狂奔着大漢們的頭顱，木郎君與土龍子當先衝出了火海。

萬老夫人身形慢了一慢，突有一股烈焰撲面掩了過來，萬老夫人竟反手抓起了一條大漢，向那火焰拋了出去！

那大漢慘呼一聲，落入烈火中，火頭被他身子一壓，火勢果然小了些，萬老夫人白髮飄飄，衝了出去。

船艙中「噹」的一聲大震，戰常勝揮鞭震飛了土龍子擲來的一鞭，身子搖了兩搖，道：「好……」突然倒下！

他方才早已脫力，只是亡命掙扎苦鬥，此刻強敵既去，精神驟然崩潰，那裏還能支持得住。

李英虹身子竟是搖搖欲倒，轉眼四望，中原武林僅存的四大高手，此刻已唯有他還能站直着身子。

但他心頭悲哀與沉痛，又豈是別人所能體會。

池塘中大漢，衝出去的雖有幾個，倒下去的却是更多，此刻塘中人已少了，呼聲亦弱，但火勢却更大。

鮮紅的泥水中，狼籍着滿池屍身，有的搭在舟舷，有的橫掛鐵鍊，有的身子雖已落在泥中，雙手却仍緊抓船舷不放，筋結滿現的手掌，無言地叙出了這些人求生的掙扎，也叙出了他們生之苦難，死之絕望！

還有的雖然未死，但已滿身浴血，再起無力，只是跌坐在血水中，呆呆地發楞，呆呆地等死！

一柄長刀插在船板上，刀柄紅綢，迎風飛舞，爲這已被死亡籠罩的池塘，更平添幾分悽人的淒秘。

李英虹沉痛地凝望着這飛舞着的紅綢，久久都不能動彈，船中亦有火，閃動的火焰，映得他鐵青的面色煞是怕人。

他自闖江湖以來，曾身經百戰，但這一役殺伐之慘，死亡之衆，却是這身經百戰的武林豪傑生平未遇。

「開碑手」宋光已死，「七喪戟」鐵溫侯奄奄一息，「萬人敵」戰常勝暈厥在地，小公主被擄，天風帮瓦解……

這一戰之下可說是一敗塗地，此刻唯有讓李英虹一個人來咀嚼這失敗的滋味，却又敎他情何以堪？

方寶兒呻吟一聲，搖搖幌幌，站了起來，方才他熱血奔騰，不覺暈厥，此刻轉眼四望，熱血已寒，一直冷到心底！

烈焰冲天，火勢更大，天地間一片死寂，唯有火焰燒得「必剝」作響，與風聲交奏出一闋死亡之曲。

牛鐵蘭突然衝到李英虹身旁，噗地跪了下去，緊抓起李英虹冰冷的手掌，嘶聲道：「求求你將他帶出去，再遲就……就來不及了！」

李英虹俯首瞧了她一眼，茫然說道：「你呢？」

牛鐵蘭道：「我？……我……我不……不要緊……」

方寶兒嘶聲道：「你救她出去，我……我不要緊！」

李英虹道：「你……你不怕死？」

方寶兒道：「我怕死，也不怕死！但別人又何嘗願死？」

牛鐵蘭道：「別人都能死，你，你却是不能死的！」

方寶兒大聲道：「都是一樣的性命！我若不能死，你也不能死！戰……戰大叔不能死，鐵大叔更不能死！」

李英虹嘴角泛起一個淒凉的笑容，一字字緩緩道：「只怕……大家……都要死了……」

話未說完，他已跌倒在地！

牛鐵蘭面容更慘變，反身一把抓住寶兒，嘶聲道：「你快走……無論如何也得想法子衝出去！」

方寶兒道：「我不走，我不能拋下你們。」淡淡的幾個字，却叙出了他鋼鐵一般堅強的決心！

牛鐵蘭突然暴怒起來，厲聲道：「你可知就爲了要你活着，就有多少人犧牲。你可知你身上負擔着多麼沉重的擔子？你……你……你怎麼能死？你若死了，怎麼對得起那些爲你犧牲的人？」

方寶兒眼圈一紅，扭轉頭去，李英虹却沉聲嘆道：「他縱不願死，但却敎他一個孩子怎麼衝得出去？」

牛鐵蘭怔了一怔，道：「你……」

李英虹慘笑道：「我也不行了！」

牛鐵蘭再也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

李英虹鬥志全消，那一股英雄之氣早已被這慘敗擊倒，此刻萎縮地坐在地上，竟是抬不起頭來。

船艙已有大半着火，火勢眼見已將燒及他們身上，那一股焦熱之氣，更是逼人眉睫，寶兒等人俱是舌乾唇裂，幾乎窒息。

烈焰冲天，穹蒼也被染成一片血紅。

李英虹瞧着奄奄一息的鐵溫侯，仰天慘笑道：「你我自出道以來，並肩闖蕩江湖，身經百戰，戰無不勝，……那是何等的威風，但……不想今日，你我竟死在這裏！」狂笑聲中，淚珠奪眶而出。

那知，就在他悽厲的笑聲中，那奇異的語

聲，竟又在他耳畔響起：「有我老人家相助於你，你怎會死？」李英虹精神一震，霍然抬起頭來。

只聽那奇異的語聲接着又道：「對了，抬起頭，挺起胸，站起身來，方才那一場惡戰，都未能傷了你，這區區一把火又算得了什麼？你若在火焰間喪生，豈非令天下英雄恥笑！」

這奇異的語聲，方才已數次救了他性命，此刻更帶給他一種蓬勃求生之意志，也帶給他一種旺盛的求生力量！

只見他身子挺得筆直，仰天大喝道：「對，闖！不管闖不闖得出去，總比在這裏坐以待斃强的多！」

牛鐵蘭又驚又喜，顫聲道：「對，這樣才是男子漢！」

李英虹厲聲道：「你跟着我，寶兒伏在我身上，咱們……」

寶兒突然大喝道：「不行！」

李英虹怒道：「你不敢闖麼？」

方寶兒大聲叫道：「咱們要闖，就得帶着戰大叔與鐵大叔在一起，可萬萬不能將他們拋下！」

牛鐵蘭頓了頓足，惶聲道：「但……他們已如此重傷，就算將他們兩位救了出去，他們也……也未見能活得成了。」

方寶兒流淚道：「無論如何，我也不能眼見他們被活活燒死，否則……否則……我也不走了。」

李英虹滿面愴然，長嘆道：「好孩子！想不到你小小年紀，竟已有如此豪氣，只是……只是……」

牛鐵蘭嘶聲截口道：「只是憑我們三個人，自己也無法闖出去，那裏還有力量去救別人呢？」

方寶兒大聲道：「他們爲了我們力戰至今，我們爲什麼不能爲他犧牲，要闖出去，就大家一齊闖出去，要死，就大家一齊死在這裏！」語聲截釘斷鐵，那裏像是他這麼年紀的孩子說出的話。

李英虹大笑道：「好！不想我今日竟能見着如此有俠義心腸的孩子，今日你縱然也死在這裏，這悲壯俠義的故事，也必將在武林中流傳下去，好教天下英雄，都拿你做個榜樣！」

牛鐵蘭流淚道：「咱們都死了，這故事又有誰知道？」

李英虹大聲道：「無論如何，咱們也不能讓這孩子失望，來！你揹戰常勝，我揹着鐵溫侯……好孩子，你跟着我，咱們闖，闖到那裏是那裏。」俯身抱起了鐵溫侯，縱聲大喝道：「闖！」

牛鐵蘭只得含着眼淚抱起戰常勝，寶兒却大笑道：「今日我才知道這『生死與共』四個字，竟有如此重大意義！」

突聽角落中一人呻吟着慘呼道：「你……你忍心拋下我老頭子，被火活活燒死嗎？」

寶兒這才發現那「錦衣侯」周方，還躺在角落裏，此刻在跌跌衝衝，連滾帶爬地衝了出來。

牛鐵蘭道：「這是個騙子，莫……」話還未說完，寶兒却已扶起周方，道：「莫怕，我扶着你！」他並未想到自己有多少力量，只想的是要相助他人。

牛鐵蘭更是着急，連連跺腳道：「你……你……你那有力量去扶別人，這樣豈非是送死麼？」

寶兒道：「不要緊！」

牛鐵蘭還想說話，但這時船艙已被火焰吞沒，幾乎再無立足之地，衆人只得先跳下再說。血紅的塘水，映着他們六人身影，那模樣委實狼狽已極。

周方搖頭嘆道：「蘆葦着火，連綿最少數丈，就憑你們幾人，如何能衝得出去，不如還是在這裏等着吧！」

牛鐵蘭大怒道：「人家救了你，你還說風涼話！」

那知方寶兒心念一轉，竟也大聲道：「不錯，這位周老哥說的不錯：還是在這裏等着的好！」

牛鐵蘭瞪目道：「你說什麼？」

寶兒道：「不但要在這裏等着，還要將這些鐵鍊連起的輕舟，團團圍住我們，再將這些輕舟用火點着。」

牛鐵蘭眼睛睜得更大，道：「你……你瘋了？」

周方笑道：「這孩子非但未瘋，頭腦比別人清楚的多。」

牛鐵蘭道：「你除了騙人，還懂什麼？」

李英虹一直凝目打量着周方，忽然大聲道：「這位老爺子既說寶兒話不錯，咱們就遵命是了。」

他竟對這聲名狼籍的武林騙徒如此尊敬，端的又是大出別人意料之外，牛鐵蘭駁不過這許多人，也只得緊緊閉起了嘴，寶兒大喝道：「唯有以火制火，才能死裏逃生，快動手吧，還等什麼？」

這一場大火，早已將五里周圍老幼男女一齊驚動，但這些久居江上的漁戶，也都知道着火處乃是天風水寨所在之地，誰也不敢來多事救火，直到火勢漸熄，才有人壯着膽子，而來一窺動靜。

但見一片葦塘，具已化做飛灰。

濃烟未熄，嗆人欲咳，焦爐猶自在烟中隨風飛舞，突然間，幾個人自濃烟中踉蹌飛奔而出。

這幾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俱是滿身泥垢，狼狽不堪，但別人誰也想不到這一場大火中還有人能活着自火場中出來，只將這幾人當作火煉不死的妖魔一般，都不禁驚得大呼一聲，四散而逃。大火後的餘生者，自然正是寶兒與李英虹等六人。

牛鐵蘭刼後餘生，驚魂未定，胸膛起伏猶自甚劇，但她也不管別的，只是眼瞧寶兒喘息着道：「也虧你想得出這法子。」

寶兒笑道：「以火阻火，那一片泥澤自不至被火勢波及，我等再伏身泥水中，這法子豈非簡單已極。」

牛鐵蘭長長嘆息一聲，苦笑道：「這法子雖簡單，但在那種危急的時候，別人又怎會想得出？」

李英虹一翹拇指，大聲讚道：「臨危不亂，隨機應變，此等勇氣、鎭定與智機，若非絕代英才，焉能如此，唉，唉！想我闖蕩江湖數十年，但今日比起你這孩子，却當眞是自愧不如。」

寶兒垂首道：「多謝大叔誇獎。」

周方忽然截口道：「戰大俠與鐵大叔傷勢都極需救治，你等該立刻尋醫才是，多說什麼廢話？」

李英虹肅然道：「老爺子說的是！」當下便待放足前奔。

周方道：「且慢！鐵大叔雙肩俱碎，若非一身鋼筋鐵骨，此刻那有命在，但等你尋得良醫，只怕仍是救治不及。」一面說話，一面自那箱子取出一隻木瓶，接道：「我這傷藥雖非極具靈效，但最少也可護住他性命，你去前面尋得有清水之處，立刻將之一面外敷，一面內服。」

李英虹躬身道：「多謝前輩。」語聲微頓，忽然又道：「晚輩心中還有一事不解，想要

請教前輩。」

周方微微一笑，道：「心照不宣，多問無益，走吧！」

李英虹凝目瞧他一眼，果然不敢再問，一齊覓路奔去。

牛鐵蘭瞧見李英虹竟對這武林騙徒如此恭敬，又聽得他兩人對答之言，心下更是滿心驚疑，却又不便動問。

方寶兒一雙大眼睛不停的在周方身上轉來轉去，越瞧越覺得這老頭子委實有許多神秘古怪之處。

河灣間义路縱橫，幾人轉了幾個圈子，突見一條大漢义手立在前面，東張西望，一眼瞧見方寶兒，歡呼一聲，奔了過來，正是牛鐵娃，寶兒微微皺眉道：「你在等人？」

鐵娃裂開大咀，只是點頭。

寶兒道：「等誰？」

鐵娃笑道：「自然是在等大哥你呀！」

寶兒道：「你在危急中便將大哥拋下了，此刻等什麼？大哥若是已被火燒死了，你又當如何？」

牛鐵娃嘻嘻笑道：「憑大哥你那麼大的本事，還會被火燒死麼？所以鐵娃放心的很，就先到這裏來等大哥了。」

若是換了別人如此說話，那必定是推託之辭，但鐵娃這幾句話，却當眞是自心裏面說出來的，半分不假。

寶兒也不禁被他說的展顏笑了，方才心中若有不滿之意，此刻也早已無影無踪，搖頭笑道：「你倒眞不會着急……」

牛鐵蘭忍不住問道：「二哥呢？」

鐵娃眨了眨眼睛，笑着說道：「在陪你嫂子。」

牛鐵蘭變色道：「二……二嫂也來了？」

鐵娃道：「不是二嫂，是大嫂。」

牛鐵蘭目定口呆，楞在那裏，鐵娃大笑道：「妹子，告訴你，你家牛老大也要娶媳婦了。」拉起鐵蘭的手，放足而奔。

但見他那艘平底方舟，還好生生停在那裏，還有一人沉睡未醒，竟是那天風帮主姜風。

在經過那般重的刺激之後，她身心實已交瘁，此刻睡的甚是香甜，漆黑的髮絲，霧雲般披散，長長的睫毛，覆蓋着眼皮，蜷曲着的身子，流露出一種自然而生動的致韻。驃悍剛猛的英雄氣概，已隨着沉睡而消失……寶兒只覺唯有此時此刻，她才回復成一個眞正的女人。

牛鐵蘭瞧的又驚又喜，道：「你……你要娶她做媳婦？」

鐵娃點頭直笑，道：「不錯。」

鐵蘭道：「她答應了麼？」

鐵娃怔了一怔，道：「還要她答應麼？我喜歡不就成了？」

鐵蘭苦笑道：「單只你喜歡可不成。」想了想又道：「你若要她答應，就要完全聽我的話，待她醒來時切莫胡言亂語，要好生服侍着她，過一陣子，冉讓我給你想法子，若是心急，可就不成。」

鐵娃大喜道：「好，全聽妳的。」

這時衆人都已上了船，這艘船也正如世上別的那些樸實而有用的事物一樣，看來雖不起眼，用處却比好看的東西大得多，九個人在一條船上，非但絲毫不見擁擠，而且照樣能够行駛。

鐵娃大笑道：「那時我費了偌大氣力，做這條船時，本想待我有了辦法，將全家一齊接來船上，那知今日竟先派上用塲。」笑聲一頓，又道：「大爹和大媽身子還好麼？我倒着實想念的緊。」

鐵蘭垂首說道：「我也有多時未見着他們了。」

寶兒心念一轉，忍不住問道：「你怎會投天風帮門下？你那二嫂又怎會嫁給你二哥的？此刻你應該說出來了吧！」

鐵蘭想到先前自己騙他的事，臉不禁紅了，頭垂得更低，道：「我那二嫂聽說就是那蕭某人的妹子，我本也在奇怪，以她的身份，怎會嫁到我們這種平凡的窮苦人家來，後來我投入天風帮後才知道，原來我家那幾間房屋，恰巧搭在長江水運樞鈕之處，自我家窗戶裏望了出去，不但江上來往船隻，以及停泊卸運之地都可盡收眼底，而且還可暗暗窺望天風帮的舉動。」

寶兒恍然道：「這就是了，他們若要將你家趕走，再在那裏設置個瞭望之處，自也未嘗不可，但那樣做便難免驚動別人耳目，天風帮自也定要前來騷擾，而他們如此做法，却可以令神不知鬼不覺，只要每天令人與你那二嫂連絡，便可將江上動靜全都瞭然，又有誰會想到一個貧窮漁家的媳婦，竟是江上盜帮中的眼線……唉……她雖然是犧牲一些，也算是值得的了。」

那知牛鐵蘭臉却更紅了，囁嚅了半晌，方自輕輕道：「二哥與二嫂成婚後，二哥一直是睡在地上的。」

寶兒睜大了眼睛，道：「眞的？」

牛鐵雄嘻嘻笑道：「我成親前，娘就悄悄告訴過我，男人要在上面，女人在下面，所以洞房那天我就要她睡在地上，我睡床，那知她却偏偏要睡床，要我睡地下，我又打不過她，只好聽她的了。」

這句話說出來，寶兒還未覺得怎樣，李英虹與周方却已忍不住破顏而笑，牛鐵娃笑的聲音更大。

寶兒道：「你笑什麼？」

牛鐵娃瞪着眼睛，呆了半晌，癡癡笑道：「我也不知道……」

天已大亮，江上烟波浩瀚，方舟行於風中，江風振衣而來，衆人精神都不禁爲之一振。

寶兒想到那一塲殺伐惡鬥，當眞有如做了塲噩夢一般，再想到已落入魔掌中的小公主，又不覺爲之潸然淚下。

世事竟是這般湊巧，他遇着牛鐵蘭時，又怎會想到這偶然的相遇，竟會引出了這樣多事故，不但自己幾番瀕臨生死邊緣，也使許多人的命運爲之改變……思前想後，寶兒小小的心田裏，不覺更是充滿了悲痛。

只聽周方喃喃道：「蕭某人還未死，江行只怕還是兇險，此刻若有人在前面攔刦，咱們可是死定了。」

寶兒慄然忖道：「可不是麼？」他忽然發覺，這武林騙徒說的話，聽來雖不入耳，但每句話其中都大有深意，每到生死存亡關鍵之際，他便會說出一句話來，有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在那水塘中若不是這騙徒一句話提醒，他們勢必將亡命冒火衝出，那只怕眞沒有一個人能衝得出來的。

但見李英虹沉吟半晌，突然拔出了牛鐵雄背揷的一柄鋼刀，走到船頭，盤膝坐下，撕下刀柄上紅綢，擦拭着刀身，直將一柄長刀擦得精光雪亮，在日光之下，更是耀眼生花，令人見之膽寒。

江上大大小小船隻，瞧見這耀眼刀光，船頭鐵漢，果然都遠遠繞開，也不知其中有無蕭配秋之手下。

但一路畢竟無事，直走了約摸一個時辰，江面漸窄，李英虹回首道：「他兩人傷勢極需醫治，不知可否先設法靠岸？」

牛鐵蘭目光一轉，道：「前面便有個渡頭。」她果然不愧江上兒女，一句話功夫，便已將船頭打偏。

寶兒見她雙手雖不停的操作，眉宇間却是憂鬱重重，心念一轉，便已知道她正在爲她雙親安危擔心。只因蕭配秋此番落得如此狼狽，確有一半是壞在鐵娃、鐵雄兄弟手上，脫困之後，自然難免遷怒到他的爹娘。

一念至此，寶兒也不覺多了份心事，深知就憑他們這幾人之力，委實無法將蕭配秋擊退，何況李英虹又必需走了。

唯有鐵娃、鐵雄兄弟兩人，都是了無心事，兩人同心協力，將方舟駛近岸邊，鐵娃口中還大聲笑道：「這渡頭恰好離我們家不遠，我也正好該去瞧瞧大爹和大媽了。嗨！二混子，賣點勁呀，快回去瞧瞧，你老婆不知有沒有逃了？」

周方喃喃道：「他老婆不會逃的，你們的勁可也別賣光了，還是留着點氣力的好，要賣勁的事還在後面哩！」

牛鐵蘭、方寶兒情不自禁，抬頭瞧了他一眼，兩人都知道，這老人竟又瞧出了那未來的災禍，正在暗中點醒他們。

忽然間，一艘江船，順流而下，朝這方舟筆直撞了過來，雖在白晝之中，這艘船上竟滿燃燈火。

只見船面之上，一無人蹤，龐大的船身，來勢却有如被鬼魅所推，急如離弦之矢，方舟縱然堅實，在這一撞之下，也必定難免片片粉碎，衆人齊地大驚失色，鐵雄、鐵娃兄弟，又叫又罵，拾了隻長篙，衝上船頭，船頭的李英虹，却突然縱身而起，掠上了那艘「鬼船」，揮刀斬斷了帆索。

巨帆「蓬」的落下，船身一偏，恰恰自方舟之旁擦過，浪花飛濺而起，有如山崩般往方舟壓了下來，牛鐵蘭也跟着躍了過去，猛然一扳船舵，船身半傾，劃了個斜弧，「轟」地一聲，衝上了淺灘。

這其間當眞是千鈞一髮，危險之狀，筆墨難描。

方舟之上，人人俱是滿身水濕，姜風也醒了過來，大呼着衝出，寶兒驚魂初定，反而連聲安慰於她。

但聞那邊「鬼船」上的李英虹與牛鐵蘭，竟突然齊地驚呼一聲，鐵蘭嘶聲呼道：「快過來，瞧瞧這是什麼？」

鐵娃用力將方舟盪了過去，衆人相繼躍上「鬼船」。

目光動處，人人都不禁駭的呆了。

只見船艙之中，凌亂地倒臥着二十餘具屍身，有的撲倒桌上，有的一半身子伏在窗外。

顯然，這些人俱是在猝然之中被襲，非但無還手招架之力，竟連奪路逃生都來不及了！

衆人俱都是瞧得木然呆在當地，唯有姜風，瞥了這許多屍身一眼，竟突然衝了過去，扳起一具屍身。

寶兒駭然道：「你要作什麼？」

一句話未說出，姜風竟已皺聲大笑起來，嘶聲笑道：「原來是你！」笑聲凄慘，有若猿啼。

衆人又驚又駭，凝目望去，這才發現這屍身赫然竟是蕭配秋，僵冷可怖的面容上，猶殘存着一份臨死前的驚駭恐懼。

牛鐵蘭也不知是驚是喜，顫聲道：「是……是誰下的手？」

李英虹一言不發，走了過去，長刀一展，挑開了蕭配秋的衣襟，只見他胸膛之上，赫然印着隻褐色掌印。

再瞧別的屍身，亦是絕無血跡傷痕，顯見這些人俱是被人以掌力所震，立刻斃命，這掌力之強毒狠辣，又是何等驚人？

衆人面面相覷，良久良久才有人喘出一口氣來，牛鐵蘭道：「這……這莫非是木郎君與土龍子？」

周方道：「除了他兩人還有誰？」

李英虹沉聲道：「五行魔宮中人，含眦必報，不死不休，這蕭配秋一把火將土龍子與木郎君也燒在其中，自然難逃一死，瞧這情況，蕭配秋想必也知危機，是以便想連夜逃走，那知……唉，還是被追着了！」

衆人雖都慶幸蕭配秋之死，但方經那般慘烈的殺伐之後，又見着如許性命喪生，心也不覺爲之慘然。

突聽牛鐵雄大喝一聲，衝進內艙，轉眼之間，又衝了出來，瞧着衆人癡癡笑道：「我老婆不在這船上。」

周方微微笑道：「似蕭配秋這樣的人物，若是急着逃命時，還會管別人麼？自然連妹子也要抛下了。」

牛鐵雄歡呼一聲，躍起三尺，牛鐵蘭目中淚珠盈然，喃喃道：「這下我們總算能安心回家了。」

寶兒也不覺瞧的熱淚盈眶，滿心代他兄妹三人歡喜。

李英虹終於尋了輛大車，急着將鐵溫侯與戰常勝送去就醫，姜風滿面淚痕跪倒相送，江風强勁，吹起她滿頭青絲，英雄事業，俱已隨風而逝，衆人想到這一日間之變化，也不禁爲之唏噓淚下。

寒風振衣，李英虹輕撫着寶兒肩頭，戚然良久，還是寶兒忍不住問道：「李大叔來自中原，可知道我爺爺清平劍客的消息？」

李英虹面色微變，竟是避而不答，只是沉聲道：「英雄事業，多屬孤身闖出，你前途不可限量，需得好自爲之。」

寶兒眨了眨眼睛，垂淚無語，他年紀雖然幼小，却已學會將許多事藏在心底，免得惹自己傷心，惹別人煩惱。

李英虹目光轉處，突又附在寶兒耳畔，輕輕道：「那位周老爺子必非常人，你千萬莫以等閑視之。」

寶兒頷首應了，李英虹一躍身上車，抱拳慘笑道：「青山不改，後會有期！」揚鞭打馬，絕塵而去。

姜風忍不住痛哭失聲，牛鐵蘭悄然走過去，握起她手腕，姜風却突然拭乾淚痕，强笑道：「各位，我也要走了。」

牛鐵蘭道：「帮主要去那裏？」

姜風大笑道：「那裏？……四海爲家，那裏不可安身？」她雖想勉强作出昔日的英雄氣概，却也掩不住語聲中凄凉寂寞之意。

牛鐵蘭緩緩道：「兇險的江湖，帮主你孤身一人，如何闖得，帮主你……你奮鬥多年，難道還不想歇歇麼？」

姜風望着浩蕩江水，淚珠在眼眶中的溜直轉，嘶啞着聲音道：「闖不得……唉！闖不得也是要闖的！」

鐵娃像是想說什麼，却被鐵蘭瞪眼駭了回去。

只見鐵蘭輕理着姜風髮絲，輕語道：「但帮主你……」

姜風突然頓一頓足，厲聲道：「你還說什麼？你難道不知我已無處可去了麼？」推開鐵蘭手掌，放足前奔。

但鐵蘭却又及時拉住了她，顫聲呼道：「帮主……」一個踉蹌，跌在地上，姜風往前走了一步，突然回首，緊緊抱住了鐵蘭的身子，兩人竟抱頭痛哭起來。

鐵蘭流淚道：「我家還可安身，帮主若不嫌棄，何妨在我家歇段時期……」

姜風流淚道：「我這無家可歸的人，你肯收容我？」

牛鐵蘭又驚又喜，道：「帮主，你！答應了？」

姜風悽然道：「你當我還想闖蕩江湖麼，對江湖我……我實在連一步都不敢再闖。」

這滿身傲骨的江湖兒女，如今竟也忍不住流露了眞情，鐵蘭聽她竟說出這樣的話來，却不覺爲之心碎，流淚道：「帮主，你……」

姜風突然站起，拭乾了眼淚，悽然笑道：「帮主？我還是什麼帮主？妳再喚這兩個字，我就眞的要走了。」

鐵蘭破涕一笑，道：「好，姐姐，妹子甚麼都聽妳的。」

寶兒在一旁，又不覺瞧得熱淚盈眶，滿心感動，喃喃道：「在患難中出現的眞情，爲何總是教人瞧了忍不住要流淚？」

× × ×

牛鐵娃裂開嘴笑嘻嘻走過來，又想說甚麼，但鐵蘭又瞪眼攔住他了，輕叱道：「還不帶路回家？」

鐵娃嘻嘻笑道：「好，大妹子，哥哥什麼都聽妳的。」伸手拉着寶兒，道：「大哥，你可也得跟我大爹大媽磕個頭才成。」兩人當先而行，鐵蘭扶着姜風在後相隨。周方却一把拉着鐵雄，道：「你媳婦一聽她哥哥死了，必定再也不會留在這裏，那時候你想再娶個媳婦，可就難了。」

牛鐵雄大驚道：「這……這怎麼辦呢？」

周方笑道：「你可願我老人家教你一個法子？」

牛鐵雄道：「老爺子你……你……你快救救命吧！」

周方道：「她若要走，你就這麼出手一抓……」雙手齊出，比了個招式，接口笑道：「保險就可將她抓住。」

牛鐵雄學了幾遍，吶吶道：「這麼容易就可抓住？」

周方笑道：「就是這麼容易，你抓住她後，不妨再放開她一次，再使出這一手，還是一樣可以將她抓住。」

牛鐵雄瞪大了眼睛，道：「眞的？」

周方捋鬚笑道：「自是眞的，但第二次抓住她，可也再別放開了……」

突見一條人影，自坡上如飛奔下山來，却是個瓜子臉，大眼睛，秀美中又帶着三分英氣的青衣少女。牛鐵雄搶步趕過去，裂嘴笑道：「好媳婦，妳來接老公了麼？」

那青衣少女瞧見這麼多人，神色微微一變，後退了三步，瞪眼道：「你怎地一個人回來了？你們人呢？」

牛鐵雄嘻笑道：「他們人都跑了，不要妳了。」

青衣少女怒道：「放屁，我去瞧瞧。」轉身就要離去。

牛鐵雄突然大喝道：「站住！」

青衣少女厲聲道：「我要走就走，誰管得着？」

牛鐵雄道：「我是妳老公，我不管妳誰管妳？」

鐵娃拍手笑道：「好，不想二弟也有些男子氣概。」

青衣女子冷笑道：「你來管管看，小心吃耳光……」話猶未了，不知怎地，雙手已被鐵雄一把抓住。

牛鐵雄大笑道：「你見過這一手麼？……大哥，這就是我老婆蕭素秋，從前我怕她，如今她可要怕我了。」

蕭素秋掙也掙不脫，紅着臉道：「出人不意，算什麼男子漢？」

牛鐵雄道：「好，你若不服，我就再讓你試試……」方自放開手，蕭素秋便一掌拍了過去，那知牛鐵雄手一動，便又將她手也刁住，蕭素秋明知他一招是自那裏來的，却偏偏閃避不開，這一來不但蕭素秋目瞪口呆，面紅耳赤，姜風與鐵蘭亦是滿心驚異，只覺牛鐵雄這一着出手之巧妙，部位之奇詭，便是換了自己，也是一樣無法招架，牛鐵雄大笑道：「好媳婦，這下你可服了麼？乖乖的跟着你老公來吧！」拉着她放足上山奔去。

寶兒與鐵蘭、鐵娃俱都瞧的又驚又喜，情不自禁，轉首去瞧周方，周方却恍如不覺，只是捻鬚微笑。

衆人到了山上一處小屋中，見着鐵家兩老，自然又有一番悲喜，哭哭笑笑，吵吵鬧鬧，吃吃喝喝……

這些人間的悲喜劇，也難以一一指叙，到了晚間，寶兒悄然踱入屋後小林，樹梢頭月明星繁，山坡下江流如帶。

寶兒俯首望去，十里江流，果然俱都可盡收眼底，不禁暗忖道：「此地形勢果然險要，難怪那蕭配秋要……」

一念尚未轉過，突見兩艘無篷大木船，溯江而上，船上數十人一齊操縱，船行之急，急如奔馬。

星月與水光相映，將船上人照得清清楚楚，這兩艘船上的百餘條漢子，竟然全都是蓬頭鶉衣的乞丐。

寶兒只見兩艘無篷大木船，溯江而上，船上百餘條漢子，竟然全都是蓬頭鶉衣的乞丐！

寶兒昔日在那山谷中瞧見三個乞丐貪得非份之財，又被木郎君駭得狼狽而逃，本覺得丐帮中全是貪財怕死之徒，但後來見着那見義勇爲之五車夫，才知道無論任何一帮之中，俱都難免良莠不齊，此刻見到這百餘乞丐去得如此匆忙，不禁喃喃自語道：「莫非丐帮中也出了什麼變故？」

只聽身後一人接口道：「不錯，丐帮中必有變故發生，你可是想去瞧瞧麼？」口音蒼老，正是周方。

寶兒雖不通武功，但自幼耳目便極是靈敏，此刻見到周方竟能無聲無息地來到他身後，心下不禁吃了一驚。

但見周方仰首望天，捻鬚微笑道：「丐帮門徒，平日流浪四方，消息最是靈通，若有誰要尋人，去詢他們再好也沒有了。」

他這番話像是自言自語，但每個字都說入寶兒的心裏，寶兒暗中又不覺吃了一驚，强笑道：「老爺子你可也想去瞧瞧麼？」

周方笑道：「我老人家浪跡天涯，什麼熱鬧都要瞧的。」

寶兒心念一動，突然福至心靈，道：「我跟着你老人家走。」

周方微微笑道：「你受得了流浪之苦？」

寶兒毫不遲疑，大聲道：「受的了。」

突聽一個聲音嘆着氣道：「受不了……受不了……」牛鐵娃愁眉苦臉，長吁短嘆，自林外緩走步了進來。

周方笑道：「什麼事不了？」

鐵娃苦着臉道：「我眼睛沒有一時一刻離開過那姓姜的小姑娘，但……但她却從來也沒有瞧過我一眼。」

周方大笑道：「她赤身露體，被你抱在懷裏，自然對你害臊，她越是不理你，才表示她委實對你有意，她若毫不在意，照樣與你言笑，那你才眞要受不了啦！」

鐵娃瞪大了眼睛，道：「女人的心思眞是這樣奇怪的麼？」

周方道：「天下最奇怪的東西，便是女人的心了。」

鐵娃呆了半晌，又自嘆道：「但我方才瞅着無人，曾悄悄扯了扯她袖子，她却還是不看我一眼，只是仰天自言自語，說什麼：『來日

流水長，男兒當自强，若非英雄漢，休想配紅粧。』這幾句話我雖記着，但意思可半點也不懂。」

寶兒暗笑道：「姜風看來雖是個巾幗英雄，但究竟還是有些扭扭揑揑的女兒態，明明一句話不肯說出，却偏偏要吟詩作句，只恨鐵娃這樣的莽漢，却又偏偏半點也不懂這些才子佳人之事，竟將這詩句對人說了出來。」

只聽周方笑道：「好極好極，看來這女子一顆芳心，竟眞的被你打動了，她唸的這四句，正是告訴你，來日方長，要你莫要着急，只要你能做出一番英雄事業，她終究是你的，但你若不是英雄，却是配不上她的。」

鐵娃歡呼一聲，雀躍三尺，但瞬即又愁眉苦臉，道：「英雄要如何做法的，老爺子，你肯敎敎我麼？」

周方微笑道：「你若要做英雄，暫時就跟着我與你大哥走吧！」

忽然又聽得一個聲音長長嘆息道：「走吧！走吧！還是走了的好。」

牛鐵雄也自愁眉苦臉，走了進來。

周方笑問道：「你又是爲了什麼，如此苦惱？」

牛鐵雄嘆道：「我那老婆還是要我睡在地下，我一上床，便被她一脚踢下，老爺子你敎我的那一手，也不管用了。」

周方大笑道：「好吧，我再敎你兩手有用的。」

拉着牛鐵雄走到另一旁，指手劃脚，又比了幾個招式。

牛鐵雄學的居然不慢。周方笑道：「好，好，我老人家還得敎你個法子，好讓你老婆永遠服服貼貼的跟着你。」

鐵雄大喜道：「眞有這種法子？老爺子你快說吧！」

周方道：「法不傳六耳，來來，你且附耳過來。」

牛鐵雄果然附耳過去，聽了半晌，一張臉突然紅了起來，吃吃的笑道：「這……這不嫌有些害臊麼？」

周方道：「你兩人本是夫妻，有什麼好害臊的，快！快！去依計行事。」

牛鐵雄歡呼一聲，飛也似的跑了。

周方獨自一旁捋鬚微笑。

寶兒與鐵娃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也不知周方說的是何妙計。

第二日清晨，寶兒與鐵娃俱都在暗中留意着那牛二嫂的動作，只見她端茶資水，突然已服服貼貼的做起牛家的媳婦來了，只是垂眉斂目，似是滿面嬌羞，行止之間，也似有些慵嬌無力。

再看牛鐵雄，却是挺胸凸腹，洋洋得意，還不時摸着下巴，癡癡的笑，鐵娃忍不住悄悄問他：「周老爺子敎你的是什麼法子？」

那知牛鐵雄却拚命搖頭道：「這法子我萬萬不能告訴你。」大笑一聲，遠遠跑了開去。

周方、寶兒與鐵娃向衆人告辭時，自又有一番挽留、叮嚀、眼淚……離別的情緻，古往今來，從未有什麼不同。但他三人終於上船而去，乘的仍是鐵娃那艘「方舟」。

方舟離岸，岸上人影漸漸模糊，鐵娃突然癡癡笑了起來，寶兒道：「別人滿懷離情別緒，你笑什麼？」

鐵娃癡笑道：「她終於瞧了我一眼……等我上船後偷偷瞧了我一眼，雖然只是一眼，但已比什麼話都好的多。」

他話雖說的粗陋，但語中包涵的，都是人間至眞至靈之情意，寶兒莞爾道：「此等深情，不想你竟也能領會。」

周方突然道：「你兩人必須記着，這一路上你兩人必須多用眼，少用嘴，手脚更不可隨意動。」

寶兒笑道：「我等又非瞎子，不睡覺時，眼睛自是用得最多的。」

周方道：「同樣是用眼睛去瞧，但瞧的方法却大有不同，若視而不見，與瞎子也無什麼兩樣。」

語聲微頓又道：「流水你可瞧見過麼？」

寶兒失笑道：「自然瞧見過的。」

周方緩緩道：「不錯，流水你瞧過不上千百次了，但我却要問你，流水間有何哲理？有何妙趣？你可回答得出？」

寶兒怔了一怔，道：「這……」

周方笑道：「這就是了，世上有許多事正與流水一樣，你雖瞧過，却是視而不見，自然瞧不出其中之妙。」

寶兒愧然道：「老爺子說的是。」

周方道：「此刻我便要你對流水靜靜瞧上三個時辰，你能瞧出些什麼？三個時辰後我再問你。」

寶兒道：「是。」俯首望去，但見滾滾江流，奔騰不息，自船舷兩側流過，激起一連串乳白色的泡沫。三個時辰過後，方舟已溯江而上升數里。

周方道：「我再問你流水間有何奧妙，你可回答出麼？」

寶兒長長嘆了口氣，緩緩道：「我從前只當流水便是流水，還有什麼別的，但如今才知道，這一江流水，在騷人眼中，便是一篇絕妙詩詞文章，在雅士眼中，便是一闋絕妙音樂歌曲。」

周方冷冷道：「若在武學大宗師眼裏，便成了一套連綿不絕，無懈可擊的武功，此點你莫非未曾想到？」

寶兒恍然大喜道：「不錯，這流水中正包涵着無上武學至理，你且看江流水中的波浪，驟眼看去俱都相同，但仔細一瞧，便可發覺波浪與波浪間，其實大不相同，其中變化之微妙複雜，當眞是奧妙無窮，這……這正與那白衣人的劍法有些相似，他每劍刺出，都似一樣，但却又絕不相同……」他越說越是興奮，一雙大眼睛裏，頓時充滿了智慧的光芒，光芒閃閃，令人不可逼視。

周方面上，也微微露出一絲欣慰之笑，捻鬚道：「不錯，我再問你，你一刀可將流水斬斷？」

寶兒斷然道：「抽刀斷水水更流，斬不斷的。」

周方笑道：「莫說一刀斬不斷，便是千萬刀也無法斬斷的，這其中的道理，你可知道是什麼？」

寶兒一怔，道：「這……這……」目光一陣閃亮，突然大喜道：「我知道了，這只因流水之間實含蘊着一種生生不息之機，絕非任何力量所能斷絕，若有人武功能如流水一般，必當無敵於天下。」

周方神色欣慰，但口中却肅然道：「對了，這生生不息四字，正是上天賦與人間之最大恩惠，你固可自星辰之變化升沉，草木之盛榮枯蒼，流水之連綿，日月之運行，這些事裏瞧出這生生不息的至理，但武道中最深奧之精華中，也斷然必有生生不息之玄機存在，兩下相較，互爲因果，你便也該由此知道，這自然之現象實是天地間最博大精深之武學大宗師。」

此等至深至奧之哲理，鐵娃自然不懂，只是瞪大眼睛呆望，但見寶兒默坐船頭，面含微笑，似已頗有會心。

突聽一陣「琤琮」琴音，自江上傳來，淸妙明悅，不可方物。周方道：「將船悄悄向樂聲傳來處蕩過去。」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三百老人中的老三星潭，把南水、北星的睡穴點了，正想帶了哈小敏離去，豈料這時白是雲恰好趕回來，阻止了她，於是兩人由口角而動武，鬥了好一回，結果白如雲輸了，如非星潭手下留情，命也不保，他呆立當塲，目睹她走了之後，尋着二小，爲之解穴，問明原委，頹然登上竹樓，獨自思量，想起了今日之敗，一時愧恨之集，憤怒之下，竟要把竹樓摧毀，正在此時，伍青萍突然而至，喝止白如雲，他見到她，更是火上加油，把她怒摔開去……

爲煉冷玉膏　卑躬求二老

白如雲一閃身，已竄到了她跟前，猛然用雙手，把她捂在耳上的一雙手分了開來。

伍青萍驚道：「你要怎麼樣？」

白如雲冷笑道：「說謊的女人！妳是爲了龍甫勻，是爲了龍勻甫妳回來……」

伍青萍不由地拚命的咬着下唇，眼淚一滴滴的淌了下來，她內心感到受了極大的凌辱，不由點了點頭，道：「是又怎麼樣？」

出乎意料之外，白如雲却並沒有再有更厲害的舉動，他却反而把手鬆開。

他一連後退了好幾步，伍青萍見他這樣，心中反倒一軟，暗責自己這句話說錯了，她的臉霎那間緋紅了，她低頭哭叫道：「夠了吧，夠了吧，你不是要我這麼說，現在我說出了總行了吧？」

白如雲這一會兒，却像一個呆子也似的，他望着伍青萍苦笑了一下道：「對不起，我嚇了妳，可是，現在我總算一切都明白了！」

他揮了手，道：「妳走吧！」

伍青萍這時心也傷透了，她由地上站起來，拉了一下發皺的衣裳，道：「我走……我是要走嘛！」

白如雲直直的站着，補了一句道：「永遠也不要回來了，……我討厭妳？」

伍青萍哭得更大聲了，一面回道：「我也討厭你！」

她哭着又道：「這間樓，你愛怎麼拆怎麼拆，我也不管了，我看着它和看見你一樣氣！」

白如雲怪笑道：「這個我自會處理，妳更不要管了？」

他猛然走近了一步，有力的道：「伍青萍，妳不要觸怒我，我會對妳不客氣了的！」

伍青萍回過頭來，大聲哭道：「你還能對我怎麼樣？……大不了把我殺了，可是我並不怕死，你殺吧！」

她把粉頸伸了出來，白如雲苦笑道：「我幹嘛要殺妳？」

伍青萍見他氣消了，不禁哭得更傷心了，並且不再在這個地方多留了。

她走下樓梯，才下了兩步，白如雲客氣的道：「請妳再等一會。」

伍青萍回過頭來，抽搐道：「我們之間已完了，不是嗎？」

白如雲點點頭道：「本來也沒好過，談不到什麼完不完？」

伍青萍心想：「好狠心的白如雲，這種人還會有什麼值得愛的，我何必還爲他傷心？」

想着氣得頭一甩，又要走。」

白如雲冷笑道：「我請妳等一會都不可以麼？」

這個怪人，他的話仍然是充滿了力量，伍青萍終於停住了步，半皺着眉道：「什麼事，你說吧？」

白如雲這時伸手入懷，摸了一會，抖手打出一物，冷笑道：「這東西妳還是拿回去吧，不要髒了我的衣服。」

伍青萍見地上只是一個紙團，不由怔了一下，慢慢拿了起來，打開一看，她的臉刹時紅了。」

原來那正是不久以前，她留下給白如

雲的詩句，這時看來，眞是不勝悲楚，她心中動了動，忖道：「原來這東西，一直都放在他身上啊！」

可是，現在她却不願去多想了，當時順手把紙團往身上一揣道：「就是這點事麼？」

白如雲冷笑了一聲道：「還有，妳等一會，請在這裏不要走。」

伍青萍正想問爲什麼，白如雲已長嘯了一聲，拔身而起，刹時間消失在水面上了。

那嘹亮的歌聲：

「悠悠天地心，
悽悽斷腸人。
……
我有千里仇。
世人皆我敵。」

伍青萍不由在他的歌聲中飲泣了，她低頭泣道：「狠心的白如雲，……總有一天，你會後悔的……你失去了我，你會後悔的！」

× × ×

悽冷的長夜裏，這所石牢之內，各自臥着一個老人，他們相互的嘆息着，訴說着。

哈古弦打着呵欠道：「老道，你睡了麼？」

墨狐子秦狸嘻了一聲道：「睡着了還說話？」

哈古弦由白骨床上，翻身站了起來，伸了個懶腰道：「他什麼時候，請我出去啊？」

秦狸嘆道：「你何必爲此心煩？想開點也就沒事了，你看我，吃飽了飯大腿翹着二腿，不是也怪舒服的麼？」

哈古弦冷嘻道：「誰能跟你比？我是有家室的人啊。」

墨狐子嘻嘻一笑道：「那又有什麼辦法？只有等小鬼頭再來的時候，我去給你說說情，也許是有點辦法。」

哈古弦禁不住又罵了一聲，恨恨道：「這小子要對我老人家這樣，那可有他後悔的時候，我是記仇的。」

墨狐子秦狸噗哧一笑道：「得了吧，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許老兄你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

哈古弦翻了一下白眼道：「你別他媽的罵人了，還會有什麼福？」

不想方說到這裏，窗外一蒼老聲音笑道：「秦老道全說對了，眞是塞翁失馬，……二位老朋友久違了！」

二人都不由大吃一驚，各自飛撲到了窗口，由那拳大的空處，向外一看。

却見石門處，那長竹竿挑着的燈下，正站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

這老頭兒高高的個子，白皙的皮膚，身着皂白長緞袍，腰繫古銅儒巾，背後繫着一口古雅形式的長劍，兩道白眉又長又密，緊緊的壓在眼皮上，一雙眸子，却是欲開又闔着，露出烱烱神光。

墨狐子秦狸怔了一下道：「朋友，你是何人，這地方豈能隨便就闖進來的，莫非不知有我墨狐子在此麼？」

老人呵呵大笑道：「得，秦鬍子，別打官腔了……我們有十年不見了，來看看你，莫非有錯了麼？」

說着老人眸子一轉，看着哈古弦嘻嘻一笑道：「天音兄也在此，倒眞是想不到，哈哈。」

「天音」，正是哈古弦的名字，已多年不爲外人道及了，此時這老人脫口呼出，二人更不由一驚。

哈古弦張大了嘴說道：「朋友，想老夫眼拙，閣下大名怎麼稱呼，如何識得老夫？」

這老人手捋銀髯，細目往兩人各自一掃，不由呵呵大笑了起來。

秦狸和哈古弦都不由發了愣。

老人笑了一陣，悽然的搖了搖頭道：「七十年江湖歲月，老了白頭，莫怪二兄是認我不出了。」

秦狸道：「朋友，你到底是誰呀？」

老人走近了一步，左手微微一揚，這才現出他左掌心上，銅錢大的一顆紅痣。

哈古弦首先啊了一聲，怪笑道：「原來是木兄，眞是失禮了。」

秦狸不由皺眉道：「他是誰？……我怎麼看不出來了。」

哈古弦隔牆怪笑道：「老道，他就是木蘇啊，如今，人家是三百老人中的老大了。」

秦狸不禁心中一動，口中哦了一聲，說也奇怪，他聽到了「三百老人」四字時，那張老臉上，居然會現出了一陣緋紅之色。」

這時哈古弦和木蘇，都不禁大笑了起來。

木蘇嘻嘻笑道：「還是天音兄記性好，不過秦鬍子記性也太壞了，我和他少年時常很在一起相處過。」

墨狐子秦狸這時也嘿嘿的笑了，他伸出一支枯瘦的老手道：「你這一提我倒想起來了，你不是外號叫什麼旗桿兒的木又平兄麼？」

木蘇笑道：「對了，我就是木又平，可是後來改了名字，旗桿兒這外號，已沒有人知道了。」

秦狸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

木蘇反倒顯得十分尷尬，只是笑着搓着雙手，哈古弦也不禁扭頭看秦狸問道：「什麼事這麼好笑啊？」

秦狸這才繃着笑，看着哈古弦，一隻手指着木蘇，忍不住又哈哈的笑了起來，半天才道：「那時候，我十三歲，他十五歲，他大我兩歲……」

說着又頓了頓，木蘇連連點頭道：「不錯，我是大他兩歲。」

老道吃吃笑道：「我們是在一個莊上，還是對門兒，只是我們却不大好……」

木蘇想不到老道居然翻出舊賬來了，一時之間不知他要說些什麼？只是看着他微笑。

因爲能够會見到一個自小的朋友，尤其是在百歲以後，這該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啊。

雖然過去也許並不都是愉快，然而，只看着彼此的鬚髮，也就會爲濃厚的感慨所陶醉了。

哈古弦皺眉道：「不要先笑，倒是說啊？」

秦狸點頭笑道：「我說，我說！」遂扭臉向木蘇道：「又平，有一次，你被你爹老芋頭，吊在一棵槐樹上用鞭子打，你還記不記得？」

木蘇尷尬一笑道：「小時候挨打，還不是常事，你還不是被打過？」

秦狸又呵呵笑了兩聲，道：「你聽呀，你被吊着，一直到晚上，都沒人給你送飯，也沒人去理你，那時候天又下雨了……你……」

木蘇忽然面色一緊，忙插口道：「秦鬍子你記性果然不錯，這些古老的事了，還提他幹嘛呀？」

不想哈古弦聽出了味，大聲道：「老道說下去，說下去，天下雨了怎麼樣？」

秦狸不由長嘆了一聲，苦笑着搖了搖頭，翻了一下眼皮，木蘇也低下了頭。

哈古弦不由大奇道：「咦！你們怎麼啦？老道，你倒是說啊？」

秦狸抬起頭，一掃素白突梯之態，點了點頭道：「是的，天晚了，又下大雨，又打雷，木又平被他爹老芋頭吊着，沒人理……」

木蘇不自然的笑道：「算了，提他幹嘛，你的嘴還是那麼刻薄？」

秦狸苦笑道：「莫非你忘了她麼？」

木蘇不由一呆，遂又哈哈笑道：「老道，今夜我來，不是來談這些小時候的事啊？」

哈古弦忙制止道：「嗯，不行，要談，要談，我就從不知道，木老大還有這麼一檔子事呢？」

秦狸這時抬頭稱着黑沉沉的天，無限的往事，都在他腦中一幕幕地展開。

他微笑了一下道：「我雖然平日和又平兄不大好，是因爲他大我兩歲，老愛欺侮我，可是他人倒是挺好的！」

他看了木蘇一眼，木蘇臉上掛下了一絲微笑，似乎同意老道的說話，並且多多少少還表現出一些歉意。

哈古弦已聽呆了。

秦狸頓了頓又道：「所以，我不忍心半夜裏淋着大雨，偷偷跑到老槐樹下去救他。」

才說到此，哈古弦已怪笑道：「噢，老道心還不錯嘛，現在可不行了！」

墨狐子秦狸瞪了他一眼道：「你不要插嘴，要不然我不說了。」

哈古弦嘻嘻一笑道：「你可眞難纏，說你心好也不行！得了，你快說吧！」墨狐子才接道：「不想我走到那大樹下頭，這小子却爲人家先救下了……而且……而且……」

木蘇不由臉色一紅道：「這些你都看見了？」

秦狸苦笑道：「我怎麼沒有？」

接着又道：「後來……」

忽然木蘇大吼一聲道：「不要說了，秦狸你再說，我……」

他猛然舉起一隻右手，欲向秦狸擊去，可是中途他又把手放下。

老道並沒有一絲怒色，只微微一笑道：「其實你並沒有錯啊，說出來反可使你心裏舒服些，不是麼，老朋友？」

木蘇這面色十分淒涼，苦笑了一下道：「你還不是愛她？」

秦狸似乎怔了一下，半天才點了點頭道：「不錯，我也愛過她，要不然我幹嘛要出家呢？」

木蘇緊握住手道：「可是你不是後來又和星……也好過麼？」

這一下，可說中到老道的心眼裏了，他突然愣了一下，遂呆呆的道：「你怎麼知道？你怎麼知道？你怎麼知道？」

木蘇笑了笑，哂道：「我爲什麼不知道？這事老一輩中的誰不知道？不信問問哈老怪看看，他也知道！」

哈古弦笑道：「老道的事，我是早知道，倒是你的事我不知道，所以我倒想清楚一下！」

木蘇搖頭一笑道：「聽他胡扯談，沒影子的事！」

墨狐子秦狸這時，已深深的被木蘇方才之言，帶到了深思與痛苦之中！

不想哈古弦這老頭子，却是認了死扣，說什麼也非要把這件事弄清楚不可。

當時忙問秦狸道：「怪老道，說話別說一半啊！到底什麼事，可要把它給說清楚啊！」

墨狐子秦狸點了點頭說道：「是的！我要把它說出來，否則，我的心裏可不好受。」

當時看了木蘇一眼道：「又平兄，你說是不是？」

木蘇哭喪着臉道：「老道你這又何苦？難道說，說出來你的心就好受了麼？何況小桑已死了這麼多年了！」

他突然提出了「小桑」兩個字，使在塲三人，無不一愣，自然他們各人驚愕的原因不一，哈古弦只是突然睜大了眼睛，對於這一個不知名的陌生女人，感到驚奇，可是木蘇和秦狸，却是臉上罩下了一層痛苦的秋霜，半天秦狸才頓了一頓道：「不錯，是小……桑，是小桑！」

哈古弦哼了一聲道：「什麼小桑？小桑怎麼了？」

秦狸靠過窗口，隔窗向另室的哈古弦冷笑了一聲，遂道：「老帮子！告訴你吧！要不然恐怕你睡不着覺。」

他眨了一下眸子，聲音減低道：「那雷雨的晚上，我偷偷到了野地裏，想去把木又平救下來，不想，當我到時，木又平已被人救下來了，那人就是小桑！」

哈古弦哦了一聲，眸子向外面的木蘇掃了一眼，墨狐子秦狸又接道：「那是一個很漂亮的姑娘…她名字叫桑…桑！什麼來着？」

這時那沉穆已久的木蘇，竟開口道：「桑芷！」

秦狸嘻嘻一笑道：「還是你的記性好些！」

遂嘆了一聲，道：「那麼大的雷雨，他們竟不怕，在樹下面互相緊抱着，大雨把他們頭髮衣服全都淋濕完了。哼！哼！他們原來早已相愛了，只是誰也不知道罷了！」

哈古弦不由尖笑了一聲，一拍雙手怪叫道：「老木原來還有這一手，這倒是新聞！」

木蘇抬了一下眼皮，哼道：「老道！你是嫉忌是不是？」

秦狸哈哈狂笑了一聲，道：「嫉忌？我憑什麼嫉忌你們？只是我笑你們太傻太可憐了！既然相愛，那裏不能去，不能跑

？哼！你對得起小桑麼？」

木蘇被老道這幾句話，駡得臉上青一陣紅一陣，當時白眉一挑，正要發作。

可是他轉念一想，目下還正有事要求二人，還是開罪不得。當時不由微微冷笑了一聲。

哈古弦又催問道：「小桑後來怎麼樣了？」

秦狸冷冷一笑道：「他二人正在輕憐蜜愛之時，不巧那小桑的父親突然出現了，打了小桑兩個耳光，可是我們的木大哥，却乘機跑了！」

木蘇聽到這裏，忽然怒叱了聲：「放屁！誰說我是跑？我是去找小桑的娘去了！我知道她娘最疼她！」

秦狸冷笑道：「反正我是看見你跑了，而且並沒有把她娘找來。」

接着他苦笑了一下道：「木老大，你絕對不相信，我當時見你跑了，小桑的老子毒打小桑時，忍不住跑出來拉架，却也挨了一頓拳頭，打得我鼻青眼腫，只可恨，我那時候太小了，又不會武……」

木蘇冷哼了一聲，道：「我爲什麼不信？你愛她，村子裏人誰不知道？只是你太小了！」

秦狸老臉一紅，正要反駁，哈古弦已笑道：「好了！這都是快百年以前的事了，你們還爭個什麼勁？」

他說着又叩了一下頭，皺眉道：「不過！結果是怎麼樣？我倒想知道一下！」

木蘇這時却仰頭大笑了兩聲道：「告訴你吧！那小桑被她父親毒打之後，帶回家去，誰知半夜她竟……」

他本是大聲的說着，可是說到這裏，聲音却發抖了，再也說不下去了！

墨狐子秦狸補充道：「上吊了……吊死的！」

哈古弦禁不住又「哦」了一聲，頓時就愣住了，木蘇痛苦的看了他一眼道：「好了！你該滿意了吧。」

他苦笑了一下，又接道：「這事情，已經快一百年了，從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只是我每一想起來，就如同犯了大罪似的，小桑死了，我也就走了，從此，我再也沒回老家去了！」

哈古弦微微一笑道：「後來有了奇遇，學成了這一身功夫，終身不娶，也算很對得起那小桑了！」

木蘇沒有說話。

秦狸這時嘆了一聲道：「他走了以後，我一氣，却也跑出來了，在外面很吃了些苦。」

他嘿嘿一笑，雙手一搓道：「這些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現在提起來，就像還在眼前一樣！」

木蘇也不禁長嘆了一聲，暫時沉悶在往事之中，良久，哈古弦才呵呵笑道：「木老大，故事也聽完了，你來得正好，我被白如雲那小子困在這裏，受了一肚子鳥氣，你趕快放我出來吧！快！」

木蘇爲他這句話提醒，不由一笑道：「我正是來放你們兩個的啊！」

二老全是一喜，老道却是先喜後憂，只是低下頭也不說話。

哈古弦喜得一跳，忙叫道：「那太好了，你倒開開門，先把我們放出來呀！」

木蘇手捋銀髯嘻嘻一笑道：「照說，我們是老朋友了，理當毫無條件的把你們放出來，只是……」

他說到這裏，頓了一下，哈古弦不由一怔道：「咦！這是怎麼回事？」

木蘇咳了聲道：「兄弟有一件事，還得請二位帮帮忙，無論如何二位得……」

他說着話，一對眸子，直朝着二人轉來轉去，哈古弦不由老臉一紅，頗爲不悅道：「啊？還有條件的？木老大……」

木蘇嘻嘻一笑道：「你先別急，這事對你們並沒有什麼害處，也許或可爲此收益不少呢！」

秦狸冷笑了一聲道：「這倒是新鮮了，你老兄居然會這麼客氣起來了，這倒要聽聽了！」

哈古弦却是非常認眞的翻了一下眼皮道：「什麼事？你說說看！」

木蘇走近了一步，誠摯的道：「事情是這樣的……二位可知有一種武林失傳的藥名叫『冷玉膏』的麼？」

二人都不由一怔，連連點了點頭，哈古弦問道：「冷玉膏怎麼樣？」

秦狸哼了一聲道：「怎麼着，你們三百老人閑得沒事了，是想煉這種藥，是不是？」

木蘇不由臉一紅，當時笑道：「眞被你猜對了！」

哈古弦怔道：「煉冷玉膏？」

木蘇這時又往前走了一步，低聲道：「二位老哥哥，兄弟今夜來求的，也就是這件事，目前江湖之中凶殺太多了，武林中人更是什麼怪病都有。……」

方說到此，秦狸冷笑了一聲，說道：「三百老人，心眞意善，居然爲蒼生着想，要合煉這種人所不敢想的仙藥了，眞是難得！」

木蘇臉又一紅，當時看了他一眼，略顯不悅道：「道兄你再取笑，此舉實是一項功德善舉，並非我三人有什麼私圖！」

秦狸呵呵一笑道：「自然！不過，據我所知，這冷玉膏，要合五嶽內七十三種藥材，另以『烏風草』爲引，誠乃人所不能爲者，莫非你們三百老人，有如此神通，居然把這些都收集全了麼？」

木蘇心中暗吃一驚，忖道：「這道人果然見識淵博，居然連這種『冷玉膏』的藥材都知悉得這麼清楚，如此說來，那是愈發少他不得了。」

當時微笑點頭道：「道兄所說不假，足見高明，這七十三種藥材，以及那烏風草引，我三人窮十年奔走功力，總算一一覓全了，現在只等着合煉了！」

哈古弦呵呵一笑道：「那要五個人合煉才成啊。你們三百老人，只有三個怎麼行呢？」

木蘇看了他一眼道：「哈兄說得極是。所以，所以……小弟才想到了二兄！」

墨狐子秦狸冷冷一笑，道：「貧道功力淺薄，所練內炁功力不足，這種使命，恕不能從命。」

木蘇一怔道：「道兄太謙虛了，誰不知你所練『元陽眞炁』，已有九分火候了，這種冷玉膏，五人合煉，所耗能有幾多？道兄你……」

哈古弦也不解道：「對呀，老道，這

事情是利己利人的事呀！咱們就爲牠們帮個小忙，藥煉成了，還少得了你我每人一份呀！這事爲什麼不幹？」

秦狸掃了他一眼，臉帶不屑道：「我可沒有這工夫，再說，我也不稀罕他把我放出來，小鬼頭早晚會放我出來的。」

哈古弦雪球也似的眉毛，往上一抬道：「咦！這是怎麼攪的，昨天你不是還大怒大駡着要出去麼？」

秦狸哼了一聲道：「可是今天我就不鬧了呀！」

琴魔哈古弦不由賭氣，對木蘇道：「來！木老大，先把我放出來，他不去就算了，咱們另找人！」

木蘇苦笑了笑，對秦狸道：「老秦！我們是老朋友了，這點小事，你就算帮個忙，再想想吧！」

秦狸抬頭看了他一眼，齜牙一笑道：「老朋友！哈！」

他大笑了一聲，用力往地上啐了一口道：「不錯！是老朋友了，這幾十年你看過我一次沒有？我十二年以前，被『地青蛇』咬了，託人去找你，要一點藥，你給了沒有？」

木蘇臉色果然大窘。

秦狸說到此，更是大怒的吼道：「你並非沒有，只是不給，可憐我不得不以所煉內炁，在靜室內整整坐了九年，才把各骨節上餘毒去淨了！」

他說到此大笑了幾聲，笑容一斂，淒涼的道：「那時候，小鬼頭天天用刀子在我骨上刮，又用嘴在我各處穴道上吸。」

說着他竟落下兩滴淚，恨聲道：「木蘇！我這條命，是這麼才保全的，你當初連幾粒丹藥都吝嗇給我，今日還有臉來此求我去爲你煉藥嗎？哈！你也想得太如意了！」

這一番話，說得木蘇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哈古弦這時才嘆了一聲，心想：「原來白如雲當初是這麼對老道的啊，莫怪這怪老道如今對他這麼好！」

木蘇這時吶吶道：「秦狸，那時候，並非是我小器，主要是那種藥，我自己只有三粒，而且，我並不知道，你是被地青蛇給咬了，否則，我不會不給你的！」

木蘇所說之言，也許是眞的，因爲他表情至爲沉痛，可是却挽不回墨狐子秦狸的心。

墨狐子哈哈大笑了幾聲，臉色一沉道：「木蘇，這事情我不想起來還則罷了，想起來，我是不能原諒你！」

他苦笑了一下，又道：「你另請高明吧！」

哈古弦直着眉毛道：「喂！喂！木兄，有什麼話，先把我放出來再說行不行？我可在裏面關够了！」

木蘇點了點頭道：「古弦兄！你可答應了。」

哈古弦心中本是萬分願意，只是此一刻，他却也搭起了架子。

當時皺了一下眉道：「那得要不少日子吧！」

木蘇道：「六十天！」

哈古弦嘖了一聲道：「好傢伙！要這麼久？這可麻煩了！」

木蘇不悅道：「你有什麼事，麻煩什麼？」

哈古弦道：「我是有家的人，我老了，不願再隨便離家，是這樣子，你知道了吧？」

木蘇哼了一聲道：「這你放心，一切問題，我們替你解決，你家裏的人，可以都接到我那裏，一切起居飲食，都由老夫負責，這樣你總可以安下心來了吧？」

哈古弦點了點頭，哼道：「這樣就沒什麼不好了！不過……」

他望着木蘇又齜牙一笑道：「那冷玉膏煉成了……怎麼個分法呢？」

木蘇嘿嘿一笑道：「煉成了，總共可得二十四封，一封有十八管，我們可送你們一人一封，這總好了吧？」

哈古弦撇了一下嘴道：「一封是太少了！」

木蘇沒表情，哈古弦嘿嘿一笑道：「得！木老大你請吧！這條件太苛了，我老人家犯不着，我情願關在這裏好些……」

他說着，遂往那張白骨床上躺了下去。木蘇心駡道：「好個老王八旦，到了這時候你給我拿起蹻來了，眞是可惡！」

無奈這種「冷玉膏」，實在是太難煉了，要是找不到得力的高手，休想煉成！

三百老人早在武林中，誇下海口，聲稱本年內，一定要煉成這種冷玉膏，如今時日已剩下不多，若再找不到人，那可麻煩了。

再說哈古弦、秦狸二人，論功力，和三百老人全在伯仲之間，煉起來自可十分方便，若換另一人，可要太費事了。

木蘇見於以上諸點，不得不忍着氣，當時哼了一聲道：「這麼說，你要多少方稱滿意呢？」

哈古弦嘻嘻一笑道：「冷玉膏是好東西，是可以留傳後世，我老頭子也不多要……這麼吧！」

他伸了三個指頭，道：「這個數目，少了別談。」

木蘇冷笑道：「你可知，我三人光採藥，就採了十年。三封可太多了！」

哈古弦嘻嘻一笑道：「六十天打坐煉丹，那味道也不好受呀！何況我已是這把年歲了，要是……」

木蘇氣道：「好了！好了！我依你就是！」

哈古弦由床上一翻而起，咧口笑道：「那你開門吧！」

木蘇冷冷看着他，眸子內射出奇光道：「哈古弦，武林中人最重信用，一諾千金，你可不許出來以後，再攪別的鬼！」

哈古弦一翻眼皮道：「這個自然，我是說什麼就什麼的！」

木蘇這才露出喜色，當時上前用手撥了一下門鎖，皺了一下眉道：「若非是我救你，要是別人，就這暗鎖，他也是摸不透怎麼開法！」

他說着，伸一指至鎖孔內，撥弄了半天，只聽見「咯」一聲，木蘇面有喜色道：「好了！開了！」

遂用力一扭門把，哈古弦在內一推大石門，那門「克斗」一聲，開了。

哈古弦一竄而出，大笑連聲！

這時秦狸冷笑道：「小　頭要知道，豈能饒你們？」

木蘇只是微笑不語，哈古弦可氣大了，他用腳一踹牆道：「他媽的！小鬼頭不饒我們？他是什麼玩藝？媽的！我現在就去找他去，問問他，憑什麼要把我也關起來？」

他說着眞個轉身就要走，却被木蘇一把抓住，木蘇皺眉道：「算了，何必呢！他一個後生小輩，我們可犯不着，以後再說吧！」

其實他心中却在想，這時候，可能星潭已把白如雲給拾倒下來了，所以才故示大方！

哈古弦翻了一下眼皮道：「你倒大方，他是沒關過你，否則看看你氣不氣？我們走吧！還等什麼？」

木蘇這時看了墨狐子秦狸一眼：「老朋友！你再想想吧！」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要你答應了，我們絕不虧待你！」

秦狸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

木蘇臉色微慍道：「我三百老人行事，向來是獨處獨行，從來也沒求過誰，這一次破格求情，老朋友，你竟是如此不肯賞臉麼？」

秦狸不耐道：「木叉平，你年歲大了，可比以前變得愈發討厭了！我說過不行，你還嚕囌個什麼勁？」

木蘇猛一跺腳道：「好，我們走着瞧吧！」

他猛然轉身要走，這一次，却爲哈古弦把他拉住了，琴魔哈古弦看着他嘻嘻一笑道：「你們兩個火氣都够大，這可不是談事情的方法，來來！看我的！」

他說着走近墨狐子秦狸耳邊，嘿嘿一笑道：「老道！我知道你是捨不得你徒弟是不是？」

墨狐子秦狸不由一怔，心事倒被他猜對一半，哈古弦又笑道：「這好辦。冲着這件事，龍家和小鬼頭的寃都算解了！」

他看了木蘇一眼道：「怎麼樣？」

木蘇點頭道：「孩子們的事，誰還去記他？這點沒問題！」

墨狐子先是一喜，可是轉瞬間，他仍然又搖了搖頭道：「不行！」

哈古弦皺眉道：「還不行？你說說你不願去的理由聽聽！」

秦狸冷笑了一聲道：「你拍你的馬屁，我老道是天生一副硬骨頭，我可犯不着奉承誰！」

說着還撇唇冷笑了一聲！

哈古弦被說得哇哇大叫了一聲，怪叫道：「你說什麼？我拍馬屁？笑話了！」

木蘇忙拉着他道：「老道有點失常，你別理他！」

哈古弦氣得搖頭道：「好！好！我拍馬屁，我不勸你了！他娘的，這麼大歲數了，也分不出好歹來！」

墨狐子秦狸也怪叫道：「我不答應，總行了吧！不識好歹，你走你的，這行了吧！」

哈古弦兀自氣得氣息喘喘！

木蘇這時却微笑道：「老朋友，這種冷玉膏有起死回生之效，你敢保你以後用不着它麼？」

秦狸怪笑了一聲，大聲道：「謝謝你好意，我老道一輩子都是靠天活着的！地青蛇咬了，沒有藥也照活，你的好心，我算心領了，不要再多說了！」

木蘇冷笑道：「早晚你要後悔！」

秦狸搖了搖頭，說道：「後悔算我活該！」

木蘇見他把話說死了，知道再說也是徒費唇舌，不由恨恨的道：「好！我們走了，沒有你，這藥我們還是照煉，只要你以後別求我就是了！」

老道發出一聲怪笑道：「求你，你別作夢吧！」

木蘇眸子一張，嘿嘿冷笑了幾聲，扭頭對哈古弦道：「走！我們走！沒有他，我們也要煉！」

哈古弦還在爲方才那句話生氣，當時冷笑道：「走吧！找個地方叫我拍你馬屁去吧！」

他說着話，冷目掃了墨狐子秦狸一眼，舉步就走，木蘇臨時又想起了一句話，回頭對秦狸道：「哦！我忘了告訴你，我臨來之際，老三還特別囑咐我，叫我代她向你致意，並聲稱一定要你去，我現在把話帶到了，去不去由你！」

所指的老三，正是三百老人之中的星潭！

秦狸立刻一驚，他臉漲紅了，半天才道：「啊！我謝謝她……可是我……我不去！」

木蘇哼了一聲道：「既然如此，再見了！」

秦狸也道了一聲：「再見了！」

木蘇却又走近道：「我們還是朋友，你不去我也放你出來。」

他說着正要用手摸那門閂，秦狸厲吼一聲道：「住手，不許亂動！」

木蘇苦笑道：「我只不過是要放你出來啊！」

秦狸繃着臉道：「只有我徒弟白如雲有資格放我出來，木兄你就不要再操這個心了！」

木蘇不由一呆，哈古弦却「哧」地一笑道：「世上有這種事！」

他看了木蘇一眼道：「得！死心了吧！走吧！」

木蘇這時呵呵一笑道：「秦狸！拋開今夜不談，以後在江湖上，無論什麼地方，我們只要碰見了，就是敵人，我倒要會一會你，看看有什麼值得你如此驕傲？」

墨狐子秦狸冷笑一聲，說道：「謹遵台命！」

木蘇再也不願在此多留一刻，當時扭過身來，一聲長嘯，人已拔空而起。

哈古弦回頭一嘆道：「何必呢？我放你出來吧？」

說着正要去開門，老道一揮手道：「放吧！放吧！我看見你就有氣，這麼大歲數了，怎麼活的？」

哈古弦想不到，自己一番好心，又挨了他一頓罵，當時虬鬚一翹道：「什麼玩意？見人就罵，我走！」

說着回身一縱，那矮胖的軀體一彈，已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墨狐子秦狸冷笑了笑，又重新倒下了身子，長長的喘了一口氣。

可是他這一會，却爲着一段久遠的心事而有所悲傷，何況拒絕人，也是一種痛

苦啊！

他想到了木蘇臨走之言，心中不禁怦然而動，暗想道：「那星潭莫非還眞念着我麼？她爲什麼自己不來一趟呢？」

原來墨狐子秦狸，少年時光，在歡樂場中，也曾打過幾個滾，最後一切都失意了，才棄俗學道。

他自從因「小桑」的死，傷心離開了家園，學成了功夫以後，再入江湖。

他因相貌奇醜，個性又怪癖，所以十數年以來，雖是名聲大噪，却沒有任何女人對他垂青！

秦狸中年以後，求偶更切，他所欣賞的，是同他一樣，具有怪癖個性的。

可是茫茫江湖之中，他竟是再找不到如此一人，也算他命中注定，就在失望、灰心、飽經滄桑之際，竟然遇到了一個女人！

四十六歲的星潭，走進了他的懷中，那時秦狸却是四十三歲，還小星潭三歲。

星潭那時也是求友心切，江湖之中，找不到一個知己。

如此二人，一個乾柴，一個烈火，竟是一見鍾情。花前月下，美景良辰，倒是消磨了不少歲月。

正自二人互慶三生有幸的當兒，却不料一夜太湖起潮，二人本在湖邊觀景，大潮一起，遊人全數奔逃一淨，二人正想避走。

却不料湖中竟騰出一蛟，噴水噬人，食人無數，秦狸、星潭一時激於義憤，雙雙展出絕技，和那惡蛟大戰在一處，殺得天昏地暗！

一場惡戰之後，二人全都失去知覺。

待秦狸悠悠醒轉之時，見身仍在湖邊，那惡蛟已爲人斬爲數段，屍棄荒野。

同時他身後四週，圍了數以千計的人，都打着燈籠在看怪事呢！

秦狸慢慢站起，發現除了身軟無力以外，倒是沒有受什麼傷，可是再找那心上人時，却是沒有踪影了。

據後來旁觀老人說，二人鬥蛟之時，他適逢其會，在亭上看了一會。

見二人危急之時，人羣中出了一個白髮的老太太，用一口短劍，只幾個照面，已把那蛟斬爲數段，後來又在二人口中塞下丹藥，才抱着那女的，揚長而去。

秦狸傷心之餘，知道星潭定是爲異人救走，找她是不易了。

儘管如此，他仍然千山萬水，到處找了一遍，依然沒有下落！

至此，秦狸灰心之下，才出家學道，却也是機緣湊巧，在秦嶺山脈中，遇到走方道人「霹靂子」，這霹靂子本已成道，只惜本身一身功夫，未有傳人，而且掌中一桿紫金旗，更是無人能敵，深感自己身化之後，這些絕招失傳了可惜。

因此在垂暮之年，四處走方掛單，却料不到遇見了墨狐子秦狸！

霹靂子一見秦狸，就震驚他那身奇異骨格，於是大喜之下，帶秦狸入山，經過十五年之後，把秦狸造就成了這一身過人武功！

霹靂子物化之後，秦狸再次下山，可是對往年那些風花雪月之事，却視同了過眼烟雲一般，非但不再留戀了，反而想起來就嘆息不已。

在他六十五歲之時，在餘姚遇到了星潭一次，雙方已是快七十的人了。

二人相見之後，談起往事，才知當日戰蛟後，那白髮老太太，竟是天下怪姥「鄧八婆」帶走星潭，也是看上了她一身骨格。

星潭也因此有了奇遇！

如今星潭已入了道，且爲保童身，自然無再結連理之理！

一時之間，也就冷漠的分手了！

直到現在，二人都不曾見過一面了！

秦狸暮年之後，專心授徒，更是不問外事，白如雲藝成後，造下了這片產業，墨狐子秦狸也就移居過來，享享徒弟的清福。

他也知道星潭百歲時，和另外兩個怪人木蘇及水夢寒，結下了金蘭之好，號稱「三百老人」。

因而他也就更不願去找她了。

偏巧在收白如雲那年，無意爲毒物「地青蛇」所傷，携白返後，一旦傷勢惡化，垂死前，差一小道持親筆信，往訪三百老人之木蘇乞藥。

他思念中，木蘇和他早年也曾認識，久聞他所藏「大元散丸」，能去任何至毒，且是藥到病除，絕無絲毫痛苦。

不想那木蘇竟是不捨，湊巧那年星潭雲遊在外，所以也就打發了小道回去！

天無絕人之路，想不到在白如雲吮毒刮骨後，這墨狐子秦狸，竟逃得活命。

他在靜室中，除了每日傳白如雲本門心功之外，並以所練內悉逐毒，數年後，竟是全部回復了健康！

因此他心中，惡恨木蘇到了極點，對於星潭也不由有些冷冷的感覺了。

同時他也就對白如雲，更是心愛器重到了極點，十年之後，把一身功夫，眞可說是「傾囊而授」，白如雲異質天生，更因恨辱在心，不分日夜苦練之下，造就成了一身不可思議的武功。

把一段往事，略微交待一下，不致令諸君費解，看了以上一段，諸君定可感到：武林之中，能成大功之人，他的早年，絕非泛泛，定是受過相當煎熬折磨才會有此成就的！

墨狐子秦狸單手支着牆，腦子裏想到了這麼許多往事，對於星潭，他總有一種莫名的感覺，總不能把她剔出心坎以外，他不知道如今她變成什麼樣子了？見了面自己還會不會認識她。

這麼想着，墨狐子秦狸開始感到十分浮躁，在石室內走來走去！

同時他更躭心到白如雲的安危問題，他想那木蘇會不會去加害白如雲。

想到這裏，他不由急出了一身汗，深深的後悔自己方才應該出來，好去找到白如雲。如今木蘇把哈古弦救走了。小鬼頭還不知道呢。

也就是他在爲白如雲躭心的時候，那位少年奇俠，却在碧月樓和伍青萍正在鬥氣呢！

伍青萍待白如雲走後，愈想心裏愈難受，不由坐在一張竹椅子上嗚嗚的哭了起來。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俞王等人為了找尋神秘組織的幕後主腦人，俞扮作腰纏萬貫的花花公子，而王姓兩兄弟則扮作其僕從，開始涉足歡場妓院，賭場……由於他們奇異的行徑，果然引起一個叫桃花童子的地痞注意，自荐為他們找尋花街柳巷的賣笑人。豈料在柳巷出來後，他們却接二連三的受到偷襲，幸而俞王早已暗作戒備，未至受襲，事後他們從桃花童子口中得悉，這些暗中施襲的人，原來是長沙府混了十幾年的土賊，至於他們為何暗施辣手，却令他們滿腹疑團，不知所措……

遊俠江湖行

兩人練了十幾年的武功，又得帥風的指點，但自己無法辦到俞秀凡這等制敵手法。

周武左手按在額上，望着俞秀凡出了一陣子神，道：「公子，好高明的擒拏手法！」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閣下可是心中不服。」

周武道：「在下還想討教兩招。」

俞秀凡道：「好，你再試試！」

周武雙掌一合，右手陡然擊出一拳。這一拳力道十分强大，竟然帶起了一片嘯風之聲。

俞秀凡仍然未動，直待拳勢近身，左手忽然斜裏劃出。這是巧妙適時的一瞬，周武右臂已然快要伸進，俞秀凡的左手五指，却從斜裏劃向他的「曲池穴」。

拳未中人，穴道先傷，任何人都要設法先避開對方的截擊。但收招已來不及，只好右臂一沉，先讓開對方的掌指。那知下沉的右臂，正好撞上了俞秀凡由下向上橫切的掌沿，一上一下，掌指合擊，波然輕震中，周武的右臂先折，穴道後傷。俞秀凡既得少林高僧易筋洗髓，又得神醫花無果靈丹助成，一身功力，實非小可，只是自己不知罷了。

慘叫聲中，周武左手托着右臂，疾退五尺

首次解紛爭

，折骨之傷，疼得他一臉大汗，滾滾而下。

這等巧妙配合的合擊之術，不但周武傷的莫名其妙，就是王翔、王當也看得心神震盪，竟不知俞秀凡如何傷了對方、

原來俞秀凡出手擊敵，直截了當，其間既無招式，亦無變化，簡簡單單，不着一點痕跡，直似探囊取物一般，只見他一揚腕，一揮手，再見的就是對方的傷痕、反應。

一側冷眼旁觀的桃花童子，呆呆的站在門口，臉上是一片驚異神色。

俞秀凡伸手取過長劍，道：「咱們走吧！」大步向外行去。

王翔、王當緊隨在俞秀凡身後向外行去。

這時，八個斷臂的大漢，都已包紮起傷勢，倚壁而坐，睜着眼，望着三人，臉上滿是驚懼之色。

庭院中還有兩個未受傷的人，臉色一片蒼白，他們完好無傷，但內心的恐懼，似是尤過受傷的人。

俞秀凡望了兩人一眼，微笑頷首，兩個人呆呆的站着，神情木然。

桃花童子快步追上三人，離開了這座荒涼的宅院。

桃花童子快行兩步，追上了俞秀凡，笑道：「俞公子，好高明的武功。小可浪蕩江湖，混跡風塵，本身雖不靈光，但却見過了不少武林高手，也見過幾場兇厲的搏殺，像公子這等的高明身手，在下還是初見。」

俞秀凡笑一笑，道：「見笑，見笑。」

桃花童子目光又轉到王當的臉上，道：「王總管，閣下的快刀，該是世間第一流的刀法了。」

王當道：「雕虫小技，難及咱們公子之萬一。」

桃花童子道：「俞公子，你看我桃花童子的為人如何？」

俞秀凡說道：「逍遙自在，日子過得很愜意。」

桃花童子苦笑一下，道：「公子挾絕技遊俠江湖，必然有一番用心，以玉姑娘的艷麗嬌媚，竟然無法把公子留在長沙。」

俞秀凡道：「你可是覺得我應該留下？」

桃花童子道：「不！在下覺得公子這等不為美色所動的氣度、胸懷，當世中極為少見。因此，在下對公子的為人極為敬佩。」

俞秀凡不知他下面要說些什麼，回頭望着桃花童子，微笑不言。

桃花童子輕輕咳了一聲，接道：「公子和王總管都已經露了一手，都是震駭人心的奇技絕學。」目光一掠王翔，接道：「這一位雖還未出過手，但想來亦必是刀法名家。三位武功高強，天下都可去得，只是有一樁事，對三位而言，未免有些缺憾。」

俞秀凡聞言哦了一聲，說道：「在下恭聆指教。」

桃花童子道：「那就是缺少一點江湖上的閱歷經驗。在下覺得，三位的武功，如能再配上我這風塵浪子的經驗，不論什麼風急浪大的所在，咱們都可以去得了。」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不錯。咱們對江湖上的人人事事，知曉的不多，如能有閣下同行，對咱們帮助很大。」

桃花童子笑道：「也可使諸位多一位好玩的伙計。」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吧！咱們就這麼說定了，不過，你究竟姓什麼，咱們長年同行，總不能一直叫你桃花童子吧！」

桃花童子臉上突然泛現出黯然之色，道：「公子，你叫我小桃也好，小童也好，實在說，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從能記事那年起，就是個野孩子。」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我們叫你小桃童就是。」

桃花童子道：「隨便什麼都行，反正我是有人生沒人養的野孩子。」

王當突然接道：「小桃童，你說咱們現在應該行往何處？」

桃花童子道：「怎麼，三位眞的沒有行向去處？」

俞秀凡道：「沒有。」

桃花童子道：「公子總該有一個目的吧！你是要訪問仇家呢，還是要準備揚名立萬，闖出一番事業？」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小桃童，老實說，我沒有什麼仇家，也不在想江湖上開宗立派，自立門戶，也沒有闖名揚萬的用心。」

桃花童子接道：「公子是——」

俞秀凡道：「師父傳了我一身武功，希望我能做些有益於人間的事，除暴安良，積些善功，不負這一身所學。」

桃花童子道：「很博大的境界。不過，江湖中事，傳誦極快，公子雖然沒有爭名之心，但以公子這身武功，只要出手管事，不出一年，必然名傳大江南北。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想蓋也蓋不住。名大遭妬，樹大招風，那時，公子不想捲入江湖是非之中，只怕就由不得你了。」

俞秀凡道：「這些事，我也想到，但咱們行事為人，但求無愧於心，那就不用管別人的看法了。」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公子，江湖上事，不會這麼單純，牽一髮而動全身，你不要名，但名會來。每件事，都可能節外生枝，除非你遠離江湖。」

俞秀凡搖搖頭，道：「我們既然敢在江湖行走，自然不怕事情。」

桃花童子道：「這就行了，咱們走吧！」

三人行出樹林，三匹健馬仍在。

王當笑道：「四個人，三匹馬——」

桃花童子道：「三位騎馬，在下走路。」

俞秀凡道：「前面有集鎮，再買一匹馬就是，但不知咱們現在應該先到何處？」

桃花童子道：「先到江州。那地方是水旱碼頭，熱鬧的很。」

俞秀凡道：「好吧！咱們就先到江州去玩玩。」

有了桃花童子同行，確然好玩很多。他年紀不大，見聞甚廣，再加上一副好口才，談起江湖上事，只聽得三人有時大笑，有時歎息。

三日後，四人四騎，到了一處形勢險要的狹谷口處。

只見三個穿着勁裝佩帶兵刃的大漢，站在路中，攔住了四人的去路，居中一人，抱拳說道：「四位請繞繞路吧！」

王當回顧了俞秀凡一眼，看俞秀凡沒有攔阻的意思，翻身下馬，不退反進，向前行了兩步，道：「朋友，為什麼？這條道路莫不成還有收買路錢的山大王？」

那漢子，二十七八的年紀，臉上隱隱透出憂苦，搖搖頭，道：「諸位佩刀掛劍的，想來都是練過幾手的會家子。不過，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都該有個避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走幾里路，總比沾惹上一場痲煩好些。」

人家和和氣氣一番話，倒使得王當沒了主意，這三人雖然存心在江湖上找事情，但究竟不是具有惡性的人，一個是詩書滿腹的讀書人，兩個是忠厚傳家的子弟。

伸手摸摸頂門子，王當道：「我看，我們還得從這條路走。咱們公子不願繞路，也不怕痲煩，你朋友就讓讓路吧！」

桃花童子嗤的一笑，忖道：這那像是江湖人物。低聲問道：「公子，咱們可是要淌這次混水？」

俞秀凡道：「怎麼，事情很嚴重？」

桃花童子道：「看樣子，好像是兩帮人馬在解決一件什麼紛爭。」

俞秀凡道：「哦，想來是挺熱鬧了。」

桃花童子道：「熱鬧是熱鬧，不過，只怕要招惹上一身痲煩。」

俞秀凡笑一笑，道：「只要不背江湖大義，瞧熱鬧就不怕痲煩。」

桃花童子一躍下馬，抱抱拳，道：「這位大哥，有道是路歸路，橋歸橋，不論你們有什麼事，也不該攔住陽關大道。」

只聽兩聲冷笑，站在兩邊的大漢，突然一齊上步圍了上來，冷冷說道：「世上儘多有悍不畏死的人，你閣下這法子打發不了人。」

居中漢子道：「兩位，話不說不明，木不鑽不透，何不讓別人一步。」

左側漢子冷笑一聲，接道：「人家不買這個賬，你閣下丟得起人，我們丟不起人。咱們早就說好了，你的辦法如是不靈光，就要照我們哥倆的意思辦。」

俞秀凡借機會打量了三人一眼，發覺這三人雖都是穿着疾服勁裝，但却有着顯然的不同。那居中大漢，左臂上戴着黑紗，似爲長輩戴孝，眉目含愁；但另兩個勁裝大漢却是一臉兇悍，雙目帶着濃重的殺氣，臂上也未帶黑紗。

只聽居中大漢道：「四位，划不來啊！」

兩側的漢子已然越過了居中大漢，冷冷接道：「四位是非要走這條路不可了？」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說的是啊！陽關大道不能走，要我們翻山越嶺不成？」

左側大漢怒吼道：「不用和他多費唇舌了，不讓他吃點苦頭，他不知道天有多高。」

話落口，一隻右手，已然抓向了桃花童子來。

滴溜溜一個轉身，桃花童子堪堪避過了五指，笑道：「你們是不是一夥的，怎麼領頭的挺和氣，你們這兩個小子却是渾的很啊！」

右側大漢本來沒有出手，聞言動怒，欺身而上，拍出一掌。桃花童子一轉身，閃到了王當的背後。

王當一直留心着桃花童子身法，希望能瞧出他一點眞實功夫。

桃花童子的武功並不太好，閃避兩人的掌勢，都是險險避過，腿勁、腰功，都還差着一節火候。

兩個勁裝漢子把桃花童子迫到王當身後，也不過是略一遲疑，立時又欺了上來。

原來兩人看王當身體健壯，全身都透出一股勁道，微微一怔，但立時就欺身攻了上來。

王當冷笑一聲，提氣戒備。

左首大漢右手護胸，左掌一探，抓向王當身後的桃花童子，右邊大漢，却疾出一拳，擊向王當。

王當左掌猝然切出，阻住了左面大漢的攻勢，右手也握拳擊出。

這是蠻悍的硬接硬打，兩個拳頭實實在在的撞在了一起。王當站在原地未動，右側那向前奔出的大漢，却哇的一聲大叫，左手托住了右臂，向後暴退三尺。

鬆開了右拳，五指腫脹了一倍，食中二指的關節，也被生生撞斷。但他的左手，却是抱在肘間，想來，肘間也被震動傷勢不輕。

只一拳硬撞，立時使兩個大漢的氣焰完全消失，左首大漢疾退了三步，呆呆出神。

他久走江湖，身經百戰，却是從未見過這等打法。他心中很明白，自己沒有受傷是運氣好，再動手，只有皮肉受苦的份。

桃花童子緩緩由王當身後行了出來，拍拍手上的灰塵，笑道：「兩位，這叫强中更有强中手，兩位眼珠不認人，活該倒霉。怎麼樣？現在讓不讓我們過去。」

他這一番話，是衝着那左面大漢說的，因爲，右側的大漢和王當相撞了一拳之後，就抱着右臂蹲在地上，沒有站起來過。

左側大漢抬頭望望桃花童子，想說話，但見王當怒目橫眉，立刻閉上了嘴巴，向兩退了兩步。

原本居中的大漢，迎上來低聲道：「四位雖然高明，不過——」

桃花童子一拱手，接道：「你讓讓路吧！咱們決心要走這條路，山也擋不住，你省些口舌吧！」

居中大漢歎息一聲，默默走向一側。

桃花童子笑一笑，走在前面，俞秀凡緊跟着王當，王翔牽着四匹馬走在最後。

俞秀凡沉聲叫道：「小桃童。」

桃花童子立刻折了回來，低聲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俞秀凡道：「你瞧出是怎麼回事了麼？」

桃花童子道：「似是兩個不同的門戶，在這裏火併，三個攔路的人，是屬於兩個不同的門戶。」

俞秀凡接道：「三人之中，有一人戴着黑紗，那是什麼意思？」

桃花童子道：「戴孝，大概是那戴孝的門戶中一位要人死去，對方却借機會糾衆尋仇而來。公子是不是要插手此事？」

俞秀凡道：「目下我還沒有決定，要看雙方面的是非，如是能够排解了這場搏殺，也算是一大公德。」

桃花童子道：「很難。公子，大凡這等率衆而來的火併，很可能是積存着深仇大恨，只怕不是言語能够排解得開。」

俞秀凡道：「試試看，眞不行，咱們就强行制止。」

桃花童子說道：「那好，咱們得走快一些了。」

這是一道險峻的官道，一面是深過百丈的懸崖，一面是起伏聳立的峯巒。行約三四里路，道旁出現了一條林木蒼鬱的山谷。

桃花童子低聲道：「公子，雙方火併之處，就在前面不遠處，咱們把馬匹拴在林中，爬上這座高峯，可以避開他們的樁卡。」

俞秀凡點點頭，四人行入林中，拴好健馬，向一道陡削山壁上爬去。

這是一片百丈削壁，但削壁間突出了不少的山石矮樹，都可用作手足攀着之處。仍由桃花童子帶路，只見他攀樹登石，爬行甚快，但却並不見有什麼傑出的輕身之術。

俞秀凡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這人似是故意的深藏不露。原來他看到那桃花童子閃避適才那人的攻勢，雖是險險避過，但却毫不慌亂。此刻攀樹登山，靈巧適度，手攀、足着之處，無不恰到好處，但表面上却又不着痕跡。

攀上峯頂，向下看去，只見一片平坦的山腰地上，對峙着數十個人。山峯距離那片平坦之處，約有五、六十丈，既看的不太清楚，又無法聽到雙方談些什麼。

桃花童子低聲道：「公子，咱們要不要下去瞧瞧？」

俞秀凡打量山坡的形勢，低聲說道：「咱們可以借草叢、巨石掩護，偷偷下去，大家小心一些，別要驚動了他們，以便聽聽他們說些什麼。」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我帶路。」當先向前行去。

四人身法靈巧，又極小心，竟然接近到五丈左右處，仍未被人發覺。

四個人隱藏在一個巨石之後，這時，已然清晰的可以看到雙方對峙的人羣，聽到雙方的談話聲音。

但聞一個沉重的聲音，說道：「鐵掌門，別的條件我們都可以答應，唯有開棺查驗一事，我們萬萬不能答應，這一點，還要請鐵兄體諒。」

一個森冷的聲音接道：「趙掌門，如是你們問心無愧，開棺查驗，又能如何，令師已經死了，而且還停棺未葬，開棺檢查，也不過是片刻間事，如是趙掌門不能答應，你想到拒絕的後果麼？」

俞秀凡探頭望去，只見那說話的人，是一個鷹眼鷄鼻的中年人，穿着一身灰色長衫，身後一排橫列着三十六位身着灰色勁裝的大漢，每人都佩着一柄鬼頭刀，腰裏掛着一個黃布袋子。

武林中掛着革囊鏢袋的人，不足爲奇，但三十六個人，掛的一樣顏色，一般大小，一樣形狀的袋子，這就有些扎眼了。

再看這邊的人，都穿着青色的勁裝，每一個人的臂上，都纏着一條黑紗，爲首是一個四

旬左右的中年人，五短身材，穿着一件青色長衫。他背對着巨石，無法看清楚他的神情。

俞秀凡暗中數了一下，穿青衣的人，只有十九個人，連那爲首的穿青衫的人算上，也不過二十個人。雙方面的人數，有了很大的差距。而且，穿青衫的人，年齡老少不同，有十幾歲二十多的年輕人，四、五十歲的中年人，身上佩帶的兵刃，也不相同，有刀有劍，也有判官筆一類的兵刃。

雙方面一比較，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一邊是訓練有素的精銳，一邊是臨時集合起來的人手。

但聽那五短青衣人緩緩說道：「鐵兄，家師已然死去，我們作弟子的，如若連他的屍體都不能保護，還有何顏立足於天地之間。」

面目森冷的灰衣人笑道：「趙掌門，在下早已得到消息，劍譜，就藏在令師的棺木之中。趙兄不肯答允我們開棺檢查，那是說趙兄是作賊心虛了。」

不待姓趙的接口，灰衣人仰天大笑三聲，接道：「再說，如若雙方動手搏戰，趙兄不幸丟了性命，又有什麼能力保護令師的棺木？」

姓趙的青衣人長長歎息一聲，道：「鐵掌門，你不要聽別人的挑撥，先師屍體入殮時，兄弟一直守在身側，就沒有見過什麼劍譜。」

姓鐵的怒聲喝道：「趙掌門，老實說，你答應也得答應，不答應也得答應。兄弟既然來了，如若不設法找出一個水落石出，決然不會罷手。趙兄如是執意不肯答允，那只有在兵刃上分個高下。不過，兵刃無眼，動上手難免有些傷亡，這一點趙兄要先想明白。」

隱身在大石後的俞秀凡，聽得一皺眉頭，低聲對桃花童子道：「那姓鐵的似是有備而來，盛氣凌人，姓趙的似是在委屈求全。」

王當道：「公子，這姓趙的也太窩囊了，如是連師父的棺木都保不住，要被人開棺查看，何不放手一拚。」

桃花童子道：「王兄，他們不能拚。」

王當道：「爲什麼？大不了戰死而已。」

桃花童子道：「他一人戰死，也許無所謂，但他不能拏整個門戶孤注一擲。」

王當道：「你是說姓趙的非敗不可。」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不但非敗不可，而且一敗下來，就要全軍覆沒，只怕很難有一個逃過毒手。」

王當道：「雙方武功相差如此懸殊，那也只好認命了，開棺就讓人開棺吧，只要他們沒有拏什麼劍譜，豈不是可使一場風波平息。」

桃花童子道：「他們倒未必是怕對方的武功如何，而是怕他們身上的黃袋子。」

俞秀凡奇道：「黃布袋子之中，是什麼暗器？」

桃花童子道：「湘西五毒門名動江湖上的五毒追魂沙。」

俞秀凡心中暗道：看來這桃花童子知道的事情不少，口中却說道：「那姓鐵的是五毒掌門人了？」

桃花童子搖搖頭，道：「不太像。但他們那黃布袋子之中，放的五毒追魂沙決然不會錯了。」

俞秀凡道：「他們既非五毒門中人，爲什麼會帶着五毒追魂沙呢？」

桃花童子搖搖頭，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也許是拿銀子買的吧！」

俞秀凡道：「小桃童，你說，咱們要不要出去助那姓趙的一臂之力？」

桃花童子道：「這個要公子決定了。不過，那五毒追魂沙惡毒的很，出手八尺遠就籠罩近一丈方圓的地方，一兩個人還可讓避，如是他們十幾個人，一齊出手，再好的輕功，也無法逃出毒沙的籠罩範圍。」

王當說道：「你對五毒追魂沙，似是很瞭解？」

桃花童子道：「我在金陵時，認識了一個五毒門中人，所以對五毒追魂沙的惡毒，有着很深的瞭解。」

俞秀凡突然站起身子，行出巨石。

王翔、王當眼看俞秀凡行了出去，急急飛躍而出，緊隨在俞秀凡的兩側，向前行去。

那鐵姓大漢，眼看巨石後突然行出四個人來，立時臉色大變，冷笑一聲，道：「姓趙的，原來你還有伏兵，無怪敢這樣倔强了。」

姓趙的漢子聽得一呆，回頭看去，果見四人大步行了過來。

還未來得及開口，俞秀凡已搶先說道：「閣下是鐵掌門了？」

那姓鐵的漢子，打量了俞秀凡一眼，冷冷說道：「不錯，在下鐵飛。」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鐵掌門不用冤枉這位趙掌門，在下和雙方全無關係，只是路過此地，碰上了這件事。」

鐵飛道：「路過此地？咱們在路口放的卡哨，閣下沒有見到麼？」

俞秀凡道：「見到了。而且他們也攔阻了在下，可惜，他們沒有攔住。」

鐵飛冷笑一聲，道：「你傷了他們？」

俞秀凡道：「不敢，不敢，教訓了他們一頓就是。」

鐵飛冷哼一聲：「這筆賬咱們以後算，你們現在可以走了。」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鐵掌門，咱們如是這般容易的就走了，豈不是不如不來？」

鐵飛微微一怔，冷笑道：「那你們要幹什麼？」

俞秀凡道：「既然叫在下趕上了這場紛爭，不希望眼看到流血搏殺。」

鐵飛冷冷說道：「就憑你閣下麼？」

俞秀凡道：「怎麼樣，閣下可是覺得在下沒有這個身份？」

鐵飛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子，你朋友先報個名字出來，讓鐵某人掂掂你的份量。如是你閣下眞有這個身份，咱們也許會賣你這個面子。」

俞秀凡道：「很可惜，區區在江湖上沒有什麼名氣。」

鐵飛一皺眉頭，道：「你連一個名字也沒有。」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俞秀凡。」

鐵飛臉色一變，道：「在下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王當冷冷接道：「你現在聽說了。」

鐵飛回頭瞧了一眼，道：「不錯，我聽到了，不過，在下覺得很可笑。」

王當冷冷道：「姓鐵的，我要你立刻笑不出來！」

俞秀凡一揮手，道：「王當，退下去。」目光轉注在鐵飛的臉上，接道：「鐵掌門，我想，除了人的名字之外，應該還有別的辦法。」

鐵飛道：「還有一個很笨的辦法，但也最有效。」

俞秀凡道：「實力。是麼？」

鐵飛道：「是的。閣下準備如何消弭去這場紛爭，可以試試了。」

俞秀凡道：「鐵掌門很急？」

鐵飛道：「在下沒有太多時間和諸位作口舌之爭。」

俞秀凡道：「鐵掌門希望見識些什麼？」

鐵飛冷冷說道：「最眞實的武功，就是臨陣搏殺。」

兪秀凡道：「打架？」

鐵飛沒有理會兪秀凡的話，舉手一招，兩個身着灰衣的勁裝大漢應手而出，一指兪秀凡道：「你們向這位兪少俠領教領教，記着，咱們的時間不多。」

兩個灰衣大漢一欠身，突然拔出了佩刀。

桃花童子叫道：「要動傢伙？」

兩個灰衣人已得鐵飛的暗示，鬼頭刀出鞘之後，一語不發，兩把鬼頭刀，突然以二龍出水之勢，合擊過去。

王翔、王當想不到這兩人一拔刀就劈了過去，變生意外，想出手已自不及。

但見兪秀凡雙手伸出，左右一揮，已扣住了兩位大漢的脈門。只是出手一揮，輕輕易易的抓住兩人的腕穴，出手比兩人先發動的刀勢還快。

兪秀凡不知自己已經伐毛洗髓，再由花無果靈藥助成，內力十分雄渾，眼看兩人刀勢猛惡，握住兩人的腕脈十分用力。

但聞兩人同時發出一聲慘叫，一連串腕骨碎裂之聲，骨已被兪秀凡指力揑碎。

兪秀凡很意外，一放雙手，兩個灰衣人都疼得抱着右腕蹲了下去。兩柄刀同時落地。

鐵飛楞楞的望着兪秀凡，他想了半天，仍然沒有想出兪秀凡用的什麼手法。

兪秀凡目光轉注到鐵飛的臉上，冷冷的說道：「鐵掌門，還要試試麼？」

鐵飛很震驚兪秀凡的手法，但他係預謀而來，實不甘答應退走。何況，還有最厲害的暗器，沒有施用，冷笑一聲道：「兪少俠的武功很高明，不過，除了武功之外，還有很多別的東西。」

兪秀凡心中微微一震，暗道：他們看來準備用「五毒追魂沙」，來對付我了。心中念轉，口中却冷笑一聲，道：「你可是想仗憑『五毒追魂沙』？」

鐵飛哈哈一笑，道：「兪少俠既然知道『五毒追魂沙』這個名字，想必早已知道它的厲害了。」

兪秀凡點點頭，道：「鐵飛，這就是你狂傲的仗持了。」

王翔、王當，突然向前疾行幾步，站在兪秀凡的身側。

兪秀凡冷冷的說道：「你們下去，站遠一些。」

王翔、王當同時一怔，但見兪秀凡神色嚴肅，不敢不聽，只好向後退去。

兪秀凡緩緩解下了身上的佩劍，道：「鐵飛，我只是想排解你們兩家的紛爭，但你想用毒砂逞兇，那是打錯主意了，你將付出很大的代價。」

鐵飛沒有答話，却暗中下令，八個灰衣刀手行入場中。各站方向，把兪秀凡圍在中間。

不知何時，八個入場的灰衣大漢，左手上都套上了一個皮手套，而且，手已伸入了黃色的袋子中，右手握着鬼頭形刀柄。看樣子，他們在等待一聲令下，立時出手，毒砂和刀勢，一齊攻上。

面對着險惡的形勢，兪秀凡表現的很鎭靜，日光微微轉動，似是打量什麼，口唇不停啓張，又像數着數字。

王當低聲說道：「大哥，奇怪，公子爲什麼把咱們攆出來獨自拒敵。」

桃花童子臉上是一股很奇怪的表情，說不出是愁苦還是歡愉，緩緩說道：「五毒追魂沙太惡毒了，兪公子把兩位攆出來，是怕兩位傷在毒砂之下。」

王當呆了一呆低聲道：「大哥，咱們分左右出手，先殺傷兩人，以減少公子的威脅。」

他說話聲音雖低，但桃花童子就站在身側，聽得很清楚，立時接道：「你們不可妄動，使兪公子措手不及。」

王當低聲道：「毒砂厲害，咱們先殺傷兩人，豈不是留下了一個缺口，可以使公子破圍而出。」

桃花童子道：「兪公子似是已胸有成竹，你們如若出手一攪亂，只怕他無法依照想好的辦法行事，一把毒砂，何至千百顆，如是數人齊發，數丈方圓內雀鳥難渡，就算是武林中第一等輕功高人，只怕也難逃過刦難。」

王當對兪秀凡的武功瞭解不多，只覺他出手如電，擊無不中，聽得桃花童子一番話，覺得甚是有理，只好停了下來。

鐵飛似也被兪秀凡的武功鎭住，實不願樹此强敵，緩緩道：「如若閣下願意立刻退走，擊傷本門兩個弟子的事，在下也不追究了。」

這時，那姓趙的漢子，突然接口說道：「鐵掌門，咱們兩家的事，用不着扯上別人。」

一面說話，一面向前衝來。

桃花童子一皺眉頭，突然橫身攔住了姓趙的漢子道：「你站住。」

趙姓漢子呆了一呆，道：「這位朋友，你、你——」

桃花童子接道：「咱們公子自有對敵之策，你這麼衝上去一攪，非把事情弄壞不可。」

姓趙的漢子道：「貴公子用不着替我們冒險。」

桃花童子道：「你們擋不住這五毒追魂砂的。」

這是很眞實的話，趙姓漢子微微一歎，默默無語。

鐵飛望也沒有望那姓趙的漢子一眼，冷冷說道：「閣下作何打算？」

兪秀凡肅然說道：「你如還不知懸崖勒馬，只怕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鐵飛一揮手，道：「殺！」

正南方位上兩個灰衣人突然向前移動，左手拔出袋口，手中緊握一把追魂砂。

忽然間寒芒一閃，掠身而過，兩個灰衣大漢，急舉左手向前打去。他們用出的不是毒砂，而是一串血珠子。

原來兩人手還未離袋口，已被兪秀凡快劍斬去，只因劍勢太快，兩人還不知道手腕已被斬斷，看到了血珠子，才覺着手腕上一陣劇疼，殺豬也似的嚎叫一聲，向後退去。

兪秀凡已然還劍入鞘，屹立場中。

一連串驚呼慘叫，傳了過來，圍在四週的八個灰衣大漢，都已經失去了左手，六個人左手斷在滿裝毒砂的袋子裏，兩個最後被斬斷左手的人，左手算離開了袋口，和着毒砂、鮮血，跌落在地上。

鐵飛呆住了。桃花童子也楞住了，王翔、王當，連那姓趙的漢子，全都站在那裏兩眼發直。

三十六個灰衣人，八個斷手，兩個碎腕，片刻間傷了十個。

還有二十六個人，臉上都變了顏色，直直的站着。

兪秀凡目光轉到鐵飛的臉上，緩緩說道：「你還要試試麼？」

鐵飛的神經似是已有些麻木，半晌才像是聽到兪秀凡的話，急急說道：「你用的是什麼劍法？」

這個闖蕩江湖數十年，經歷過無數風浪的一派掌門，完全失去了一派尊長的氣度。他見的太多了，但却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快劍。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我問你還想要試試麼？」

鐵飛目光轉動，掃掠了列隊而立的屬下一眼，個個臉上都泛起驚懼之色。心理已崩潰，

那還有勇可言。

搖搖頭，鐵飛說道：「不，兪少俠。」下面的話，似是無法再說下去。但那已經很明白了。

兪秀凡高聲說道：「雙方下令，要從人退後五丈，兩位掌門的請過來。」

鐵飛和那姓趙的漢子，似是中了邪殺，依言下令，然後大步行過來。

兪秀凡選一片草地坐下來，道：「你們兩位也請坐下。」

鐵風和那姓趙的，相互望了一眼，同時坐下。

姓趙的不待兪秀凡發問，先行一抱拳，道：「在下趙重山，是青龍門的現任掌門，家師上一代掌門，逝世還未過七七，在下這個掌門人，也不過接下一個半月。」

兪秀凡點點頭，道：「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本是一家，武道一脈，諸家同源，兩位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情，竟然各率領門下精銳弟子，在此荒谷中拚命？」

趙重山道：「究竟爲了什麼，小老兒現在還不清楚。鐵掌門率領人手，要開家師的棺材，被在下和門下弟子阻止，雙方發生了一次衝突。」

鐵飛冷哼一聲，接道：「趙重山怎麼不說實情呢？」

趙重山道：「那一次搏殺中，鐵掌門吃了點虧，三死五傷。」

兪秀凡接道：「貴門呢，就沒有傷亡？」

趙重山道：「青龍門也傷了兩個人。」

鐵飛道：「趙掌門爲什麼不說你們人多勢衆，合力圍攻，在下只有十人同往，三死五傷，只有區區在下和一個門下弟子全身而退。」

趙重山道：「鐵掌門氣勢洶洶，非要開啓家師的棺木不可，激起了青龍門中人的怒火，趙某實也無法約束那個局面。何況，兄弟接掌門戶不過一個月多些，又正値家師喪事，權威未立，這一點，鐵掌門應該諒解才是。」

鐵飛冷冷說道：「貴門放倒了我們，死傷八個人，自然是心平氣和。」

兪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兩位不用再爭執，在下覺得此中是非已很明顯了。」

鐵飛、趙重山四道目光，齊齊投注在兪秀凡的臉上，等候他的裁決。

兪秀凡道：「鐵掌門先行帶人登門生事，理屈在先，而且要開啓人家師父的棺木，那就無怪青龍門中弟子們全力搏命了。」

鐵飛急道：「兪少俠，我鐵某並非無中生有，故意到青龍門中惹事生非，實是因爲找尋一件重要之物。」

兪秀凡道：「劍譜？」

鐵飛道：「不錯。」

兪秀凡道：「那劍譜可是貴門之物麼？」

鐵飛搖搖頭道：「不是。」

雙目炯炯，盯住在鐵飛的臉上。

兪秀凡笑一笑，接道：「貴門中人人用刀，和劍譜似乎是扯不上關係吧？」

鐵飛歎口氣，道：「那劍譜雖非本門之物，但也非青龍門中之物。」

兪秀凡道：「既非你們雙方所有之物，爲什麼却又要彼此爭奪呢？」

鐵飛道：「那是一本無主的劍譜，由本門長老，在下一位師叔，和青龍門上一代掌門人，在一座武林前輩坐化的山洞中，檢得此物。原本雙方商妥，離開山區之後，照樣繪製一份，不料青龍門的掌門人意圖獨佔劍譜，突然施下毒手，暗算了本門長老，獨自吞下劍譜。」

兪秀凡接道：「這件事你怎麼知道？」

鐵飛道：「本門長老雖然身受重傷，但他並未死去，却僞裝死去，瞞了青龍門的掌門人，俟他去遠之後，勉强行到一處獵戶之家，許以重金，由那獵戶通知在下，」

兪秀凡道：「你見過令師叔麼？」

鐵飛道：「在下趕到之時，師叔已經傷重而逝。」

兪秀凡道：「這些事，是那獵戶轉告於你了？」

鐵飛道：「是的。」

兪秀凡目光轉到趙重山的身上，道：「令師和你談過這件事麼？」

趙重山道：「沒有提過。」

兪秀凡道：「令師是怎麼死的呢？」

趙重山歎口氣，道：「先師的死因爲何，我等還未查出。」

兪秀凡一皺眉頭，道：「你不知令師的死因了。」

趙重山道：「是的。先師歸來之後，就躲入了一間靜室之中，嚴囑我等，非得他召喚，七日內不許開啓門戶查看。」

兪秀凡哦了一聲，道：「說下去。」

趙重山道：「第三天的時候，先師召人送去了一些食用之物，立刻又閉上了門窗，因爲有了中間送上食物的人，我們就放了心。但以後四天時間中，先師就未再招呼送上應用之物，到了第七天，我們依約打開了靜室門戶，想不到家師已坐化在木榻之上。」

兪秀凡一皺眉頭，道：「你是說令師坐化在木榻上了？」

趙重山道：「是的。先師盤坐在木榻上，早已氣絕而逝。」

兪秀凡道：「死的很離奇，各位可曾檢視過令師的死因麼？」

趙重山道：「當時我們有五個人，同時行入靜室，目睹室中情形，心中還是不敢相信，不敢移動家師，我們等候了兩個時辰之久，確定了家師死亡之後，開始在室中檢查。門窗未動，家師全身無傷，沒有中傷的徵象，不知何故死去。」

兪秀凡奇道：「這當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趙重山道：「不錯。但我們檢查的很仔細，靜室中每一寸地方，和家師全身上下，實在找不出任何可疑的傷痕。」

兪秀凡緩緩說道：「你們是否找的很仔細呢？」

趙重山道：「很仔細。」

桃花童子突然接口說道：「趙掌門也是老江湖了，就算找不出傷勢，也該瞧得出一點內情。」

趙重山沉吟了一陣，道：「在下瞧是瞧出了一點原因，似乎是氣岔奇經而死，但在下不能確定。」

兪秀凡道：「你是說……令師運氣岔了經脈。」

趙重山道：「在下是這樣的看法，本門中幾位師弟也有這樣的看法，事實上，這也是先師致死唯一可能的原因了。」

兪秀凡道：「令師今年幾歲了？」

趙重山道：「六十三歲。」

兪秀凡道：「令師武功如何？」

趙重山道：「勝過在下十倍。」

兪秀凡道：「那怎麼可能把眞氣岔入奇經呢？」

趙重山心中一動，道：「兪少俠武功深博，必可鑒明原因。如果少俠願意折節屈臨敝門一行，在下願和同門商議，重開棺木，讓少俠檢查一下先師致死的原因，也可以讓鐵掌門瞭然在下不是信口應付。」

兪秀凡回顧了鐵飛一眼，道：「鐵掌門有什麼高見？」

鐵飛道：「兪少俠如是願意一行，在下極願奉陪。」

兪秀凡道：「可以，爲了使鐵掌門消去心中之疑，咱們同往青龍門一行。不過，在下有一個條件，希望鐵掌門答應。」

鐵飛道：「少俠吩咐，在下無不從命。」

兪秀凡道：「在下既然管了這件事，希望能辨個是非曲直出來，爲了免得雙方面造成衝突，在下希望你鐵門主只帶個從人，而且，不要帶五毒追魂砂，至於鐵掌門的安全，由我兪某人担保。」

鐵飛略一沉吟，說道：「少俠這麼吩咐了，鐵某人怎敢不遵，在下帶本門中兩位長老同行。」

兪秀凡說道：「好！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了。」

鐵飛果然遵照兪秀凡所提條件行事，留下兩個六旬左右的老者，其餘的人飭回鐵家寨等候消息。

一場羣毆血拚，就在兪秀凡的快劍鎭壓之下，消弭無形。

趙重山先遣了幾個弟子，趕回青龍堡，準備酒飯，自己却陪着鐵飛等同行。

桃花童子悄然行到了兪秀凡的身側，低聲說道：「公子，死了幾十天的人，只怕屍體已腐，如若想找出致死的原因，只怕是有些不大可能了。」

趙重山和鐵飛眼看兪秀凡和從人低聲交談，立時躱避開去。

兪秀凡嗯了一聲，道：「你見識多，心眼活，想想看有什麼別的辦法？」

桃花童子道：「沒有法子，想從一個屍體已腐的死人身上，找出致死的原因，只有兩種人，有這樣的能力。」

兪秀凡道：「什麼樣的人？」

桃花童子道：「一個是醫道精深的大夫，一個是經驗豐富的驗屍仵作。不過，那青龍門的掌門人，如若眞是氣岔奇經而死，還得有精深內功的人才能瞧出來。」

兪秀凡心中實無把握能在死了數十天的屍體上找出什麼，但他才智過人，心中有了底子。一個練了數十年武功的人，在靜室突然死去，既無外傷，又無中毒之徵，而又有氣岔奇經的現象，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在修習一種新的內功，不小心，眞氣岔行而死。如是這推想能够成立，那鐵飛說的話，就有八成可信了。

心中有了這麼一個念頭，所以他並不太急，笑一笑，道：「咱們瞧瞧去總不妨。」

語聲一頓，轉過話題，道：「小桃童，湘西五毒門是怎麼樣的一個門派？」

桃花童子道：「一個很神秘的門戶。」

兪秀凡道：「他們江湖上的聲譽如何？」

桃花童子道：「一個用毒的門戶，自然是名聲不會太好，但他們並不直接在江湖上爲非作歹。」

兪秀凡道：「既不爲非作歹，何以名聲不好？」

桃花童子道：「他們賣毒藥，各型各類的毒藥，還包括賣出各種奇毒的暗器，像那鐵飛門下用的五毒砂，八成是購自五毒門中。他們不但賣，而且還敎導買主使用，不過，價錢却是貴得駭人，所以，五毒門不但很神秘，而且也很有錢。」

兪秀凡道：「他們從來不在江湖上行走的麼？」

桃花童子道：「自然也在江湖上行走。但別人並不知道他們是五毒門中人。他們裝束，衣着和常人無異，且奉有嚴命，非至性命交關，不許用毒。」

兪秀凡道：「可是他們配製的毒藥，淬煉的毒藥暗器，却在江湖上流行？」

桃花童子道：「不錯。五毒門就是這樣一個門戶，他們本身無甚惡行，但江湖上每日的搏殺拚鬥，十之四五和他們有些關係。」

兪秀凡道：「小桃童，辦完了青龍門的事，咱們不用去江州了，到湘西五毒門去瞧瞧如何？」

桃花童子道：「去幹什麼？」

兪秀凡道：「見識見識。」

桃花童子接道：「那地方去不得，江湖之上，也曾有很多人去過湘西，進入了五毒門的區域，可惜的是，所有進去的人，都有去無回哩。」

兪秀凡道：「爲什麼會這樣利害？」

桃花童子道：「據說進入那五毒門的區域，要經過一個毒區，在那個區域中，所有東西，都沾滿着各種不同的劇毒，任何人能逃過一種毒，無法逃過另一種劇毒，那地區中，有一百多種不同的毒，再好的解毒藥物，都無法解得那些錯綜複雜的奇毒，所以，他們還沒有見到五毒門中人，都已毒發而死。」

兪秀凡道：「他們自己就不怕麼？」

桃花童子道：「自然是不怕，如是也害怕毒藥，那就不是五毒門中人了。」

兪秀凡道：「聽起來果然是很厲害，不過，我還是希望去瞧瞧。」

桃花童子道：「好吧，如公子一定要去，我桃花童子自然會捨命奉陪。」

青龍堡距離這山谷並不遠，也不過是三、四十里。所以青龍堡就是一個磚土寨子，大約有千戶人家，堡裏有兩條大街，飯店、酒樓，各業齊全。

原來這青龍堡有青龍門撐腰、保護，堡中居民，既不受刀客的搶刼威脅，堡中也沒有土混頭兒欺人，因此，附近的人都想遷來居住。

本來只是一個兩百戶左右人家的小寨子，但近三、五年中，却發展成了方圓三十里內百業茂盛的一個大集鎭，每逢雙日，人羣如潮，酒館，茶樓家家客滿。

幸好，這是單日無集，但兩條主要的大街上，也是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趙重山帶幾人行入了一座大宅院內，大廳中果然擺着一付紅漆棺木。

先拜過師父的棺木，趙重山才把客人讓入了左面廂房。房中，早已擺好了一桌酒席。

趙重山肅客入座，頻頻敬酒，賓主之間，都儘量避免談到開棺搜找劍譜的事，但人人心中，却都想着這個問題。

忍了又忍，還是趙重山先忍不住，道：「鐵兄，搜查家師棺木的事，鐵兄是否早已胸有成竹？」

鐵飛道：「這個，咱們等一會再談吧。來！趙兄，我敬你一杯。」

兪秀凡盡量克制自己不講話，看他們兩人如何處置這件事情。

趙重山端起酒杯，一飮而盡。

用過酒飯，趙重山帶幾人行入大廳。兩盞長命燈，在神案上微微幌動。大廳內很靜，除了那大棺木外，幾乎已別無陳設。

趙重山揮揮手，示意守在廳中的人，都退出去，然後，才低聲對鐵飛道：「鐵兄，可以開棺了。」

鐵飛道：「趙兄，上代貴掌門穿的衣服還在麼？」

趙重山搖搖頭，道：「鐵兄，那些衣服，都已燒掉了。」

鐵飛一隻手搭在棺木上，暗暗運氣，內力湧出，喝道：「起！」

棺木蓋子，在鐵飛精湛的內功操縱下，緩緩升起。

大家都閉住了呼吸，想到這棺木開啓之後，定然會有一股腐屍之氣，冲鼻而入。

那知大謬不然，棺蓋開啓之後，不但未聞腐屍氣息，而且，棺木中的屍體，竟然是栩栩如生。

鐵飛一上步，托起木蓋，緩緩放到一側，探首望去，只見棺中人，仰面而臥，全身上下不見傷痕。

兪秀凡心中甚感奇怪，暗道：這人死了數十天，屍體不腐，不知是何原因？

回目望去，只見趙重山神情肅然，並無驚駭、奇怪的表情，似乎這屍體不腐早已在他的意料之中了。

鐵飛却是神情凝重，望了那屍體一眼，道，「趙兄，在下想搜查一下令師的屍體，不知趙兄的意下如何？」

趙重山黯然說道：「在下已經答應了兪少俠，鐵兄儘管搜查。」

突然對着棺木跪了下去，沉聲說道：「爲了表明心跡，延續青龍門存於江湖，弟子不能保護師父屍體不受驚動，此事過後，弟子當按門規領罪。」

恭恭敬敬，對棺木大拜了三拜，才站起身子。

鐵飛神情冷肅，伸手向屍體上抓去。

兪秀凡突然伸出右手，擋住鐵飛。道：「鐵掌門，以你鐵掌門的武功，只要掌指所至，大約就可以分辨出是否有物，既稱劍譜，該是一本很大的册子，如是收入這棺木之內，應該很易找到。」

鐵飛沉吟了一陣，道：「兪少俠，是否眞有劍譜，還在其次，主要的是關係本門長老的大仇，在下如是動手搜查了，自然要搜查的十分仔細，不會有所遺漏，這就難免動到了屍體了。」

兪秀凡暗道：這鐵飛言來倒也有理，目下眞象未明，實不能太過壓制於他。當下向後退了一步，未再多言。

鐵飛果然搜查的很仔細，但也很小心，儘量避免傷害到屍體。

王翔、王當對那鐵飛的舉動，很不滿意，但却不能反對兪秀凡，心中賭氣，退到了大廳外面。

桃花童子却一直站在兪秀凡的身後。他瞧的很仔細，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不肯放過。

趙重山神態悲忿，站在大廳的木窻之下，望着天空出神。

鐵飛搜完了棺木中每一寸地方，但却沒有搜出劍譜。

兪秀凡看他停下了手，才緩緩說道：「鐵掌門，搜查完了麼？」

鐵飛道：「搜完了。」

兪秀凡道：「沒有找出劍譜？」

鐵飛搖搖頭，沒有吭聲，但神情却是一片惶然。

這當兒，突聞一陣哭聲，傳了過來。一個全身孝衣的五旬老婦，帶着一個全身縞素的少女，一路啼哭而至。

兩人行到了大廳前面，停住了啼哭之聲，四道滿含淚水的凌厲目光，投注在趙重山的身上。

白衣老婦人厲聲喝道：「重山，是你答應人家搜查你師父的屍體？」

趙重山快步行了過來，屈下一膝，抱拳說道：「弟子無能，不能保護師父遺體不受驚擾，此事過後，弟子自會在師父的棺木之前，領受門規，但爲了保存青龍門，弟子又不得不答應。」

白衣老婦人怒聲喝道：「你這般貪生怕死，怎能領導青龍門，怎能擔起這掌門重擔，你……還有何顏見你師父於泉下！」

趙重山歎口氣，道：「師母，弟子的生死事小，青龍門能否存在於江湖事大，弟子早已有過深思熟慮，師母請回內宅，弟子自有應對之道。」

白衣老婦人大聲叫道：「你是掌門人，別的事我可以不過問，但那大廳中是你師父的屍體，我這作師母的也不能問麼？」

她立刻一陣吼叫，十幾個青龍門弟子，都聞聲奔了過來，大部份都帶着兵刄。

趙重山緩緩站起了身子，冷冷的望了圍攏過來的弟子一眼，說道：「都給我退開去！」

他有掌門之威，這一聲呼喝，圍過來的弟子，立刻向後退去。

但聞那白衣老婦人喝道：「都給我站住。」戟指着趙重山接道：「你不配再當青龍門的掌門人，你連死去師父的屍體都無法保護，我要召集青龍門中弟子，廢了你的掌門之位。」

那一身縞素的白衣少女，一直沒有講話，只是冷冷的望着趙重山。

桃花童子打量那少女一眼，只見她二十一、二的年紀，長的不算美，但也不醜。雖然悲痛之中，但還能保持着適當的鎭靜。雙目中神光閃閃，透出一股精明之氣。

王翔、王當，守在大廳門口處，望着那白衣老婦人。

趙重山一歎，道：「師母！廢弟子掌門之位，是咱們的家務事，弟子答應師母，决不棧戀，如何處置弟子悉憑師母之意。但弟子唯一的要求，等客人去後，再辦咱們的家務事。」

白衣老婦人冷笑一聲，道：「走！他們動過了你師父的遺體，還能整頭整臉的走出去麼，你這掌門人可以不管，我老婆子却不能不問。來呀！亮兵刃給我砍了。掌門人如若怪罪，都由我老婆子承擔。」

十幾個青龍門中人，在趙重山的揮喝之下，本已退走，但在聽得那白衣老婦人喝叫之後，又都停了下來，橫列在她身後。

桃花童子目光一掠那十幾個青龍門中弟子，不禁一皺眉頭，暗暗歎一口氣。

原來，那些站在老婦人身後的青龍堡中弟子，竟無一人，是趕往峽谷參與搏鬥的人。青龍堡中弟子分成了二批，武功高强的，都隨掌門人趕赴峽谷應約，餘下部份人，守護在青龍堡。

白衣老婦人一聲「砍了」，十幾個排列在那老婦人身後的青龍門下弟子，全都亮出了兵刃。

趙重山大吃一驚，急急叫道：「師母，使不得，使不得。」

十幾個青龍門弟子，眼看趙重山一面大喝，一面連連搖手，焦急之情，溢於言表，只好停了下來。

白衣老婦人向前行了兩步，叫道：「趙重山！」

趙重山大步出廳，接道：「師母，這位兪少俠……」

白衣老婦人怒聲喝道：「住口，你如一定要阻攔這件事情，那就先把我老婆子殺了。」

趙重山接道：「重山怎敢犯上。」

白衣老婦人道：「那很好，你既然不敢，那就讓開去。」

趙重山接道：「師母，弟子——」

白衣老婦人厲聲喝道：「你閃不閃開，你是掌門人，他們不敢抗命；但我老婆子不怕，你不讓開，我就先死給你看。」

一揚手，一把七首，抵在了前胸之上。

趙重山歎口氣，退到一側。他已盡了最大的心力，但却無法阻止師母自裁的威脅。

這時兪秀凡和鐵飛，都已行到了大門口處

，並肩而立。桃花童子站在兩人身後三尺左右處。

鐵飛的神色很平靜，似是對俞秀凡的保護承諾，充滿着信心。

俞秀凡却是大感煩惱，輕輕歎一口氣，道：「老夫人，請聽在下一言。」

白衣婦人道：「你是什麼人？」

俞秀凡道：「在下俞秀凡。關於啓棺搜查的事，在下想奉告夫人一句。」

白衣婦人打斷了俞秀凡的話，冷冷的接道：「我不要聽。什麼人動過了先夫的屍體，都別想活着離開。」一揮七首，道：「你們殺上去！」

十幾個青龍門弟子，應聲仗兵刃向前衝了上去。

王翔、王當同時急急說道：「公子，怎麼辦？」

兩人原本對青龍門十分同情，但見這白衣老婦人蠻不講理，心中有些生氣，對青龍門的一點同情，消去了不少。

俞秀凡沉聲說道：「擋住他們，但盡量少傷他們。」

話未說完，十幾個青龍堡中弟子，已然衝到了大廳門口。

王翔、王當同時大喝一聲：「退下去！」

兩道寒芒，雷奔電閃一般，由兩側捲射而出。

只聽一陣兵刃交擊和慘叫之聲，傳入了耳際，衝近大廳門口的六個人一齊被震退下來。六個人中四個兵刃被震脫出手，兩個人身受重傷，摔倒在地上。

只是揮手一擊，强弱之勢，已然大爲明顯了。

那白衣老婦人原本氣勢洶洶，但看到對方一擊之下，不禁爲之一呆。她定了一下心神，感覺到這是相差懸殊的搏殺，青龍門中弟子，只是白白去送死，幾乎完全沒有還手的力量。

不用喝止，第二批人沒有衝上來。

兩個青龍門中受傷的弟子，傷的雖然很重，却沒有流血。原來，王翔、王當都用刀背打出。

俞秀凡神情冷肅的說道：「老夫人，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行發作不遲，如非趙掌門處理得宜，青龍門中人，只怕要傾巢覆沒。」

白衣老婦人全身微微的顫抖，不知是在氣怒或是驚懼。

那一直未開口的白衣少女，此時緩步行了上來。

她對白衣老婦人低聲道：「娘，這些事還是由趙掌門師兄處置吧！妳老人家請到後院去歇一會。」她學過武功，明白利害，心知再鬧下去，只有吃虧的份。

白衣老婦人突然放聲大哭起來，搶天呼地，哀痛欲絕。

這一下，倒是大出了俞秀凡的意外，不禁有着手足無措之感。

幸好，那老婦人在白衣少女的勸扶之下，回到了後宅。

青龍門中兩個受傷的弟子，早已被同門抬了下去。

趙重山輕輕歎息一聲，緩步行了過來，一抱拳，道：「在下慚愧。」

俞秀凡搖搖頭，道：「不能怪你。」

趙重山忍辱負重，回身又對鐵飛抱拳一禮，道：「鐵掌門，對本門是否還有懷疑？」

鐵飛緩緩說道：「鐵某只能說我沒有找到劍譜，對移動令師屍體一事，在下抱憾萬分。不過，趙掌門可以放心，鐵某人如若無法找出新的有力證據，決不會再來厖煩貴門。」

趙重山道：「希望這只是貴我兩門中一次誤會。」

鐵飛回顧了俞秀凡一眼，道：「多謝俞少俠的保護，在下告辭了。」

趙重山道：「鐵掌門不再留一會麼？」

鐵飛道：「多有打擾。」帶着兩個從人，急急而去。

趙重山回顧了俞秀凡一眼，道：「俞少俠是我們青龍門中的恩人，請留此幾日，也好使我等稍盡地主之誼。」

俞秀凡道：「在下持平論事，對移動令師屍體一事，心中甚感不安。不過，如此一來，也可證明了貴門的清白，令師泉下，也不願清白受汚，當可原諒你這番心意了。」

趙重山苦笑一下，道：「本門中事情，如何演變，目下還很難說，趙某人也只能盡其在我，但你俞少俠對我們青龍門的一番恩情，在下自當向師門解說清楚。」

俞秀凡道：「對令師母在下感到抱歉。」

趙重山接道：「這不怪俞少俠，敝師母情緒激動，俞少俠只要不見怪，那就是敝門之幸了。」

俞秀凡說道：「既是如此，我們也要告別了。」

趙重山送到青龍堡外，才長揖止步。

俞秀凡歎口氣，道：「解決江湖中事很難全憑口舌收效，以理服人，實非易事。」

桃花童子道：「江湖上本是武功第一，武功越强的人，名聲越高，說話也越有份量；實力越大的人，也愈有一語解紛爭的力量。」

目光一掠王翔、王當，接道：「如非兩位王兄的一刀，很難使那位青龍堡的老婦人安靜下來。」

王翔道：「鐵飛堅持開棺搜查劍譜，未免欺人過甚，趙重山也居然答應了下來，也難怪他師母發作了。如非公子早已答允了他，在下就不許他開啓棺木。」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這就叫作賊心虛。」

王當聽得一怔，道：「小桃童，什麼人作賊心虛？」

桃花童子道：「趙重山。」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你是說趙重山早已把劍譜收了起來。」

桃花童子道：「趙重山人很老實，確然不知道劍譜的事，但看鐵飛堅持開棺搜查，心中反而有些相信了這件事。」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劍譜不在趙重山的手中，他爲什麼心虛？」

桃花童子道：「鐵飛的堅持，使趙重山想起了什麼事，所以，他心中有些疑慮。」

俞秀凡道：「那麼你的看法，是不是有一本劍譜，落在了青龍門的手中。」

桃花童子道：「照我的看法，鐵飛說的是眞話，青龍門確得了一本劍譜，不過那劍譜藏在何處，小的就不知道了。」

王當道：「小桃童，你如說的不錯，那該藏在青龍門了。」

桃花童子道：「是非曲直，在下不敢妄加論斷。不過，青龍門得到了一本劍譜，大概是不會錯了。」

王當道：「如是青龍門眞有劍譜，那劍譜現在何處？」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這就是關鍵了。要是能找出劍譜現在何處，青龍門理屈在先，那就全無話說了。」

俞秀凡嗯了一聲，道：「小桃童，照你的說法，青龍門確得到一個劍譜，那劍譜在某一人手中，趙重山事前不知道這件事。」

桃花童子道：「小的是這麼一個想法。」

（未完）